

周书卷二十六

列传第十八

长孙俭 长孙绍远
弟澄 兄子兕 斛斯征

长孙俭，河南洛阳人也。本名庆明。其先，魏之枝族，姓托拔氏。孝文迁洛，改为长孙。五世祖嵩，魏太尉、北平王。

俭少方正，有操行，状貌魁梧，神彩严肃，虽在私室，终日俨然。性不妄交，非其同志，虽贵游造门，亦不与相见。孝昌中，起家员外散骑侍郎，从尔朱天光破陇右。太祖临夏州，以俭为录事，深器敬之。贺拔岳被害，太祖赴平凉，凡有经纶谋策，俭皆参预。从平侯莫陈悦，留俭为秦州长史。时西夏州仍未内属，而东魏遣许和为刺史，俭以信义招之，和乃举州归附。即以俭为西夏州刺史，总统三夏州。

时荆襄初附，太祖表俭功绩尤美，宜委东南之任，授荆州刺史、东南道行台仆射。所部郑县令泉璨为民所讼，推治获实。俭即大集僚属而谓之曰：“此由刺史教诲不明，信不被物，是我之愆，非泉璨之罪。”遂于厅事前，肉袒自罚，舍璨不问。于是属城肃厉，莫敢犯法。魏文帝玺书劳之。太祖又与俭书曰：“近行路传公以部内县令有罪，遂自杖三十，用肃群下。吾昔闻“王臣謇謇，匪躬之故”，盖谓忧公忘私，知无不为而已。

未有如公刻身罚己以训群僚者也。闻之嘉叹。”荆蛮旧俗，少不敬长。俭殷勤劝导，风俗大革。务广耕桑，兼习武事，故得边境无虞，民安其业。吏民表请为俭构清德楼，树碑刻颂，朝议许焉。在州遂历（二）载。

征授大行台尚书，兼相府司马。尝与群公侍坐于太祖，及退，太祖谓左右曰：“此公闲雅，孤每与语，尝肃然畏敬，恐有所失。”他日，太祖谓俭曰：“名实理须相称，尚书既志安贫素，可改名俭，以彰雅操。”

又除行台仆射、荆州刺史。时梁岳阳王萧察内附，初遣使入朝，至荆州。俭于厅事列军仪，具戎服，与使人以宾主礼相见。俭容貌魁伟，音声如钟，大为鲜卑语，遣人传译以问客。客惶恐不敢仰视。日晚，俭乃着裙襦纱帽，引客宴于别斋。因序梁国丧乱，朝廷招携之意，发言可观。使人大悦。出曰：“吾所不能测也。”

及梁元帝嗣位于江陵，外敦邻睦，内怀异计。俭密启太祖，陈攻取之谋。于是征俭入朝，问其经略。俭对曰：“今江陵既在江北，去我不远。湘东即位，已涉三年。观其形势，不欲东下。骨肉相残，民厌其毒。荆州军资器械，储积已久，若大军西讨，必无匮乏之虑。且兼弱攻昧，武之善经。国家既有蜀土，若更平江汉，抚而安之，收其贡赋，以供军国，天下不足定也。”太祖深然之，乃谓俭曰：“如公之言，吾取之晚矣。”令俭还州，密为之备。寻令柱国、燕公于谨总戎众伐江陵。平，以俭元谋，赏奴婢三百口。太祖与俭书曰：“本图江陵，由公画计，今果如所言。智者见未萌，何其妙也。但吴民离散，事藉招怀，南服重镇，非公莫可。”遂令俭镇江陵。进爵昌宁公，迁大将军，移镇荆州，总管五十二州。

俭旧尝诣阙奏事，时值大雪，遂立于雪中待报，自旦达暮，

竟无情容。其奉公勤至，皆此类也。三年，以疾还京。为夏州总管，薨，遗启世宗，请葬于太祖陵侧，并以官所赐之宅还官。诏皆从之。追封郟公。荆民仪同赵超等七百人，感俭遗爱，诣阙请为俭立庙树碑，诏许之。诏曰：“昔叔敖辞沃壤之地，萧何就穷僻之乡，以古方今，无惭曩哲。言寻嘉尚，弗忘于怀。而有司未达大体，遽以其第即便给外。今还其妻子。”子隆。

长孙绍远字师，河南洛阳人。少名仁。父稚，魏太师、录尚书、上党王。

绍远性宽容，有大度，望之俨然，朋侪莫敢褻狎。雅好坟籍，聪慧过人。时稚作牧寿春，绍远幼，年甫十三。稚管记王硕闻绍远强记，心以为不然。遂白稚曰：“伏承世子聪慧之姿，发于天性，目所一见，诵之于口。此既历世罕有，窃愿验之。”于是命绍远试焉。读月令数纸，纔一遍，诵之若流。自是硕乃叹服。

魏孝武初，累迁司徒右长史。及齐神武称兵而帝西迁，绍远随稚奔赴。又累迁殿中尚书、录尚书事。太祖每谓群公曰：“长孙公任使之处，令人无反顾之忧。汉之萧、寇，何足多也。然其容止堂堂，足为当今楷模。”六官建，拜大司乐。孝闵践阼，封上党公。

初，绍远为太常，广召工人，创造乐器，土木丝竹，各得其宜。为黄钟不调，绍远每以为意。尝因退朝，经韩使君佛寺前过，浮图三层之上，有鸣铎焉。忽闻其音，雅合宫调，取而配奏，方始克谐。绍远乃启世宗行之。绍远所奏乐，以八为数。故梁黄门侍郎裴正上书，以为昔者大舜欲闻七始，下泊周武，爰创七音。持林钟作黄钟，以为正调之首。诏与绍远详议往复，于是遂定以八为数焉。授小司空。高祖读史书，见武王克殷而作七始，又欲废八而悬七，并除黄钟之正宫，用林钟为调首。

绍远奏云：“天子悬八，肇自先民，百王共轨，万世不易。下逮周武，甫修七始之音。详诸经义，又无废八之典。且黄钟为君，天子正位，今欲废之，未见其可。”后高祖竟（废）〔行〕七音。属绍远遭疾，未获面陈，虑有司遽损乐器，乃书与乐部齐树之。

澄字士亮。年十岁，司徒李瑒之见而奇之，遂以女妻焉。十四，从征讨，有策谋，勇冠诸将。及长，容貌魁岸，风仪温雅。魏孝武初，除征东将军、渭州刺史。

魏文帝尝与太祖及群公宴，从容言曰：“孝经一卷，人行之本，诸公宜各引要言。”澄应声曰：“夙夜匪懈，以事一人。”座中有人次曰：“匡救其恶。”既而出合，太祖深叹澄之合机，而谴其次答者。

后从太祖援玉壁，又从战邙山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。孝闵践阼，拜大将军，封义门公，为玉壁总管。卒，自丧初至及葬，世宗三临之。典祀中大夫宇文容谏曰：“君临臣丧，自有节制。今乘舆屡降，恐乖礼典。”世宗不从。

澄操履清约，家无余财。太祖尝谓曰：“我于公间，志无所惜，公有所须，宜即具道。”澄曰：“澄自顶至足，皆是明公恩造。即如今者，实无所须。”雅对宾客，接引忘疲。虽不饮酒，而好观人酣兴。常恐座客请归，每敕中厨别进异馔，留之止。

兕字若汗，性机辩，强记博闻，雅重宾游，尤善谈论。从魏孝武西迁。天和初，累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，迁绛州刺史。

斛斯征字士亮，河南洛阳人。父椿，太傅、尚书令。征幼聪颖，五岁诵孝经、周易，识者异之。及长，博涉群书，尤精三礼，兼解音律。有至性，居父丧，朝夕共一溢米。以父勋累迁太常卿。

自魏孝武西迁，雅乐废缺，征博采遗逸，稽诸典故，创新改旧，方始备焉。又乐有罇于者，近代绝无此器，或有自蜀得之，皆莫之识。征见之曰：“此罇于也。”众弗之信。征遂依干宝周礼注以芒筒捋之，其声极振，众乃叹服。征乃取以合乐焉。六官建，拜司乐中大夫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。

后高祖以征治经有师法，诏令教授皇太子。宣帝时为鲁公，与诸皇子等咸服青衿，行束修之礼，受业于征，仍并呼征为夫子。儒者荣之。

宣帝嗣位，迁上大将军、大宗伯。时高祖初崩，梓宫在殡，帝意欲速葬，令朝臣议之。征与内史宇文孝伯等固请依礼七月，帝竟不许。帝之为太子也，宫尹郑译坐不能以正道调护，被谪除名。而帝雅亲爱译，至是拜译内史中大夫，甚委任之。译乃献新乐，十二月各一笙，每一笙用十六管。帝令与征议之，征驳而奏，帝颇纳焉。及高祖山陵还，帝欲作乐，复令议其可不。征曰：“孝经云“闻乐不乐”。闻尚不乐，其况作乎。”郑译曰：“既云闻乐，明即非无。止可不乐，何容不奏。”帝遂依译议。译因此衔之。

帝后肆行非度，昏虐日甚。征以荷高祖重恩，尝备位师傅，若生不能谏，死何以见高祖。乃上疏极谏，指陈帝失，帝不纳。译因谮之，遂下征狱。狱卒张元哀之，乃以佩刀穿狱墙，遂出之。元卒被拷而终无所言。征遇赦得免。

隋文践极，例复官，除太子太傅，诏修撰乐书。开皇初，薨。子谚。征所撰乐典十卷。

周书卷二十七

列传第十九

赫连达 韩果 蔡佑
常善 辛威 库狄昌 田弘
梁椿 梁台 宇文测 弟深

赫连达字朔周，盛乐人，勃勃之后也。曾祖库多汗，因避难改姓杜氏。达性刚鲠，有胆力。少从贺拔岳征讨有功，拜都督，赐爵长广乡男，迁都督。及岳为侯莫陈悦所害，军中大扰。赵贵建议迎太祖，诸将犹豫未决。达曰：“宇文夏州昔为左丞，明略过人，一时之杰。今日之事，非此公不济。赵将军议是也。达请轻骑告哀，仍迎之。”诸将或欲南追贺拔胜，或云东告朝廷。达又曰：“此皆远水不救近火，何足道哉。”贵于是谋遂定，令达驰往。太祖见达恸哭，问故，达以实对。太祖遂以数百骑南赴平凉，引军向高平，令达率骑据弹箜峡。时百姓惶惧，奔散者多。有数村民，方扶老弱、驱畜牧，欲入山避难，军士争欲掠之。达曰：“远近民黎，多受制于贼，今若值便掠缚，何谓伐罪吊民！不如因而抚之，以示义师之德。”乃抚以恩信，民皆悦附，于是迭相晓语，咸复旧业。太祖闻而嘉之。悦平，加平东将军。太祖谓诸将曰：“当清水公遇祸之时，君等性命悬于贼手，虽欲来告，其路无从。杜朔周冒万死之难，远来见

及，遂得共尽忠节，同雪雠耻。虽藉众人之力，实赖杜子之功。劳而不酬，何以劝善。”乃赐马二百匹。达固让，太祖弗许。魏孝武入关，褒叙勋义，以达首逆元帅，匡复秦、陇，进爵魏昌县伯，邑五百户。

从仪同李虎破曹泥，除镇南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加通直散骑常侍，增邑并前一千户。从复弘农，战沙苑，皆有功。又增邑八百户，除（泉）〔白水〕郡守，转帅都督，加持节，除济州刺史。诏复姓赫连氏。以达勋望兼隆，乃除云州刺史，即本州也。进爵为公，拜大都督，寻授仪同三司。

从大将军达奚武攻汉中。梁宜丰侯萧循拒守积时，后乃送款。武问诸将进止之宜。开府贺兰愿德等以其食尽，欲急攻取之。达曰：“不战而获城，策之上者。无容利其子女，贪其财帛。穷兵极武，仁者不为。且观其士马犹强，城池尚固，攻之纵克，必将彼此俱损。如其困兽犹斗，则成败未可知。况行师之道，以全军为上。”武曰：“公言是也。”乃命将帅各申所见。于是开府杨宽等并同达议，武遂受循降。师还，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，进爵蓝田县公。

六官初建，授左遂伯。出为陇州刺史。保定初，迁大将军、夏州总管、三州五防诸军事。达虽非文吏，然性质直，遵奉法度，轻于鞭撻，而重慎死罪。性又廉俭，边境胡民或馈达以羊者，达欲招纳异类，报以缿帛。主司请用官物，达曰：“羊入我厨，物出官库，是欺上也。”命取私帛与之。识者嘉其仁恕焉。寻进爵乐川郡公。建德二年，进位柱国，薨。子迁嗣。大象中位至大将军、蒲州刺史。

韩果字阿六拔，代武川人也。少骁雄，善骑射。贺拔岳西征，引为帐内。击万俟丑奴及其枝党，转战数十合，并破之。膂力绝伦，被甲荷戈，升陟峰岭，犹涉平路，虽数十百日，不

以为劳。以功授宣（武）〔威〕将军、子都督。从太祖讨平侯莫陈悦，迁都督，赐爵邯郸县男。魏孝武入关，进爵石〔城〕县伯，邑五百户。大统初，进爵为公，增邑通前一千户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。

果性强记，兼有权略。所行之处，山川形势，备能记忆。兼善伺敌虚实，揣知情状，有潜匿溪谷欲为间侦者，果登高望之，所疑处，往必有获。太祖由是以果为虞候都督。每从征行，常领候骑，昼夜巡察，略不眠寝。

从袭窦泰于潼关，太祖依其规画，军以胜返。赏真珠金带一腰、帛二百匹，授征虏将军。又从复弘农，攻拔河南城，获郡守一人，论功为最。破沙苑，战河桥，并有功，授抚军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，增邑九百户。迁朔州刺史，转安州刺史，加帅都督。九年，从战邙山，军还，除河东郡守。又从大军破稽胡于北山。胡地险阻，人迹罕至，果进兵穷讨，散其种落。稽胡惮果劲健，号为着翅人。太祖闻之，笑曰：“着翅之名，宁减飞将。”累迁大都督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出为宜州刺史。录前后功，进爵褒中郡公。魏恭帝元年，授大将军。从贺兰祥讨吐谷浑，以功别封一子县公。武成二年，又率军破稽胡，大获生口。赐奴婢一百口，除宁州刺史。保定三年，拜少师，进位柱国。四年，从尉迟迥围洛阳。军退，果所部独全。天和初，授华州刺史，为政宽简，吏民称之。建德初，薨。

子明嗣。大象末，位至上大将军、黎州刺史。与尉迟迥同谋，被诛。

蔡佑字承先，其先陈留圉人也。曾祖绍为夏州镇将，徙居高平，因家焉。祖护，魏景明初，为陈留郡守。父袭，名著西州。正光中，万俟丑奴寇乱关中，袭乃背贼，弃妻子，归洛阳。

拜齐安郡守。及魏孝武西迁，仍在关东。后始拔难西归，赐爵平舒县伯，除岐、夏二州刺史，卒。赠原州刺史。

佑性聪敏，有行检。袭之背贼东归也，佑年十四，事母以孝闻。及长，有膂力，便骑射。太祖在原州，召为帐下亲信。太祖迁夏州，以佑为都督。

及侯莫陈悦害贺拔岳，诸将遣使迎太祖。将赴，夏州首望弥姐元进等阴有异计。太祖微知之，先与佑议执元进。佑曰：“狼子野心，会当反噬，今若执缚，不如杀之。”太祖曰：“汝大决也。”于是召元进等入计事。太祖曰：“陇贼逆乱，与诸人戮力讨之。观诸人辈似有不同者。”太祖微以此言动之，因目佑。佑即出外，衣甲持刀直入，瞋目叱诸人曰：“与人朝谋夕异，岂是人也！蔡佑今日必斩奸人之头。”因按剑临之。举座皆叩头曰：“愿有简择。”佑乃叱元进而斩之，并其党并伏诛。一坐皆战栗，不敢仰视。于是与诸将结盟，同心诛悦。太祖以此知重之。乃谓佑曰：“吾今以尔为子，尔其父事我。”后从讨悦，破之。

又从迎魏孝武于潼关。以前后功，封葭乡县伯，邑五百户。大统初，加宁朔将军、羽林监，寻持节、员外散骑常侍，进爵为侯，增邑一千一百户。从太祖擒窦泰，复弘农，战沙苑，皆有功，授平东将军、太中大夫。

又从太祖战于河桥，佑乃下马步斗，手杀数人。左右劝乘马以备急卒。佑怒曰：“丞相养我如子，今日岂以性命为念！”遂率左右十余人，齐声大呼，杀伤甚多。敌以其无继，遂围之十余重，谓佑曰：“观君似是勇士，但弛甲来降，岂虑无富贵耶。”佑骂之曰：“死卒！吾今取头，自当封公，何假贼之官号也。”乃弯弓持满，四面拒之。东魏人弗敢逼，乃募厚甲长刀者，直进取佑。去佑可三十步，左右劝射之，佑曰：“吾曹性

命，在一矢耳，岂虚发哉。”敌人渐进，可十步，佑乃射之，正中其面，应弦而倒，便以矛刺杀之。因此，战数合，唯失一人。敌乃稍却。佑徐引退。是战也，我军不利。太祖已还。佑至弘农，夜中与太祖相会。太祖见佑至，字之曰：“承先，尔来，吾无忧矣。”太祖心惊，不得寝，枕佑股上，乃安。以功进爵为公，增邑三百户，授京兆郡守。

九年，东魏〔北〕豫州刺史高仲密举州来附。太祖率军援之，与齐神武遇，战于邙山。佑时着明光铁铠，所向无前。敌人咸曰“此是铁猛兽也”，皆遽避之。俄授青州刺史，转原州刺史，加帅都督，寻除大都督。十三年，遭父忧，请终丧纪。弗许。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，赐姓大利稽氏，进爵怀宁郡公。

魏恭帝二年，中领军。六官建，授兵部中大夫。江陵初附，诸蛮骚动，诏佑与大将军豆卢宁讨平之。三年，拜大将军，给后部鼓吹。以前后功，增邑并前四千户，别封一子县伯。太祖不豫，佑与晋公护、贺兰祥等侍疾。及太祖崩，佑悲慕不已，遂得气疾。

孝闵帝践阼，拜少保。佑与尉迟纲俱掌禁兵，递直殿省。时帝信任司会李植等，谋害晋公护，佑每泣谏，帝不听。寻而帝废。

世宗即位，拜小司马，少保如故。帝之为公子也，与佑特相友昵，至是礼遇弥隆。御膳每有异味，辄辍以赐佑；群臣朝宴，每被别留，或至昏夜，列炬鸣笳，送佑还宅。佑以过蒙礼遇，常辞疾避之。至于婚姻，尤不愿交于势要。寻以本官权镇原州。顷之，授〔宣〕〔宜〕州刺史，未之部，因先气疾动，卒于原州。时年五十四。

佑少有大志，与乡人李穆，布衣齐名。尝相谓曰：“大丈

夫当建立功名，以取富贵，安能久处贫贱邪！”言讫，各大笑。穆即申公也。后皆如其言。及从征伐，常溃围陷阵，为士卒先。军还之日，诸将争功，佑终无所竞。太祖（乃）〔每〕叹之，尝谓诸将曰：“承先口不言勋，孤当代其论叙。”其见知如此。性节俭，所得禄皆散与宗族，身死之日，家无余财。赠使持节、柱国大将军、大都督、五州诸军事、原州刺史。谥曰庄。子正嗣。官至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佑弟泽，颇好学，有干能。起家魏广平王参军、丞相府兼记室，加宣（武）〔威〕将军、给事中。从尉迟迥平蜀，授帅都督，赐爵安弥县男。稍迁司辂下大夫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澧州刺史。在州受贿，总管代王达以其功臣子弟，密奏贯之。后为（邛）州刺史，不从司马消难，被害。

常善，高阳人也。世为豪族。父安成，魏正光末，茹茹寇边，以统军从镇将慕容胜与战，大破之。时破六汗拔陵作乱，欲逼安成。不从，乃率所部讨陵。以功授伏波将军，给鼓节。后与拔陵连战，卒于阵。

善，魏孝昌中，从尔朱荣入洛，授威烈将军、都督，加龙骧将军、中散大夫、直寝，封房城县男，邑三百户。后从太祖平侯莫陈悦，除天水郡守。魏孝武西迁，授武卫将军，进爵武始县伯，增邑二百户。大统初，加平东将军，进爵为侯。擒窦泰，复弘农，破沙苑，累有战功。除使持节、卫将军，假骠骑大将军、秦州刺史。四年，从战河桥，加大都督，进爵为公，除泾州刺史。属茹茹入寇，抄掠北边，善率所部破之，尽获所掠。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西安州刺史。转蔚州刺史。频莅三蕃，颇有政绩。魏恭帝二年，进爵永阳郡公，增邑二千户。

孝闵帝践阼，拜大将军、宁州总管。保定二年，入为小司

徒。四年，突厥出师与隋公杨忠东伐，令善应接之。五年夏，卒，时年六十四。赠使持节、柱国大将军、大都督、延夏盐恒燕五州诸军事、延州刺史。子升和嗣。先以善勋，拜仪同三司。

辛威，陇西人也。祖大汗，魏渭州刺史。父生，河州四面大都督。及威着勋，追赠大将军、凉甘等五州刺史。

威少慷慨，有志略。初从贺拔岳征讨有功，假辅国将军、都督。及太祖统岳之众，见威奇之，引为帐内。寻授羽林监，封白土县伯，邑五百户。从迎魏孝武，因攻回洛城，功居最。大统元年，拜宁远将军，增邑二百户。累迁通直散骑常侍，进爵为侯，增邑三百户。从擒窦泰，复弘农，战沙苑，并先锋陷敌，勇冠一时。以前后功，授抚军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。从于谨破襄城。又从独孤信入洛阳，经河桥阵，加持节，进爵为公，增邑八百户。五年，授扬州刺史，加大都督。十三年，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赐姓普（毛）〔屯〕氏，出为鄜州刺史。威时望既重，朝廷以桑梓荣之，迁河州刺史，本州大中正。频领二镇，颇得民和。

闵帝践阼，拜大将军，进爵枹罕郡公，增邑五千户。及司马消难来附，威与达奚武率众援接。保定初，复率兵讨丹州叛胡，破之。三年，与达奚武攻阳关，拔之。明年，从尉迟迥围洛阳。还，拜小司马。天和初，进位柱国。复为行军总管，讨綏、银等诸州叛胡，并平之。六年，从齐王宪东伐，拔伏龙等五城。建德初，拜大司寇。三年，迁少傅，出为宁州总管。宣政元年，进位上柱国。大象二年，进封宿国公，增邑并前五千户，复为少傅。其年冬，薨，时年六十九。

威性持重，有威严。历官数十年，未尝有过，故得以身名终。兼其家门友义，五世同居，世以此称之。子永达嗣。大象末，以威勋，拜仪同大将军。

匡狄昌字恃德，神武人也。少便骑射，有膂力。及长，进止闲雅，胆气壮烈，每以将帅自许。年十八，尔朱天光引为幢主，加讨夷将军。从天光定关中，以功拜宁远将军、奉车都尉、统军。天光败，又从贺拔岳。授征西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及岳被害，昌与诸将议翊戴太祖。从平侯莫陈悦，赐爵阴盘县子，加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

后从太祖迎魏孝武，复潼关，改封长子县子，邑八百户。大统初，进爵为公，增邑一千户。从破窦泰，授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又从复弘农，战沙苑，昌皆先登陷阵。太祖嘉之，授帅都督。四年，从战河桥，除冀州刺史。后与于谨破胡贼刘平伏于上郡，授冯翊郡守。久之，转河北郡守。十三年，录前后功，授大都督、通直散骑常侍。又从随公杨忠破蛮贼田社清，昌功为最，增邑三百户，拜仪同三司。寻迁开府仪同三司。十六年，出为东夏州刺史。魏废帝元年，进爵方城郡公，增邑并前四千一百户。六官建，授稍伯中大夫。孝闵帝践阼，拜大将军。后以疾卒。

田弘字广略，高平人也。少慷慨，志立功名，膂力过人，敢勇有谋略。魏永安中，陷于万俟丑奴。尔朱天光入关，弘自原州归顺，授都督。

及太祖初统众，弘求谒见，乃论世事，深被引纳，即处以爪牙之任。又以迎魏孝武功，封鹑阴县子，邑五百户。太祖常以所着铁甲赐弘云：“天下若定，还将此甲示孤也。”大统三年，转帅都督，进爵为公。从太祖复弘农，战沙苑，解洛阳围，破河桥阵，弘功居多，累蒙殊赏，赐姓纥干氏。寻授原州刺史。以弘勋望兼至，故以衣锦荣之。太祖在同州，文武并集，乃谓之曰：“人人如弘尽心，天下岂不早定。”即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魏废帝元年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平蜀之后，梁信州刺史萧韶等各据所部，未从朝化，诏弘讨平之。又讨西平叛羌及凤州叛氐等，并破之。弘每临阵，摧锋直前，身被一百余箭，破骨者九，马被十矛，朝廷壮之。信州群蛮反，又诏弘与贺若敦等平之。孝闵帝践阼，进爵鴈门郡公，邑通前二千七万户。

保定元年，出为岷州刺史。弘虽武将，而动遵法式，百姓颇安之。三年，从随公杨忠伐齐，拜大将军。明年，又从忠东伐。师还，乃旋所镇。吐谷浑寇西边，宕昌羌潜相应接，诏弘讨之，获其二十五王，拔其七十（二）栅，遂破平之。

天和二年，陈湘州刺史华皎来附，弘从卫公直赴援。与陈人战，不利，仍以弘为江陵总管。及陈将吴明彻来寇，弘与梁主萧岿退保（总）〔纪〕南，令副总管高琳拒守，明彻退，乃还江陵。寻以弘为仁寿城主，以逼宜阳。齐将段孝先、斛律明月出军定陇以为宜阳援，弘与陈公纯破之，遂拔宜阳等九城。以功增邑五百户，进位柱国大将军。

建德二年，拜大司空，迁少保。三年，出为总管襄郢昌丰唐蔡六州诸军事、襄州刺史。薨于州。

子恭嗣。少有名誉，早历显位。大象末，位至柱国、小司马。朝廷又追录弘勋，进恭爵观国公。

梁椿字千年，代人也。祖屈朱，魏昌平镇将。父提，内（正）郎。

椿初以统军从尔朱荣入洛，复从荣破葛荣于滏口，以军功进授都督。后从贺拔岳讨平万俟丑奴、萧宝夤等，迁中坚将军、屯骑校尉、子都督。普泰初，拜征西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二年，除高平郡守，封卢奴县男，邑一百户。太昌元年，进授都督。从太祖平侯莫陈悦，拜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大统初，进爵栾城县伯，增邑五百户。出为陇东郡守。寻进爵为公，增邑

五百户，迁梁州刺史。从复弘农，战沙苑，与独孤信入洛阳，从宇文贵破东魏将尧雄等，累有战功。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大都督。从战河桥，进爵东平郡公，增邑一千户。俄迁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七年，从于谨讨稽胡刘平伏，椿擒其别帅刘持塞。又从独孤信讨岷州羌梁仝定，破之。除清州刺史。在州虽无他政绩，而夷夏安之。十三年，从李弼赴颍川援侯景。别攻阎韩镇，斩其镇城徐卫。城主卜贵洛率军士千人降。以功增邑四百户。孝闵帝践阼，除华州刺史，改封清陵郡公，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户。二年，入为少保，转少傅。保定元年，拜大将军。卒于位。赠恒鄜延丹宁五州诸军事，行恒州刺史，谥曰烈。

椿性果毅，善于抚纳，所获赏物，分赐麾下，故每践敌场，咸得其死力。雅好俭素，不营货产，时论以此称焉。

子明，魏恭帝二年，以椿功袭爵丰阳县公。寻授大都督，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，治小吏部，历小御伯、御正下大夫。保定五年，诏袭椿爵，旧封回授弟朗。天和中，改封乐陵郡公，除上州刺史，增邑并前四千三百户。梁台字洛都，长池人也。父去斤，魏献文时为陇西郡守。

台少果敢，有志操。孝昌中，从尔朱天光讨平关、陇，一岁之中，大小二十余战，以功授子都督，赐爵陇城乡男。普泰初，进授都督。后隶侯莫陈悦讨南秦州群盗，平之。悦表台为假节、卫将军、左光禄大夫，进封陇城县男，邑二百户。寻行天水郡事，转行赵平郡事。频治郡，颇有声绩。未几，天光追台还，引入帐内。及天光败于寒陵，贺拔岳又引为心膂。

岳为侯莫陈悦所害，台与诸将议翊戴太祖。从讨悦，破之。又拜天水郡守。

大统初，复除赵平郡守。又与太仆石猛破两山屠各，诏增

邑一百户，转平凉郡守。时莫折后炽结聚轻剽，寇掠居民。州刺史史宁讨之，历时不克。台陈贼形势，兼论攻取之策，宁善而从之，遂破贼徒。复与于谨破刘平伏。录前后勋，授颍州刺史，赐姓贺兰氏。从援玉壁，战邙山，授帅都督。大统十五年，拜南夏州刺史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、本州大中正，增邑二百户。魏废帝二年，迁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。

孝闵帝践阼，进爵中部县公，增邑通前一千户。武成中，从贺兰祥征洮阳，先登有功，别封绥安县侯，邑一千户。诏听转授其子元庆。

保定四年，拜大将军。时大军围洛阳，久而不拔。齐骑奄至，齐公宪率兵御之。乃有数人为敌所执，已去阵二百余步，台望见之，愤怒，单马突入，射杀两人，敌皆披靡，执者遂得还。齐公宪每叹曰：“梁台果毅胆决，不可及也。”五年，拜鄆州刺史。

台性疏通，恕己待物。至于莅民处政，尤以仁爱为心。不过识千余字，口占书启，辞意可观。年过六十，犹能被甲跨马，足不蹶蹬。驰射弋猎，矢不虚发。后以疾卒。

宇文测字澄镜，太祖之族子也。高祖中山、曾祖豆颿、祖骐驎、父永，仕魏，位并显达。

测性沉密，少笃学，每旬月不窥户牖。起家奉朝请、殿中侍御史，累迁司徒右长史、安东将军。尚宣武女阳平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及魏孝武疑齐神武有异图，诏测诣太祖言，令密为之备。太祖见之甚欢。使还，封广川县伯，邑五百户。寻从孝武西迁，进爵为公。

太祖为丞相，以测为右长史，军国政事，多委任之。又令测详定宗室昭穆远近，附于属籍。除通直散骑常侍、黄门侍郎。

大统四年，拜侍中、长史。六年，坐事免。寻除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大都督、行汾州事。测政存简惠，颇得民和。地接东魏，数相钞窃，或有获其为寇者，多缚送之。测皆命解缚，置之宾馆，然后引与相见，如客礼焉。仍设酒肴宴劳，放还其国，并给粮饩，卫送出境。自是东魏人大惭，乃不为寇。汾、晋之间，各安其业。两界之民，遂通庆吊，不复为仇讎矣。时论称之，方于羊叔子。或有告测与外境交通，怀贰心者。太祖怒曰：“测为我安边，吾知其无贰志，何为间我骨肉，生此贝锦！”乃命斩之。仍许测以便宜从事。

八年，加金紫光禄大夫，转行绥州事。每岁河冰合后，突厥即来寇掠，先是常预遣居民入城堡以避之。测至，皆令安堵如旧。乃于要路数百处并多积柴，仍远斥候，知其动静。是年十二月，突厥从连谷入寇，去界数十里。测命积柴之处，一时纵火。突厥谓有大军至，惧而遁走，自相蹂践，委弃杂畜及輜重不可胜数。测徐率所部收之，分给百姓。自是突厥不敢复至。测因请置戍兵以备之。十年，征拜太子少保。十二年十月，卒于位，时年五十八。太祖伤悼，亲临恻焉。仍令水池公护监护丧事。赠本官，谥曰靖。

测性仁恕，好施与，衣食之外，家无蓄积。在洛阳之日，曾被窃盗，所失物，即其妻阳平公主之衣服也。州县擒盗，并物俱获。测恐此盗坐之以死，乃不认焉。遂遇赦得免。盗既感恩，因请为测左右。及测从魏孝武西迁，事极狼狈，此人亦从测入关，竟无异志。子该嗣。历官内外，位至上开府仪同三司、临淄县公。测弟深。

深字奴干。性鲠正，有器局。年数岁，便累石为营伍，并折草作旌旗，布置行列，皆有军阵之势。父永遇见之，乃大喜曰：“汝自然知此，于后必为名将。”至永安初，起家秘书郎。

时群盗蜂起，深屡言时事，尔朱荣雅知重之。拜厉武将军。寻除车骑府主簿。三年，授子都督，领宿卫兵卒。及齐神武举兵入洛，孝武西迁。既事起仓卒，人多逃散，深抚循所部，并得入关。以功赐爵长乐县伯。太祖以深有谋略，欲引致左右，图议政事。大统元年，乃启为丞相府主簿，加朱衣直合。寻转尚书直事郎中。

及齐神武屯蒲阪，分遣其将奚泰趣潼关，高敖曹围洛（阳）〔州〕。太祖将袭泰，诸将咸难之。太祖乃隐其事，阳若未有谋者，而独问策于深。对曰：“奚氏，欢之骁将也，顽凶而勇，战亟胜而轻敌，欢每仗之，以为御侮。今者大军若就蒲阪，则高欢拒守，奚泰必援之，内外受敌，取败之道也。不如选轻锐之卒，潜出小关。奚性躁急，必来决战，高欢持重，未即救之，则奚可擒也。既虏奚氏，欢势自沮。回师御之，可以制胜。”太祖喜曰：“是吾心也。”军遂行，果获泰而齐神武亦退。深又说太祖进取弘农，复克之。太祖大悦，谓深曰：“君即吾家之陈平也。”

是冬，齐神武又率大众度河涉洛，至于沙苑。诸将皆有惧色，唯深独贺。太祖诘之，曰：“贼来充斥，何贺之有？”对曰：“高欢之抚河北，甚得众心，虽乏智谋，人皆用命，以此自守，未易可图。今悬师度河，非众所欲，唯欢耻失奚氏，悔谏而来。所谓忿兵，一战可以擒也。此事昭然可见，不贺何为。请假深一节，发王黑之兵，邀其走路，使无遗类矣。”太祖然之。寻而大破齐神武军，如深所策。

四年，从战河桥。六年，别监李弼军讨白额稽胡，并有战功。俄进爵为侯，历通直散骑常侍、东雍州别驾、使持节、大都督、东雍州刺史。深为政严明，示民以信，抑挫豪右，吏民怀之。十七年，入为雍州别驾。魏恭帝二年，进车骑大将军、

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。六官建，拜小吏部下大夫。

孝闵帝受禪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迁吏部中大夫。武成元年，除（幽）〔豳〕州刺史，改封安化县公。二年，征拜宗师大夫，转军司马。保定初，除京兆尹。入为司会中大夫。

深少丧父，事兄甚谨。性多奇譎，好读兵书。既在近侍，每进筹策。及在选曹，颇获时誉。性仁爱，情隆宗党。从弟神（誉）〔举〕、神庆幼孤，深抚训之，义均同气，世亦以此称焉。天和三年，卒于位。赠使持节、少师、恒云蔚三州刺史，谥曰成康。子孝伯，自有传。

史臣曰：太祖属祸乱之辰，以征伐定海内，大则连兵百万，系以存亡，小则转战边亭，不阙旬月。是以人无少长，士无贤愚，莫不投笔要功，横戈请奋。若夫数将者，并攀翼云汉，底绩屯夷，虽运移年世，而名成终始，美矣哉！以赫连达之先识，而加之以仁恕；蔡佑之敢勇，而终之以不伐。斯岂企及所致乎，抑亦天性也。宇文测昆季，政绩谋猷，咸有可述，其当时之良臣欤。

周书卷二十八

列传第二十

史宁 陆腾 贺若敦 权景宣

史宁字永和，建康（袁）〔表〕氏人也。曾祖豫，仕沮渠氏为临松令。魏平凉州，祖灌随例迁于抚宁镇，因家焉。父遵，初为征虏府铠曹参军。属杜洛周构逆，六镇自相屠陷，遵遂率乡里二千家奔恒州。其后恒州为贼所败，遵复归洛阳。拜楼烦郡守。及宁着勋，追赠散骑常侍、征西大将军、凉州刺史，谥曰贞。

宁少以军功，拜别将。迁直阁将军、都督，宿卫禁中。寻加持节、征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贺拔胜为荆州刺史，宁以本官为胜军司，率步骑一千，随胜之部。值荆蛮骚动，三鸦路绝，宁先驱平之。因抚慰蛮左，翕然降附，遂税得马一千五百匹供军。寻除南郢州刺史。及胜为大行台，表宁为大都督。率步骑一万攻梁下溏戍，破之，封武平县伯，邑五百户。又攻拔梁齐兴镇等九城，获户二万而还。未及论功，属魏孝武西迁，东魏遣侯景率众寇荆州，宁随胜奔梁。梁武帝引宁至香磴前，谓之曰：“观卿风表，终至富贵，我当使卿衣锦还。”宁答曰：“臣世荷魏恩，位为列将，天长丧乱，本朝倾覆，不能北面逆

贼，幸得息肩有道。恍如明诏，欣幸实多。”因涕泣横流，梁武为之动容。在梁二年，胜乃与宁密图归计。宁曰：“朱异既为梁主所信任，请往见之。”胜然其言。宁乃见异，申以投分之言，微托思归之意，辞气雅至。异亦嗟挹，谓宁曰：“桑梓之思，其可忘怀？当为奏闻，必望遂所请耳。”未几，梁主果许胜等归。

大统二年，宁自梁归阙，进爵为侯，增邑三百户。久之，迁车骑将军、行泾州事。时贼帅莫折后炽寇掠居民，宁率州兵与行原州事李贤讨破之。转通直散骑常侍、东义州刺史。东魏亦以故胡梨苟为东义州刺史。宁仅得入州，梨苟亦至，宁迎击，破之，斩其洛安郡守冯善道。州既邻接疆场，百姓流移，宁留心抚慰，咸来复业。

十二年，转凉州刺史。宁未至而前刺史宇文仲和据州作乱。诏遣独孤信率兵与宁讨之，宁先至凉州，为陈祸福，城中吏民皆相率降附。仲和仍据城不下，寻亦克之。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大都督、凉西凉二州诸军事、散骑常侍、凉州刺史。十五年，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，进爵为公。

十六年，宕昌叛羌獠甘作乱，逐其王弥定而自立，并连结傍乞铁勿及郑五丑等，诏宁率军与宇文贵、豆卢宁等讨之。宁别击獠甘，而山路险阻，纔通单骑，獠甘已分其党立栅守险。宁进兵攻之，遂破其栅。獠甘率三万人逆战，宁复大破之，追奔至宕昌。獠甘将百骑走投生羌巩廉玉。弥定遂得复位。宁以未获獠甘，密欲图之，乃扬声欲还。獠甘闻之，复招引叛羌，依山起栅，欲攻弥定。宁谓诸将曰：“此羌入吾术中，当进兵擒之耳。”诸将思归，咸曰：“生羌聚散无常，依据山谷，今若追讨，恐引日无成。且弥定还得守蕃，将军功已立矣。獠甘势弱，弥定足能制之。以此还师，策之上者。”宁曰：“一日纵敌，

数世之患，岂可舍将灭之寇，更烦再举。人臣之礼，知无不为。以此诸君不足与计事也。如更沮众，宁岂不能斩诸君邪！”遂进军，獠甘众亦至，与战，大破之，生获獠甘，徇而斩之。并执巩廉玉送阙。所得军实，悉分赏将士，宁无私焉。师还，诏宁率所部镇河阳。宁先在凉州，戎夷服其威惠，迁镇之后，边民并思慕之。

魏废帝元年，复除凉甘瓜三州诸军事、凉州刺史。初茹茹与魏和亲，后更离叛。寻为突厥所破，杀其主阿那瑰。部落逃逸者，仍奉瑰之子孙，抄掠河右。宁率兵邀击，获瑰子孙二人，并其种落酋长。自是每战破之，前后获数万人。进爵安政郡公。三年，吐谷浑通使于齐，宁击获之，就拜大将军。宁后遣使诣太祖请事，太祖即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矛等赐宁。谓其使人曰：“为我谢凉州，孤解衣以衣公，推心以委公，公其善始令终，无损功名也。”

时突厥木汗可汗假道凉州，将袭吐浑，太祖令宁率骑随之。军至番禾，吐浑已觉，奔于南山。木汗将分兵追之，令俱会于青海。宁谓木汗曰：“树敦、贺真二城，是吐浑巢穴。今若拔其本根，余种自然离散，此上策也。”木汗从之，即分为两军。木汗从北道向贺真，宁趣树敦。浑娑周国王率众逆战，宁击斩之。踰山履险，遂至树敦。敦是浑之旧都，多诸珍藏。而浑主先已奔贺真，留其征南王及数千人固守。宁进兵攻之，退，浑人果开门逐之，因回兵奋击，门未及阖，宁兵遂得入。生获其征南王，俘虏男女、财宝，尽归诸突厥。浑贺罗拔王依险为栅，周围五十余里，欲塞宁路。宁攻其栅，破之，俘斩万计，获杂畜数万头。木汗亦破贺真，虏浑主妻子，大获珍物。宁还军于青海，与木汗会。木汗握宁手，叹其勇决，并遗所乘良马，令宁于帐前乘之，木汗亲自步送。突厥以宁所图必破，皆畏惮之，

咸曰：“此中国神智人也。”及将班师，木汗又遗宁奴婢一百口、马五百匹、羊一万口。宁乃还州。寻被征入朝，属太祖崩，宁悲恸不已，乃请赴陵所尽哀，并告行师克捷。

孝闵帝践阼，拜小司徒，出为荆襄浙郢等五十二州及江陵镇防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宁有识画，谙兵权，临敌指撝，皆如其策，甚得当时之誉。及在荆州，颇自奢纵贪浊，不修法度。尝出，有人诉州佐曲法，宁还付被讼者治之。自是有事者不复敢言，声名大损于西州。保定三年，卒于州。谥曰烈。子雄嗣。

雄字世武。少勇敢，膂力过人，便弓马，有算略。年十四，从宁于牵屯山奉迎太祖。仍从校猎，弓无虚发。太祖叹异之。寻尚太祖女永富公主。除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累迁驾部中大夫、大驭中大夫。从柱国、袍罕公辛威镇金城，遂卒于军，时年二十四。雄弟祥，以父勋赐爵武遂县公。祥弟云，亦以父勋赐爵武平县公，历位司织下大夫，仪同大将军。云弟威，亦以父勋赐爵武当县公。

陆腾字显圣，代人也。高祖侯，魏征西大将军、东平王。祖弥，夏州刺史。父旭，性雅澹，好老易纬候之学，撰五星要诀及两仪真图，颇得其指要，太和中，征拜中书博士，稍迁散骑常侍。知天下将乱，遂隐于太行山。孝庄即位，屡征不起。后赠并汾恒肆四州刺史。

腾少慷慨有大节，解巾员外散骑侍郎、司徒府中兵参军。尔朱荣入洛，以腾为通直散骑侍郎、帐内都督。从平葛荣，以功赐爵清河县伯。普泰初，迁朱衣直合。尚安平主，即东莱王贵平女也。魏孝武幸贵平第，见腾，与语悦之，谓贵平曰：“阿翁真得好婿。”即擢为通直散骑常侍。及孝武西迁，腾时使青州，遂没于邺。东魏兴和初，征拜征西将军，领阳城郡守。

大统九年，大军东讨，以腾所据冲要，遂先攻之。时兵威

甚盛，长史麻休劝腾降，不许，拒守经月余，城陷被执。太祖释而礼之，问其东间消息，腾盛陈东州人物，又叙述时事，辞理抑扬。太祖笑曰：“卿真不背本也。”即拜帐内大都督。未几，除太子庶子，迁武卫将军。既为太祖所知，愿立功效，不求内职，太祖嘉之。十三年，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魏废帝元年，安康贼黄众宝等作乱，连结汉中，众数万，攻围东梁州。城中粮尽，诏腾率军自子午谷以援之。腾乃星言就道，至便与战，大破之。军还，拜龙州刺史，太祖谓腾曰：“今欲通江（由）〔油〕路，直出南（秦）〔秦〕，卿宜善思经略。”腾曰：“必望临机制变，未敢预陈。”太祖曰：“此是卿取柱国之日，卿其勉之。”即解所服金带赐之。州民李广嗣、李武等凭据岩险，以为堡壁，招集不逞之徒，攻劫郡县，历政不能治。腾密令多造飞梯，身率麾下，夜往掩袭，未明，四面俱上，遂破之，执广嗣等于鼓下。其党有任公忻者，更聚徒众，围逼州城。乃语腾曰：“但免广嗣及武，即散兵请罪。”腾谓将士曰：“吾若不杀广嗣等，可谓隳军实而长寇讎，事之不可者也。公忻竖子，乃敢要人！”即斩广嗣及武，以首示之。贼徒沮气，于是出兵奋击，尽获之。

魏恭帝三年，拜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转江州刺史，爵上庸县公，邑二千户。陵州木笼獠恃险羸犷，每行抄劫，诏腾讨之。獠既因山为城，攻之未可拔。腾遂于城下多设声乐及诸杂伎，示无战心。诸贼果弃其兵仗，或携妻子临城观乐。腾知其无备，密令众军俱上，诸贼惶惧，不知所为。遂纵兵讨击，尽破之，斩首一万级，俘获五千人。

世宗初，陵、眉、戎、江、资、邛、新、遂八州夷夏及合州民张瑜兄弟并反，众数万人，攻破郡县。腾率兵讨之。转潼州刺史。武成元年，诏征腾入朝，世宗面敕之曰：“益州险远，

非亲勿居，故令齐公作镇。卿之武略，已着遐迩，兵马镇防，皆当委卿统摄。”于是徙隆州刺史，随宪入蜀。及赵公招代宪，复请留之。

保定元年，迁隆州总管，领刺史。二年，资州盘石民反，杀郡守，据险自守，州军不能制。腾率军讨击，尽破斩之。而蛮、獠兵及所在蜂起，山路险阻，难得掩袭。腾遂量山川形势，随便开道。蛮獠畏威，承风请服。所开之路，多得古铭，并是诸葛亮、桓温旧道。是年，铁山獠抄断内江路，使驿不通。腾乃进军讨之。

欲至铁山，乃伪还师。贼不以为虞，遂不守备。腾出其不意击之，应时奔溃。一日下其三城，斩其魁帅，俘获三千人，招纳降附者三万户。

帝以腾母在齐，未令东讨。适有其亲属自东还朝者，晋公护（奉）〔奏〕令伪告腾云：“齐为无道，已诛公家，母兄并从涂炭。”盖欲发其怒也。腾乃发哀泣血，志在复讎。四年，齐公宪与晋公护东征，请腾为副。赵公招时在蜀，复留之。晋公护与招书曰：“今朝廷令齐公扫荡河、洛，欲与此人同行。汝彼无事，且宜借吾也。”于是命腾驰传入朝，副宪东讨。五年，拜司宪中大夫。

天和初，信州蛮、蜚据江峡反叛，连结二千余里，自称王侯，杀刺史守令等。又诏腾率军讨之。腾乃先趣益州，进骁勇之士，兼具楼船，沿外江而下。军至汤口，分道奋击，所向摧破。乃筑京观以旌武功。语在蛮传。涪陵郡守蔺休祖又据楚、向、临、容、开、信等州，地方二千余里，阻兵为乱。复诏腾讨之。初与大战，斩首二千余级，俘获千余人。当时虽摧其锋，而贼众既多，自夏及秋，无日不战，师老粮尽，遂停军集市，更思方略。贼见腾不出，四面竞前。腾乃激励其众，士皆争奋，

复攻拔其鱼令城，大获粮储，以充军实。又破铜盘等七栅，前后斩获四千人，并船舰等。又筑临州、集市二城，以镇遏之。腾自在龙州，至是前后破平诸贼，凡赏得奴婢八百口，马牛称是。于是巴蜀悉定，诏令树碑纪绩焉。

四年，迁江陵总管。陈遣其将章昭达率众五万、船舰二千围江陵。卫王直闻有陈寇，遣大将军赵闇、李迁哲等率步骑赴之，并受腾节度。时迁哲等守外城，陈将程文季、雷道勤夜来掩袭，迁哲等惊乱，不能抗御。腾夜遣开门，出甲士奋击，大破之。陈人奔溃，道勤中流矢而毙，虏获二百余人。陈人又决龙川宁邦堤，引水灌江陵城。腾亲率将士战于西堤，破之，斩首数千级，陈人乃遁。六年，进位柱国，进爵上庸郡公，增邑通前三千五百户。

建德二年，征拜大司空，寻出为泾州总管。宣政元年冬，薨于京师。赠本官加并汾等五州刺史，重赠大后丞。谥曰定。子玄嗣。

玄字士鉴，腾入关时，年始七岁。仕齐为奉朝请，历成平县令。齐平，高祖见玄，特加劳勉，即拜地官府都上士。大象末，为隋文相府内兵参军。玄弟融，字士倾，最知名，少历显职。大象中，位至大将军、定陵县公。

贺若敦，代人也。父统，为东魏颍州长史。大统（二）年，执刺史田迅以州降。至长安，魏文帝谓统曰：“卿自颍川从我，何日能忘。”即拜右卫将军、散骑常侍、兖州刺史，赐爵当亭县公。寻除北雍州刺史。卒，赠侍中、燕朔恒三州刺史、司空公，谥曰哀。

敦少有气干，善骑射。统之谋执迅也，虑事不果，又以累弱既多，难以自拔，沉吟者久之。敦时年十七，乃进策曰：“大人往事葛荣，已为将帅；后入尔朱，礼遇犹重。韩陵之役，屈

节高欢，既非故人，又无功效，今日委任，无异于前者，正以天下未定，方藉英雄之力。一旦清平，岂有兼容之理。以敦愚计，恐将来有危亡之忧。愿思全身远害，不得有所顾念也。”统乃流涕从之，遂定谋归太祖。时群盗蜂起，各据山谷。大龟山贼张世显潜来袭统，敦挺身赴战，手斩七八人，贼乃退走。统大悦，谓左右僚属曰：“我少从军旅，战阵非一，如此儿时胆略者，未见其人。非唯成我门户，亦当为国名将。”

明年，从河内〔公〕独孤信于洛阳，被围。敦弯弓三石，箭不虚发。信大奇之，乃言于太祖。太祖异之，引置麾下，授都督，封安陵县伯，邑四百户。尝从太祖校猎于甘泉宫，时围人不齐，兽多逃逸，太祖大怒，人皆股战。围内唯有一鹿，俄亦突围而走。敦跃马驰之，鹿上东山，敦弃马步逐至山半，便掣之而下。太祖大悦，诸将因得免责。累迁太子庶子、抚军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、大都督、车骑大将军、散骑常侍、仪同三司，进爵广乡县侯。敦既有武艺，太祖恒欲以将帅任之。魏废帝二年，拜右卫将军，俄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为公。

时岷蜀初开，民情尚梗。巴西人谯淹据南梁州，与梁西江州刺史王开业共为表里，扇动群蛮。太祖令敦率军讨之。山路艰险，人迹罕至。敦身先将士，攀木缘崖，倍道兼行，乘其不意。又遣仪同扶猛破其别帅向镇侯于白帝。淹乃与开业并其党泉玉成、侯造等率众七千，口累三万，自垫江而下，就梁王琳。敦邀击，破之。淹复依山立栅，南引蛮帅向白彪为援。敦设反间，离其党与，因其懈怠，复破之。斩淹，尽俘其众。进爵武都公，增邑通前一千七百余户，拜典祀中大夫。

寻出为金州都督、七州诸军事、金州刺史。向白彪又与蛮帅向五子等聚众为寇，围逼信州。诏敦与开府田弘赴救，未至

而城已陷。进与白彪等战，破之，俘斩二千人。仍进军追讨，遂平信州。是岁，荆州蛮帅文子荣自号仁州刺史，拥逼土人，据沮漳为逆。复令敦与开府潘招讨之，擒子荣，并虏其众。

武成元年，入为军司马。自江陵平后，巴、湘之地并内属，每遣梁人守之。至是陈将侯瑱、侯安都等围逼湘州，遏绝粮援。乃令敦率步骑六千，度江赴救。瑱等以敦孤军深入，规欲取之。敦每设奇伏，连战破瑱，乘胜径进，遂次湘州。因此轻敌，不以为虞。俄而霖雨不已，秋水泛滥，陈人济师，江路遂断。粮援既绝，人怀危惧。敦于是分兵抄掠，以充资费。恐瑱等知其粮少，乃于营内多为土聚，覆之以米，集诸营军士，人各持囊，遣官司部分，若欲给粮者。因召侧近村民，阳有所访问，令于营外遥见，随即遣之。瑱等闻之，良以为实。乃据守要险，欲旷日以老敦师。敦又增修营垒，造庐舍，示以持久。湘、罗之间，遂废农业。瑱等无如之何。

初，土人亟乘轻船，载米粟及笼鸡鸭以饷瑱军。敦患之，乃伪为土人，装船伏甲士于中。瑱兵人望见，谓饷船之至，逆来争取。敦甲士出而擒之。敦军数有叛人乘马投瑱者，辄纳之。敦又别取一马，牵以趣船，令船中逆以鞭鞭之。如是者再三，马便畏船不上。后伏兵于江岸，遣人以招瑱军，诈称投附。瑱便遣兵迎接，竞来牵马。马既畏船不上，敦发伏掩之，尽殪。此后实有馈饷及亡命奔瑱者，犹谓敦之设诈，逆遣扞击，并不敢受。

相持岁余，瑱等不能制，求借船送敦度江。敦虑其或许，拒而弗许。瑱复遣使谓敦曰：“骠骑在此既久，今欲给船相送，何为不去？”敦报云：“湘州是我国家之地，为尔侵逼。敦来之日，欲相平殄。既未得一决，所以不去。”瑱后日复遣使来，敦谓使者云：“必须我还，可舍我百里，当为汝去。”瑱等留船

于江，将兵去津路百里。敦规知非诈，徐理舟楫，勒众而还。在军病死者十五六。晋公护以敦失地无功，除名为民。

保定二年，拜工部中大夫。寻出为金州总管、七州诸军事、金州刺史。三年，从柱国杨忠引突厥破齐长城，至并州而还，以敦为殿。别封一子顺义县公，邑一千户。五年，除中州刺史，镇函谷。

敦恃功负气，顾其流辈皆为大将军，敦独未得，兼以湘州之役，全军而反，不蒙旌赏，翻被除名，每怀怨怒。属有台使至，乃出怨言。晋公护怒，遂征敦还，逼令自杀。时年四十九。建德初，追赠大将军。谥曰烈。

子弼，有文武材略。大象末，位至开府仪同大将军、扬州刺史、襄邑县公。

敦弟谊，亦知名。官至柱国、海陵县公。

权景宣字晖远，天水显亲人也。父昙腾，魏陇西郡守。赠秦州刺史。

景宣少聪悟，有气侠，宗党皆叹异之。年十七，魏行台萧宝夤见而奇之，表为轻车将军。及宝夤败，景宣归乡里。太祖平陇右，擢为行台郎中。魏孝武西迁，授镇远将军、步兵校尉，加平西将军、秦州大中正。大统初，转祠部郎中。

景宣晓兵权，有智略。从太祖拔弘农，破沙苑，皆先登陷阵。转外兵郎中。从开府于谨援洛阳，景宣督课粮储，军以周济。时初复洛阳，将修缮宫室，景宣率徒三千，先出采运。会东魏兵至，司州牧元季海等以众少拔还，属城悉叛，道路拥塞。景宣将二十骑，且战且走。从骑略尽，景宣轻马突围，手斩数级，驰而获免，因投民家自匿。景宣以久藏非计，乃伪作太祖书，招募得五百余人，保据宜阳，声言大军续至。东魏将段琛等率众至九曲，惮景宣，不敢进。景宣恐琛审其虚实，乃将腹

心自随，诈云迎军，因得西遁。与仪同李延孙相会，攻孔城。洛阳以南，寻亦来附。太祖即留景宣守张白坞，节度东南义军。东魏将王元（凯）〔轨〕入洛，景宣与延孙等击走之，以功授大行台右丞。进屯宜阳，攻襄城，拔之，获郡守王洪显，俘斩五百余人。太祖嘉之，征入朝。录前后功，封显亲县男，邑三百户。除南阳郡守。郡邻敌境，旧制，发民守防三十五处，多废农桑，而奸宄犹作。景宣至，并除之，唯修起城楼，多备器械，寇盗敛迹，民得肆业。百姓称之，立碑颂德。太祖特赏粟帛，以旌其能。迁广州刺史。

侯景举河南来附，景宣从仆射王思政经略应接。既而侯景南叛，恐东魏复有其地，以景宣为大都督、豫州刺史，镇乐口。东魏亦遣张伯德为刺史。伯德令其将刘贵平率其戍卒及山蛮，屡来攻逼。景宣兵不满千人，随机奋击，前后擒斩三千余级，贵平乃退走。进授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颍川陷后，太祖以乐口等诸城道路阻绝，悉令拔还。襄州刺史杞秀以狼狽得罪。景宣号令严明，戎旅整肃，所部全济，独被优赏。仍留镇荆州，委以鸦南之事。

初，梁岳阳王萧察将以襄阳归朝，仍勒兵攻梁元帝于江陵。察叛将杜岸乘虚袭之。景宣乃率骑三千，助察破岸。察因是乃送其妻王氏及子寮入质。景宣又与开府杨忠取梁将柳仲礼，拔安陆、随郡。久之，随州城民吴士英等杀刺史黄道玉，因聚为寇。景宣以英等小贼，可以计取之，若声其罪，恐同恶者众。乃与英书，伪称道玉凶暴，归功英等。英果信之，遂相率而至。景宣执而戮之，散其党与。进攻应城，拔之，获夏侯珍洽。于是应、礼、安、随并平。朝议以景宣威行南服，乃授并安肆郢新应六州诸军事、并州刺史。寻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，兼督江北司二州诸军事，进爵为伯，邑五百户。唐州

蛮田鲁嘉自号豫州伯，引致齐兵，大为民患。景宣又破之，获鲁嘉，以其地为郡。转安州刺史。梁定州刺史李洪远初款后叛，景宣恶其怀贰，密袭破之，虏其家口及部众。洪远脱身走免。自是酋帅慑服，无敢叛者。

燕公于谨征江陵，景宣别破梁司空陆法和司马羊亮于涪水。又遣别帅攻拔鲁山。多造舟舰，益张旗帜，临江欲度，以惧梁人。梁将王琳在湘州，景宣遗之书，谕以祸福。琳遂遣长史席壑因景宣请举州款附。孝闵帝践阼，征为司宪中大夫，寻除基郡硤平四州五防诸军事、江陵防主，加大将军。

保定四年，晋公护东讨，景宣别讨河南。齐豫州刺史王士良、永州刺史萧世怡并以城降。景宣以开府谢彻守永州，开府郭彦守豫州，以士良、世怡及降卒一千人归诸京师。寻而洛阳不守，乃弃二州，拔其将士而还。至昌州而罗阳蛮反，景宣回军破之，斩首千级，获生口二千、杂畜千头，送阙。还次灞上，晋公护亲迎劳之。

天和初，授荆州总管、十七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，进爵千金郡公。陈湘州刺史华皎举州款附，表请援兵。敕景宣统水军与皎俱下。景宣到夏口，陈人已至。而景宣以任遇隆重，遂骄傲恣纵，多自矜伐，兼纳贿货，指麾节度，朝出夕改。将士愤怒，莫肯用命。及水军始交，一时奔北，船舰器仗，略无子遗。时卫公直总督诸军，以景宣负败，欲绳以军法。朝廷不忍加罪，遣使就军赦之。寻遇疾卒。赠河渭鄜三州刺史，谥曰恭。

子如璋嗣。位至开府、胶州刺史。如璋弟如玖，仪同大将军、广川县侯。

景宣之去乐口，南荆州刺史郭贤据鲁阳以拒东魏。

贤字道因，赵兴阳州人也。父云，凉州司马。贤性强记，学涉经史。魏正光末，贼帅宿勤明达围逼豳州，刺史毕晖补贤

统军，与之拒守。后为州主簿，行北地郡事。以征讨有功，授都督。

大统二年，齐神武袭陷夏州。太祖虑其南下，与朝臣议之。贤进曰：“高欢兵士虽众，智勇已竭，策其举措，必不敢远来。昔贺拔公初薨，关中振骇，而欢不能因利乘便，进取雍州，是其无智。及銮驾西迁，六军寡弱，毛鸿宾丧败，关门不守，又不能乘此危机，以要一战，是其无勇。今上下同心，士民戮力，欢志沮丧，宁敢送死。且豳夏荒阻，千里无烟，纵欲南侵，资粮莫继。以此而言，不来必矣。”齐神武后果退，如贤所策。

寻加伏波将军，从王思政镇弘农。授使持节、行义州事、当州都督。转行弘农郡事。贤质直有算略，思政甚重之，御边之谋，多与贤参决。十二年，除辅国将军、南〔荆〕州刺史。

及侯景来附，思政遣贤先出三鸦，镇于鲁阳。加大都督，封安武县子，邑四百户。寻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加散骑常侍。及颍川被围，东魏遣蛮酋鲁和扇动群蛮，规断口路。和乃遣其从弟与和为汉广郡守，率其部曲，侵扰州境。贤密简士马，轻往掩袭，大破之，遂擒鲁和。既而颍川陷，权景宣等并拔军西还，自鲁阳以东，皆附东魏。〔东魏〕将彭乐因之，遂来攻逼。贤抚循将士，咸为尽其力用，乐不能克，乃引军退。而东魏又以土民韦默儿为义州刺史，镇父城以逼贤。贤又率军攻默儿，擒之。转广州刺史。

后从尉迟迥伐蜀，行安州事。魏恭帝元年，行宁蜀郡事，兼益州长史。以平蜀勋，进爵为伯，增邑五百户。转行始州事。孝闵帝践阼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为侯，增邑通前一千四百户。世宗初，除〔迎〕〔匠〕师中大夫。寻出为勋州刺史，镇玉壁。武成二年，迁安应等十二州诸军事、安州刺史，进爵乐昌县公。贤在官虽无明察之誉，以廉平待物，

去后颇亦见思。保定三年，转陕州刺史。天和元年，卒于位。赠少保、宁蔚朔三州刺史，谥曰节。

贤衣服饮食虽以俭约自处，而居家丰丽，室有余贖。时论讥其诈云。子正嗣。

史臣曰：昔耿恭抗劲虏于疏勒，马敦拒群兵于汧城，虽以生易死，终赖王师之助，其嘉声峻节，亦见称于良史焉。贺若敦志节慷慨，深入敌境，劬敌绝其粮道，长江阻其归涂，势危而策出无方，事迫而雄心弥厉。故能使士卒感其义，敌人畏其威，利涉死地，全师而返。非夫忘生以徇国者，其孰能若此者乎。俯窥元定之传，曾粪土之不若也。诚宜裂地以赏之，分职以授之；而茂勋莫纪，严刑已及。嗟乎！政之纒繆，一至于此！天下是以知宇文护不能终其位焉。

史宁、权景宣并以将帅之才，受内外之宠。总戎薄伐，着克敌之功；布政莅民，垂称职之誉。若此者，岂非有国之良翰欤。然而史在末年，货财亏其雅志。权亦晚节矜骄，丧其威声。传曰“终之实难”，其斯之谓矣。

陆腾志气懔然，雅仗名节。及授戎律，建藩麾，席卷巴梁，则功着铭典；云撤江汉，则声流帝籍。身名俱劭，其最优乎。

周书卷二十九

列传第二十一

王杰	王勇	宇文虬	宇文盛	弟丘	耿豪
高琳	李和	伊娄穆	杨绍	王雅	达奚寔
刘雄	侯植				

王杰，金城直城人也，本名文达。高祖万国，魏伏波将军、燕州刺史。父巢，龙骧将军、榆中镇将。

杰少有壮志，每以功名自许。善骑射，有膂力。魏孝武初，起家子都督。后从西迁，赐爵都昌县子。太祖奇其才，擢授扬烈将军、羽林监，寻加都督。太祖尝谓诸将曰：“王文达万人敌也，但恐勇决太过耳。”复潼关，破沙苑，争河桥，战邙山，皆以勇敢闻。亲待日隆，赏赐加于伦等。于是赐姓宇文氏。除岐州刺史，加抚军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，进爵为公，邑八百户。累迁大都督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魏恭帝元年，从于谨围江陵。时栅内有人善用长矛，战士将登者，多为所毙。谨令杰射之，应弦而倒。登者乃得入，余众继进，遂拔之。谨喜曰：“济我大事者，在公此箭也。”

孝闵帝践阼，进爵张掖郡公，增邑一千户，出为河州刺史。朝廷以杰勋望俱重，故授以本州。保定三年，进位大将军。三年，诏杰与随公杨忠自〔汉〕〔漠〕北伐齐，至并州而还。天和三年，除宜州刺史，增邑通前三千六百户。六年，从齐公宪东御齐将斛律明月，进位柱国。建德初，除泾州总管。

杰少从军旅，虽不习吏事，所历州府，咸以忠恕为心，以是颇为百姓所慕。宣帝即位，拜上柱国。大象元年，薨，时年六十五。赠河鄯邓延洮宕翼七州诸军事、河州刺史，追封鄂国公。谥曰威。子孝僊，大象末，位至开府仪同大将军。

王勇，代武川人也，本名胡仁。少雄健，有胆决，便弓马，膂力过人。魏永安中，万俟丑奴等寇乱关陇，勇占募随军讨之，以功授宁朔将军、奉车都尉。又数从侯莫陈悦、贺拔岳征讨，功每居多，拜别将。

及太祖为丞相，引为帐内直荡都督，加后将军、太中大夫，封包信县子，邑三百户。大统初，增邑四百户，进爵为侯。从擒窦泰，复弘农，战沙苑，气盖众军，所当必破。太祖叹其勇敢，赏赐特隆。进爵为公，邑一千五百户，拜镇南将军，授帅都督。从讨赵青雀，平之，论功居最，除卫大将军、殷州刺史，加通直散骑常侍，兼太子武卫率。

邙山之战，勇率敢死之士三百人，并执短兵，大呼直进，出入冲击，杀伤甚多，敌人无敢当者。是役也，大军不利，唯勇及王文达、耿令贵三人力战，皆有殊功。太祖于是赏帛二千疋，令自分之。军还，皆拜上州刺史。以雍州、岐州、北雍州拟授勇等，然州颇有优劣，又令探筹取之。勇遂得雍州，文达得岐州，令贵得北雍州。仍赐勇名为勇，令贵名豪，文达名杰，以彰其功。

十三年，授大都督，迁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十五年，进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魏恭帝元年，从柱国赵贵征茹茹，破之。勇追击，获杂畜数千头。进爵新阳郡公，增邑通前二千户，仍赐姓库汗氏。六官建，拜稍伯中大夫。又论讨茹茹功，别封永固县伯，邑五百户。时有别封者，例听回授次子，勇独请封兄子元兴，时人义之。寻进位大将军。世宗初，岷山羌豪巩廉俱和叛，勇帅师讨平之。

勇性雄猛，为当时骁将。然矜功伐善，好扬人之恶，时论亦以此鄙之。柱国侯莫陈崇，勋高望重，与诸将同谒晋公护，闻勇数论人之短，乃于众中折辱之。勇遂惭恚，因疽发背而卒。子昌嗣，官至大将军。

宇文虬字乐仁，代武川人也。性骁悍，有胆略。少从军征讨，累有战功。魏永安中，除征虏将军、中散大夫，加都督。魏孝武初，从独孤信在荆州，破梁人于下澧，遂平欧阳、鄆城。虬俘获甚多。又攻南阳、广平二城，擒郡守一人。以功加安西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、员外、直合将军、合内都督，封南安县侯，邑九百户。及孝武西迁，以独孤信为行台，信引虬为帐内都督。破田八能及擒东魏荆州刺史辛纂，虬功居多。寻随信奔梁。

大统三年，归阙。朝廷论前后功，增邑四百户，进爵为公。擒窦泰，复弘农，及沙苑、河桥之战，皆有功。增邑八百户，进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七年，除汉阳郡守，又从独孤信讨梁众定，破之。十一年，出为南秦州刺史，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追论斩辛纂功，增邑一千户。十七年，与大将军王雄征上津、魏兴等，并平之。又于白马与武陵王萧纪将杨干运战，破之。虬每经行阵，必身先卒伍，故上下同心，战无不克。寻而魏兴复叛，虬又与王雄讨平之。俄除金州刺史，进位大将军。后以疾卒。

宇文盛字保兴，代人也。曾祖伊与敦、祖长寿、父文孤，并为沃野镇军主。

盛志力骁雄。初为太祖帐内，从破侯莫陈悦，授威烈将军，封渔阳县子，邑三百户。大统三年，兼都督。从擒窦泰，复弘农，破沙苑，授都督、平远将军、步兵校尉，进爵为公，增邑八百户。除冯翊郡守，加帅都督、西安州大中正、通直散骑常侍、抚军将军，增邑三百户。累迁大都督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盐州刺史。及楚公赵贵谋为乱，盛密赴京告之。贵诛，授大将军，进爵忠城郡公，除泾州都督，赐甲一领、奴婢二百口、马五百疋，牛羊及庄田、什物等称是。仍从贺兰祥平洮阳（供）〔洪〕和二城，别封一子甘棠县公。转延州总管，进位柱国。

天和五年，入为大宗伯。六年，与柱国王杰从齐公宪东讨。时汾州被围日久，宪遣盛运粟以给之。仍赴姚襄城，受宪节度。齐将段孝先率兵大至，盛力战拒之。孝先退，乃筑大宁城而还。建德二年，授少师。五年，从高祖东伐，率步骑一万，守汾水关。宣帝即位，拜上柱国，增邑通前四千六百户。大象中，薨。子述嗣。大象末，上柱国、濮阳公。

盛弟丘。丘字胡奴，起家襄威将军、奉朝请、都督，赐爵临邑县子。稍迁辅国将军、大都督。预告赵贵谋，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进爵安义县侯，邑一千户。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为公，除咸阳县守。迁汾州刺史。入为左宫伯，进位大将军。出为延绥丹三州三防诸军事、延州刺史。转凉甘瓜三州诸军事、凉州刺史，加柱国大将军。建德元年薨，时年六十。赠柱国、宜鄜等州刺史。子陇嗣。

耿豪，钜鹿人也。本名令贵。其先避刘、石之乱，居辽东，因仕于燕。曾祖超，率众归魏，遂家于神武川。

豪少粗犷，有武艺，好以气凌人。贺拔岳西征，引为帐内。岳被害，归太祖，以武勇见知。豪亦自谓所事得主。从讨侯莫陈悦及迎魏孝武，录前后功，封平原县子，邑三百户，除宁朔将军、奉车都尉。迁征虏将军，加通直散骑常侍，进爵为侯，增邑七百户。从擒窦泰，复弘农，豪先锋陷阵，加前将军、中散大夫。沙苑之战，豪杀伤甚多，血染甲裳尽赤。太祖见之，叹曰：“令贵武猛，所向无前，观其甲裳，足以为验，不须更论级数也。”于是进爵为公，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户。除镇北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、南郢州刺史。

九年，从太祖战于邙山，豪谓所部曰：“大丈夫见贼，须右手拔刀，左手把矛，直刺直斫，慎莫皱眉畏死。”遂大呼独入，敌人锋刃乱下，当时咸谓豪歿。俄然奋刀而还。战数合，当豪前者，死伤相继。又谓左右曰：“吾岂乐杀人，但壮士除贼，不得不尔。若不能杀贼，又不为人所伤，何异逐坐人也。”太祖嘉之，拜北雍州刺史。十三年，论前后战功，进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增邑通前一千八百户。十五年，赐姓和稽氏，进位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豪性凶悍，言多不逊。太祖惜其骁勇，每优容之。豪亦自谓意气冠群，终无所屈。李穆、蔡佑初与豪同时开府，后并居豪之右。豪意不平，谓太祖曰：“外闻物议，谓豪胜李穆、蔡佑。”太祖曰：“何以言之？”豪曰：“世言李穆、蔡佑，丞相臂膊；耿豪、王勇，丞相咽喉。以咽喉在上，故为胜也。”豪之粗猛，皆此类。十六年，卒，时年四十五。太祖痛惜之，赠以本官，加朔州刺史。子雄嗣，位至大将军。

高琳字季珉，其先高句丽人也。六世祖钦，为质于慕容廆，遂仕于燕。五世祖宗，率众归魏，拜第一领民酋长，赐姓羽真氏。祖明、父迁仕魏，咸亦显达。琳母尝被襖泗滨，遇见一石，

光彩朗润，遂持以归。是夜梦见一人，衣冠有若仙者，谓其母曰：“夫人向所将来之石，是浮磬之精。若能宝持，必生令子。”其母惊寤，便举身流汗，俄而有娠。及生，因名琳字季珉焉。

魏正光初，起家卫府都督。从元天穆讨邢杲，破梁将（沉）〔陈〕庆之，以功转统军。又从尔朱天光破万俟丑奴，论功为最，除宁朔将军、奉车都尉。后随天光败于韩陵山，琳因留洛阳。

魏孝武西迁，从入关。至溱水，为齐神武所追，拒战有功，封钜野县子，邑三百户。大统初，进爵为侯，增邑四百户，转龙骧将军。顷之，授直阁将军，迁平西将军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。三年，从太祖破齐神武于沙苑，转安西将军，进爵为公，增邑八百户。累迁卫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、右光禄大夫。四年，从擒莫多娄贷文。仍战河桥，琳先驱奋击，勇冠诸军。太祖嘉之，谓之曰：“公即我之韩、白也。”拜太子左庶子。寻以本官镇玉壁。复从太祖战邙山，除正平郡（中正）〔守〕，加大都督，增邑三百户。齐将东方老来寇，琳率众御之。老恃其勇健，直前趣琳。短兵接，琳击之，老中数疮而退，谓其左右曰：“吾经阵多矣，未见如此健儿。”后乃密使人劝琳东归，琳斩其使以闻。进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。除鄜州刺史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。

孝闵帝践阼，进爵犍为郡公，邑一千户。武成初，从贺兰祥征吐谷浑，以勋别封一子许昌县公，邑一千户，除延州刺史。又从柱国豆卢宁讨稽胡郝阿保、刘桑德等，破之。二年，文州氏酋反，诏琳率兵讨平之。师还，帝宴群公卿士，仍命赋诗言志。琳诗末章云：“寄言奚车骑，为谢霍将军，何以报天子？沙漠静妖氛。”帝大悦曰：“獯豸陆梁，未时款塞，卿言有验，国之福也。”

保定初，授梁州总管、十州诸军事。天和二年，徙丹州刺史。三年，迁江陵〔副〕总管。时陈将吴明彻来寇，总管田弘与梁主萧岿出保纪南城，唯琳与梁仆射王操固守江陵三城以抗之。昼夜拒战，凡经十旬，明彻退去。岿表言其状，帝乃优诏追琳入朝，亲加劳问。进授大将军，仍副卫公直镇襄州。六年，进位柱国。建德元年，薨，时年七十六。赠本官，加冀定齐沧州五州诸军事、冀州刺史，谥曰襄。

子儒，少以父勋赐爵许昌〔郡〕〔县〕公，拜左侍上士。后袭爵犍为郡公，位至仪同大将军。

李和本名庆和，其先陇西狄道人也。后徙居朔方。父僧养，以累世雄豪，善于统御，为夏州酋长。

和少敢勇，有识度，状貌魁伟，为州里所推。贺拔岳作镇关中，乃引和为帐内都督。以破诸贼功，稍迁征北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赐爵思阳公。寻除汉阳郡守。治存宽简，百姓称之。

至大统初，加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都督，累迁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、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夏州刺史，赐姓宇文氏。太祖尝谓诸将曰：“宇文庆和，智略明瞻，立身恭谨，累经委任，每称吾意。”遂赐名意焉。改封永丰县公，邑一千户。保定二年，除司宪中大夫，进爵义城郡公。寻又改封德广郡公，出为洛州刺史。和前在夏州，颇留遗惠，及有此授，商洛父老，莫不想望德音。和至州，以仁恕训物，狱讼为之简静。天和三年，进位大将军，拜延绥丹三州武安伏夷安民三防诸军事、延州刺史。六年，进柱国大将军。建德元年，改授延绥银三州文安伏夷安民周昌梁和五防诸军事。以罪免。寻复柱国。

隋开皇元年，迁上柱国。和立身刚简，老而逾励，诸子趋事，若奉严君。以意是太祖赐名，市朝已革，庆和则父之所命，

义不可违。至是，遂以和为名。二年，薨，赠本官，加司徒公、徐兖邳沂海泗六州刺史。谥曰肃。子彻嗣。

伊娄穆字奴干，代人也。父灵，善骑射，为太祖所知。太祖尝谓之曰：“昔伊尹保衡于殷，致主尧舜。卿既姓伊，庶卿不替前绪。”于是赐名尹焉。历金紫光禄大夫、卫将军、隆州刺史，赐爵卢奴县公。

穆弱冠为太祖内亲信，以机辩见知，授奉朝请，常侍左右。邙山之役，力战有功，拜子都督、丞相府参军事，转外兵参军。累迁帅都督、平东将军、中散大夫，历中书舍人、尚书驾部郎中、抚军将军、大都督、通直散骑常侍。尝入白事，太祖望见悦之，字之曰：“奴干作仪同面见我矣。”于是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赐封安阳县伯，邑五百户。转大丞相府掾，迁从事中郎，除给事黄门侍郎。

魏废帝二年，穆使于蜀。属伍城郡人赵雄杰与梓潼郡人王令公、邓朏等构逆，众三万余人，阻涪水立栅，进逼潼州。穆遂与刺史叱罗协率兵破之。增邑五百户。

孝闵帝践阼，拜兵部中大夫，治御正，进爵为侯，增邑五百户。寻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保定初，授军司马，进爵为公。四年，除金州总管、八州诸军事、金州刺史。天和二年，增邑二千一百户。又为民部中大夫。

卫公直出镇襄州，以穆为长史。郢州城民王道肯反，袭据州城。直遣穆率百余骑驰往援之。穆至城下，频破肯众。会大将军高琳率众军继进，肯等乃降。唐州山蛮恃险逆命，穆率军讨之。蛮酋等保据石窟一十四处，穆分军进讨，旬有四日，并破之，虏获六千五百人。六年，进位大将军。建德初。授荆州，复以穆为总管府长史。穆频贰戚藩，甚得匡赞之誉。

入为小司马。从柱国李穆平轹关等城，赏布帛三百疋、粟

三百石、田三十顷。五年，从皇太子讨吐谷浑。还，穆殿，为浑人围。会刘雄救至，乃得解。后以疾卒。

杨绍字子安，弘农华阴人也。祖兴，魏新平郡守。父国，中散大夫。

绍少慷慨有志略，屡从征伐，力战有功。魏永安中，授广武将军、屯骑校尉、直荡别将。普泰初，封平乡男，邑一百户，加征西将军，金紫光禄大夫。

魏孝武初，迁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，进爵冠军县伯，邑百户。大统元年，进爵为公，增邑六百户。累迁车骑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、骠卫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四年，出为鄜城郡守。绍性恕直，兼有威惠，百姓安之。稽胡恃众与险，屡为抄窃。绍率郡兵从侯莫陈崇讨之，疋马先登，破之于默泉之上。加帅都督、骠骑、常侍、朔州大中正。十三年，录前后功，增邑通前二千二百户，除燕州刺史。累迁大都督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复从大将军达奚武征汉中。时梁宜丰侯萧循固守梁州。绍以为悬军敌境，围守坚城，旷日持久，粮饷不继，城中若致死于我，惧不能归，请为计以诱之。乃频至城下挑战，设伏待之。循初不肯出。绍又遣人骂辱之，循怒，果出兵，绍率众伪退。城降。以功授辅国将军、中散大夫，听回授一子。

又从柱国、燕国公于谨围江陵。绍斗于枇杷门，流矢中股而力战不衰。事平，赏奴婢一百口，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除衡州刺史，赐姓叱利氏。孝闵帝践阼，进位大将军。保定二年，卒，赠成文等八州刺史。谥曰信。子雄嗣，大象末，上柱国、邽国公。

王雅字度容，阐熙新（固）〔 〕人也。少而沉毅，木讷寡言，有胆勇，善骑射。太祖闻其名，召入军，累有战功。除

都督，赐爵居庸县子。

东魏将窦泰入寇，雅从太祖擒之于潼关。沙苑之战，雅谓所部曰：“彼军殆有百万，今我不满万人，以常理论之，实难与敌。但相公神武命世，股肱王室，以顺讨逆，岂计众寡。丈夫若不以此时破贼，何用生为！”乃擐甲步战，所向披靡，太祖壮之。又从战邙山。时大军不利，为敌所乘，诸将皆引退，雅独回骑拒之。敌人见其无继，步骑竞进。雅左右奋击，频斩九级，敌众稍却，雅乃还军。太祖叹曰：“王雅举身悉是胆也。”录前后功，进爵为伯，除帅都督、鄜城郡守。政尚简易，吏人安之。迁大都督、延州刺史，转夏州刺史，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世宗初，除汾州刺史。励精为治，人庶悦而附之，自远至者七百余家。保定初，复为夏州刺史，卒于州。

子世积嗣。少倜傥有文武干略。大象末，上大将军、宜阳郡公。

达奚寔字什伏代，河南洛阳人也。高祖凉州，魏征西将军、山阳公。父显相，武卫将军。

寔少修立，有干局。起家给事中，加冠军将军。魏孝武初，授都督，镇弘农。后从西迁，封临汾县伯，邑六百户。迁大行台郎中，仍与行台郎神镇潼关。及潼关失守，即与大都督阳山武战于关，东魏人甚惮之。从太祖擒窦泰，复弘农，破沙苑，皆力战有功，增邑三百户，加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十三年，又授大行台郎中、相府掾，转从事中郎。寔性严重，太祖深器之。累迁大都督、持节、通直散骑常侍。魏废帝二年，除中外府司马。

大军伐蜀，以寔行南岐州事，兼都军粮。先是，山氏生犷，不供赋役，历世羁縻，莫能制御。寔导之以政，氏人感悦，并

从赋税。于是大军粮饷，咸取给焉。寻征还，仍为司马。六官建，拜蕃部中大夫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平阳县公。武成二年，授御正中大夫，治民部，兼晋公护司马。

保定元年，出为文州刺史，卒于州，时年四十九。赠文康二州刺史。谥曰恭。子丰嗣。

刘雄字猛雀，临洮子城人也。少机辩，慷慨有大志。大统中，起家为太祖亲信。寻授统军、宣威将军、给事中，除子城令，加都督、辅国将军、中散大夫，兼中书舍人，赐姓宇文氏。孝闵帝践阼，加大都督，历司市下大夫，齐右下大夫，治小驾部，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保定四年，治中外府属，从征洛阳。

天和二年，迁驾部中大夫，四年，兼齐公宪府掾，从宪出宜阳，筑安义等城。五年，齐相斛律明月率众筑通关城以援宜阳。先是，国家与齐通好，约言各保境息民，不相侵扰。至是，宪以齐人失信，令雄使于明月，责其背约。雄辞义辩直，齐人惮焉。使还，兼中（府）外〔府〕掾。寻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封周昌县伯，邑六百户。齐人又于姚襄筑伏龙等五城，以处戍卒。雄从齐公宪攻之，五城皆拔。宪复遣雄与柱国宇文盛于齐长城已西，连营防御。齐将段孝先等率众围盛。营外先有长堑，大将军韩欢与孝先交战不利，雄身负排，率所部二十余人，据堑力战，孝先等乃止。军还，迁军司马，进爵为侯，邑一千四百户。

建德初，授纳言，转军正，复为纳言。二年，转内史中大夫，除（侯）〔候〕正。高祖尝从容谓雄曰：“古人云：“富贵不归故乡，犹衣锦夜游。”今以卿为本州，何如？”雄稽首拜谢。于是诏以雄为河州刺史。雄先已为本县令，复有此授，乡里荣之。四年，从柱国李穆出轶关，攻邵州等城，拔之。以功

获赏。

五(千)[年]，皇太子西征吐谷浑，雄自凉州从滕王逌率军先入浑境，去伏侯城二百余里，逌遣雄先至城东举火，与大军相应。浑洮王率七百余骑逆战。雄时所部数百人先并分遣斥候，在左右者二十许人。雄即率与交战，斩首七十余级，雄亦亡其三骑。自是从逌连战之，雄功居多，赏物甚厚。及军还，伊娄穆殿，为贼所围。皇太子命雄救之。雄率骑一千解穆围。增邑三百户，加上开府仪同三司。

其年，大军东讨，雄从齐王宪拔洪洞，下永安。军还，仍与宪回援晋州。未至，齐后主已率大兵亲自攻围，晋州垂陷。宪遣雄先往察其军势。雄乃率步骑千人，鸣鼓角，遥报城中。寻而高祖兵至，齐主遁走。从平并州，拜上大将军，进爵赵郡公，邑二千户，旧封回授一子。明年，从平邺城，进柱国。其年，从齐王宪总北讨稽胡。军还，出镇幽州。

宣政元年四月，突厥寇幽州，拥略居民。雄出战，为突厥所围，临阵战歿。

赠亳州总管、七州诸军事、亳州刺史。子升嗣。以雄死王事，大象末，授仪同大将军。

侯植字仁干，上谷人也。燕散骑常侍龛之八世孙。高祖恕，魏北地郡守。子孙因家于北地之三水，遂为州郡冠族。父欣，(秦)[泰]州刺史、奉义县公。

植少倜傥，有大节，容貌奇伟，武艺绝伦。正光中，起家奉朝请。寻而天下丧乱，群盗蜂起，植乃散家财，率募勇敢讨贼。以功拜统军，迁清河郡守。后从贺拔岳讨万俟丑奴等，每有战功，除义州刺史。在州甚有政绩，为夷夏所怀。

及齐神武逼洛阳，植从魏孝武西迁。大统元年，授骠骑将军、都督，赐姓侯伏侯氏。从太祖破沙苑，战河桥，进大都督，

加左光禄大夫。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据州作逆，植从开府独孤信讨擒之，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封肥城县公，邑一千户。又赐姓贺屯。魏恭帝元年，从于谨平江陵，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赐奴婢一百口，别封一子洹源县伯。六官建，拜司仓下大夫。孝闵帝践阼，进爵郡公，增邑通前二千户。

时帝幼冲，晋公护执政，植从兄龙恩为护所亲任。及护诛赵贵，而诸宿将等多不自安。植谓龙恩曰：“今主上春秋既富，安危系于数公。共为唇齿，尚忧不济，况以纤介之间，自相夷灭！植恐天下之人，因此解体。兄既受人任使，安得知而不言。”龙恩竟不能用。植又乘间言于护曰：“君臣之分，情均父子，理须同其休戚，期之始终。明公以骨肉之亲，当社稷之寄，与存与亡，在于兹日。愿公推诚王室，拟迹伊、周，使国有泰山之安，家传世祿之盛，则率土之滨，莫不幸甚。”护曰：“我蒙太祖厚恩，且属当犹子，誓将以身报国，贤兄应见此心。卿今有是言，岂谓吾有他志耶。”又闻其先与龙恩言，乃阴忌之。植惧不免祸，遂以忧卒。赠大将军、(正)[平](阳)[扬]光三州诸军事、平州刺史，谥曰节。子定嗣。

及护伏诛，龙恩与其弟大将军、武平公万寿并预其祸。高祖治护事，知植忠于朝廷，乃特免其子孙。定后位至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史臣曰：王杰、王勇、宇文虬之徒，咸以果毅之姿，效节于扰攘之际，终能屠坚(执)[覆]锐，立御侮之功，裂膏壤，据势位，固其宜也。仲尼称“无求备于一人”，信矣。夫文士怀温恭之操，其弊也懦弱；武夫禀刚烈之质，其失也敢悍。故有使酒不逊之祸，拔剑争功之尤。大则莫全其生，小则仅而获免。耿豪、王勇，不其然乎。

周书卷三十

列传第二十二

窦炽 兄子毅 于翼 李穆

窦炽字光成，扶风平陵人也。汉大鸿胪章十一世孙。章子统，灵帝时，为雁门太守，避窦武之难，亡奔匈奴，遂为部落大人。后魏南徙，子孙因家于代，赐姓纥豆陵氏。累世仕魏，皆至大官。父略，平远将军。以炽着勋，赠少保、柱国大将军、建昌公。

炽性严明，有谋略，美须髯，身長八尺二寸。少从范阳祁忻受毛诗、左氏春秋，略通大义。善骑射，膂力过人。魏正光末，北镇扰乱，炽乃随略避地定州，因没于葛荣。荣欲官略，略不受。荣疑其有异志，遂留略于冀州，将炽及炽兄善随军。

魏永安元年，尔朱荣破葛荣，炽乃将家随荣于并州。时葛荣别帅韩娄、郝长众数万人据蓟城不下，以炽为都督，从骠骑将军侯深讨之。炽手斩娄，以功拜扬烈将军。三年，除员外散骑侍郎，迁给事中。建明元年，加武厉将军。

魏孝武即位，茹茹等诸番并遣使朝贡，帝临轩宴之。有鸱飞鸣于殿前，帝素知炽善射，因欲示远人，乃给炽御箭两只，命射之。鸱乃应弦而落，诸番人咸叹异焉。帝大悦，赐帛五十疋。寻率兵随东南道行台樊子鹄追尔朱仲远，仲远奔梁。时梁

主又遣元树入寇，攻陷谯城，遂据之。子鹄令炽率骑兵击破之，封行唐县子，邑五百户。寻拜直合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，领华骝令，进爵上洛县伯，邑一千户。

时帝与齐神武构隙，以炽有威重，堪处爪牙之任，拜合内大都督。迁抚军将军，朱衣直合，遂从帝西迁。仍与其兄善重至城下，与武卫将军高金龙战于千秋门，败之。因入宫城，取御马四十疋并鞍勒，进之行所。帝大悦，赐炽及善骏马各二疋、弩马十疋。

大统元年，以从驾功，别封真定县公，除东豫州刺史，加卫将军。从擒窦泰，复弘农，破沙苑，皆有功，增邑八百户。河桥之战，诸将退走。炽时独从两骑为敌人所追，至邙山，炽乃下马背山抗之。俄而敌众渐多，三面攻围，矢下如雨。炽骑士所执弓，并为敌人所射破，炽乃总收其箭以射之，所中人马皆应弦而倒。敌以杀伤既多，乃相谓曰：“得此人未足为功。”乃稍引退。炽因其怠，遂突围得出。又从太保李弼讨白额稽胡，破之，除车骑将军。

高仲密以北豫州来附，炽率兵从太祖援之。至洛阳，会东魏人据邙山为阵，太祖命留辎重于瀍曲，率轻骑奋击，中军与右军大破之，悉虏其步卒。炽独追至石济而还。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，增邑一千户。十三年，进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，增邑通前三千九百户。出为泾州刺史，莅职数年，政号清净。改封（武）安〔武〕县公，进授大将军。

魏废帝元年，除大都督、原州刺史。炽抑挫豪右，申理幽滞，每亲巡垄亩，劝民耕桑。在州十载，甚有政绩。州城之北，有泉水焉，炽屡经游践，尝与僚吏宴于泉侧，因酌水自饮曰：“吾在此州，唯当饮水而已。”及去职之后，人吏感其遗惠，

每至此泉者，莫不怀之。

魏恭帝元年，进爵广武郡公。属茹茹寇广武，焮率兵与柱国赵贵分路讨之。茹茹闻军至，引退。焮度河至曲伏川追及，与战，大破之，斩其酋帅郁久闾是发，获生口数千，及杂畜数万头。孝闵帝践阼，增邑二千户。武成二年，拜柱国大将军。世宗以焮前朝忠勋，望实兼重，欲独为造第。焮辞以天下未定，干戈未偃，不宜辄发徒役，世宗不许。寻而帝崩，事方得寝。

保定元年，进封邓国公，邑一万户，别食资阳县一千户，收其租赋。四年，授大宗伯，随晋公护东征。天和五年，出为宜州刺史。先是，太祖田于渭北，令焮与晋公护分射走兔，焮一日获十七头，护获十一头。护耻其不及，因以为嫌。至是，焮又以高祖年长，有劝护归政之议，护恶之，故左迁焉。及护诛，征太傅。

焮既朝之元老，名位素隆，至于军国大谋，常与参议。尝有疾，高祖至其第而问之，因赐金石之药。其见礼如此。帝于大德殿将谋伐齐，焮时年已衰老，乃扼腕曰：“臣虽朽迈，请执干櫓，首启戎行。得一睹诛翦鲸鲵，廓清寰宇，省方观俗，登岳告成，然后归魂泉壤，无复余恨。”高祖壮其志节，遂以焮第二子武当公恭为左二军总管。齐平之后，帝乃召焮历观相州宫殿。焮拜贺曰：“陛下真不负先帝矣。”帝大悦，赐奴婢三十人，及杂缯帛千疋，进位上柱国。

宣政元年，兼雍州牧。及宣帝营建东京，以焮为京洛营作大监。宫苑制度，皆取决焉。大象初，改食乐陵县，邑户如旧。隋文帝辅政，停洛阳宫作，焮请入朝。属尉迟迥举兵，焮乃移入金墉城，简练关中军士得数百人，与洛州刺史、平凉公元亨同心固守，仍权行洛州镇事。相州平，焮方入朝。属隋文帝初为相国，百官皆劝进。焮自以累代受恩，遂不肯署笏。时人高

其节。

隋文帝践极，拜太傅，加殊礼，赞拜不名。开皇四年八月，薨，时年七十八。

赠本官、冀沧瀛赵卫贝魏洛八州诸军事、冀州刺史。谥曰恭。

焮事亲孝，奉诸兄以悌顺闻。及其位望隆重，而子孙皆处列位，遂为当时盛族。

子茂嗣。茂有弟十三人，恭、威最知名。恭位至大将军。从高祖平齐，封赞国公，除西兖州总管，以罪赐死。

焮兄善，以中军大都督、南城公从魏孝武西迁。后仕至太仆、卫尉卿、汾北华瀛三州刺史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永富县公。谥曰忠。子荣定嗣。起家魏文帝千牛备身。稍迁平东将军、大都督，进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历饮飞中大夫、右司卫上大夫。大象中，位至大将军。焮兄子毅。

毅字天武。父岳，早卒。及毅着勋，追赠大将军、冀州刺史。毅深沉有器度，事亲以孝闻。魏孝武初，起家为员外散骑侍郎。时齐神武擅朝，毅慨然有殉主之志。

及孝武西迁，遂从入关，封奉高县子，邑六百户，除符玺郎。从擒窦泰，复弘农，战沙苑，皆有功。拜右将军、太中大夫，进爵为侯，增邑一千户。累迁持节、抚军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。魏废帝二年，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大都督，进爵安武县公，增邑一千四百户。魏恭帝元年，进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大都督，改封永安县公，出为幽州刺史。孝闵帝践阼，进爵神武郡公，增邑通前五千户。保定三年，征还朝，治左宫伯，转小宗伯，寻拜大将军。

时与齐人争衡，戎车岁动，并交结突厥，以为外援。在太祖之时，突厥已许纳女于我，齐人亦甘言重币，遣使求婚。狄

固贪婪，便欲有悔。朝廷乃令杨荐等累使结之，往反十余，方复前好。至是，虽期往逆，犹惧改图。以毅地兼勋戚，素有威重，乃命为使。及毅之至，齐使亦在焉。突厥君臣，犹有贰志。毅抗言正色，以大义责之，累旬乃定，卒以皇后归。朝议嘉之，别封成都县公，邑一千户，进位柱国。出为同州刺史，迁蒲州总管，徙金州总管，加授上柱国，入为大司马。隋开皇初，拜定州总管。累居藩镇，咸得民和。二年，薨于州，年六十四。赠襄郢等六州刺史，谥曰肃。毅性温和，每以谨慎自守，又尚太祖第五女襄阳公主，特为朝廷所委信。虽任兼出入，未尝有矜情之容，时人以此称焉。子贤嗣。

贤字托贤，志业通敏，少知名。天和二年，策拜神武国世子。宣政元年，授使持节仪同大将军。隋开皇中，袭爵神武公，除迁州刺史。

〔毅〕〔有〕〔第〕二女即唐太穆皇后。武德元年，诏赠司空、穆总管荆郢硤夔复沔岳沅〔沔〕〔澧〕鄂十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，封杞国公。并追赠贤，金迁房直均五州诸军事、金州刺史，袭杞国公。又追赠贤子绍宣秦州刺史，并袭贤爵。绍宣无子，仍以绍宣兄孝宣子德藏为嗣。

于翼字文若，太师、燕公谨之子。美风仪，有识度。年十一，尚太祖女平原公主，拜员外散骑常侍，封安平县公，邑一千户。大统十六年，进爵郡公，加大都督，领太祖帐下左右，禁中宿卫。迁镇南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、散骑常侍、武卫将军。谨平江陵，所赠得军实，分给诸子。翼一无所取，唯简赏口内名望子弟有士风者，别待遇之。太祖闻之，特赐奴婢二百口，翼固辞不受。寻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加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六官建，除左宫伯。

孝闵帝践阼，出为渭州刺史。翼兄寔先莅此州，颇有惠政。

翼又推诚布信，事存宽简，夷夏感悦，比之大小冯君焉。时吐谷浑入寇河右，凉鄯河三州咸被攻围，使来告急。秦州都督遣翼赴援，不从。寮属咸以为言。翼曰：“攻取之术，非夷俗所长。此寇之来，不过抄掠边牧耳。安能顿兵城下，久事攻围！掠而无获，势将自走。劳师以往，亦无所及。翼揣之已了，幸勿复言。”居数日问至，果如翼所策。贺兰祥讨吐谷浑，翼率州兵先锋深入。以功增邑一千二百户。寻征拜右宫伯。

世宗雅爱文（士）〔史〕，立麟趾学，在朝有艺业者，不限贵贱，皆预听焉。乃至萧撝、王褒等与卑鄙之徒同为学士。翼言于帝曰：“萧撝，梁之宗子；王褒，梁之公卿。今与趋走同侪，恐非尚贤贵爵之义。”帝纳之，诏翼定其班次，于是有等差矣。

世宗崩，翼与晋公护同受遗诏，立高祖。保定元年，徙军司马。三年，改封常山（县）〔郡〕公，邑二千九百户。天和初，迁司会中大夫，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户。三年，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，高祖行亲迎之礼，命翼总司仪制。狄人虽蹲踞无节，然咸惮翼之礼法，莫敢违犯。遭父忧去职，居丧过礼，为时辈所称。寻有诏，起令视事。高祖又以翼有人伦之鉴，皇太子及诸王等相傅以下，并委翼选置。其所擢用，皆民誉也，时论金谓得人。迁大将军，总中外宿卫兵事。

晋公护以帝委翼腹心，内怀猜忌。转为小司徒，加拜柱国。虽外示崇重，实疏斥之。及诛护，帝召翼，遣往河东取护子中山公训，仍代镇蒲州。翼曰：“冢宰无君陵上，自取诛夷。元恶既除，余孽宜殄。然皆陛下骨肉，犹谓疏不间亲。陛下不使诸王而使臣异姓，非直物有横议，愚臣亦所未安。”帝然之，乃遣越王盛代翼。

先是，与齐陈二境，各修边防，虽通聘好，而每岁交兵。

然一彼一此，不能有所克获。高祖既亲万机，将图东讨，诏边城镇，并益储待，加戍卒。二国闻之，亦增修守御。翼谏曰：“宇文护专制之日，兴兵至洛，不战而败，所丧实多。数十年委积，一朝麋散。虽为护无制胜之策，亦由敌人之有备故也。且疆场相侵，互有胜败，徒损兵储，非策之上者。不若解边严，减戎防，继好息民，敬待来者。彼必（善）〔喜〕于通和，懈而少备，然后出其不意，一举而山东可图。若犹习前踪，恐非荡定之计。”帝纳之。

建德二年，出为安随等六州五防诸军事、安州总管。时属大旱，涇水绝流。旧俗，每逢亢阳，禱白兆山祈雨。高祖先禁群祀，山庙已除。翼遣主簿祭之，即日澍雨沾洽，岁遂有年。民庶感之，聚会歌舞，颂翼之德。

四年，高祖将东伐，朝臣未有知者，遣纳言卢韞等前后乘驿，三诣翼问策焉。翼赞成之。及军出，诏翼率荆、楚兵二万，自宛、叶趣襄城，大将军张光洛、郑恪等并隶焉。旬日下齐一十九城。所部都督，辄入民村，即斩以徇。由是百姓欣悦，赴者如归。属高祖有疾，班师，翼亦旋镇。

五年，转陕熊等七州十六防诸军事、宜阳总管。翼以宜阳地非襟带，请移镇于陕。诏从之，仍除陕州刺史，总管如旧。其年，大军复东讨，翼自陕入九曲，攻拔造涧等诸城，径到洛阳。齐洛州刺史独孤永业开门出降，河南九州三十镇，一时俱下。襄城民庶等喜复见翼，并壶浆塞道。寻即除洛怀等九州诸军事、河阳总管。

寻徙豫州总管，给兵五千人、马千疋以之镇，并配开府及仪同等二十人。仍敕河阳、襄州、安州、荊州（泗）州总管内，有武干者，任翼征牒，不限多少。仪同以下官爵，承制先授后闻。陈将鲁天念久围光州，闻翼到汝南，望风退散。霍州蛮首

田元显，负险不宾，于是，送质请附。陈将任蛮奴悉众攻显，显立栅拒战，莫有异心。及翼还朝，元显便叛。其得殊俗物情，皆此类也。

大象初，征拜大司徒。诏翼巡长城，立亭鄣。西自鴈门，东至碣石，创新改旧，咸得其要害云。仍除幽定七州六镇诸军事、幽州总管。先是，突厥屡为寇掠，居民失业。翼素有威武，兼明斥候，自是不敢犯塞，百姓安之。

及尉迟迥据相州举兵，以书招翼。翼执其使，并书送之。于时隋文帝执政，赐翼杂缯一千五百段、粟麦一千五百石，并珍宝服玩等，进位上柱国，封任国公，增邑通前五千户，别食任城县一千户，收其租赋。翼又遣子让通表劝进，并请入朝。隋文帝许之。

开皇初，拜太尉。或有告翼，云往在幽州欲同尉迟迥者，隋文召致（清）〔清〕室，遣理官按验。寻以无实见原，仍复本位。三年五月，薨。赠本官、加蒲晋怀绛邵汾六州诸军事、蒲州刺史，谥曰穆。

翼性恭俭，与物无竞，常以满盈自戒，故能以功名终。

子玺，官至上大将军、军司马、黎阳郡公。玺弟诜，上仪同三司、吏部下大夫、常山公。诜弟让，仪同三司。

尉迟迥之举兵也，河西公李贤弟穆为并州总管，亦执迥子送之。

李穆字显庆，少明敏，有度量。太祖入关，便给事左右，深被亲遇。穆亦小心谨肃，未尝懈怠。太祖嘉之，遂处以腹心之任，出入卧内，当时莫与为比。及侯莫陈悦害贺拔岳，太祖自夏州赴难，而悦党史归据原州，犹为悦守。太祖令侯莫陈崇轻骑袭之。穆先在城中，与兄贤、远等据城门应崇，遂擒归。以功授都督。从迎魏孝武，封永平县子，邑三百户。擒窦泰，

复弘农，并有战功。沙苑之捷，穆又言于太祖曰：“高欢今日已丧胆矣，请速逐之，则欢可擒也。”太祖不听。论前后功，进爵为公。

河桥之战，太祖所乘马中流矢惊逸，太祖坠于地，军中大扰。敌人追及之，左右皆奔散，穆乃以策扶太祖，因大骂曰：“尔曹主何在？尔独住此！”敌人不疑是贵人也，遂舍之而过。穆以马授太祖，遂得俱免。是日微穆，太祖已不济矣。自是恩盼更隆。擢授武卫将军，加大都督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进爵（武）安〔武〕郡公，增邑一千七万户。前后赏赐，不可胜计。久之，太祖美其志节，乃叹曰：“人之所贵，唯身命耳，李穆遂能轻身命之重，济孤于难。虽复加之以爵位，赏之以玉帛，未足为报也。”乃特赐铁券，恕以十死。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。初，穆授太祖以驄马，其后中厩有此色马者，悉以赐之。又赐穆世子惇安乐郡公，姊一人为郡君，余姊妹并为县君，兄弟子侄及缌麻以上亲并舅氏，皆沾厚赐。其见褒崇如此。

从解玉壁围，拜安定国中尉。寻授同州刺史，入为太仆卿。征江陵功，封一子长城县侯，邑千户。寻进位大将军，赐姓拓拔氏。俄除原州刺史，又以贤子为平高郡守，远子为平高县令，并加鼓吹。穆自以叔侄一家三人，皆牧宰乡里，恩遇过隆，固辞不拜。太祖不许。后转雍州刺史，入为小冢宰。孝闵帝践阼，增邑通前三千七万户，又别封一子为县伯。穆请回封贤子孝轨，许之。

及远子植谋害晋公护，植诛死，穆亦坐除名。时植弟基任浙州刺史，例合从坐。穆频诣护，请以子惇、怡等代基死，辞理酸切，闻者莫不动容。护矜之，遂特免基死。

世宗即位，拜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大都督、安武

郡公、直州刺史。武成二年，拜少保。保定二年，进位大将军。三年，从随公杨忠东伐。还，拜小司徒，迁柱国大将军，别封一子郡公，邑二千户。五年，迁大司空。天和二年，进封申国公，邑五千户，旧爵回授一子。建德元年，迁太保。寻出为原州总管。四年，高祖东征，令穆率兵三万，别攻轹关及河北诸县，并破之。后以帝疾班师，弃而不守。六年，进位上柱国，除并州总管。时东夏再平，人情尚扰，穆镇之以静，百姓怀之。大象元年，迁大左辅，总管如旧。二年，加太傅，仍总管。

及尉迟迥举兵，穆子荣欲应之。穆弗听曰：“周德既衰，愚智共悉。天时若此，吾岂能违天。”乃遣使谒隋文帝，并上十三环金带，盖天子之服也，以微申其意。时迥子谊为朔州刺史，亦执送京师。迥令其所署行台韩长业攻陷潞州，执刺史赵威，署城民郭子胜为刺史。穆遣兵讨之，获子胜。隋文帝嘉之，以穆劳效同破邺城第一勋，加三转，听分授其二子荣、才及兄贤子孝轨。荣及才并仪同大将军，孝轨进开府仪同大将军。又别封子雄为密国公，邑三千户。

穆长子惇，字士宇。大统四年，以穆功赐爵安平县侯，寻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大都督，进爵为公。太祖令功臣世子并与略阳公游处，惇于时辈之中，特被引接。每有遐方服玩，异域珍奇，无不班锡。俄（受）〔授〕小武伯，进爵安乐郡公。天和三年，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凤州刺史。卒于位。赠大将军、原灵豳三州刺史。

史臣曰：窦炽仪表魁梧，器识雄远。入参朝政，则嘉谋以陈；出总蕃条，则惠政斯洽。窦毅忠肃奉上，温恭接下，茂实彰于本朝，义声扬于殊俗。并以国华民望，论道当官，荣映一时，庆流来叶。及炽迟疑劝进，有送故之心，虽王公恨恨，何以加此。

语曰：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”然则效忠之迹或殊，处臣之理斯一，权言指要，其维致命乎。是以典午擅朝，葛公休为之投袂；新都篡盗，翟仲文所以称兵。及东郡诛夷，竟速汉朝之祸；淮南覆败，无救魏室之亡。而烈士贞臣，赴蹈不已，岂忠义所感，视死如归者欤。于、李之送往事居，有曲于此。翼既功臣之子，地即姻亲；穆乃早着勋庸，深寄肺腑。并兼文武之任，荷累世之恩，理宜与存与亡，同休同戚。加以受扞城之托，总戎马之权，势力足以勤王，智能足以卫难。乃宴安宠禄，曾无释位之心；报使献诚，但务随时之义。弘名节以高贵，岂所望于二公。若舍彼天时，征诸人事，显庆起晋阳之甲，文若发幽蓟之兵，协契岷峨，约从漳滏，北控沙漠，西指崑函，则成败之数，未可量也。

周书卷三十一

列传第二十三

韦孝宽 韦夔 梁士彦

韦叔裕字孝宽，京兆杜陵人也，少以字行。世为三辅着姓。祖直善，魏冯翊、扶风二郡守。父旭，武威郡守。建义初，为大行台右丞，加辅国将军、雍州大中正。永安二年，拜右将军、南（幽）〔豳〕州刺史。时氏贼数为抄窃，旭随机招抚，并即归附。寻卒官。赠司空、冀州刺史，谥曰文惠。

孝宽沉敏和正，涉猎经史。弱冠，属萧宝夤作乱关右，乃诣阙，请为军前驱。朝廷嘉之，即拜统军。随冯翊公长孙承业西征，每战有功。拜国子博士，行华（阴）〔山〕郡事。属侍中杨侃为大都督，出镇潼关，引孝宽为司马。侃奇其才，以女妻之。永安中，授宣威将军、给事中，寻赐爵山北县男。普泰中，以都督从荆州刺史源子恭镇襄城，以功除（浙）〔析〕阳郡守。时独孤信为新野郡守，（司）〔同〕荆州，与孝宽情好款密，政术俱美，荆部吏人，号为联璧。孝武初，以都督镇城。

文帝自原州赴雍州，命孝宽随军。及克潼关，即授弘农郡守。从擒窦泰，兼左丞，节度宜阳兵马事。仍与独孤信入洛阳城守。复与宇文贵、怡峰应接颍州义徒，破东魏将任祥、尧雄

于颍川。孝宽又进平乐口，下豫州，获刺史冯邕。又从战于河桥。时大军不利，边境骚然，乃令孝宽以大将军行宜阳郡事。寻迁南兖州刺史。

是岁，东魏将段琛、尧杰复据宜阳，遣其（扬）〔阳〕州刺史牛道恒扇诱边民。孝宽深患之，乃遣谍人访获道恒手迹，令善学书者伪作道恒与孝宽书，论归款意，又为落烬烧迹，若火下书者，还令谍人送于琛营。琛得书，果疑道恒，其所欲经营，皆不见用。孝宽知其离阻，日出奇兵掩袭，擒道恒及琛等，梟、渑遂清。

大统五年，进爵为侯。八年，转晋州刺史，寻移镇玉壁，兼摄南汾州事。先是山胡负险，屡为劫盗，孝宽示以威信，州境肃然。进授大都督。

十二年，齐神武倾山东之众，志图西入，以玉壁冲要，先命攻之。连营数十里，至于城下，乃于城南起土山，欲乘之以入。当其山处，城上先有两高楼。孝宽更缚木接之，命极高峻，多积战具以御之。齐神武使谓城中曰：“纵尔缚楼至天，我会穿城取尔。”遂于城南凿地道。又于城北起土山，攻具，昼夜不息。孝宽复掘长堑，要其地道，仍饬战士屯堑。城外每穿至堑，战士即擒杀之。又于堑外积柴贮火，敌人有伏地道内者，便下柴火，以皮鞣吹之。吹气一冲，咸即灼烂。城外又造攻车，车之所及，莫不摧毁。虽有排楯，莫之能抗。孝宽乃缝布为幔，随其所向则张设之。布既悬于空中，其车竟不能坏。城外又缚松于竿，灌油加火，规以烧布，并欲焚楼。孝宽复长作铁钩，利其锋刃，火竿来，以钩遥割之，松麻俱落。外又于城四面穿地，作二十一道，分为四路，于其中各施梁柱，作讫，以油灌柱，放火烧之，柱折，城并崩坏。孝宽又随崩处竖木栅以扞之，敌不得入。城外尽其攻击之术，孝宽咸拒破之。

神武无如之何，乃遣仓曹参军祖孝征谓曰：“未闻救兵，何不降也？”孝宽报云：“我城池严固，兵食有余，攻者自劳，守者常逸。岂有旬朔之间，已须救援。适忧尔众有不反之危。孝宽关西男子，必不为降将军也。”俄而孝征复谓城中人曰：“韦城主受彼荣禄，或复可尔，自外军士，何事相随入汤火中耶。”乃射募格于城中云：“能斩城主降者，拜太尉，封开国郡公，邑万户，赏帛万疋。”孝宽手题书背，反射城外云：“若有斩高欢者，一依此赏。”孝宽弟子迁，先在山东，又锁至城下，临以白刃，云若不早降，便行大戮。孝宽慷慨激扬，略无顾意。士卒莫不感励，人有死难之心。

神武苦战六旬，伤及病死者十四五，智力俱困，因而发疾。其夜遁去。后因此忿恚，遂殂。魏文帝嘉孝宽功，令殿中尚书长孙绍远、左丞王悦至玉壁劳问，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建忠郡公。

废帝二年，为雍州刺史。先是，路侧一里置一土候，经雨颓毁，每须修之。自孝宽临州，乃勒部内当候处植槐树代之。既免修复，行旅又得庇荫。周文后见，怪问知之，曰：“岂得一州独尔，当令天下同之。”于是令诸州夹道一里种一树，十里种三树，百里种五树焉。

恭帝元年，以大将军与燕国公子谨伐江陵，平之，以功封穰县公。还，拜尚书右仆射，赐姓宇文氏。（二）年，周文北巡，命孝宽还镇玉壁。周孝闵帝践阼，拜小司徒。明帝初，参麟趾殿学士，考校图籍。

保定初，以孝宽立勋玉壁，遂于玉壁置勋州，仍授勋州刺史。齐人遣使至玉壁，求通互市。晋公护以其相持日久，绝无使命，一日忽来求交易，疑别有故。又以皇姑、皇世母先没在彼，因其请和之际，或可致之。遂令司门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，

共孝宽详议。孝宽乃于郊盛设供帐，令公正接对使人，兼论皇家亲属在东之意。使者辞色甚悦。时又有汾州胡抄得关东人，孝宽复放东还，并致书一牒，具陈朝廷欲敦邻好。遂以礼送皇姑及护母等。

孝宽善于抚御，能得人心。所遣间谍入齐者，皆为尽力。亦有齐人得孝宽金货，遥通书疏。故齐动静，朝廷皆先知。时有主帅许盆，孝宽托以心膂，令守一戍。盆乃以城东入。孝宽怒，遣谍取之，俄而斩首而还。其能致物情如此。

汾州之北，离石以南，悉是生胡，抄掠居人，阻断河路。孝宽深患之。而地入于齐，无方诛剪。欲当其要处，置一大城。乃于河西征役徒十万，甲士百人，遣开府姚岳监筑之。岳色惧，以兵少为难。孝宽曰：“计成此城，十日即毕。既去晋州四百余里，一日创手，二日伪境始知；设令晋州征兵，二日方集；谋议之间，自稽三日；计其军行，二日不到。我之城隍，足得办矣。”乃令筑之。齐人果至南首，疑有大军，乃停留不进。其夜，又令汾水以南，傍介山、稷山诸村，所在纵火。齐人谓是军营，遂收兵自固。版筑克就，卒如其言。

四年，进位柱国。时晋公护将东讨，孝宽遣长史辛道宪启陈不可，护不纳。既而大军果不利。后孔城遂陷，宜阳被围。孝宽乃谓其将帅曰：“宜阳一城之地，未能损益。然两国争之，劳师数载。彼多君子，宁乏谋猷。若弃崤东，来图汾北，我之疆界，必见侵扰。今宜于华谷及长秋速筑城，以杜贼志。脱其先我，图之实难。”于是画地形，具陈其状。晋公护令长史叱罗协谓使人曰：“韦公子孙虽多，数不满百。汾北筑城，遣谁固守？”事遂不行。天和五年，进爵郟国公，增邑通前一万户。

是岁，齐人果解宜阳之围，经略汾北，遂筑城守之。其丞相斛律明月至汾东，请与孝宽相见。明月云：“宜阳小城，久

劳战争。今既入彼，欲于汾北取偿，幸勿怪也。”孝宽答曰：“宜阳彼之要冲，汾北我之所弃。我弃彼图，取偿安在？且君辅翼幼主，位重望隆，理宜调阴阳，抚百姓，焉用极武穷兵，构怨连祸！且沧、瀛大水，千里无烟，复欲使汾、晋之间，横尸暴骨？苟贪寻常之地，涂炭疲弊之人，窃为君不取。”

孝宽参军曲岩颇知卜筮，谓孝宽曰：“来年，东朝必大相杀戮。”孝宽因令岩作谣歌曰：“百升飞上天，明月照长安。”百升，斛也。又言：“高山不摧自崩，榭树不扶自竖。”令谋人多赍此文，遗之于邺。祖孝征既闻，更润色之，明月竟以此诛。

建德之后，武帝志在平齐。孝宽乃上疏陈三策。其第一策曰：

臣在边积年，颇见间隙，不因际会，难以成功。是以往岁出军，徒有劳费，功绩不立，由失机会。何者？长淮之南，旧为沃土，陈氏以破亡余烬，犹能一举平之。齐人历年赴救，丧败而反，内离外叛，计尽力穷。传不云乎：“雠有衅焉，不可失也。”今大军若出轶关，方轨而进，兼与陈氏共为犄角；并令广州义旅，出自三鸦；又募山南骁锐，沿河而下；复遣北山稽胡绝其并、晋之路。凡此诸军，仍令各募关、河之外劲勇之士，厚其爵赏，使为前驱。岳动川移，雷骇电激，百道俱进，并趋虏庭。必当望旗奔溃，所向摧殄。一戎大定，实在此机。

其第二策曰：

若国家更为后图，未即大举，宜与陈人分其兵势。三鸦以北，万春以南，广事屯田，预为贮积。募其骁悍，立为部伍。彼既东南有敌，戎马相持，我出奇兵，破其疆场。彼若兴师赴援，我则坚壁清野，待其去远，还复出师。常以边外之军，引其腹心之众。我无宿舂之费，彼有奔命之劳。一二年中，必自

离叛。且齐氏昏暴，政出多门，鬻狱卖官，唯利是视，荒淫酒色，忌害忠良。阖境熬然，不胜其弊。以此而观，覆亡可待。然后乘间电扫，事等摧枯。

其第三策曰：

窃以大周土宇，跨据关、河，蓄席卷之威，持建瓴之势。太祖受天明命，与物更新，是以二纪之中，大攻克举。南清江、汉，西翕巴、蜀，塞表无虞，河右底定。唯彼赵、魏，独为榛梗者，正以有事三方，未遑东略。遂使漳、滏游魂，更存余晷。昔勾践亡吴，尚期十载；武王取乱，犹烦再举。今若更存遵养，且复相时，臣谓宜还崇邻好，申其盟约。安人和众，通商惠工，蓄锐养威，观衅而动。斯则长策远驭，坐自兼并也。

书奏，武帝遣小司寇淮南公元（卫）〔伟〕、开府伊娄谦等重币聘齐。尔后遂大举，再驾而定山东，卒如孝宽之策。

孝宽每以年迫悬车，屡请致仕。帝以海内未平，优诏弗许。至是复称疾乞骸骨。帝曰：“往已面申本怀，何烦重请也。”

五年，帝东伐，过幸玉壁。观御敌之所，深叹羨之，移时乃去。孝宽自以习练齐人虚实，请为先驱。帝以玉壁要冲，非孝宽无以镇之，乃不许。及赵王招率兵出稽胡，与大军犄角，乃敕孝宽为行军总管，围守华谷以应接之。孝宽克其四城。武帝平晋州，复令孝宽还旧镇。

及帝凯还，复幸玉壁。从容谓孝宽曰：“世称老人多智，善为军谋。然朕唯共少年，一举平贼。公以为何如？”孝宽对曰：“臣今衰耄，唯有诚心而已。然昔在少壮，亦曾输力先朝，以定关右。”帝大笑曰：“实如公言。”乃诏孝宽随驾还京。拜大司空，出为延州总管，进位上柱国。

大象元年，除徐兖等十一州十五镇诸军事、徐州总管。又为行军元帅，徇地淮南。乃分遣杞公宇文亮攻黄城，郿公梁士

彦攻广陵，孝宽率众攻寿阳，并拔之。初孝宽到淮南，所在皆密送诚款。然彼五门，尤为险要，陈人若开塘放水，即津济路绝。孝宽遽令分兵据守之。陈刺史吴文育果遣决堰，已无及。于是陈人退走，江北悉平。

军还，至豫州，宇文亮举兵反，潜以数百骑袭孝宽营。时亮围官茹宽密白其状，孝宽有备。亮不得入，遁走，孝宽追获之。诏以平淮南之功，别封一子滑国公。

及宣帝崩，隋文帝辅政，时尉迟迥先为相州总管，诏孝宽代之。又以小司徒叱列长釜为相州刺史，先令赴邺。孝宽续进，至朝歌，迥遣大都督贺兰贵赍书候孝宽。孝宽留贵与语以察之，疑其有变，遂称疾徐行。又使人至相州求医药，密以伺之。既到汤阴，逢长釜奔还。孝宽兄子魏郡守艺又弃郡南走。孝宽审讞其状，乃驰还。所经桥道，皆令毁撤，驿马悉拥以自随。又勒（骑）〔驿〕将曰：“蜀公将至，可多备肴酒及刍粟以待之。”迥果遣仪同梁子康将数百骑追孝宽，驿司供设丰厚，所经之处，皆辄停留，由是及。

时或劝孝宽，以为洛京虚弱，素无守备，河阳镇防，悉是关东鲜卑，迥若先往据之，则为祸不小。乃入保河阳。河阳城内旧有鲜卑八百人，家并在邺，见孝宽轻来，谋欲应迥。孝宽知之，遂密造东京官司，诈称遣行，分人诣洛阳受赐。既至洛阳，并留不遣。因此离解，其谋不成。

六月，诏发关中兵，以孝宽为元帅东伐。七月，军次河阳。迥所署仪同薛公礼等围逼怀州，孝宽遣兵击破之。进次怀县永〔桥〕城（桥）之东南。其城既在要冲，雉堞牢固，迥已遣兵据之。诸将士以此城当路，请先攻取。孝宽曰：“城小而固，若攻而不拔，损我兵威。今破其大军，此亦何能为也。”于是引军次于武陟，大破迥子惇，惇轻骑奔邺。军次于邺西门豹祠

之南。迥自出战，又破之。迥穷迫自杀。兵士在小城中者，尽坑于游豫园。诸有未服，皆随机讨之，关东悉平。十月，凯还京师。十一月薨，时年七十二。赠太傅、十二州诸军事、雍州牧。谥曰襄。

孝宽在边多载，屡抗强敌。所有经略，布置之初，人莫之解；见其成事，方乃惊服。虽在军中，笃意文史，政事之余，每自披阅。末年患眼，犹令学士读而听之。又早丧父母，事兄嫂甚谨。所得俸禄，不入私房。亲族有孤遗者，必加振赡。朝野以此称焉。长子湛年已十岁，魏文帝欲以女妻之。孝宽辞以兄子世康年长。帝嘉之，遂以妻世康。孝宽有六子，总、寿、霁、津知名。

韦夔字敬远。志尚夷简，澹于荣利。弱冠，被召拜雍州中从事，非其好也，遂谢疾去职。前后十见征辟，皆不应命。属太祖经纶王业，侧席求贤，闻夔养高不仕，虚心敬悦，遣使辟之，备加礼命。虽情谕甚至，而竟不能屈。弥以重之，亦弗之夺也。所居之宅，枕带林泉，夔对翫琴书，萧然自乐。时人号为居士焉。至有慕其闲素者，或载酒从之，夔亦为之尽欢，接对忘倦。

明帝即位，礼敬逾厚。乃为诗以贻之曰：“六爻贞遯世，三辰光少微。颍阳让逾远，沧州去不归。香动秋兰佩，风飘莲叶衣。坐石窥仙洞，乘槎下钓矶。岭松千仞直，岩泉百丈飞。聊登平乐观，远望首阳薇。讵能同四隐，来参余万机。”夔答帝诗，愿时朝谒。帝大悦，敕有司日给河东酒一斗，号之曰逍遥公。

时晋公护执政，广营第宅。尝召夔至宅，访以政事。夔仰视其堂，徐而叹曰：“酣酒嗜音，峻宇雕墙，有一于此，未或弗亡。”护不悦。有识者以为知言。

陈遣其尚书周弘正来聘，素闻夔名，请与相见。朝廷许之。弘正乃造夔，谈谑盈日，恨相遇之晚。后请夔至宾馆，夔〔不〕时赴。弘正仍赠诗曰：“德星犹未动，真车讵肯来。”其为时所钦挹如此。

武帝尝与夔夜宴，大赐之缣帛，令侍臣数人负以送出。夔唯取一疋，示承恩旨而已。帝以此益重之。孝宽为延州总管，夔至州与孝宽相见。将还，孝宽以所乘马及辔勒与夔。夔以其华饰，心弗欲之。笑谓孝宽曰：“昔人不弃遗簪坠履者，恶与之同出，不与同归。吾虽不逮前烈，然舍旧录新，亦非吾志也。”于是乃乘旧马以归。

武帝又以佛、道、儒三教不同，诏夔辨其优劣。夔以三教虽殊，同归于善，其迹似有深浅，其致理殆无等级。乃着三教序奏之。帝览而称善。时宣帝在东宫，亦遗夔书，并令以帝所乘马迎之，问以立身之道。夔对曰：“传不云乎，俭为德之恭，侈为恶之大。欲不可纵，志不可满。并圣人之训也，愿殿下察之。”

夔子瓘行随州刺史，因疾物故，孝宽子总复于并州战歿。一日之中，凶问俱至。家人相对悲恸，而夔神色自若。谓之曰：“死生命也，去来常事，亦何足悲。”援琴抚之如旧。

夔又雅好名义，虚襟善诱。虽耕夫牧竖有一介可称者，皆接引之。特与族人处玄及安定梁旷为放逸之友。少爱文史，留情著述，手自抄录数十万言。晚年虚静，唯以体道会真为务。旧所制述，咸削其藁，故文笔多并不存。

建德中，夔以年老，预戒其子等曰：“昔士安以蓬蔕束体，王孙以布囊绕尸，二贤高达，非庸才能继。吾死之日，可敛旧衣，勿更新造。使棺足周尸，牛车载柩，坟高四尺，圻深一丈。其余烦杂，悉无用也。朝晡奠食，于事弥烦，吾不能顿绝汝辈

之情，可朔望一奠而已。仍荐素蔬，勿设牲牢。亲友欲以物吊祭者，并不得为受。吾常恐临终恍惚，故以此言预戒汝辈。瞑目之日，勿违吾志也。”

宣政元年二月，卒于家，时年七十七。武帝遣使祭，赙赠有加。其丧制葬礼，诸子等并遵其遗戒。子世康。

梁士彦字相如，安定乌氏人也。少任侠，好读兵书，颇涉经史。周武帝将平东夏，闻其勇决，自扶风郡守除为九曲镇将，进位上开府，封建威县公。齐人甚惮之。

后以熊州刺史从武帝拔晋州，进位大将军，除晋州刺史。及帝还，齐后主亲攻围之，楼堞皆尽，短兵相接。士彦慷慨自若，谓将士曰：“死在今日，吾为尔先。”于是勇猛齐奋，号声动天，无不一当百。齐兵少却，乃令妻及军人子女昼夜修城，三日而就。武帝大军亦至，齐师围解。士彦见帝，捋帝须泣，帝亦为之流涕。时帝欲班师，士彦叩马谏，帝从之。执其手曰：“朕有晋州，为平齐之基，宜善守之。”及齐平，封酈国公，位上柱国、雍州总管。宣帝即位，除徐州总管。与乌丸轨禽陈将吴明彻、裴忌于吕梁，略定淮南地。

隋文帝作相，转亳州总管。尉迟迥反，为行军总管，及韦孝宽击之。令家僮梁默等为前锋，士彦继之，所当皆破。

及迥平，除相州刺史。深见忌，乃代还京师。闲居无事，恃功怀怨，与宇文忻、刘昉等谋反。将率僮仆，候上享庙之际以发机。复欲于蒲州起事，略取河北，捉黎阳关，塞河阳路，劫调布为牟甲，募盗贼为战士。其甥裴通知而奏之。帝未发其事，授晋州刺史，欲观其志。士彦欣然谓昉等曰：“天也！”又请仪同薛摩儿为长史，帝从之。后与公卿朝谒，帝令执士彦、忻、昉等于行间。诘之状，犹不伏，捕薛摩儿至，对之。摩儿具论始末，云第二子刚垂泣苦谏，第三子叔谐曰“作猛兽须成

班”。士彦失色，顾曰：“汝杀我！”于是伏诛。年七十二。

有子五人。操字孟德，位上开府、义乡县公，早卒。刚字永固，位大将军、通政县公、泾州刺史。以谏父获免，徙瓜州。叔谐坐士彦诛。

梁默者，士彦之苍头也，骁武绝人。士彦每从征伐，常与默陷阵。仕周，位开府。开皇末，以行军总管从杨素征突厥，进位大将军。又从平杨谅，授柱国。大业五年，从炀帝征吐谷浑，力战死之。赠光禄大夫。

周书卷三十二

列传第二十四

申徽 陆通 弟逞 柳敏 卢柔 唐瑾

申徽字世仪，魏郡人也。六世祖钟，为后赵司徒。冉闵末，中原丧乱，钟子邃避地江左。曾祖爽仕宋，位雍州刺史。祖隆道，宋北兖州刺史。父明仁，郡功曹，早卒。

徽少与母居，尽心孝养。及长，好经史。性审慎，不妄交游。遭母忧，丧毕，乃归于魏。元颢入洛，以元邃为东徐州刺史，邃引徽为主簿。颢败，邃被槛车送洛阳，故吏宾客并委去，唯徽送之。及邃得免，乃广集宾友，叹徽有古人风。寻除太尉府行参军。

孝武初，徽以洛阳兵难未已，遂间行入关见文帝。文帝与语，奇之，荐之于贺拔岳。岳亦雅相敬待，引为宾客。文帝临夏州，以徽为记室参军，兼府主簿。文帝察徽沉密有度量，每事信委之。乃为大行台郎中。时军国草创，幕府务殷，四方书檄，皆徽之辞也。以迎孝武功，封博平县子，本州大中正。大统初，进爵为侯。四年，拜中书舍人，修起居注。河桥之役，大军不利，近侍之官，分散者众，徽独不离左右。魏帝称叹之。

十年，迁给事黄门侍郎。

先是，东阳王元荣为瓜州刺史，其女婿刘彦随焉。及荣死，瓜州首望表荣子康为刺史，彦遂杀康而取其位。属四方多难，朝廷不遑问罪，因授彦刺史。频征不奉诏，又南通吐谷浑，将图叛逆。文帝难于动众，欲以权略致之。乃以徽为河西大使，密令图彦。徽轻以五十骑行，既至，止于宾馆。彦见徽单使，不以为疑。徽乃遣一人微劝彦归朝，以揣其意。彦不从。徽又使赞成其住计，彦便从之，遂来至馆。徽先与瓜州豪右密谋执彦，遂叱而缚之。彦辞无罪。徽数之曰：“君无尺寸之功，滥居方岳之重。恃远背诞，不恭贡职，戮辱使人，轻忽诏命。计君之咎，实不容诛。但授诏之日，本令相送归阙，所恨不得申明罚以谢边远耳。”于是宣诏慰劳吏人及彦所部，复云大军续至，城内无敢动者。使还，迁都官尚书。

十二年，瓜州刺史成庆为城人张保所杀，都督令狐延等起义逐保，启请刺史。以徽信洽西土，拜假节、瓜州刺史。徽在州五稔，俭约率下，边人乐而安之。十六年，征兼尚书右仆射，加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废帝二年，进爵为公，正右仆射，赐姓宇文氏。

徽性勤敏，凡所居官，案牍无大小，皆亲自省览。以是事无稽滞，吏不得为奸。后虽历公卿，此志不懈。出为襄州刺史。时南方初附，旧俗，官人皆通饷遗。徽性廉慎，乃画杨震像于寝室以自戒。及代还，人吏送者数十里不绝。徽自以无德于人，慨然怀愧，因赋诗题于清水亭。长幼闻之，竞来就读。递相谓曰：“此是申使君手迹。”并写诵之。

明帝以御正任总丝纶，更崇其秩为上大夫，员四人，号大御正，又以徽为之。历小司空、少保，出为荆州刺史，入为小司徒、小宗伯。天和六年，上疏乞骸骨，诏许之。薨，赠泗州

刺史，谥曰章。

子康嗣。位泸州刺史，司织下大夫、上开府。康弟敦，汝南郡守。敦弟静，齐安郡守。静弟处，上开府、同昌县侯。卒。

陆通字仲明，吴郡人也。曾祖载，从宋武帝平关中，军还，留载随其子义真镇长安，遂没赫连氏。魏太武平赫连氏，载仕魏任中山郡守。父政，性至孝。其母吴人，好食鱼，北土鱼少，政求之常苦难。后宅侧忽有泉出而有鱼，遂得以供膳。时人以为孝感所致，因谓其泉为孝鱼泉。初从尔朱天光讨伐，及天光败，归文帝。文帝为行台，以政为行台左丞、原州长史，赐爵中都县伯。大统中，卒。

通少敦敏好学，有志节。幼从在河西，遂逢寇难，与政相失。通乃自拔东归，从尔朱荣。荣死，又从尔朱兆。及尔朱氏灭，乃入关。文帝时在夏州，引为帐内督。顷之，贺拔岳为侯莫陈悦所害，时有传（兵）〔岳〕军府已亡散者，文帝忧之，通以为不然。居数日，问至，果如所策。自是愈见亲礼，遂昼夜陪侍，家人罕见其面。通虽处机密，愈自恭谨，文帝以此重之。后以迎孝武功，封都昌县伯。大统元年，进爵为侯。从禽窠泰，复弘农。沙苑之役，力战有功。

又从解洛阳围。军还，属赵青雀反于长安，文帝将讨之，以人马疲弊，不可速行。又谓青雀等一时陆梁，不足为虑。乃云：“我到长安，但轻骑临之，必当面缚。”通进曰：“青雀等既以大军不利，谓朝廷倾危，同恶相求，遂成反乱。

然其逆谋久定，必无迁善之心。且其诈言大军败绩，东寇将至，若以轻骑往，百姓谓为信然，更沮兆庶之望。大兵虽疲弊，精锐犹多。以明公之威，率思归之众，以顺讨逆，何虑不平。”文帝深纳之，因从平青雀。录前后功，进爵为公，徐州刺史。以寇难未平，留不之部。与于谨讨刘平伏，加大都督。

从文帝援玉壁，进仪同三司。

九年，高仲密以地来附，通从若干惠战于邙山，众军皆退，唯惠与通率所部力战。至夜中乃阴引还，敌亦不敢逼。进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太仆卿，赐姓步六孤氏，进爵绥德郡公。周孝闵践阼，拜小司空。保定五年，累迁大司寇。

通性柔谨，虽久处列位，常清慎自守。所得禄赐，尽与亲故共之，家无余财。常曰：“凡人患贫而不贵，不患贵而贫也。”建德元年，转大司马。其年薨。通弟逞。

逞字季明。初名彦，字世雄。魏文帝常从容谓之曰：“尔既温裕，何因乃字世雄？且为世之雄，非所宜也。于尔兄弟，又复不类。”遂改焉。逞少谨密，早有名誉。兄通先以军功别受茅土，乃让父爵中都县伯，令逞袭之。起家羽林监、文帝内亲信。时辈皆以骁勇自达，唯逞独兼文雅。文帝由此加礼遇焉。大统十四年，参大丞相府军事，寻兼记室。保定初，累迁吏部中大夫，历〔藩〕〔蕃〕部、御伯中大夫，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徙授司宗中大夫，转军司马。逞干识详明，历任三府，所在着绩。朝廷嘉之，进爵为公。

天和三年，齐遣侍中斛斯文略、中书侍郎刘逖来聘。初修邻好，盛选行人。诏逞为使主，尹公正为副以报之。逞美容止，善辞令，敏而有礼，齐人称焉。还届近畿，诏令路车〔饰〕〔仪〕服，郊迎而入。时人荣之。四年，除京兆尹。都界有豕生数子，经旬而死。其家又有豶，遂乳养之，诸豚赖之以活。时论以逞仁政所致。俄迁司会中大夫，出为河州刺史。

晋公护雅重其才，表为中外府司马，赖委任之。寻复为司会，兼纳言，迁小司马。及护诛，坐免官。顷之，起为纳言。又以疾不堪剧任，乃除宜州刺史。故事，刺史奉辞，例备鹵簿。逞以时属农要，奏请停之。武帝深嘉焉，诏遂其所请，以彰雅

操。逞在州有惠政，吏人称之。东宫初建，授太子太保。卒，赠大将军。子操嗣。

柳敏字白泽，河东解县人，晋太常纯之七世孙也。父懿，魏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汾州刺史。

敏九岁而孤，事母以孝闻。性好学，涉猎经史，阴阳卜筮之术，靡不习焉。年未弱冠，起家员外散骑侍郎。累迁河东郡丞。朝议以敏之本邑，故有此授。敏虽统御乡里，而处物平允，甚得时誉。

及文帝克复河东，见而器异之，乃谓之曰：“今日不喜得河东，喜得卿也。”即拜丞相府参军事。俄转户曹参军，（掌）〔兼〕记室。每有四方宾客，恒令接之，爰及吉凶礼仪，亦令监综。又与苏绰等修撰新制，为朝廷政典。迁礼部郎中，封武城县子，加帅都督，领本乡兵。俄进大都督。遭母忧，居丧旬日之间，鬓发半白。寻起为吏部郎中。毁瘠过礼，杖而后起。文帝见而叹异之，特加廩赐。及尉迟迥伐蜀，以敏为行军司马。军中筹略，并以委之。益州平，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，迁尚书，赐姓宇文氏。六官建，拜礼部中大夫。

孝闵帝践阼，进爵为公，又除河东郡守，寻复征拜礼部。出为郢州刺史，甚得物情。及将还朝，夷夏士人感其惠政，并赍酒肴及土产候之于路。敏乃从他道而还。复拜礼部。后改礼部为司宗，仍以敏为之。

敏操履方正，性又恭勤，每日将朝，必夙兴待旦。又久处台阁，明练故事，近（议）〔仪〕或乖先典者，皆按据旧章，刊正取中。迁小宗伯，监修国史。转小司马，又监修律令。进位大将军，出为鄜州刺史，以疾不之部。武帝平齐，进爵武德郡公。敏自建德以后，寝疾积年，武帝及宣帝并亲幸其第问疾焉。

开皇元年，进位上大将军、太子太保。其年卒。赠五州诸军事、晋州刺史。临终诫其子等，丧事所须，务从简约。其子等并涕泣奉行。少子昂。

昂字千里，幼聪颖有器识，干局过人。武帝时，为内史中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赐爵文城郡公。当途用事，百寮皆出其下。昂竭诚献替，知无不为，谦虚自处，未尝骄物。时论以此重之。武帝崩，受遗辅政。稍被宣帝疏，然不离本职。隋文帝为丞相，深自结纳。文帝以为大宗伯。拜日，遂得偏风，不能视事。文帝受禅，疾愈，加上开府，拜潞州刺史。昂见天下无事，上表请劝学行礼。上览而善之，优诏答昂。自是天下州县皆置博士习礼焉。昂在州甚有惠政。卒官。子调嗣。

卢柔字子刚。少孤，为叔母所养，抚视甚于其子。柔尽心温清，亦同己亲。宗族叹重之。性聪敏，好学，未弱冠，解属文，但口吃不能持论。颇使酒诞节，为世所讥。司徒、临淮王彧见而器之，以女妻焉。

及魏孝武与齐神武有隙，诏贺拔胜出牧荆州，柔谓因此可着功绩，遂从胜之荆州。以柔为大行台郎中，掌书记。军中机务，柔多预之。及胜为太保，以柔为掾，加冠军将军。孝武后召胜引兵赴洛，胜以问柔。曰：“高欢托晋阳之甲，意实难知。公宜席卷赴都，与决胜负，存没以之，此忠之上策也。若北阻鲁阳，南并旧楚，东连兖、豫，西接关中，带甲十万，观衅而动，亦中策也。举三荆之地，通款梁国，可以身免，功名去矣。策之下者。”胜轻柔年少，笑而不应。

及孝武西迁，东魏遣侯景袭穰，胜败，遂南奔梁。柔亦从之。胜频表梁求归，武帝览表，嘉其辞彩。既知柔所制，因遣舍人劳问，并遗缣锦。后与胜俱还，行至襄阳，齐神武惧胜西入，遣侯景以轻骑邀之。胜及柔惧，乃弃船山行，赢粮冒险，

经数百里。时属秋霖，徒侣冻馁，死者太半。至丰阳界，柔迷失道，独宿僵木之下，寒雨衣湿，殆至于死。

大统二年，至长安。封容城县男，邑二百户。太祖重其才，引为行台郎中，加平东将军，除从事中郎，与苏绰对掌机密。时沙苑之后，大军屡捷，汝、颖之间，多举义来附。书翰往反，日百余牒。柔随机报答，皆合事宜。进爵为子，增邑三百户，除中书舍人。迁司农少卿，转郎，兼著作，撰起居注。后拜黄门侍郎。文帝知其贫，解衣赐之。魏废帝元年，加军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、中书监。

孝闵帝践阼，拜小内史，迁内史大夫，进位开府。卒于位。所作诗颂碑铭檄表启行于世者数十篇。子恺嗣。恺字长仁。涉猎经史，有当世干能。起家齐王记室。历吏部、内史上士，礼部下大夫。寻为聘陈副使。大象初，拜东京吏部下大夫。

唐瑾字附璘。父永。性温恭，有器量，博涉经史，雅好属文。身長八尺二寸，容貌甚伟。年十七，周文闻其名，乃贻永书曰：“闻公有二子：曰陵，从横多武略；瑾，雍容富文雅。可并遣入朝，孤欲委以文武之任。”因召拜尚书员外郎、相府记室参军事。军书羽檄，瑾多掌之。从破沙苑，战河桥，并有功，封姑臧县子。累迁尚书右丞、吏部郎中。于时魏室播迁，庶务草创，朝章国典，瑾并参之。迁户部尚书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赐姓宇文氏。

时燕公于谨勋高望重，朝野所属。白文帝，言瑾学行兼修，愿与之同姓，结为兄弟，庶子孙承其余论，有益义方。文帝叹异者久之，更赐瑾姓（万）〔万〕纽于氏。瑾乃深相结纳，敦长幼之序；谨亦庭罗子孙，行弟侄之敬。其为朝望所宗如此。进爵临淄县伯，转吏部尚书。铨综衡流，雅有人伦之鉴。以父忧去职，寻起令视事。时六尚书皆一时之秀，周文自谓得人，

号为六俊。然瑾尤见器重。

于谨南伐江陵，以瑾为元帅府长史。军中谋略，多出瑾焉。江陵既平，衣冠仕伍，并没为仆隶。瑾察其才行，有片善者，辄议免之，赖瑾获济者甚众。时论多焉。及军还，诸将多因虏掠，大获财物。瑾一无所取，唯得书两车，载之以归。或白文帝曰：“唐瑾大有辘重，悉是梁朝珍玩。”文帝初不信之，然欲明其虚实，密遣使检阅之，唯见坟籍而已。乃叹曰：“孤知此人来二十许年，明其不以利干义。向若不令检视，恐常人有所投杼之疑，所以益明之耳。凡受人委任，当如此也。”论平江陵功，进爵为公。

六官建，授礼部中大夫，出为蔡州刺史。历（柘）〔拓〕州、硤州，所在皆有德化，人吏称之。转荆州总管府长史。入为吏部中大夫，历御正、纳言中大夫。曾未十旬，遂迁四职，搢绅以为荣。久之，除司宗中大夫，兼内史。寻卒于位。赠小宗伯，谥曰方。

瑾性方重，有风格。退朝休（暇）〔假〕，恒着衣冠以对妻子。遇迅雷风烈，虽闲夜宴寝，必起，冠带端笏危坐。又好施与，家无余财，所得禄赐，常散之宗族。其尤贫者，又割膏腴田宇以赈之。所留遗子孙者，并硖埆之地。朝野以此称之。撰新仪十篇。所着赋颂碑诔二十余万言。孙大智嗣。

瑾次子令则，性好篇章，兼解音律，文多轻艳，为时人所传。天和中，以齐驭下大夫使于陈。大象中，官至乐部下大夫。仕隋，位太子左庶子。皇太子勇废，被诛。

周书卷三十三

列传第二十五

匡狄峙 杨荐 赵刚
王庆 赵昶 王悦 赵文表

匡狄峙，其先辽东人，本姓段氏，匹磾之后也，因避难改焉。后徙居代，世为豪右。祖凌，武威郡守。父贞，上洛郡守。

峙少以弘厚知名，善骑射，有谋略。仕魏，位高阳郡守。为政仁恕，百姓颇悦之。孝武西迁，峙乃弃官从入关。大统元年，拜中书舍人，参掌机密，以恭谨见称。迁黄门侍郎。

时与东魏争衡，戎马不息，蠕蠕乘虚，屡为边患。朝议欲结和亲，乃使峙往。峙状貌魁梧，善于辞令。蠕蠕主雅信重之，自是不复为寇。太祖谓峙曰：“昔魏绛和戎，见称前史。以君方之，彼有愧色。”封高邑县公，邑八百户。迁骠骑将军、岐州刺史，加散骑常侍，增邑二百户，开府仪同三司。恭帝元年，征拜侍中。

蠕蠕灭后，突厥强盛，虽与文帝通好，而外连齐氏。太祖又令峙衔命喻之。突厥感悟，即执齐使，归诸京师。录前后功，拜大将军、安丰郡公，邑通前二千户。寻除小司空。

孝闵践阼，转小司寇。世宗初，为都督益潼等三十一州诸军事、益州刺史。峙性宽和，尚清静，甚为夷獠所安。保定四

年，除（宣）〔宜〕州刺史。天和三年，入为少师。峙以年老，表乞骸骨，手诏许之。五年，卒。赠同州刺史。谥曰定。

子疑嗣。少知名，起家吏部上士。历小内史、小纳言，授开府阶，迁职方中大夫，为蔡州刺史。卒于官。子授嗣。

杨荐字承略，秦郡宁夷人也。父宝，昌平郡守。荐幼孤，早有名誉。性廉谨，喜怒不形于色。魏永安中，随尔朱天光入关讨群贼，封高邑县男。文帝临夏州，补帐内都督。及平侯莫陈悦，使荐入洛阳请事。魏孝武帝授文帝关西大行台，仍除荐直合将军。时冯翊长公主嫠居，孝武意欲归诸文帝，乃令武卫元昆喻旨。荐归白，文帝又遣荐入洛阳请之。孝武即许焉。孝武欲向关中，荐赞成其计。孝武曰：“卿归语行台迎我。”文帝又遣荐与长史宇文测出关候接。孝武至长安，进爵清水县子。

魏大统元年，蠕蠕请和亲。文帝遣荐与杨宽使，并结婚而还。进爵为侯。又使荐纳币于蠕蠕。魏文帝郁久闾后崩，文帝遣仆射赵善使蠕蠕更请婚。善至夏州，闻蠕蠕贰于东魏，欲执使者。善惧，乃还。文帝乃使荐往，赐黄金十斤、杂彩三百疋。荐至蠕蠕，责其背惠食言，并论结婚之意。蠕蠕感悟，乃遣使随荐报命焉。

及侯景来附，文帝令荐与镇遏。荐知景翻覆，遂求还，具陈事实。文帝乃遣使密迫助景之兵。寻而景叛。

十六年，大军东讨。文帝恐蠕蠕乘虚寇掠，乃遣荐往更论和好，以安慰之。进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。

孝闵帝践阼，除御伯大夫，进爵姚谷县公。仍使突厥结婚。突厥可汗弟地头可汗阿史那库头居东面，与齐通和，说其兄欲背先约。计谋已定，将以荐等送齐。荐知其意，乃正色责之，辞气慷慨，涕泗横流。可汗惨然良久曰：“幸无所疑，当共平

东贼，然后发遣我女。”乃令荐先报命，仍请东讨。以奉使称旨，迁大将军。保定四年，又纳币于突厥。还，行小司马，又行大司徒。从陈公纯等逆女于突厥，进爵南安郡公。天和三年，迁总管、梁州刺史。后以疾卒。

赵刚字僧庆，河南洛阳人也。曾祖蔚，魏并州刺史。祖宁，高平太守。父和，太平中，陵江将军，南讨度淮，闻父丧，辄还。所司将致之于法，和曰：“罔极之恩，终天莫报。若许安厝，礼毕而即罪戮，死且无恨。”言讫号恸，悲感傍人。主司以闻，遂宥之。丧毕，除宁远将军。大统初，追赠右将军、胶州刺史。

刚少机辩，有干能。起家奉朝请。累迁镇东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，历大行台郎中、征东将军，加金紫阶，领司徒府从事中郎，加合内都督。及魏孝武与齐神武构隙，刚密奉旨召东荆州刺史冯景昭率兵赴阙。未及发，而神武已逼洛阳，孝武西迁。景昭集府僚文武，议其去就。司马冯道和请据州待北方处分。刚曰：“公宜勒兵赴行在所。”久之更无言者。刚抽刀投地曰：“公若为忠臣，可斩道和；如欲从贼，可见杀。”景昭感悟，遂率众赴关右。属侯景逼穰城，东荆州人杨祖欢等起兵应景，以其众邀景昭于路。景昭战败，刚遂没于蛮。后自赎免。乃见东魏东荆州刺史李魔怜，劝令归关西。魔怜纳之，使刚至并州密观事势。神武引刚内宴，因令刚赍书申救荆州。刚还报魔怜，仍说魔怜斩祖欢等，以州归西。魔怜乃使刚入朝。

大统初，刚于霸上见太祖，具陈关东情实。太祖嘉之，封阳邑县子，邑三百户，除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论复东荆州功，进爵临汝县伯，邑五百户。

初，贺拔胜、独孤信以孝武西迁之后，并流寓江左。至是刚言于魏文帝，请追而复之。乃以刚为兼给事黄门侍郎，使梁

魏兴，赍移书与其梁州刺史杜怀宝等论邻好，并致请胜等移书。宝即与刚盟敌，受移赴建康，仍遣行人随刚报命。是年，又诏刚使三荆，听在所便宜从事。使还，称旨，进爵武城县侯，除大丞相府帐内都督。复使魏兴，重申前命。寻而梁人礼送贺拔胜、独孤信等。

顷之，御史中尉董绍进策，请图梁汉。以绍为行台、梁州刺史，率士马向汉中。刚以为不可，而朝议已决，遂出军。诏竟无功而还，免为庶人。除刚颖川郡守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、卫大将军。

从复弘农。进拜大都督、东道军司，节度开府李延孙等七军，攻复阳城，擒太守王智纳。转陈留郡守。东魏行台吉宁率众三万攻陷郡城，刚突出，还保颖川，重行郡事。复为侯景所破，乃率余众赴洛阳。大行台元海遣刚还郡征粮。时景众已入颖川，刚于西界招复阳翟二万户，转输送洛。明年，洛阳不守。刚远隔敌中，连战破东魏广州刺史李仲侃。时侯景别帅陆太、颖川郡守高冲等众八千人，寇襄城等五郡。刚简步骑五百，大破冲等。开府李延孙为长史杨伯简所害，刚击斩之。又攻拔广州，进军阳翟。侯景自邳入鲁阳，与刚接战。旬有三日，旋军宜阳。时河南城邑，一彼一此。刚复出军伊、洛，侯景亦度河筑城。刚前后下景三郡，获郡守一人，别破其行台梅迁，斩首千余级。除尚书金部郎中。高仲密以北豫州来附，兼大行台左丞，持节赴颖川节度义军。师还，刚别破侯景前驱于南陆，复获其郡守二人。

时有流言传刚东叛，齐神武因设反间，声遣迎接。刚乃率骑袭其下坞，拔之，露板言状。太祖知刚无贰，乃加赏赉焉。除营州刺史，进爵为公，增邑二百户，加大都督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。

(漕)[渭]州民郑五丑构逆，与叛羌傍乞铁匆相应，令刚往镇之。将发，魏文帝引见内寝，举觞属刚曰：“昔侯景在东，为卿所困。黠羌小竖，岂足劳卿谋虑也。”时五丑已克定夷镇，所在立栅。刚至，并攻破之，散其党与。五丑于是西奔铁匆。刚又进破铁匆伪广宁郡。属宇文贵等西讨，诏以刚行渭州事，资给粮饩。铁匆平，所获羌卒千人，配刚军中，教以戎旅，皆尽其力用。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入为光禄卿。六官建，拜膳部中大夫。

孝闵帝践阼，进爵浮阳郡公。出为利州总管、利沙方渠四州诸军事。沙州氏恃险逆命，刚再讨服之。方州生獠自此始从赋役。刚以伪信州滨江负阻，远连殊俗，蛮左强犷，历世不宾，乃表请讨之。诏刚率利沙等十四州兵，兼督仪同十人、马步一万往经略焉。仍加授渠州刺史。刚初至，渠帅惮其军威，相次降款。后以刚师出踰年，士卒疲弊，寻复亡叛。后遂以无功而还。又与所部仪同尹才失和，被征赴阙。遇疾，卒于路。年五十七。赠(忠)[中]浙涿三州刺史。谥曰成。子元卿嗣。

王庆字兴庆，太原祁人也。父因，魏灵州刺史、怀德县公。

庆少开悟，有才略。初从文帝征伐，复弘农，破沙苑，并有战功，每获殊赏。大统十年，授殿中将军。孝闵帝践阼，晋公护引为典签。庆枢机明辨，渐见亲待。授大都督。武成元年，以前后功，赐爵始安县男。二年，行小宾部。保定二年，使吐谷浑，与共分疆，仍论和好之事，浑主悦服，遣所亲随庆贡献。

初，突厥与周和亲，许纳女为后。而齐人知之，惧成合从之势，亦遣使求婚，财馈甚厚。突厥贪其重赂，便许之。朝议以魏氏昔与蠕蠕结婚，遂为齐人离贰。今者复恐改变，欲遣使结之。遂授庆左武伯，副杨荐为使。是岁，遂兴入并之役。庆乃引突厥骑，与随公杨忠至太原而还。以齐人许送皇姑及世母，

朝廷遂与通和。突厥闻之，复致疑阻，于是又遣庆往喻之。可汗感悦，结好如初。五年，复与宇文贵使突厥逆女。自此，以庆信着北蕃，频岁出使。

后更至突厥，属其可汗暴殂，突厥谓庆曰：“前后使来，逢我国丧者，皆髡面表哀。况今二国和亲，岂得不行此事。”庆抗辞不从，突厥见其守正，卒不敢逼。武帝闻而嘉之。录庆前后使功，迁开府仪同三司、兵部大夫，进爵为公。

历丹、中二州刺史。为政严肃，吏不敢欺。大象元年，授小司徒，加上大将军、总管汾石二州五镇诸军事、汾州刺史。又除延州总管，进位柱国。开皇元年，进爵平昌郡公。卒于镇。赠上柱国，谥曰庄。子淹嗣。

赵昶字长舒，天水南安人也。曾祖襄，仕魏至中山郡守，因家于代。祖泓，广武令。父琛，上洛郡守。

昶少聪敏，有志节。弱冠，以材力闻。孝昌中，起家拜都督，镇小平津。魏北中郎将高干甚敬重之。干牧兖州，以昶行临涣、北梁二郡事。大统初，干还镇陕，又以昶为长史、中军都督。太祖平弘农，擢为相府典签。

大统九年，大军失律于邙山，清水氏酋李鼠仁自军逃还，凭险作乱。陇右大都督独孤信频遣军击之，不克。太祖将讨之，欲先遣观其势。顾问谁可为。左右莫对。昶曰：“此小竖尔，以公威，孰不听命。”太祖壮之，遂令昶使焉。昶见鼠仁，喻以祸福。群凶聚议，或从或否。其逆命者，复将加刃于昶。而昶神色自若，志气弥厉。鼠仁感悟，遂相率降。氏梁道显叛，攻南由。太祖复遣昶慰谕之，道显等皆即款附。东秦州刺史魏光因徙其豪帅四十余人并部落于华州，太祖即以昶为都督领之。

先是，汾州胡叛，再遣昶慰劳之，皆知其虚实。及大军往

讨，昶为先驱，遂破之。以功封章武县伯，邑五百户。

十五年，拜安夷郡守，带长蛇镇将。氏族荒犷，世号难治，昶威怀以礼，莫不悦服。期岁之后，乐从军者千余人。加授帅都督。时属军机，科发切急，氏情难之，复相率谋叛。昶又潜遣诱说，离间其情，因其携贰，遂轻往临之。群氏不知所为，咸来见昶。乃收其首逆者二十余人斩之，余众遂定。朝廷嘉之，除大都督，行南秦州事。时氏帅盖闹等反，昶复讨擒之。进抚军将军，加通直散骑常侍，又与史宁破宕昌羌、獠二十余万。拜武州刺史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诸州军事。

魏恭帝初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潭水羌叛，杀武陵、潭水二郡守。

昶率仪同骆天釜等骑步五千讨平之。

世宗初，凤州人仇周贡、魏兴等反，自号周公，有众八千人。破广化郡，攻没诸县，分兵西入，围广业、修城二郡。广业郡守薛爽、修城郡守杜杲等请昶为援。昶遣使报杲，为周贡党樊伏兴等所获。兴等知昶将至，解修城围，据泥功岭，设六伏以待昶。昶至，遂遇其伏，合战，破之。广业之围亦解。昶追之至泥阳川而还。兴州人段咤及氏酋姜多复反，攻没郡县，昶讨斩之。语在氏传。

昶自以被拔擢居将帅之任，倾心下士。虏获氏、羌，抚而使之，皆为昶尽力。太祖常曰：“不烦国家士马而能威服氏、羌者，赵昶有之矣。”至是，世宗录前后功，进爵长道郡公，赐姓宇文氏，赏劳甚厚。二年，征拜宾部中大夫，行吏部。寻以疾卒。

王悦字众喜，京兆蓝田人也。少有气干，为州里所称。魏永安中，尔朱天光西讨，引悦为其府骑兵参军，除石安令。

太祖初定关、陇，悦率募乡里从军，屡有战功。大统元年，

除平东将军、相府刑狱参军，封蓝田县伯，邑六百户。四年，东魏将侯景攻围洛阳，太祖赴援。悦又率乡里千余人，从军至洛阳。将战之夕，悦罄其行资，市牛飧战士。乃战，悦所部尽力，斩获居多。六年，加通直散骑常侍，迁大行台右丞。十年，转左丞。久居管辖，颇获时誉。十二年，齐神武亲率诸军围玉壁，大都督韦孝宽拒守累旬，敌方引退。朝廷以宽勋重，遣尚书长孙绍远为大使，悦为副使，劳问宽等，并校定勋人。

十三年，侯景据河南来附，仍请兵为援。太祖先遣韦法保、贺兰愿德等帅众助之。悦言于太祖曰：“侯景之于高欢，始则笃乡党之情，末乃定君臣之契，位居上将，职重台司，论其分义，有同鱼水。今欢始死，景便离贰。岂不知君臣之道有亏，忠义之礼不足？盖其所图既大，不恤小嫌。然尚能背德于高氏，岂肯尽节于朝廷。今若益之以势，援之以兵，非唯侯景不为池中之物，亦恐朝廷贻笑将来也。”太祖纳之，乃遣行台郎中赵士宪追法保等，而景寻叛。

十四年，授雍州大中正、帅都督，加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、都督。率所部兵从大将军杨忠征随郡、安陆，并平之。时悬兵深入，悦支度路程，勒其部伍，节减粮食。及至竟陵，诸军多有匮乏，悦出禀米六百石分给之。太祖闻而嘉焉。寻拜京兆郡守，加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，迁大行台尚书。又领所部兵从达奚武征梁汉。军出，武令悦说其城主杨贤。悦乃贻之书曰：“夫惟德是辅，天道之常也；见机而作，人事之会也。梁主内亏刑政，外阙藩篱。匹夫攘袂，举国倾覆。非直下民离心，抑亦上玄所弃。我相公膺千龄之运，创三分之业，道洽区中，威振方外。声教所被，风行草偃；兵车所指，云除雾廓。斯固天下所共闻，无俟二谈也。大将军高阳公，韞韬略之秘，总熊罴之旅，受脤庙堂，威怀巴汉。先附者必赏，

后服者必诛。君兵粮既寡，救援路绝。欲守，则城池无萦带之险；欲战，则士卒有土崩之势。以此求安，未见其可。昔韩信背项，前典以为美谈；黄权归魏，良史称其盛烈。事有变通，今其则也。”贤于是遂降。

悦白武云：“白马要冲，是必争之地。今城守寡弱，易可图也。若蜀兵更至，攻之实难。”武然之，令悦率轻骑七百，径趣白马。悦先示其祸福，其将梁深遂以城降。梁武陵王纪果遣其将任奇率步骑六千，欲先据白马。行次阙城，闻已降，乃还。及梁州平，太祖即以悦行刺史事。招携初附，民吏安之。

魏废帝二年，征还本任。属改行台为中外府，尚书员废，以仪同领兵还乡里。悦既久居显职，及此之还，私怀怏怏。犹陵驾乡里，失宗党之情。其长子康，恃（悦）旧望，遂自骄纵。所部军人，将有婚礼，康乃非理凌辱。军人诉之。悦及康并坐除名，仍配流远防。及于谨伐江陵，平，悦从军展效，因留镇之。

孝闵践阼，依例复官。授郢州。寻拜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大都督、司水中大夫，进爵蓝田县侯。迁司空中大夫，赐姓宇文氏，又进爵河北县公。悦性俭约，不营生业，虽出入荣显，家徒四壁而已。世宗手敕劳勉之，赐粟六百石。保定元年，卒于位。康嗣。官至司邑下大夫。

赵文表，其先天水西人也，后徙居南郑。累世为二千石。父江，性方严，有度量。历官东巴州刺史、计部中大夫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御伯中大夫，封昌国县伯。赠虞絳二州刺史，谥曰贞。

文表少而修谨，志存忠节。便弓马，能左右驰射。好读左氏春秋，略举大义。起家为太祖亲信。魏恭帝元年，从开府田弘征山南，以功授都督。复从平南巴州及信州，迁帅都督。又

从许国公宇文贵镇蜀，行昌城郡事。加中军将军、左金紫光禄大夫。保定元年，除许国公府司马，转大都督。五年，授畿伯下大夫。又为许国公府长史。寻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仍从宇文贵使突厥，迎皇后，进止仪注，皆令文表典之。文表斟酌而行，皆合礼度。及皇后将入境，突厥托以马瘦，行除。文表虑其为变，遂说突厥使罗莫缘曰：“后自发彼藩，已淹时序，途经沙漠，人马疲劳。且东寇每伺间隙，吐谷浑亦能为变。今君以可汗之爱女，结婚上国，曾无防虑，岂人臣之体乎。”莫缘然之，遂倍道兼行，数日至甘州。以迎后功，别封伯阳县伯，邑六百户。

天和三年，除梁州总管府长史。所管地名恒陵者，方数百里，并生獠所居，恃其险固，常怀不轨。文表率众讨平之。迁蓬州刺史，政尚仁恕，夷獠怀之。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又进位大将军，爵为公。

大象中，拜吴州总管。时开府于顓为吴州刺史。及隋文帝执政，尉迟迥等举兵，远近骚然，人怀异望。顓自以族大，且为国家肺腑，惧文表图己，谋欲先之。乃称疾不出。文表往问之，顓遂手刃文表。因令吏人告云“文表谋反”，仍驰启其状。隋文以诸方未定，恐顓为变，遂授顓吴州总管以安之。后知文表无异志，虽不罪顓，而听其子仁海袭爵。

周书卷三十四

列传第二十六

赵善 元定 杨摽
裴宽 杨敷 韩盛

赵善字僧庆，太傅、楚国公贵之从祖兄也。祖国，魏龙骧将军、洛州刺史。父更，安乐太守。

善少好学，涉猎经史，美容仪，沉毅有远量。永安初，尔朱天光为肆州刺史，辟为主簿，深器重之。天光讨邢杲及万俟丑奴，以善为长史。军中谋议，每参预之。天光为关右行台，表善为行台左丞，加都督、征虏将军。普泰初，赏平关、陇之功，拜骠骑将军、大行台、散骑常侍，封山北县伯，邑五百户。俄除持节、东雍州诸军事、雍州刺史。天光东拒齐神武于韩（令）陵，善又以长史从。及天光败见杀，善请收葬其尸，齐神武义而许之。

贺拔岳总关中兵，乃遣迎善，复以为长史。岳为侯莫陈悦所害，善共诸将翊戴太祖，仍从平悦。

魏孝武西迁，除都官尚书，改封襄城县伯，增邑五百户。顷之，为北道行台，与仪同李虎等讨曹泥，克之。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尚书右仆射，进爵为公，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户。

大统三年，转左仆射，兼侍中，监著作，领太子詹事。善性温恭，有器局，虽位居端右，而逾自谦退。其职务克举，则曰某官之力；若有罪责，则曰善之咎也。时人称其公辅之量。太祖亦雅敬重焉。

九年，从战邙山，属大军不利，善为敌所获，遂卒于东魏。建德初，朝廷与齐通好，齐人乃归其柩。其子绚表请赠谥。诏赠大将军、大都督、岐宜宁豳四州诸军事、岐州刺史。谥曰敬。

子度，字幼济，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度弟绚，字会绩，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浙资二州刺史。

元定字愿安，河南洛阳人也。祖比颓，魏安西将军、务州刺史。父道龙，征虏将军、钜鹿郡守。

定醇厚少言，内沉审而外刚毅。永安初，从尔朱天光讨关陇群贼，并破之。除襄（虓）〔威〕将军。及贺拔岳被害，定从太祖讨侯莫陈悦，以功拜平远将军、步兵校尉。魏孝武西迁，封高邑县男，邑二百户。从击潼关，拔回洛城，进爵为伯，增邑三百户，加前将军、太中大夫。从擒窦泰，复弘农，破沙苑，战河桥，定皆先锋，当其前者，无不披靡。以前后功，累迁都督、征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、帅都督，增邑三百户。邙山之役，敌人如堵，定夺矛冲之，杀伤甚众，无敢当者。太祖亲观之，论功为最，赏物甚厚。十三年，授河北郡守，加大都督、通直散骑常侍，增邑通前一千户。定有勇略，每战必陷阵，然未尝自言其功。太祖深重之，诸将亦称其长者。十五年，迁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为公。魏废帝二年，以宗室，进封建城郡王。（二）年，行周礼，爵随例改，封长湖郡公。世宗初，拜岷州刺史。威恩兼济，甚得羌豪之情。先时生羌据险不宾者，至是并出山谷，从征赋焉。及定代还，羌豪等感恋之。保定中，授左宫伯中大夫。久之，转左武伯中大

夫，进位大将军。

天和二年，陈湘州刺史华皎举州归梁，梁主欲因其隙，更图攻取，乃遣使请兵。诏定从卫公直率众赴之。梁人与华皎皆为水军，定为陆军，直总督之，俱至夏口。而陈郢州坚守不下。直令定率步骑数千围之。陈遣其将淳于量、徐度、吴明彻等水陆来拒。量等以定已度江，势分，遂先与水军交战。而华皎所统之兵，更怀疑贰，遂为陈人所败。皎得脱身归梁。定既孤军悬隔，进退路绝，陈人乘胜，水陆逼之。定乃率所部斫竹开路，且行且战，欲趣湘州，而湘州已陷。徐度等知定穷迫，遣使伪与定通和，重为盟誓，许放还国。定疑其诡诈，欲力战死之。而定长史〔长〕孙隆及诸将等多劝定和，定乃许之。于是与度等刑牲歃血，解仗就船。遂为度等所执，〔所部〕众军亦被囚虏，送诣丹阳。居数月，忧愤发病卒。子乐嗣。

杨镖字显进，正平高凉人也。祖贵、父猛，并为县令。

镖少豪侠有志气。魏孝昌中，尔朱荣杀害朝士，大司马、城阳王元徽逃难投镖，镖藏而免之。孝庄帝立，徽乃出，复为司州牧。由是镖以义烈闻。擢拜伏波将军、给事中。元颢入洛，孝庄欲往晋阳就尔朱荣，诏镖率其宗人收船马渚。镖未至，帝已北度太行，镖遂匿所收船，不以资敌。及尔朱荣奉帝南讨，至马渚，镖乃具船以济王师。颢平，封肥如五百户，加镇远将军、步兵校尉，行济北郡事。进都督、平东将军、太中大夫。

从魏孝武入关，进爵为侯，增邑八百户，加抚军、银青光禄大夫。时东魏迁邺，太祖欲知其所为，乃遣镖间行诣邺以观察之。使还，称旨，授通直散骑常侍、车骑将军。稽胡恃险不宾，屡行抄窃，以镖兼黄门侍郎，往慰抚之。镖颇有权略，能得边情，诱化酋渠，多来款附，乃有随镖入朝者。

时弘农为东魏守，镖从太祖攻拔之。然自河以北，犹附东

魏。獬父猛先为邵郡白水令，獬与其豪右相知，请微行诣邵郡，举兵以应朝廷。太祖许之。獬遂行，与土豪王覆怜等阴谋举事，密相应会者三千人，内外俱发，遂拔邵郡。擒郡守程保及令四人，并斩之。众议推獬行郡事，獬以因覆怜成事，遂表覆怜为邵郡守。以功授大行台左丞，率义徒更为经略。于是遣谋人诱说东魏城堡，旬月之间，正平、河北、南（涉）〔汾〕、二绛、建州、（大）〔太〕宁等城，并有请为内应者，大军因攻而拔之。以獬行正平郡事，左丞如故。齐神武败于沙苑，其将韩轨、潘洛、可朱浑元等为殿，獬分兵要截，杀伤甚众。东雍州刺史马恭惧獬威声，弃城遁走。獬遂移据东雍州。

太祖以獬有谋略，堪委边任，乃表行建州事。时建州远在敌境三百余里，然獬威恩夙着，所经之处，多并赢粮附之。比至建州，众已一万。东魏刺史车折于洛出兵逆战，獬击败之。又破其行台斛律俱步骑二万于州西，大获甲仗及军资，以给义士。由是威名大振。东魏遣太保侯景攻陷正平，复遣行台薛循义率兵与斛律俱相会，于是敌众渐盛。獬以孤军无援，且腹背受敌，谋欲拔还。恐义徒背叛，遂伪为太祖书，遣人若从外送来者，云已遣军四道赴援。因令人漏泄，使所在知之。又分士人义首，令领所部四出抄掠，拟供军费。獬分遣讫，遂于夜中拔还邵郡。朝廷嘉其权以全军，即授建州刺史。

时东魏以正平为东雍州，遣薛荣祖镇之。獬将谋取之，乃先遣奇兵，急攻汾桥。荣祖果尽出城中战士，于汾桥拒守。其夜，獬率步骑二千，从他道济，遂袭克之。进骠骑将军。既而邵郡民以郡东叛，郡守郭武安脱身走免。獬又率兵攻而复之。转正平郡守。又击破东魏南绛郡，虜其郡守屈僧珍。录前后功，别封合阳县伯，邑五百户。

邙山之战，獬攻拔柏谷坞，因即镇之。及大军不利，獬亦

拔还。而东魏将侯景率骑追膘，膘与仪同韦法保同心抗御，且前经十数里，景乃引退。太祖嘉之，赐帛三百疋。复授建州刺史，镇车箱。膘久从军役，未及葬父，至是表请还葬。诏赠其父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晋州刺史，赠其母夏阳县君，并给仪卫。州里荣之。

及齐神武围玉壁，别令侯景趣齐子岭。膘恐入寇邵郡，率骑御之。景闻膘至，斫木断路者六十余里，犹惊而不安，遂退还河阳，其见惮如此。十二年，进授大都督，加晋建二州诸军事。又攻破蓼坞，获〔东〕魏将李显，进仪同三司。寻迁开府，复除建州邵郡河内汲郡黎阳等诸军事，领邵郡。十六年，大军东讨，授大行台尚书，率义众先驱敌境，攻其四戍，拔之。时以齐军不出，乃追膘还。并肥如、合阳二邑，合一千八百户，改封华阳县侯。又于邵郡置邵州，以膘为刺史，率所部兵镇之。

保定四年，迁少师。其年，大军围洛阳，诏膘率义兵万余人出轵关。然膘自镇东境二十余年，数与齐人战，每常克获，以此遂有轻敌之心。时洛阳未下，而膘深入敌境，又不设备。齐人奄至，大破膘军。膘以众败，遂降于齐。膘之立勋也，有慷慨壮烈之志，及军败，遂就虏以求苟免。时论以此鄙之。朝廷犹录其功，不以为罪，令其子袭爵。

膘之败也，新平郡守韩盛亦于洛阳战没。

盛字文炽，南阳（渚）〔堵〕阳人也。五世祖远，为郑县令，因徙居京兆之渭南焉。曾祖良，举秀才，奉朝请、姑臧令。祖与，魏傥城郡守，赠直州刺史。父先藻，安夷鄜城二郡守，赠镇远将军、义州刺史。

盛幼有操行，涉猎经史，兼善骑射，膂力过人。魏大统初，起家开府行参军。转参军事。从李远积年征讨，每有战功。累迁至都督、辅国将军、中散大夫、帅都督、持节、平东将军、

太中大夫、银青光禄大夫、大都督。明帝二年，封临湍县子，邑三百户。保定四年，授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虞部下大夫，出为新平郡守。居官清静，严而不残，矜恤孤贫，抑挫豪右，贼盗止息，郡治肃然。寻以本官从晋公护东讨，于洛阳战没。赠浙洛义三州刺史，谥曰壮。子谦嗣。官至大都督。

盛二兄，德舆、仲恭。德舆姿貌魁杰，有异常人。历官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通洛慈涧防主、邵州刺史、任城县男。仲恭美容仪，澹于荣利。郡累辟为功曹、中正。仲恭答曰：“第五之号，岂减骠骑乎！”后历广原、灵原、新丰三县令，所在皆有声绩。有八子，并有志操。少子绉约，后最知名。

裴宽字长宽，河东闻喜人也。祖德欢，魏中书郎、河内郡守。父静虑，银青光禄大夫，赠汾州刺史。

宽仪貌瑰伟，博涉群书，弱冠为州里所称。与二弟汉、尼是和知名。亲歿，抚弟以笃友闻。荥阳郑孝穆常谓从弟文直曰：“裴长宽兄弟，天伦笃睦，人之师表。吾爱之重之。汝可与之游处。”年十三，以选为魏孝明帝挽郎，释褐员外散骑侍郎。魏孝武末，除广陵王府直兵参军，加宁朔将军、员外散骑常侍。及孝武西迁，宽谓其诸弟曰：“权臣擅命，乘舆播越，战争方始，当何所依？”诸弟咸不能对。宽曰：“君臣逆顺，大义昭然。今天子西幸，理无东面，以亏臣节。”乃将家属避难于大石岩。独孤信镇洛阳，始出见焉。

时汾州刺史韦子粲降于东魏，子粲兄弟在关中者，咸已从坐。其季弟子爽先在洛，窘急，乃投宽。宽开怀纳之。遇有大赦，或传子爽合免，因尔遂出。子爽卒以伏法。独孤信召而责之。宽曰：“穷来见归，义无执送。今日获罪，是所甘心。”以经赦宥，遂得不坐。

大统五年，授都督、同轨防长史，加征虏将军。十三年，

从防主韦法保向颍川，解侯景围。景密图南叛，军中颇有知者。以其事计未成，外示无贰，往来诸军间，侍从寡少。军中名将，必躬自造，至于法保，尤被亲附。宽谓法保曰：“侯景狡猾，必不肯入关。虽托款于公，恐未可信。若仗兵以斩之，亦一时之计也。如曰不然，便须深加严警，不得信其诳诱，自贻后悔。”法保纳之，然不能图景，但自固而已。

十四年，与东魏将彭乐、〔乐〕恂战于新城，因伤被擒。至河阴，见齐文襄。宽举止详雅，善于占对，文襄甚赏异之。谓宽曰：“卿三河冠盖，材识如此，我必使卿富贵。关中贫〔校〕〔狭〕，何足可依，勿怀异图也。”因解缚付馆，厚加其礼。宽乃裁卧毡，夜缒而出，因得遁还，见于太祖。太祖顾谓诸公曰：“被坚执锐，或有其人，疾风劲草，岁寒方验。裴长宽为高澄如此厚遇，乃能冒死归我。虽古之竹帛所载，何以加之！”乃手书署宽名下，授持节、帅都督，封夏阳县男，邑三百户，并赐马一疋、衣一袭，即除孔城城主。

十六年，迁河南郡守，仍镇孔城。寻加抚军、大都督、通直散骑常侍。魏废帝元年，进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。孝闵帝践阼，进爵为子。宽在孔城十三年，与齐洛州刺史独孤永业相对。永业有计谋，多谲诈，或声言春发，秋乃出兵，掩蔽消息，倏忽而至。宽每揣知其情，用兵邀击，无不克之。永业常戒其所部曰：“但好镇孔城，自外无足虑。”其见惮如此。齐伊川郡守梁钁，常在境首抄掠。太祖患之，命宽经略焉。钁行过妻家，椎牛宴饮，既醉之后，不复自防。宽密知之，遣兵往袭，遂斩之。太祖嘉焉，赐奴婢、金带、粟帛等。武成二年，征拜司〔土〕〔土〕中大夫。

保定元年，出为〔汾〕〔沔〕州刺史。寻转鲁山防主。四年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天和二年，行复州事。三

年，除温州刺史。初陈氏与国通和，每修聘好。自华皎附后，乃图寇掠。沔州既接敌境，事资守备，于是复以宽为沔州刺史。而州城埤狭，器械又少，宽知其难守，深以为忧。又恐秋水暴长，陈人得乘其便。即白襄州总管，请戍兵，并请移城于羊蹄山，权以避水。总管府许增兵守御，不许迁移城。宽乃量度年常水至之处，竖大木于岸，以备船行。襄州所遣兵未至，陈将程灵洗已率众至于城下。遂分布战舰，四面攻之。水势犹小，灵洗未得近城。宽每简募骁兵，令夜掩击，频挫其锐。相持旬日，灵洗无如之何。俄而雨水暴长，所竖木上，皆通船过。灵洗乃以大舰临逼，拍干打楼，应即摧碎，弓弩大石，昼夜攻之。苦战三十余日，死伤过半。女垣崩尽，陈人遂得上城。短兵相拒，犹经二日。外无继援，力屈。城陷之后，水便退缩。陈人乃执宽至扬州，寻被送岭外。经数载，后还建业，遂卒于江左。时年六十七。子义宣后从御正杜杲使于陈，始得将宽枢还。开皇元年，隋文帝诏赠襄郢二州刺史。

义宣起家谯王俭府记室，转司金二命士，合江令。宽弟汉。汉字仲霄，操尚弘雅，聪敏好学。尝见人作百字诗，一览便诵。魏孝武初，解褐员外散骑侍郎。大统五年，除大丞相府士曹行参军，补墨曹参军。汉善尺牍，尤便簿领，理识明贍，决断如流。相府为之语曰：“日下粲烂有裴汉。”十一年，李远出镇弘农，启汉为司马。远特相器遇。寻加安东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、成都上士。寻转司车路下大夫。与工部郭彦、太府高宾等参议格令，每较量时事，必有条理，彦等咸敬异之。加帅都督。天和中，复与司宗孙恕、典祀薛慎同为八使，巡察风俗。五年，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汉少有宿疾，恒带虚羸，剧职烦官，非其好也。时晋公护擅权，搢绅等多谄附之，以图仕进。唯汉直道固守，八年不徙

职。性不饮酒，而雅好宾游。每良辰美景，必招引时彦，宴赏留连，间以篇什。当时人物，以此重之。自宽没后，遂断绝游从，不听琴瑟，岁时伏腊，哀恻而已。抚养兄弟子，情甚笃至。借人异书，必躬自录本。至于疹疾弥年，亦未尝释卷。建德元年卒，时年五十九。赠晋州刺史。

子镜民，少聪敏，涉猎经史。为大将军、谭公会记室参军。后历宋王暹侍读，转记室，迁司录。宣政初，吏部上士。大象末，春官府都上士。汉弟尼。

尼字景尼，性弘雅，有器局。起家奉朝请。除梁王东合祭酒，迁从事中郎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。陇西李际、范阳卢诞并有高名于世，与尼结忘年之交。魏恭帝元年，以本官从于谨平江陵，大获军实，谨恣诸将校取之。余人皆竞取珍玩，尼唯取梁元帝素琴一张而已。谨深叹美之。六官建，拜御正下大夫。寻以疾卒。赠辅国将军、随州刺史。

子之隐，赵王招府记室参军。之隐弟师民，好学有识度，见称于时。起家秦王（赟）〔贇〕府记室参军，仍兼侍读。宽族弟鸿。

鸿少恭谨，有干略，历官内外。孝闵帝践阼，拜辅城公司马，加仪同三司。为晋公护雍州治中，累迁御正中大夫，进位开府仪同三司，转民部中大夫。保定末，出为中州刺史、九曲城主。镇守边鄙，甚有扞御之能。卫公直出镇襄州，以鸿为襄州司马。天和初，拜郢州刺史，转襄州总管府长史，赐爵高邑县侯。从直南征，军败，遂没。寻卒于陈。朝廷哀之，赠丰资遂三州刺史。

杨敷字文衍，华山公宽之兄子也。父暄，字景和。性朗悟，有识学。弱冠拜奉朝请，历员外散骑侍郎、华州别驾、尚书右中兵郎中、辅国将军、谏议大夫。以别将从魏广阳王深征葛荣，

为荣所害。赠殿中尚书、华夏二州诸军事、镇西将军、华州刺史。

敷少有志操，重然诺。每览书传，见忠臣烈士之事，常慨然景慕之。魏建义初，袭祖钧爵临贞县伯，邑四百户。除员外羽林监。大统元年，拜奉车都尉。历尚书左士郎中、祠部郎中、大丞相府墨曹参军、帅都督、平东将军、太中大夫，加抚军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。魏恭帝二年，迁廷尉少卿。所断之狱，号称平允。

孝闵帝践阼，进爵为侯，增邑并前八百户。除小载师下大夫，使北豫州迎司马消难，还，授使持节、蒙州诸军事、蒙州刺史。先是蛮左等多受齐假署，数为乱逆。敷推诚布信，随方慰抚，蛮左等感之，相率归附。敷乃送其首四十余人赴阙，请因齐所假而授之。诸蛮等愈更感悦，州境获宁。特降玺书劳问，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保定中，征为司水中大夫。夷夏吏民，乃荆州总管长孙俭并表请留之。时议欲东讨，将委敷以舟舰转输之事，故弗许焉。陈公纯镇陕（西）〔州〕，以敷为总管长史。五年，转司木中大夫、军器副监。敷明习吏事，所在以勤察著名，每岁奏课居最，累获优赏。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天和六年，出为汾州诸军事、汾州刺史，进爵为公，增邑一千五百户。齐将段孝先率众五万来寇，梯冲地道，昼夜攻城。敷亲当矢石，随事扞御，拒守累旬。孝先攻之愈急。时城中兵不满二千，战死者已十四五，粮储又尽，公私穷蹙。齐公宪总兵赴救，惮孝先，不敢进军。敷知必陷没，乃召其众谓之曰：“吾与卿等，俱在边镇，实愿同心戮力，破贼全城。但强寇四面攻围日久，吾等粮食已尽，救援断绝。守死穷城，非丈夫也。今胜兵之士，犹数百人，欲突围出战，死生一决。倘或得免，

犹冀生还，受罪阙庭，孰与死于寇乎！吾计决矣，于诸君意何如？”众咸涕泣从命。敷乃率见兵夜出，击杀齐军数十人。齐军众稍却。俄而孝先率诸军尽锐围之，敷殊死战，矢尽，为孝先所擒。齐人方欲任用之，敷不为之屈，遂以忧惧卒于邺。高祖平齐，赠使持节、大将军、淮广复三州诸军事、三州刺史，谥曰忠壮。葬于华阴旧茔。

子素，有文武材略。大象末，上柱国、清河郡公。

史臣曰：自三方鼎峙，群雄竞逐，俊能驰骛，各吠非主。争奋厉其智勇，思赴蹈于仁义。临危不顾，前哲所难。赵善等或行彰于孝友，或诚显于忠概，咸躬志力，俱徇功名。兵凶战危，城孤援绝。杨敷、赵善，类庞德之势穷；元定、裴宽，同黄权之无路。王旅不振，非其罪也。敷少而慷慨，终能立节，仁而有勇，其最优乎。杨髌屡有奇功，狃于数胜，轻敌无备，兵破身囚，未能远谋，良可嗟矣。易曰：“师出以律，否臧凶。”传曰：“不备不虞，不可以师。”其杨髌之谓也？

周书卷三十五

列传第二十七

郑孝穆 崔谦弟说 说子弘度 崔猷
裴侠 薛端 薛善 弟慎 敬珍

郑孝穆字道和，荥阳开封人，魏将作大匠浑之十一世孙。祖敬叔，魏颍川、濮阳郡守，本邑中正。父琼，范阳郡守，赠安东将军、青州刺史。

孝穆幼而谨厚，以清约自居。年未弱冠，涉猎经史。父叔四人并早歿，昆季之中，孝穆居长。抚训诸弟，有如同生，闺庭之中，怡怡如也。魏孝昌初，解褐太尉行参军，转司徒主簿。属盗贼蜂起，除假节、龙骧将军、别将，屡有战功。永安中，迁冠军将军、持节、都督。从元天穆讨平邢杲，进骠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太师咸阳王长史。及魏孝武西迁，从入关，除司徒左长史，领临洮王友，赐爵永宁县侯。

大统五年，行武功郡事，迁使持节、本将军，行岐州刺史、当州都督。在任未几，有能名。就加通直散骑常侍。王罽时为雍州刺史，钦其善政，遣使贻书，盛相称述。先是，所部百姓，久遭离乱，饥馑相仍，逃散殆尽。孝穆下车之日，户止三千。留情绥抚，远近咸至，数年之内，有四万家。每岁考绩，为天下最。太祖嘉之，赐书曰：“知卿莅职近畿，留心治术。凋弊

之俗，礼教兴行；厌乱之民，襁负而至。昔郭伋政成并部，贾琮誉重冀方，以古方今，彼有惭德。”于是征拜京兆尹。

十五年，梁雍州刺史、岳阳王萧察称藩来附，时议欲遣使，盛选行人。太祖历观内外，无逾孝穆者。十六年，乃假孝穆散骑常侍，持节策拜察为梁王。使还称旨，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加散骑常侍。是年，太祖总戎东讨，除大丞相府右长史，封金乡县男，邑二百户。军次潼关，命孝穆与左长史长孙俭、司马杨宽、尚书苏亮、谘议刘孟良等分掌众务。仍令孝穆引接关东归附人士，并品藻才行而任用之。孝穆抚纳铨叙，咸得其宜。大将军达奚武率众经略汉中，以孝穆为梁州刺史，以疾不之部。拜中书令，赐姓宇文氏。寻以疾免。

孝闵帝践阼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为子，增邑通一千户。晋公护为雍州牧，辟为别驾，又以疾固辞。武成二年，征拜御伯中大夫，徙授御正。保定三年，出为宜州刺史，转华州刺史。五年，除虞州刺史，转陕州刺史。频历数州，皆有政绩。复以疾笃，屡乞骸骨。入为少司空。卒于位，时年六十。赠本官，加郑梁北豫三州刺史。谥曰贞。

子诒嗣。历位纳言，为聘陈使。后至开府仪同三司、大将军、邵州刺史。诒弟译，于隋文帝有翊赞功，开皇初，又追赠孝穆大将军、徐兖等六州刺史，改谥曰文。

译幼聪敏，涉猎群书，尤善音乐，有名于时。世宗诏令事辅城公。及高祖即位。除都督，稍迁御正下大夫，颇被顾待。东宫建，以译为宫尹下大夫，特被太子亲爱。建德二年，为聘齐使副。及太子西征，多有失德，王轨、宇文孝伯等以闻，高祖大怒，宫臣亲幸者，咸被谴责，译坐除名。后例复官，仍拜吏部下大夫。宣帝嗣位，授开府仪同大将军、内史中大夫，封归昌县公，邑千户。既以恩旧，任遇甚重，朝政机密，并得参

详。寻迁内史上大夫，进爵沛国公。上大夫之官，自译始也。及宣帝大渐，御正下大夫刘昉乃与译谋，以随公受遗辅少主。隋文帝执政，拜柱国、大丞相府长史，内史如故。寻进位上柱国。

崔谦字士逊，博陵安平人也。祖辩，魏平远将军、武邑郡守。父楷，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、殷州刺史，赠侍中、都督冀定相三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冀州刺史。

谦幼聪敏，神彩巍然。及长，深沉有识量。历观经史，不持章句，志在博闻而已。每览经国纬民之事，心常好之，未尝不抚卷叹息。孝昌中，解褐著作佐郎。从太宰元天穆讨邢杲，破之，以功授辅国将军、太中大夫，迁平东将军、尚书殿中郎。

贺拔胜出镇荆州，以谦为行台左丞。胜虽居方岳之任，至于安辑夷夏，纲纪众务，皆委谦焉。谦亦尽其智能，以相匡弼。胜有声南州，谦之力也。及魏孝武将备齐神武之逼，乃诏胜引兵赴洛。军至广州，帝已西迁。胜乃迟疑，将旋所镇。谦谓胜曰：“昔周室不造，诸侯释位；汉道中微，列藩尽节。今皇家多故，主上蒙尘，寔忠臣枕戈之时，义士立功之日也。公受方面之重，总宛、叶之众，若杖义而动，首唱勤王，天下闻风，孰不感激。诚宜顺义勇之志，副遐迩之心，倍道兼行，谒帝关右。然后与宇文行台，同心协力，电讨不庭。则桓、文之勋，复兴于兹日矣。舍此不为，中道而退，便恐人皆解体，士各有心。一失事机，后悔何及。”胜不能用，而人情果大骚动。还未至州，州民邓诞引侯景军奄至，胜与战，败绩，遂将麾下数百骑南奔于梁。谦亦与胜俱行。及至梁，每乞师赴援。梁武帝虽不为出军，而嘉胜等志节，并许其还国。乃分谦先还，且通邻好。魏文帝见谦甚悦，谓之曰：“卿出万死之中，投身江外，今得生还本朝，岂非忠贞之报也。”太祖素闻谦名，甚礼之。

乃授征西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赐爵千乘县男。及胜至，拜太师，以谦有毗辅之功，又授太师长史。

大统三年，从太祖擒窦泰，战沙苑，并有功。进爵为子，迁车骑大将军、右光禄大夫，拜尚书右丞。谦明练时事，及居枢辖，时论以为得人。四年，从太祖解洛阳围，仍经河桥战，加定州大中正、瀛州刺史。十五年，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又破柳仲礼于随郡，讨平李迁哲于魏兴，并有功。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直州刺史，赐姓宇文氏。

魏恭帝初，转利州刺史。谦性明悟，深晓政术，又勤于理务，民讼虽繁，未尝有懈倦之色。吏民以是敬而爱之。时有蜀人贾晃迁举兵作乱，率其党围逼州城。谦仓卒分部，纔得千许人，便率拒战。会梁州援兵至，遂擒晃迁，余人乃散。谦诛其渠帅，余并原之。旬日之间，遂得安辑。世宗初，进爵作唐县公。保定二年，迁安州总管、随应等十一州甑山上明鲁山三镇诸军事、安州刺史。四年，加大将军，进爵武康郡公。

天和元年，授江陵总管。三年，迁荆州总管、荆浙等十四州南阳平阳等八防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州既统摄遐长，俗兼夷夏，又南接陈境，东邻齐寇。谦外御强敌，内抚军民，风化大行，号称良牧。每年考绩，常为天下最，屡有诏褒美焉。谦随贺拔胜之在荆州也，虽被亲遇，而名位未显。及践其位，朝野以为荣。四年，卒于州。阖境痛惜之，乃共立祠堂，四时祭飨。子旷嗣。

谦性至孝，少丧父，殆将灭性。与弟〔说〕特相友爱，虽复年事并高，名位各重，所有资产，皆无私焉。其居家严肃，动遵礼度。旷与说子弘度等，并奉其遗训云。

旷少温雅，仁而泛爱。释褐中外府记室。大象末，位至开府仪同大将军，浙州刺史。

说本名士约，少鯁直，有节概，膂力过人，尤工骑射。释褐领军府录事，转谘议参军。及贺拔胜出牧荆州，以说为假节、冠军将军、防城都督。又随胜奔梁，复自梁归国。授卫将军、都督，封安昌县子，邑三百户。从太祖复弘农，战沙苑，皆有功。进爵为侯，增邑八百户，除京兆郡守。累迁帅都督、抚军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、大都督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都官尚书、定州大中正，改封安固县侯，增邑三百户，赐姓宇文氏，并赐名说焉。进爵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，进爵万年县公，增邑通前二千四百户。除陇州刺史，迁总管凉甘瓜三州诸军事、凉州刺史。说莅政强毅，百姓畏之。齐王宪东征，以说为行军长史。军还，除使持节、崇德安义等十三防熊和（忠）〔中〕等三州诸军事，崇德防主，加授大将军，改封安平县公。建德四年卒，时年六十四。赠鄜延丹绶长五州刺史，谥曰壮。子弘度，猛毅有父风。大象末，上柱国、武乡郡公。

崔猷字宣猷，博陵安平人，汉尚书寔之十二世孙也。祖挺，魏光州刺史、泰昌县子，赠辅国将军、幽州刺史，谥曰景。父孝芬，左光禄大夫、仪同三司，兼吏部尚书，为齐神武所害。

猷少好学，风度闲雅，性鯁正，有军国筹略。释褐员外散骑侍郎，领大行台郎中。寻为吏部尚书李神隼所荐，拜通直散骑侍郎，摄尚书驾部郎中。普泰初，除征虏将军、司徒从事中郎。既遭家难，遂间行入关。及谒魏孝武，哀动左右，帝为之改容。既退，帝目送之曰：“忠孝之道，萃此一门。”即以本官奏门下事。

大统初，兼给事黄门侍郎，封平原县伯，邑八百户。二年，正除黄门，加中军将军。擒窦泰，复弘农，破沙苑，猷常以本官从军典文翰。五年，除司徒左长史，加骠骑将军。时太庙初成，四时祭祀，犹设俳優角抵之戏，其郊庙祭官，多有假兼。

猷屡上疏谏，书奏，并纳焉。迁京兆尹。时婚姻礼废，嫁娶之辰，多举音乐。又廛里富室，衣服奢淫，乃有织成文绣者。猷又请禁断，事亦施行。与卢辩等创修六官。十二年，除大都督、骠骑将军、浙州刺史，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十四年，侯景据河南归款，遣行台王思政赴之。太祖与思政书曰：“崔宣猷智略明瞻，有应变之才，若有所疑，宜与量其可不。”思政初（领）〔顿〕兵襄城，后欲于颍川为行台治所，遣使人魏仲奉启陈之。并致书于猷论将移之意。猷复书曰：“夫兵者，务在先声后实，故能百战百胜，以弱为强也。但襄城控带京洛，寔当今之要地，如有动静，易相应接。颍川既邻寇境，又无山川之固，贼若充斥，径至城下。辄以愚情，权其利害，莫若顿兵襄城，为行台治所，颍川置州，遣郭贤镇守。则表里胶固，人心易安，纵有不虞，岂能为患。”仲见太祖，具以启闻。太祖即遣仲还，令依猷之策。思政重启，求与朝廷立约：贼若水攻，乞一周为断；陆攻，请三岁为期。限内有事，不烦赴援。过此以往，惟朝廷所裁。太祖以思政既亲其事，兼复固请，遂许之。及颍川没后，太祖深追悔焉。十六年，以疾去职。属大军东征，太祖赐以马舆，命随军，与之筹议。十七年，进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本州大中正，赐姓宇文氏。

魏恭帝元年，太祖欲开梁汉旧路，乃命猷督仪同刘道通、陆腾等五人，率众通车路，凿山堙谷五百余里，至于梁州。即以猷为都督梁利等十二州白马傥城二防诸军事、梁州刺史。及太祖崩，始利沙兴等诸州，阻兵为逆，信合开楚四州亦叛，唯梁州境内，民无贰心。利州刺史崔谦请援，猷遣兵六千赴之。信州粮尽，猷又送米四千斛。二镇获全，猷之力也。进爵固安县公，邑二千户。猷深为晋公护所重，护乃养猷第三女为己女，封富平公主。

世宗即位，征拜御正中大夫。时依周礼称天王，又不建年号，猷以为世有浇淳，运有治乱，故帝王以之沿革，圣哲因时制宜。今天子称王，不足以威天下，请遵秦汉称皇帝，建年号。朝议从之。武成二年，除司会中大夫，御正如故。

世宗崩，遗诏立高祖。晋公护谓猷曰：“鲁国公稟性宽仁，太祖诸子之中，年又居长。今奉遵遗旨，翊戴为主，君以为何如？”猷对曰：“殷道尊尊，周道亲亲，今朝廷既遵周礼，无容辄违此义。”护曰：“天下事大，但恐毕公冲幼耳。”猷曰：“昔周公辅成王以朝诸侯，况明公亲贤莫二，若行周公之事，方为不负顾托。”事虽不行，当时称其守正。保定元年，重授总管梁利开等十四州白马儻（成）〔城〕二防诸军事、梁州刺史。寻复为司会。

天和二年，陈将华皎来附，晋公护议欲南伐，公卿莫敢正言。猷独进曰：“前岁东征，死伤过半，比虽加抚循，而疮痍未复。近者长星为灾，乃上玄所以垂鉴诫也。诚宜修德以禳天变，岂可穷兵极武而重其谴负哉？今陈氏保境息民，共敦邻好。无容违盟约之重，纳其叛臣，兴无名之师，利其土地。详观前载，非所闻也。”护不从。其后水军果败，而裨将元定等遂没江南。

建德四年，出为同州司会。六年，征拜小司徒，加上开府仪同大将军。隋文帝践极，以猷前代旧齿，授大将军，进爵汲郡公，增邑通前三千户。开皇四年卒，谥曰明。

子仲方，字不齐，早知名，机神颖悟，文学优敏。大象末，仪同大将军、司玉下大夫。

裴侠字嵩和，河东解人也。祖思齐，举秀才，拜议郎。父欣，博涉经史，魏昌乐王府司马、西河郡守，赠晋州刺史。

侠幼而聪慧，有异常童。年十三，遭父忧，哀毁有若成人。

州辟主簿，举秀才。魏正光中，解巾奉朝请。稍迁员外散骑侍郎、义阳郡守。元颢入洛，侠执其使人，焚其赦书。魏孝庄嘉之，授轻车将军、东郡太守，带防城别将。及魏孝武与齐神武有隙，征河南兵以备之，侠率所部赴洛阳。授建威将军，左中郎将。俄而孝武西迁，侠将行而妻子犹在东郡。荥阳郑伟谓侠曰：“天下方乱，未知乌之所集。何如东就妻子，徐择木焉。”侠曰：“忠义之道，庸可忽乎！吾既食人之禄，宁以妻子易图也。”遂从入关。赐爵清河县伯，除丞相府士曹参军。

大统三年，领乡兵从战沙苑，先锋陷阵。侠本名协，至是，太祖嘉其勇决，乃曰“仁者必有勇”，因命改焉。以功进爵为侯，邑八百户，拜行台郎中。王思政镇玉壁，以侠为长史。未几为齐神武所攻。神武以书招思政，思政令侠草报，辞甚壮烈。太祖善之，曰：“虽鲁连无以加也。”

除河北郡守。侠躬履俭素，爱民如子，所食唯菽麦盐菜而已。吏民莫不怀之。此郡旧制，有渔猎夫三十人以供郡守。侠曰：“以口腹役人，吾所不为也。”乃悉罢之。又有丁三十人，供郡守役使。侠亦不以入私，并收庸直，为官市马。岁月既积，马遂成群。去职之日，一无所取。民歌之曰：“肥鲜不食，丁庸不取，裴公贞惠，为世规矩。”侠尝与诸牧守俱谒太祖。太祖命侠别立，谓诸牧守曰：“裴侠清慎奉公，为天下之最，今众中有如侠者，可与之俱立。”众皆默然，无敢应者。太祖乃厚赐侠。朝野叹服，号为独立君。

侠又撰九世伯祖贞侯潜传，以为裴氏清公，自此始也，欲使后生奉而行之，宗室中知名者，咸付一通。从弟伯凤、世彦，时并为丞相府佐，笑曰：“人生仕进，须身名并裕。清苦若此，竟欲何为？”侠曰：“夫清者莅职之本，俭者持身之基。况我大宗，世济其美，故能：存，见称于朝廷；没，流芳于典策。

今吾幸以凡庸，滥蒙殊遇，固其穷困，非慕名也。志在自修，惧辱先也。翻被嗤笑，知复何言。”伯凤等惭而退。

九年，入为大行台郎中。居数载，出为郢州刺史，加仪同三司，寻转（祐）〔拓〕州刺史，征拜雍州别驾。孝闵帝践阼，除司邑下大夫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为公，增邑通前一千六百户。迁民部中大夫。时有奸吏，主守仓储，积年隐没至千万者，及侠在官，励精发摘，数旬之内，奸盗略尽。转工部中大夫。有大司空掌钱物典李贵乃于府中悲泣。或问其故。对曰：“所掌官物，多有费用，裴公清严有名，惧遭罪责，所以泣耳。”侠闻之，许其自首。贵言隐费钱五百万。侠之肃遏奸伏，皆此类也。

初，侠尝遇疾沉顿，大司空许国公宇文贵、小司空北海公申徽并来问候侠。侠所居第屋，不免风霜，贵等还，言之于帝。帝矜其贫苦，乃为起宅，并赐良田十顷，奴隶、耕牛、粮粟，莫不备足。搢绅咸以为荣。武成元年，卒于位。赠太子少师、蒲州刺史，谥曰贞。河北郡前功曹张回及吏民等，感侠遗爱，乃作颂纪其清德焉。

子祥，性忠谨，有治剧才。少为成都令，清不及侠，断决过之。后除长安令，为权贵所惮。迁司仓下大夫。侠之终也，遂以毁卒。祥弟肃，贞亮有才艺。天和中，举秀才，拜给事中士。稍迁御正大夫，赐爵胡原县子。

薛端字仁直，河东汾阴人也，本名沙陀。魏雍州刺史、汾阴侯辨之六世孙。代为河东着姓。高祖谨，泰州刺史、内都坐大官、涪陵公。曾祖洪隆，河东太守。以隆兄洪阼尚魏文〔成〕帝女西河公主，有赐田在冯翊，洪隆子麟驹徙居之，遂家于冯翊之夏阳焉。麟驹举秀才，拜中书博士，兼主客郎中，赠河东太守。父英集，通直散骑常侍。

端少有志操。遭父忧，居丧合礼。与弟裕，励精笃学，不交人事。年十七，司空高干辟为参军，赐爵汾阴县男。端以天下扰乱，遂弃官归乡里。

魏孝武西迁，太祖令大都督薛崇礼据龙门，引端同行。崇礼寻失守，遂降东魏。东魏遣行台薛循义、都督乙干贵率众数千西度，据杨氏壁。端与宗亲及家僮等先在壁中，循义乃令其兵逼端等东度。方欲济河，会日暮，端密与宗室及家僮等叛之。循义遣骑追，端且战且驰，遂入石城栅，得免。栅中先有百家，端与并力固守。贵等数来慰喻，知端无降意，遂拔还河东。东魏又遣其将贺兰懿、南汾州刺史薛琰达守杨氏壁。端率其属，并招喻村民等，多设奇以临之。懿等疑有大军，便即东遁，争船溺死者数千人。端收其器械，复还杨氏壁。太祖遣南汾州刺史苏景恕镇之。降书劳问，征端赴阙，以为大丞相府户曹参军。

从擒窦泰，复弘农，战沙苑，并有功。加冠军将军、中散大夫，进爵为伯。转丞相东合祭酒，加本州大中正，迁兵部郎中，改封文城县伯，加使持节、平东将军、吏部郎中。端性强直，每有奏请，不避权贵。太祖嘉之，故赐名端，欲令名质相副。自居选曹，先尽贤能，虽贵游子弟，才劣行薄者，未尝升擢之。每启太祖云：“设官分职，本康时务，苟非其人，不如旷职。”太祖深然之。大统十六年，大军东讨。柱国李弼为别道元帅，妙简首僚，数日不定。太祖谓弼曰：“为公思得一长史，无过薛端。”弼对曰：“真其才也。”乃遣之。加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转尚书左丞，仍掌选事。进授吏部尚书，赐姓宇文氏。端久处选曹，雅有人伦之鉴，其所擢用，咸得其才。六官建，拜军司马，加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为侯。

孝闵帝践阼，除工部中大夫，转民部中大夫，进爵为公，

增邑通前一千八百户。晋公护将废帝，召群官议之，端颇有同异。护不悦，出为蔡州刺史。为政宽惠，民吏爱之。寻转基州刺史。基州地接梁、陈，事藉镇抚，总管史宁遣司马梁荣催令赴任。蔡州父老诉荣，请留端者千余人。至基州，未几卒，时年四十三。遗诫薄葬，府州赠遗，勿有所受。赠本官，加大将军，追封文城郡公。谥曰质。

子胄，字绍玄。幼聪敏，涉猎群书，雅达政事。起家帅都督。累迁上仪同，历司金中大夫、徐州总管府长史、合州刺史。大象中，位至开府仪同大将军。

端弟裕，字仁友。少以孝悌闻于州里。初为太学生，时冀中多是贵游，好学者少，唯裕耽翫不倦。弱冠，辟丞相参军事。是时京兆韦夔志安放逸，不干世务。裕慕其恬静，数载酒肴候之，谈宴终日。夔遂以从孙女妻之。裕尝谓亲友曰：“大丈夫当圣明之运，而无灼然文武之用，为世所知，虽复栖栖遑遑，徒为劳苦耳。至如韦居士，退不丘壑，进不市朝，怡然守道，荣辱不及，何其乐也。”寻遇疾而卒，时年四十一。文章之士誅之者数人。太祖伤惜之，赠洛州刺史。

薛善字仲良，河东汾阴人也。祖瑚，魏河东郡守。父和，南青州刺史。善少为司空府参军事，迁悦城郡守，转盐池都督。魏孝武西迁，东魏（攻）〔改〕河东（围秦）〔为泰〕州，以善为别驾。善家素富，僮仆数百人。兄元信，仗气豪侈，每食方丈，坐客恒满，弦歌不绝。而善独供己率素，爱乐闲静。

大统三年，齐神武败于沙苑，留善族兄崇礼守河东。太祖遣李弼围之，崇礼固守不下。善密谓崇礼曰：“高氏戎车犯顺，致令主上播越。与兄忝是衣冠绪余，荷国荣宠。今大军已临，而兄尚欲为高氏尽力。若城陷之日，送首长安，云逆贼某甲之首，死而有灵，岂不殁有余愧！不如早归诚款，虽未足以表奇

节，庶获全首领。”而崇礼犹持疑不决。会善从弟馥妹夫高子信为防城都督，守城南面。遣馥来诣善云：“意欲应接西军，但恐力所不制。”善即令弟济将门生数十人，与信、馥等斩关引弼军入。时预谋者并赏五等爵，善以背逆归顺，臣子常情，岂容阖门大小，俱叨封邑，遂与弟慎并固辞不受。太祖嘉之，以善为汾阴令。善干用强明，一郡称最。太守王黑美之，令善兼督六县事。

寻征为行台郎中。时欲广置屯田以供军费，乃除司农少卿，领同州夏阳县二十屯监。又于夏阳诸山置铁冶，复令善为冶监，每月役八千人，营造军器。善亲自督课，兼加慰抚，甲兵精利，而皆忘其劳苦焉。加通直散骑常侍，迁大丞相府从事中郎。追论屯田功，赐爵龙门县子，迁黄门侍郎，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除河东郡守，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赐姓宇文氏。六官建，拜工部中大夫，进爵博平县公。寻除御正中大夫，转民部中大夫。

时晋公护执政，仪同齐轨语善云：“兵马万机，须归天子，何因犹在权门。”善白之。护乃杀轨，以善忠于己，引为中外府司马。迁司会中大夫，副总六府事。加授京兆尹，仍治司会。出为隆州刺史，兼治益州总管府长史。征拜少傅。卒于位，时年六十七。赠蒲虞勋三州刺史。高祖以善告齐轨事，谥曰繆公。子哀嗣。官至高阳守。善弟慎。

慎字佛护，好学，能属文，善草书。少与同郡裴叔逸、裴諏之、柳虬、范阳卢柔、陇西李璨并相友善。起家丞相府墨曹参军。太祖于行台省置学，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。悉令旦理公务，晚就讲习，先六经，后子史。又于诸生中简德行淳懿者，侍太祖读书。慎与李璨及陇西李伯良、辛韶，武功苏

衡，谯郡夏侯裕，安定梁旷、梁礼，河南长孙璋，河东裴举、薛同，荥阳郑朝等十二人，并应其选。又以慎为学师，以知诸生课业。太祖雅好谈论，并简名僧深识玄宗者一百人，于第内讲说。又命慎等十二人兼学佛义，使内外俱通。由是四方竞为大乘之学。

数年，复以慎为宜都公侍读。转丞相府记室。魏东宫建，除太子舍人。迁庶子，仍领舍人。加通直散骑常侍，兼中书舍人，转礼部郎中。六官建，拜膳部下大夫。慎兄善又任工部。并居清显，时人荣之。孝闵帝践阼，除御正下大夫，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封淮南县子，邑八百户。历师氏、御伯中大夫。

保定初，出为湖州刺史。州界既杂蛮左，恒以劫掠为务。慎乃集诸豪帅，具宣朝旨，仍令首领每月一参，或须言事者，不限时节。慎每引见，必殷勤劝诫，及赐酒食。一年之间，翕然从化。诸蛮乃相谓曰：“今日始知刺史真民父母也。”莫不欣悦。自是襁负而至者，千有余户。蛮俗，婚娶之后，父母虽在，即与别居。慎谓守令曰：“牧守令长是化民者也，岂有其子娶妻，便与父母离析。非唯氓俗之失，亦是牧守之罪。”慎乃亲自诱导，示以孝慈，并遣守令各喻所部。有数户蛮，别居数年，遂还侍养，及行得果膳，归奉父母。慎感其从善之速，具以状闻。有诏蠲其赋役。于是风化大行，有同华俗。

寻入为蕃部中大夫。以疾去职，卒于家。有文集，颇为世所传。

薛善之以河东应李弼也，敬珍、敬祥亦率属县归附。

敬珍字国宝，河东蒲阪人也，汉杨州刺史韶之十世孙。父伯乐，州主簿，安邑令。珍伟容仪，有气侠，学业骑射，俱为当时所称。祥即珍从祖兄也，亦慷慨有大志，唯以交结英豪为

务。珍与之深相友爱，每同游处。

及齐神武趋沙苑，珍谓祥曰：“高欢迫逐乘舆，播迁关右，有识之士，孰不欲推刃于其腹中？但力未能制耳。今复称兵内侮，将逞凶逆，此诚志士效命之日，当与兄图之。”祥闻其言甚悦，曰：“计将安出？”珍曰：“宇文丞相宽仁大度，有霸王之略，挟天子而令诸侯，已数年矣。观其政刑备举，将士用命，欢虽有众，固非其俦。况逆顺理殊，将不战而自溃矣。我若招集义勇，断其归路，歼馘凶徒，使只轮不反，非直雪朝廷之耻，亦壮士封侯之业。”祥深然之，遂与同郡豪右张小白、樊昭贤、王玄略等举兵，数日之中，众至万余。将袭欢后军，兵未进而齐神武已败。珍与祥邀之，多所克获。及李弼军至河东，珍与小白等率猗氏、南解、北解、安邑、温泉、虞乡等六县户十余万归附。太祖嘉之，即拜珍平阳太守，领永宁防主；祥龙骧将军、行台郎中，领相里防主。并赐鼓吹以宠异之。太祖仍执珍手曰：“国家有河东之地者，卿兄弟之力。还以此地付卿，我无东顾之忧矣。”久之，迁绛州刺史。以疾免，卒于家。子元约，性贞正，有识学。位至布宪中大夫。

小白等既与珍归阙，太祖嘉其立效，并任用之。后咸至郡守、刺史。

史臣曰：郑孝穆抚宁离散，鹵岐多襁负之人；崔谦镇御边垂，江汉流载清之咏。崔说居家理治，以严肃见称，莅职当官，以猛毅为政；崔猷立朝赞务，则嘉谋屡陈，出抚宣条，则威恩具举。裴侠忠勤奉上，廉约治身，吏不能欺，民怀其惠。薛端历居显要，以强直知名。薛善任惟繁剧，以弘益流誉。并当时之良将也。而善陷齐谄护以要权宠，易名为缪，斯不谬乎。

周书卷三十六

列传第二十八

郑伟 杨纂 段永
王士良 崔彦穆 令狐整
司马裔 裴果 刘志

郑伟字子直，荥阳开封人也，小名阉提，魏将作大匠浑之十一世孙。祖思明，少勇悍，仕魏至直阁将军，赠济州刺史。父先护，亦以武勇闻。起家员外散骑侍郎。魏孝庄帝在藩，先护早自结托。及即位，历通直散骑常侍、平南将军、广州刺史，赐平昌县侯。元颢入洛，以御捍之功，累迁都督二豫郢雍四州诸军、征东将军、豫州刺史，兼尚书右仆射，进爵郡公。寻入为车骑将军、左卫将军。及尔朱死，徐州刺史尔朱仲远拥兵将入洛，诏先护以本官假骠骑将军、大都督，率所部与行台杨昱及都督贺拔胜同讨之。胜于阵降仲远，又闻京师不守，众遂溃。先护奔梁。寻自梁归，为仲远所害。魏孝武初，赠使持节、都督、青齐兖豫四州刺史。

伟少倜傥有大志，每以功名自许，善骑射，胆力过人。尔朱氏灭后，自梁归魏。起家通直散骑侍郎。及孝武西迁，伟亦归乡里，不求仕进。大统三年，河内公独孤信既复洛阳，伟乃谓其亲族曰：“今嗣主中兴鼎业，据有崤、函。河内公亲董众

军，克复瀘、洛，率土之内，孰不延首望风。况吾等世荷朝恩，家传忠义，诚宜以此时效臣子之节，成富贵之资。岂可碌碌为懦夫之事也！”于是与宗人荣业，纠合州里，建义于陈留。信宿间，众有万余人。遂攻拔梁州，擒东魏刺史鹿永吉及镇城令狐德，并获陈留郡守赵季和。乃率众来附。因是梁、陈之间，相次降款。伟驰入朝，太祖与语叹美之。拜龙骧将军、北徐州刺史，封武阳县伯，邑六百户。

从战河桥及解玉壁围，伟常先锋陷阵。侯景归款，太祖命伟率所部应接之。及景后叛，伟亦全军而还。录前后功，除中军将军、荥阳郡守，加散骑常侍、大都督，进爵襄城郡公，邑二千户，加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魏恭帝二年，进位大将军，除江陵防主、都督十五州诸军事。伟性粗犷，不遵法度，睚眦之间，便行杀戮。朝廷以其有立义之效，每优容之。及在江陵，乃专戮副防主杞宾王，坐除名。保定元年，诏复官爵，仍除宜州刺史。天和六年，转华州刺史。伟前后莅职，皆以威猛为治，吏民莫敢犯禁，盗贼亦为之休止。虽无仁政，然颇以此见称。其年卒于州，时年五十七。赠本官，加少傅、都督司豫洛相冀五州诸军事、司州刺史。谥曰肃。

伟性吃，少时尝逐鹿于野，失之，遇牧竖而问焉。牧竖答之，其言亦吃。伟怒，谓其效己，遂射杀之。其忍暴如此。子大土嗣。

伟族人顶字宁伯，少有干用。起家员外散骑侍郎，稍迁行台左丞、阳城陈留二郡守。与伟同谋立义。后随伟入朝，赐爵魏昌县伯，除太府少卿。出为扶风郡守，复为太府少卿，转卫尉少卿。历职内外，并有恪勤之称。寻卒官。赠仪同三司、豫州刺史。

子常，字子元。颇涉学，有当官誉。历抚军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、司皮下大夫，迁信东徐南兖三州刺史。以立义及累战功，授上开府、仪同大将军，赐爵饶阳侯。卒，赠本官，加郢鄱陕三州诸军事、郢州刺史。子神符。

杨纂，广宁人也。父安仁，魏北道都督、朔州镇将。

纂少习军旅，慷慨有志略，尤工骑射，勇力兼人。年二十，从齐神武起兵于信都，以军功稍迁安西将军、武州刺史。自以功高赏薄，志怀怨愤，每叹曰：“大丈夫富贵何必故乡。若以妻子挠怀，岂不沮人雄志！”大统初，乃间行归款。太祖执纂手曰：“人所贵者忠义也，所惧者危亡也，其能不惮危亡蹈兹忠义者，今方见之于卿耳。”即授征南将军、大都督，封永兴县侯，邑八百户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。

从太祖解洛阳围，经河桥、邙山之战，纂每先登，军中咸推其敢勇。累迁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，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，进爵为公，增邑通前一千户。赐姓莫胡卢氏。俄授岐州刺史。孝闵帝践阼，进爵宋熙郡公。保定元年，进位大将军，改封陇东郡公，除陇州刺史。三年，从随公杨忠东伐，至并州而还。天和六年，进授柱国大将军，转华州刺史。

纂性质朴，又不识文字，前后莅职，但推诚信而已。吏以其忠恕，颇亦怀之。寻卒于州，时年六十七。子睿嗣。位至上柱国、渔阳郡公。

段永字永宾，其先辽西石城人，晋幽州刺史匹磾之后也。曾祖悞，仕魏，黄龙镇将，因徙高陆之河阳焉。

永幼有志操，闾里称之。魏正光末，六镇扰乱，遂携老幼，避地中山。后赴洛阳。拜殿中将军，稍迁平东将军，封沃阳县伯，邑五百户。青州人崔社客举兵反，永讨平之。进爵为侯，

除左光禄大夫。时有贼魁元伯生，率数百骑，西自崤、潼，东至巩、洛，屠陷坞壁，所在为患。魏孝武遣京畿大都督匹娄昭讨之，昭请以五千人行。永进曰：“此贼既无城栅，唯以寇抄为资，安则蚁聚，穷则鸟散，取之在速，不在众也。若星驰电发，出其不虞，精骑五百，自足平殄。若征兵而后往，彼必远窜，虽有大众，无所用之。”帝然其计，于是命永代昭，以五百骑讨之。永觐知所在，倍道兼进，遂破平之。

帝西迁，永时不及从。大统初，乃结宗人，潜谋归款。密与都督赵业等袭斩西中郎将慕容显和，传首京师。以功别封昌平县子，邑三百户，除北徐州刺史。从擒窦泰，复弘农，破沙苑，并有战功。进爵为公。河桥之役，永力战先登，授南汾州刺史。累迁大都督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赐姓尔绵氏。魏废帝元年，授恒州刺史。于时朝贵多其部人，谒永之日，冠盖盈路。当时荣之。孝闵帝践阼，进爵广城郡公，转文州刺史。入为工部中大夫，迁军司马。保定四年，拜大将军。

永历任内外，所在颇有声称。轻财好士，朝野以此重焉。前后累增凡三千九百户。天和四年，授小司寇。寻为右二军总管，率兵北道讲武。遇疾，卒于贺葛城，年六十八。丧还，高祖亲临。赠使持节、柱国大将军、同华等五州刺史，谥曰基。子岌嗣，官至仪同三司、兵部下大夫。

王士良字君明，其先太原晋阳人也。后因晋乱，避地凉州。魏太武平沮渠氏，曾祖景仁归魏，为炖煌镇将。祖公礼，平城镇司马，因家于代。父延，兰陵郡守。士良少修谨，不妄交游。魏建明初，尔朱仲远启为府参军事。历大行台郎中、谏议大夫，封石门县男，邑二百户。后与纥豆陵步藩交战，军败，为步藩所擒，遂居河右。伪行台纥豆陵伊利钦其才，擢授右丞，妻以

孙女。士良既为姻好，便得尽言，遂晓以祸福，伊利等并即归附。朝廷嘉之。太昌初，进爵晋阳县子，邑四百户。寻进爵琅邪县侯，授太中大夫、右将军，出为殷州车骑府司马。

东魏徙邺之后，置京畿府，专典兵马。时齐文襄为大都督，以士良为司马，领外兵参军。寻迁长史，加安西将军，徙封符垒县侯，增邑七百户。武定初，除行台左中兵郎中，又转大将军府属、从事中郎，仍摄外兵事。王思政镇颍川，齐文襄率众攻之。授士良大行台右丞，加镇西将军，增邑一千户，进爵为公，令辅其弟演于并州居守。

齐文宣即位，入为给事黄门侍郎，领中书舍人，仍总知并州兵马事，加征西将军，别封新丰县子，邑三百户。俄除骠骑将军、尚书吏部郎中。齐文宣自晋阳赴邺宫，复士良为尚书左丞，统留后事。仍迁御史中丞，转七兵尚书。未几，入为侍中，转殿中尚书。顷之，复为侍中，除吏部尚书。士良顿首固让，文宣不许。久之，还为侍中，又摄度支、五兵二曹尚书。士良少孤，事继母梁氏以孝闻。及卒，居丧合礼。文宣寻起令视事，士良屡表陈诚，再三不许，方应命。文宣见其毁瘠，乃许之。因此卧疾历年，文宣每自临视。疾愈，除沧州刺史。干明初，征还邺，授仪同三司。孝昭即位，遣三道使搜扬人物。士良与尚书令赵郡王高叡、太常卿崔昂分行郡国，但有一介之善者，无不以闻。齐武成初，除太子少傅、少师，复除侍中，转太常卿，寻加开府仪同三司，出为豫州道行台，豫州刺史。

保定四年，晋公护东伐，权景宣以山南兵围豫州，士良举城降。授大将军、小司徒，赐爵广昌郡公。寻除荆州总管，行荆州刺史。复入为小司徒。俄除鄜州刺史，转金州总管、七州诸军事、金州刺史。建德六年，授并州刺史。士良去乡既久，忽临本州，耆旧故人，犹有存者。远近咸以为荣。加授上大将

军。以老疾乞骸骨，优诏许之。隋开皇元年卒，时年八十二。子德衡，大象末，仪同大将军。

崔彦穆字彦穆，清河东武城人也，魏司空、安阳侯林之九世孙。曾祖顓，魏平东府谘议。祖蔚，遭从兄司徒浩之难，南奔江左。仕宋为给事黄门侍郎，汝南、义阳二郡守。延兴初，复归于魏，拜颍川郡守，因家焉。后终于郢州刺史。父稚，笃志经史，不以世事婴心。起家秘书郎，稍迁永昌郡守。隋开皇初，以献后外曾祖，追赠上开府仪同三司、新州刺史。

彦穆幼明悟，神彩卓然。年十五，与河间邢子才、京兆韦孝宽俱入中书学，偏相友爱。伏膺儒业，为时辈所称。魏吏部尚书陇西李神隼有知人之鉴，见而叹曰：“王佐才也。”永安末，除司徒府参军事，转记室，迁大司马从事中郎。

魏孝武西迁，彦穆时不得从。大统三年，乃与兄彦珍于成皋举义，因攻拔荥阳，擒东魏郡守苏淑。仍与乡郡王元洪威攻颍川，斩其刺史李景（道）〔遗〕。

孝武嘉之，拜镇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、荥阳郡守。四年，兼行右民郎中、颍川邑中正，赐爵千乘县侯。十四年，加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、司农卿。时军国草创，众务殷繁，太祖乃诏彦穆入幕府，兼掌文翰。及于谨（平）〔伐〕江陵，彦穆以本官从平之。

世宗初，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俄拜安州总管、十一州诸军事、安州刺史。入为御正中大夫。陈氏请敦邻好，诏彦穆使焉。彦穆风韵闲旷，器度方雅，善玄言，解谈谑，甚为江陵所称。转民部中大夫，进爵为公。天和三年，复为使主，聘于齐。使还，除金州总管、七州诸军事、金州刺史，进位大将军。寻征拜小司徒。

大象二年，宣帝崩，隋文帝辅政，三方兵起。以彦穆为行

军总管，率兵与襄州总管王谊讨司马消难。军次荆州，彦穆疑荆州总管独孤永业有异志，遂收而戮之。及事平，隋文帝征王谊入朝，即以彦穆为襄州总管、六州诸军事、襄州刺史，加授上大将军，进爵东郡公，邑二千户。顷之，永业家自理得雪，彦穆坐除名。寻复官爵。隋开皇元年，卒。子君绰嗣。

君绰性夷简，博览经史，有父风。大象末，丞相府宾曹参军。君绰弟君肃，解巾为道王侍读。大象末，颍川郡守。

令狐整字延保，炖煌人也，本名延，世为西土冠冕。曾祖嗣、祖诏安，并官至郡守，成为良二千石。父虬，早以名德着闻，仕历瓜州司马、炖煌郡守、郢州刺史，封长城县子。大统末，卒于家。太祖伤悼之，遣使者监护丧事，又敕乡人为营坟墓。赠龙骧将军、瓜州刺史。

整幼聪敏，沉深有识量。学艺骑射，并为河右所推。刺史魏东阳王元荣辟整为主簿，加荡寇将军。整进趋详雅，对扬辩畅，谒见之际，州府倾目。荣器整德望，尝谓僚属曰：“令狐延保西州令望，方城重器，岂州郡之职所可縻维。但一日千里，必基武步，寡人当委以庶务，书诺而已。”

顷之，魏孝武西迁，河右扰乱，荣仗整防扞，州境获宁。及邓彦窃瓜州，拒不受代，整与开府张穆等密应使者申徽，执彦送京师。太祖嘉其忠节，表为都督。寻而城民张保又杀刺史成庆，与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构逆，规据河西。晋昌人吕兴等复害郡守郭肆，以郡应保。初，保等将图为乱，虑整守义不从，既杀成庆，因欲及整。以整人之望也，复恐其下叛之，遂不敢害。虽外加礼敬，内甚忌整。整亦伪若亲附，而密欲图之。阴令所亲说保曰：“君与仲和结为唇齿，今东军渐逼凉州，彼势孤危，恐不能敌。若或摧衄，则祸及此土。宜分遣锐师，星言救援。二州合势，则东军可图。然后保境息人，计之上者。”

保然之，而未知所任。整又令说保曰：“历观成败，在于任使。所择不善，旋致倾危。令狐延保兼资文武，才堪统御，若使为将，蔑不济矣。”保纳其计，具以整父兄等并在城中，弗之疑也，遂令整行。整至玉门郡，召集豪杰，说保罪逆，驰还袭之。先定晋昌，斩吕兴。进军击保。州人素服整威名，并弃保来附。保遂奔吐谷浑。

众议推整为刺史。整曰：“本以张保肆逆，毒害无辜，阖州之人，俱陷不义。今者同心戮力，务在除凶，若其自相推荐，复恐效尤致祸。”于是乃推波斯使主张道义行州事。具以状闻。诏以申徽为刺史。征整赴阙，授寿昌郡守，封（骧）〔襄〕武县男，邑二百户。太祖谓整曰：“卿少怀英略，早建殊勋，今者官位，未足酬赏。方当与卿共平天下，同取富贵。”遂立为瓜州义首。仍除持节、抚军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、大都督。

整以国难未宁，常愿举宗效力。遂率乡亲二千余人入朝，随军征讨。整善于抚驭，躬同丰约，是以人众并忘羁旅，尽其力用。迁使持节、车骑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。太祖常从容谓整曰：“卿远祖立忠而去，卿今立忠而来，可谓积善余庆，世济其美者也。”整远祖汉建威将军迈，不为王莽屈，其子称避地河右。故太祖称之云。寻除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。太祖又谓整曰：“卿勋同娄、项，义等骨肉，立身敦雅，可以范人。”遂赐姓宇文氏，并赐名整焉。宗人二百余户，并列属籍。

孝闵帝践阼，拜司宪中大夫。处法平允，为当时所称。进爵彭阳县公，增邑一千户。

初，梁兴州刺史席固以州来附，太祖以固为丰州刺史。固莅职既久，犹习梁法，凡所施为，多亏治典。朝议密欲代之，而难其选。遂令整权镇丰州，委以代固之略。整广布威恩，倾

身抚接，数月之间，化洽州府。于是除整丰州刺史，以固为湖州。丰州旧治，不居人民，赋役参集，劳逸不均。整请移治武当，诏可其奏。奖励抚导，迁者如归，旬月之间，城府周备。固之迁也，其部曲多愿留为整左右，整谕以朝制，弗之许也，流涕而去。及整秩满代至，民吏恋之，老幼送整，远近毕集，数日停留，方得出界。其得人心如此。拜御正中大夫，出为中华郡守，转同州司会，迁始州刺史。整雅识情伪，尤明政术，恭谨廉慎，常惧盈满，故历居内外，所在见称。天和六年，进位大将军，增邑通前二千一百户。

晋公护之初执政也，欲委整以腹心。整辞不敢当，颇迁其意，护以此疏之。及护诛，附会者咸伏法，而整独保全。时人称其先觉。建德二年卒，时年六十一。赠本官，加鄜宜豳盐四州诸军事、鄜州刺史，谥曰襄。子熙嗣。熙字长熙。性方雅，有度量，虽在私室，容止俨然。非一时贤俊，未尝与之游处。善骑射，解音律，涉群书，尤明三礼。累迁居职任，并有能名。大象中，位至吏部中大夫、仪同大将军。

整弟休，幼聪敏，有文武材。起家太学生。后与整同起兵逐张保，授都督。累迁大都督、乐安郡守。入为中外府乐曹参军。时诸功臣多为本州刺史，晋公护谓整曰：“以公勋望，应得本州，但朝廷藉公委任，无容远出。然公门之内，须有衣锦之荣。”乃以休为炖煌郡守。在郡十余年，甚有政绩。进位仪同三司，迁合州刺史。寻卒官。

司马裔字遵胤，河内温人也，晋宣帝弟太常馥之后。曾祖楚之，属宋武帝诛晋氏戚属，避难归魏。位至使持节、侍中、镇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朔州刺史，封琅邪王。

裔少孤，有志操，州郡辟召，并不应命。起家司徒府参军。后以军功，授中坚将军、员外散骑常侍。及魏孝武西迁，

裔时在邲，潜归乡里，志在立功。

大统三年，大军复弘农，乃于温城起义，遣使送款。与东魏将高永洛、王陵等昼夜交战。众寡不敌，义徒死伤过半。及大军东征，裔率所部从战河桥，又别攻怀县，获其将吴辅叔。自此频与东魏交战，每有克获。六年，授河内郡守。寻加持节、平东将军、北徐州刺史。八年，率其义众入朝。太祖嘉之，特蒙赏劳。顷之，河内有四千余家归附，并裔之乡旧，乃授前将军、太中大夫，领河内郡守，令安集流民。十三年，攻拔东魏平齐、柳泉、蓼坞三城，获其镇将李熙之。加授都督。

十五年，太祖令山东立义诸将等能率众入关者，并加重赏。裔领户千室先至，太祖欲以封裔。裔固辞曰：“立义之士，辞乡里，捐亲戚，远归皇化者，皆是诚心内发，岂裔能率之乎。今以封裔，便是卖义士以求荣，非所愿也。”太祖善而从之。授帅都督，拜其妻元为襄城郡公主。十六年，大军东伐，裔请为前锋。遂入建州，破东魏将刘雅兴，拔其五城。

魏废帝元年，征裔，令以本兵镇汉中。除白马城主，带华阳郡守，加授抚军将军、大都督、通直散骑常侍。二年，转镇宋熙郡。寻率所部兵从尉迟迥伐蜀，与叱罗协破叛兵赵雄杰于槐林，平邓朐于梓潼。以功赐爵龙门县子，行蒲州刺史。寻行新城郡事。魏恭帝元年，授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、本郡中正。

孝闵帝践阼，除巴州刺史，进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琅邪县伯，邑五百户。保定二年，入为御伯中大夫，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户。四年，转御正中大夫，进爵为公。大军东讨，裔率义兵与少师杨黠守轵关，即授怀州刺史、东道慰劳大使。五年，转始州刺史。

天和初，信州蛮酋冉令贤等反，连结二千余里。裔随上庸

公陆腾讨之。裔自开州道入，先遣使宣示祸福。蛮酋冉三公等三十余城皆来降附。进次双城，蛮酋向宝胜等率其种落，据险自固。向天王之徒，为其外援。裔昼夜攻围，腹背受敌。自春至秋，五十余战。宝胜粮仗俱竭，力屈乃降。时尚有笼东一城未下，寻亦拔之。又获贼帅冉西梨、向天王等。出师再期，群蛮率服。拜信州刺史。五年，迁潼州刺史。六年，征拜大将军，除西宁州刺史。未及之部，卒于京师。

裔性清约，不事生业，所得俸禄，并散之亲戚，身死之日，家无余财。宅宇卑陋，丧庭无所，有诏为起祠堂焉。赠大将军，加怀邵汾晋四州刺史。谥曰定。

子侃嗣。

侃字道迁，少敢勇，未弱冠，便从戎旅。保定四年，随少师杨纁东征。与齐人交战，纁为敌所擒，侃力战得免。天和二年，授右侍上士，加都督，进大都督。从大军攻晋州，以功授使持节、车骑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又从平并、邺，除乐安郡守。后更论晋州及平齐勋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迁兖州刺史。未之部而卒。赠本官，加豫州刺史，谥曰惠。子运嗣。

裴果字戎昭，河东闻喜人也。祖思贤，魏青州刺史。父遵，齐州刺史。果少慷慨，有志略。魏太昌初，起家前将军、干河军主，除阳平郡丞。太祖曾使并州，与果相遇。果知非常人，密托附焉。永安末，盗贼蜂起。果从军征讨，乘黄骠马，衣青袍，每先登陷阵，时人号为“黄骠年少”。永熙中，授河北郡守。及齐神武败于沙苑，果乃率其宗党归阙。太祖嘉之，赐田宅、奴婢、牛马、衣服、什物等。从战河桥，解玉壁围，并摧锋奋击，所向披靡。大统九年，又从战邙山，于太祖前挺身陷阵，生擒东魏都督贺娄乌兰。勇冠当时，人莫不叹服。以此太祖愈亲待之，补帐内都督，迁平东将军。后从开府杨忠平随郡、

安陆，以功加大都督，除正平郡守。正平，果本郡也。以威猛为政，百姓畏之，盗贼亦为之屏息。迁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、司农卿。又从大将军尉迟迥伐蜀。果率所部为前军，开剑阁，破李庆保，降杨干运，皆有功。魏废帝三年，授龙州刺史，封冠军县侯，邑五百户。俄而州民张道、李祐驱率百姓，围逼州城。时粮仗皆阙，兵士又寡，果设方略以拒之，贼便退走。于是出兵追击，累战破之。旬月之间，州境清晏。转陵州刺史。

孝闵帝践阼，除隆州刺史。加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为公，增邑一千户。武成末，转眉州刺史。保定五年，授复州刺史。果性严猛，能断决，每抑挫豪右，申理屈滞，历牧数州，号为称职。天和二年，卒于位。赠本官，加绛晋建三州刺史。谥曰质。子孝仁嗣。

孝仁幼聪敏，涉猎经史，有誉于时。起家舍人上士。累迁大都督、仪同三司。出为长宁镇将。扞御齐人，甚有威边之略。建德末，迁建州刺史，转谯州刺史。大象末，又迁亳州刺史。

郑伟等之以梁州归款，时刘志亦以广州来附。

志，弘农华阴人，本名思，汉太尉宽之十世孙也。高祖隆，宋武帝平姚泓，以宗室首望，召拜冯翊郡守。后属赫连氏入寇，避地河洛，因家于汝颍。祖善，魏（大）〔天〕安中，举秀才，拜中书博士。后至弘农郡守、北雍州刺史。父瑰，汝南郡守，赠徐州刺史。

志少好学，博涉群书，植性方重，兼有武略。魏正光中，以明经征拜国子助教，除行台郎中。永安初，加宣威将军、给事中。二年，转东中郎府司马、征虏将军。永熙二年，除安北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、广州别驾。三年，齐神武举兵入洛，魏孝武西迁。志据城不从东魏，潜遣间使，奉表长安。魏孝武嘉

之，授大统三年，太祖遣领军将军独孤信复洛阳。志纠合义徒，举广州归国。拜大丞相府墨曹参军，封华阴县男，邑二百户。加大都督、抚军将军，转中外府属，迁国子祭酒。世宗出牧宜州，太祖以志为幕府司录。世宗雅爱儒学，特钦重之，事无大小，咸委于志。志亦忠恕谨慎，甚得匡赞之体。太祖嘉之，尝谓之曰：“卿之所为，每会吾志。”于是遂赐名志焉。仍于宜州赐田宅，令徙居之。世宗迁莅岐州，又令志以本官翊从。及世宗即位，除右金紫光禄大夫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进爵武乡县公，增邑通前一千户，仍赐姓宇文氏。高祖时为鲁公，诏又以志为其府司马。

高祖嗣位，进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拜刑部中大夫。志执法平允，甚得时誉。莲芍界内，数有群盗攻劫行旅，郡县不能制。乃以志为延寿郡守以督之。志示以恩信，群盗相率请罪。志表陈其状，诏并免之。自是郡界肃清，寇盗屏息。迁使持节、成州诸军事、成州刺史。政存宽恕，民吏爱之。天和五年卒。赠大将军、扬州刺史，谥曰文。子子明嗣。

子明弘雅有父风。历官右侍上士、大都督、绛州别驾。隋文帝践极，除行台郎中、顺阳郡守。子明弟子陵，司右中士、帅都督、凉州别驾。隋开皇初，拜姑臧郡守。寻加仪同三司。历卫州蔚州长史、幽州总管府〔司马、朔州总管府〕长史。

史臣曰：昔阳货外叛，庶其窃邑，而春秋讥之；韩信背项，陈平归汉，而史迁美之。盖以运属既安，君道已着，则徇利忘德者，罪也；时逢扰攘，臣礼未备，则转祸为福者，可也。郑伟、崔彦穆等之在山东，并以不羁之才，遭回于燕雀，终能翻然豹变，自致龟组，其知机之士欤。王士良之仕于齐，班职上卿，出为牧伯，而临危苟免，失忠与义，其背叛之徒欤。令狐整器干确然，雅望重于河右，处州里则勋着方隅，升朝廷则绩

宣中外。而畏避权宠，克保终吉。不如是，亦何以立姓名、取高位乎。

周书卷三十七

列传第二十九

寇隼 韩褒 赵肃 张轨
李彦 郭彦 裴文举 高宾

寇俊字祖俊，上谷昌平人也。祖赞，魏南雍州刺史。父臻，安远将军、郢州刺史。

隼性宽雅，幼有识量，好学强记。兄祖训、祖礼及隼，并有志行。闺门雍睦，白首同居。父亡虽久，而犹于平生所处堂宇，备设帷帐几杖，以时节列拜，垂涕陈荐，若宗庙焉。吉凶之事，必先启告，远行往返，亦如之。性又廉恕，不以财利为心。家人曾卖物与人，而剩得绢五匹。隼于后知之，乃曰：“恶木之阴，不可暂息；盗泉之水，无容误饮。得财失行，吾所不取。”遂访主还之。其雅志如此。

以选为魏孝文帝挽郎，除奉朝请。大乘贼起，燕齐扰乱，隼参护军事东讨，以功授员外散骑侍郎，迁尚书左民郎中。以母忧不拜。正光三年，拜轻（骑）〔车〕将军，迁扬烈将军、司空府功曹参军，转主簿。时灵太后临朝，减食禄官十分之一，造永宁佛寺，令隼典之。资费巨万，主吏不能欺隐。寺成，又极壮丽。灵太后嘉之，除左军将军。孝昌中，朝议以国用不足，乃置盐池都将，秩比上郡。前后居职者，多有侵隐。乃以隼为

之。加龙骧将军，仍主簿。

永安初，华州民史底与司徒杨椿讼田。长史以下，以椿势贵，皆言椿直，欲以田给椿。隼曰：“史底穷民，杨公横夺其地。若欲损不足以给有余，见使雷同，未敢闻命。”遂以地还史底。孝庄帝后知之，嘉隼守正不挠，即拜司马，赐帛百匹。其附椿者，咸谴责焉。

二年，出为左将军、（凉）〔梁〕州刺史。民俗荒犷，多为盗贼。隼乃令郡县立庠序，劝其耕桑，敦以礼让，数年之中，风俗顿革。梁遣其将曹琰之镇魏兴，继日版筑。琰之屡扰疆场，边人患之。隼遣长史杜休道率兵攻克其城，并擒琰之。琰之即梁大将军景宗之季弟也。于是梁人惮焉。属魏室多故，州又僻远，梁人知无外援，遂遣大兵顿魏兴，志图攻取。隼抚励将士，人思效命。梁人知其得众心也，弗之敢逼。隼在州清苦，不治产业。秩满，其子等并徒步而还。吏人送隼，留连于道，久之乃得出界。

大统二年，东魏授隼洛州刺史，隼因此乃谋归阙。五年，将家及亲属四百余口入关，拜秘书监。时军国草创，坟典散逸，隼始选置令史，抄集经籍，四部群书，稍得周备。加镇东将军，封西安县男，邑二百户。十七年，除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加散骑常侍。隼以年老乞骸骨，太祖弗许。遂称疾笃，不复朝覲。魏恭帝三年，赐姓若口引氏。

孝闵帝践阼，进爵为子，增邑五百户。武成元年，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增邑并前二千户。隼年齿虽迈，而志识未衰，教授子孙，必先礼典。世宗尚儒重道，特钦赏之，数加恩锡，思与相见。隼不得已，乃入朝。世宗与同席而坐，因顾访洛阳故事。隼身长八尺，须鬓皓然，容止端详，音韵清朗。帝与之谈论，不觉屡为前膝。及隼辞还，帝亲执其手曰：“公

年德俱尊，朕所钦尚，乞言之事，所望于公。宜数相见，以慰虚想。”以御舆令于帝前乘出。顾谓左右曰：“如此之事，唯积善者可以致之。何止见重于今，亦将传之万古。”时人咸以为荣。保定三年卒，时年八十。高祖叹惜之，赠本官，加冀定瀛三州诸军事、冀州刺史，谥曰元。

隼笃于仁义，期功之有孤者，衣食丰约，俱与之同。少为司徒崔光所知，光命其子励与隼结友。隼每造光，常清言移日。小宗伯卢辩以隼业行俱崇，待以师友之礼。每有闲暇，辄诣隼燕语弥日。恒谓人曰：“不见西安君，烦忧不遣。”其为通人所敬重如此。

子奉，位至仪同三司、大将军、顺阳郡守、洵州刺史、昌国县公。奉弟颢，少好学，最知名。居丧哀毁。历官仪同大将军，掌朝、布宪、典祀下大夫，小纳言，濩泽郡公。

韩褒字弘业，其先颍川颍阳人也。徙居昌黎。祖瑰，魏镇西将军、平凉郡守，安定郡公。父演，征虏将军、中散大夫、恒州刺史。

褒少有志尚，好学而不守章句。其师怪而问之。对曰：“文字之间，常奉训诱。至于商较异同，请从所好。”师因此大奇之。及长，涉猎经史，深沉有远略。魏建明中，起家奉朝请。加强弩将军，迁太中大夫。

属魏室丧乱，褒避地于夏州。时太祖为刺史，素闻其名，待以客礼。及贺拔岳为侯莫陈悦所害，诸将遣使迎太祖。太祖问以去留之计。褒曰：“方今王室凌迟，海内鼎沸。使君天资英武，恩结士心。贺拔公奄及于难，物情危骇。寇洛自知庸懦，委身而托使君。若总兵权，据有关中之地，此天授也，何疑乎！且侯莫陈悦乱常速祸，乃不乘胜进取平凉，反自遁逃，屯营洛水。斯乃井中蛙耳，使君往必擒之。不世之勋，在斯一举。时

者，难得而易失，诚愿使君图之。”太祖纳焉。

太祖为丞相，引褒为录事参军，赐姓侯吕陵氏。大统初，迁行台左丞，赐爵三水县伯。寻转丞相府属，加中军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。二年，梁人北寇商洛，东魏复侵樊邓，于是以褒为镇南将军、丞相府从事中郎，出镇浙郦。居二年，征拜丞相府司马，进爵为侯。

出为北雍州刺史，加卫大将军。州带北山，多有盗贼。褒密访之，并豪右所为也，而阳不之知，厚加礼遇。谓之曰：“刺史起自书生，安知督盗，所赖卿等共分其忧耳。”乃悉诏桀黠少年素为乡里患者，署为主帅，分其地界。有盗发而不获者，以故纵论。于是诸被署者，莫不惶惧。皆首伏曰：“前盗发者，并某等为之。”所有徒侣，皆列其姓名。或亡命隐匿者，亦悉言其所在。褒乃取盗名簿藏之。因大榜州门曰：“自知行盗者，可急来首，即除其罪。尽今月不首者，显戮其身，籍没妻子，以赏前首者。”旬日之间，诸盗咸悉首尽。褒取名簿勘之，一无差异。并原其罪，许以自新。由是群盗屏息。入为给事黄门侍郎。九年，迁侍中。

十二年，除都督、西凉州刺史。羌胡之俗，轻贫弱，尚豪富。豪富之家，侵渔小民，同于仆隶。故贫者日削，豪者益富。褒乃悉募贫人，以充兵士，优复其家，蠲免徭赋。又调富人财物以振给之。每西域商货至，又先尽贫者市之。于是贫富渐均，户口殷实。十六年，加大都督、凉州诸军事。魏废帝元年，转会州刺史。二年，进位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寻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为公。武成三年，征拜御伯中大夫。

保定二年，转司会。三年，出为汾州刺史。州界北接太原，当千里径。先是齐寇数入，民废耕桑，前后刺史，莫能防扞。褒至，适会寇来，褒乃不下属县。人既不及设备，以故多被抄

掠。齐人喜相谓曰：“汾州不觉吾至，先未集兵。今者之还，必莫能追蹶我矣。”由是益懈，不为营垒。褒已先勒精锐，伏北山中，分据险阻，邀其归路。乘其众怠，纵伏击之，尽获其众。故事，获生口者，并囚送京师。褒因是奏曰：“所获贼众，不足为多。俘而辱之，但益其忿耳。请一切放还，以德报怨。”有诏许焉。自此抄兵颇息。四年，迁河洮封三州诸军事、河州总管。天和三年，转凤州刺史。寻以年老请致仕，诏许之。五年，拜少保。褒历事三帝，以忠厚见知。高祖深相敬重，常以师道处之。每入朝见，必有诏令坐，然后始与论政事。七年，卒。赠泾岐燕三州刺史。谥曰贞。子继伯嗣。赵肃字庆雍，河南洛阳人也。世居河西。及沮渠氏灭，曾祖武始归于魏，赐爵金城侯。祖兴，中书博士。父申侯，举秀才，后军府主簿。

肃早有操行，知名于时。魏正光五年，郟元为河南尹，辟肃为主簿。孝昌中，起家殿中侍御史，加威烈将军、奉朝请、员外散骑侍郎。寻除直后，转直寝。永安初，授廷尉（天）平二年，转监。后以母忧去职，起为廷尉正。以疾免。久之，授征虏将军、中散大夫，迁左将军、太中大夫。东魏天平初，除新安郡守。秩满，还洛。

大统三年，独孤信东讨，肃率宗人为乡导。授司州治中，转别驾。监督粮储，军用不匮。太祖闻之，谓人曰：“赵肃可谓洛阳主人也。”七年，加镇南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、都督，仍别驾。领所部义徒，据守大坞。又兼行台左丞，东道慰劳。九年，行华山郡事。

十三年，除廷尉少卿。明年元日，当行朝礼，非有封爵者，不得预焉。肃时未有茅土。左仆射长孙俭白太祖请之。太祖乃召肃谓曰：“岁初行礼，岂得使卿不预，然何为不早言也？”于是令肃自选封名。肃曰：“河清乃太平之应，窃所愿也。”于

是封清河县子，邑三百户。十六年，除廷尉卿，加征东将军。肃久在理官，执心平允。凡所处断，咸得其情。廉慎自居，不营产业。时人以此称之。

十七年，进位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，赐姓乙弗氏。

先是，太祖命肃撰定法律。肃积思累年，遂感心疾。去职，卒于家。子正礼，齐王宪府属、大都督、新安郡守。

时有高平徐招少好法律。发言措笔，常欲辨析秋毫。历职内外，有当官之誉。从魏孝武入关，为给事黄门侍郎、尚书右丞。时朝廷播迁，典章有阙，至于台阁轨仪，多招所参定。论者称之。寻迁侍中、度支尚书。大统初，卒。

张轨字符轨，济北临邑人也。父崇，高平令。

轨少好学，志识开朗。初在洛阳，家贫，与乐安孙树仁为莫逆之友，每易衣而出。以此见称。永安中，随尔朱荣击元颢，除讨寇将军、奉朝请。轨常谓所亲曰：“秦雍之间，必有王者。”尔朱氏败后，遂杖策入关。贺拔岳以轨为记室参军，典机务。寻转仓曹，加镇远将军。时谷余涌贵，或有请贷官仓者。轨曰：“以私害公，非吾宿志。济人之难，讵得相违。”乃卖所服衣物，余粟以赈其乏。及岳被害，太祖以轨为都督，从征侯莫陈悦。悦平，使于洛阳。见领军斛斯椿，椿曰：“高欢逆谋，已传行路。人情西望，以日为年。未知宇文何如贺拔也？”轨曰：“宇文公文足经国，武可定乱。至于高识远度，非愚管所测。”椿曰：“诚如卿言，真可恃也。”太祖为行台，授轨郎中。魏孝武西迁，除中书舍人，封寿张县子，邑三百户，加左将军、济州大中正，兼著作佐郎，修起居注。迁给事黄门侍郎，兼吏部郎中。六年，出为河北郡守。在郡三年，声绩甚着。临人治术，有循吏之美。大统间，宰人者多推尚之。入为丞相府从事中郎，

行武功郡事。章武公导出镇（泰）〔秦〕州，以轨为长史。加抚军将军、大都督、通直散骑常侍。

魏废帝元年，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。二年，赐姓宇文氏，行南秦州事。魏恭帝二年，征拜度支尚书，复除陇右府长史。卒于位，时年五十五。谥曰质。轨性清素，临终之日，家无余财，唯有素书数百卷。

子肃，世宗初，为宣纳上士，转中外府记室参军、中山公训侍读。早有才名，性颇轻猾，时人比之魏讽。卒以罪考竟终。

李彦字彦士，梁郡下邑人也。祖先之，魏淮南郡守。父静，南青州刺史。彦少有节操，好学慕古，为乡闾之所敬惮。孝昌中，解褐奉朝请，加轻车将军。从魏孝武入关，兼著作佐郎，修起居注。加宁朔将军，进号冠军将军、中散大夫，迁平东将军、太中大夫。大统初，除通直散骑侍郎。三年，拜安东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、太保转太傅长史、仪曹郎中、左民郎中。十二年，省三十六曹为十二部，改授民部郎中，封平阳县子，邑三百户。十五年，进号中军将军，兼尚书左丞，领选部。大军东讨，加持节、大都督、通直散骑常侍，掌留台事。魏废帝初，拜尚书右丞，转左丞。

彦在尚书十有五载，属军国草创，庶务殷繁，留心省阅，未尝懈怠。断决如流，略无疑滞。台阁莫不叹其公勤，服其明察。迁给事黄门侍郎，仍左丞。寻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赐姓宇文氏。出为鄜州刺史。彦以东夏未平，固辞州任，诏许之。拜兵部尚书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仍兼著作。六官建，改授军司马，进爵为伯。

彦性谦恭，有礼节。虽居显要，于亲党之间，恂恂如也。轻财重义，好施爱士。时论以此称之。然素多疾而勤于莅职，虽沉顿枕席，犹理务不辍，遂至于卒。时年四十六。谥曰敬。

彦临终遗诫其子等曰：“昔人以窾木为椁，葛藁为緘，下不乱泉，上不泄臭。此实吾平生之志也。但事既矫枉，恐为世士所讥。今可敛以时服，葬于碣堦之地，忽用明器、刍涂及仪卫等。尔其念之。”朝廷嘉焉，不夺其志。

子升明嗣。少历显职。大象末，太府中大夫、仪同大将军。

郭彦，太原阳曲人也。其先从宦关右，遂居冯翊。父胤，郡功曹、灵武令。彦少知名，太祖临雍州，辟为西曹书佐。寻除开府仪同主簿，转司空记室、太尉府属，迁虞部郎中。大统十二年，初选当州首望，统领乡兵，除帅都督、持节、平东将军。以居郎官著称，封龙门县子，邑三百户，进大都督，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司农卿。是时，岷州羌酋傍乞铁匆与郑五丑等寇扰西服。彦从大将军宇文贵讨平之。魏恭帝元年，除兵部尚书。仍以本兵从柱国于谨南伐江陵。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增邑五百户，进爵为伯。六官建，拜民部中大夫。孝闵帝践祚，出为澧州刺史。蛮左生梗，未遵朝宪。至于赋税，违命者多。聚散无恒，不营农业。彦劝以耕稼，禁共游猎，民皆务本，家有余粮。亡命之徒，咸从赋役。先是以澧州粮储乏少，每令荆州递送。自彦莅职，仓庾充实，无复转输之劳。

齐南安城主冯显密遣使归降，其众未之知也。柱国宇文贵令彦率兵应接。齐人先令显率所部送粮南下，彦惧其众不从命，乃于路邀之。显因得自拔。其众果拒战，彦纵兵奋击，并虏获之。以南安无备，即引军掩袭。显外兵参军邹绍既为彦所获，因请为乡导。彦遂夜至城下，令绍诈称显归。门者开门待之，彦引兵而入，遂有其城。俘获三千余人。晋公护嘉之，进爵怀德县公，邑一千户。以南安悬远，寻令班师。及秩满还朝，民吏号泣送彦二百余里。寻为东道大使，观省风俗。除蒲州总管府长史，入为工部中大夫。

保定四年，护东讨。彦从尉迟迥攻洛阳。迥复令彦与权景宣南出汝颍。及军次豫州，彦请攻之。景宣以城守既严，卒难攻取，将欲南辕，更图经略。彦以奉命出师，须与大军相接。若向江畔立功，更非朝廷本意。固执不从，兼画攻取之计。会其刺史王士良妻弟董远秀密遣送款，景宣乃从。于是引军围之，士良遂出降。仍以彦镇豫州，增邑六百户。寻以洛阳班师，亦弃而不守。属纯州刺史樊舍卒，其地既东接陈境，俗兼蛮左，初丧州将，境内骚然。朝议以彦威信着于东南，便令镇抚。彦至，吏人畏而爱之。

天和元年，除益州总管府长史，转陇右总管府长史。四年，卒于位。赠小司空、宜鄜丹三州刺史。

裴文举字道裕，河东闻喜人也。祖秀业，魏中散大夫、天水郡守，赠平州刺史。

父邃，性方严，为州里所推挹。解褐散骑常侍、奉车都尉，累迁谏议大夫、司空从事中郎。大统三年，东魏来寇，邃乃纠合乡人，分据险要以自固。时东魏以正平为东雍州，遣其将司马恭镇之。每遣间人，扇动百姓。邃密遣都督韩僧明入城，喻其将士，即有五百余人，许为内应。期日未至，恭知之，乃弃城夜走。因是东雍遂内属。及李弼略地东境，邃为之乡导，多所降下。太祖嘉之，特赏衣物，封澄城县子，邑三百户，进安东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，加散骑常侍、太尉府司马，除正平郡守。寻卒官。赠仪同三司、定州刺史。

文举少忠谨，涉猎经史。大统十年，起家奉朝请，迁丞相府墨曹参军。时太祖诸子年幼，盛简宾友。文举以选与诸公子游，雅相钦敬，未尝戏狎。迁威烈将军、著作郎、中外府参军事。魏恭帝二年，赐姓贺兰氏。孝闵帝践阼，袭爵澄城县子。

齐公宪初开幕府，以文举为司录。世宗初，累迁帅都督、

宁远将军、大都督。及宪出镇剑南，复以文举为益州总管府中郎。武成二年，就加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蜀土沃饶，商贩百倍。或有劝文举以利者，文举答之曰：“利之为贵，莫若安身。身安则道隆，非货之谓。是以不为，非恶财也。”宪矜其贫窶，每欲资给之。文举恒自谦逊，辞多受少。

保定三年，迁绛州刺史。邃之往正平也，以廉约自守，每行春省俗，单车而已。及文举临州，一遵其法。百姓美而化之。总管韦孝宽特相钦重，每与谈论，不觉膝前于席。天和初，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寻为孝宽柱国府司马。

六年，入为司宪中大夫，进爵为公，增邑通前一千户。俄转军司马。建德二年，又增邑七百户。

文举少丧父，其兄又在山东，唯与弟玠幼相训养，友爱甚笃。玠又早亡，文举抚视遗孤，逾于己子。时人以此称之。初，文举叔父季和为曲沃令，卒于闻喜川，而叔母韦氏卒于正平县。属东西分隔，韦氏坟茔在齐境。及文举在本州，每加赏募。齐人感其孝义，潜相要结，以韦氏柩西归，竟得合葬。

六年，除南青州刺史。宣政元年，卒于位。子胄嗣。官至大都督，早卒。时有高宾者，历官内外，亦以干用见称。

宾，渤海修人也。其先因官北边，遂没于辽左。祖嵩，以魏太和初，自辽东归魏。官至安定郡守、卫尉卿。父季安，抚军将军、兖州刺史。

宾少聪颖，有文武干用。仕东魏，历官至龙骧将军、谏议大夫、立义都督。同列有忌其能者，谮之于齐神武。宾惧及于难，大统六年，乃弃家属，间行归阙。太祖嘉之，授安东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。稍迁通直散骑常侍、抚军将军、大都督。世宗初，除咸阳郡守。政存简惠，甚得民和。世宗闻其能，赐田园于郡境。宾既羁旅归国，亲属在齐，常虑见疑，无以取信。乃

于所赐田内，多蒔竹木，盛构堂宇，并凿池沼以环之，有终焉之志。朝廷以此知无贰焉。加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，赐姓独孤氏。

武成元年，除御正下大夫，兼小戟师，出为益州总管府长史。保定初，征拜计部中大夫，治中外府从事中郎，赐爵武阳县伯。宾敏于从政，果敢决断，案牍虽繁，绰有余裕。转太府中大夫、齐公宪府长史。天和二年，除都州诸军事、都州刺史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治襄州总管府司录。六年，卒于州。时年六十八。子颀，为隋文帝佐命。开皇中，赠宾礼部尚书、武阳公。谥曰简。又有安定燎允，本姓牛氏，亦有器干，知名于时。历官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工部尚书、临泾县公，赐姓宇文氏。失其事，故不为传。允子弘，博学洽闻。宣政中，内史下大夫、仪同大将军。大象末，复姓牛氏。

史臣曰：寇隗委质两朝，以儒素见重。韩褒奉事三帝，以忠厚知名。赵肃平允当官。张轨循良播美。李彦誉流省合。郭彦信着蛮陬。历官外内，并当时之选也。文举之在绛州，世载清德。辞多受少，有廉让之风焉。

周书卷三十八

列传第三十

苏亮 弟湛 柳虬 吕思礼
薛愷 薛寔 李昶 元伟

苏亮字景顺，武功人也。祖权，魏中书侍郎、玉门郡守。父佑，泰山郡守。

亮少通敏，博学，好属文，善章奏。初举秀才，至洛阳，遇河内常景。景深器之，退而谓人曰：“秦中才学可以抗山东者，将此人乎。”魏齐王萧宝夤引为参军。后宝夤开府，复为其府主簿。从宝夤西征，转记室参军。宝夤迁大将军，仍为之掾。宝夤雅知重亮，凡有文檄谋议，皆以委之。寻行武功郡事，甚着声绩。宝夤作乱，以亮为黄门侍郎。亮善处人间，与物无忤。及宝夤败，从之者遇祸，唯亮获全。乃长孙稚、尔朱天光等西讨，并以亮为郎中，专典文翰。累迁镇军将军、光禄大夫、散骑常侍、岐州大中正。贺拔岳为关西行台，引亮为左丞，典机密。

魏孝武西迁，除吏部郎中，加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大统二年，拜给事黄门侍郎，领中书舍人。魏文帝子宜都王式为秦州刺史，以亮为司马。帝谓亮曰：“黄门侍郎岂可为秦州司马，直以朕爱子出蕃，故以心腹相委，勿以为恨。”临辞，赐以御

马。七年，复为黄门郎，加骠骑将军。八年，迁都官尚书、使持节、行北华州刺史，封临泾县子，邑三百户。除中书监，领著作，修国史。亮有机辩，善谈笑。太祖甚重之。有所筹议，率多会旨。记人之善，忘人之过。荐达后进，常如弗及。故当世敬慕焉。十四年，除秘书监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寻拜大行台尚书，出为岐州刺史。朝廷以其作牧本州，特给路车、鼓吹，先还其宅，并给骑士三千。列羽仪，游乡党，经过故人，欢饮旬日，然后入州。世以为荣。十七年，征拜侍中。卒于位。赠本官。

亮少与从弟绰俱知名。然绰文章少不逮亮，至于经画进趣，亮又减之。故世称二苏焉。亮自大统以来，无岁不转官，一年或至三迁。佗曰才至，不怪其速也。所着文笔数十篇，颇行于世。子师嗣。以亮名重于时，起家为黄门侍郎。

亮弟湛，字景隼。少有志行，与亮俱著名西土。年二十余，举秀才，除奉朝请，领侍御史，加员外散骑侍郎。萧宝夤西讨，以湛为行台郎中，深见委任。及宝夤将谋叛逆，湛时卧疾于家。宝夤乃令湛从母弟天水姜俭谓湛曰：“吾不能坐受死亡，今便为身计，不复作魏臣也。与卿死生荣辱，方当共之，故以相报。”湛闻之，举声大哭。俭遽止之曰：“何得便尔？”湛曰：“阖门百口，实时屠灭，云何不哭。”哭数十声，徐谓俭曰：“为我白齐王，王本以穷而归人，赖朝廷假王羽翼，遂得荣宠至此。既属国步多虞，不能竭诚报德，岂可乘人间隙，便有问鼎之心乎。今魏德虽衰，天命未改。王之恩义，未洽于民，破亡之期，必不旋踵。苏湛终不能以积世忠贞之基，一旦为王族灭也。”宝夤复令俭谓湛曰：“此是救命之计，不得不尔。”湛复曰：“凡举大事，当得天下奇士。今但共长安博徒小儿辈为此计，岂有办哉。湛不忍见荆棘生王户庭也。愿赐骸骨还旧里，庶归全地

下，无愧先人。”宝夤素重之，知必不为己用，遂听还武功。宝夤后果败。

孝庄帝即位，征拜尚书郎。帝尝谓之曰：“闻卿答萧宝夤，甚有美辞，可为我说之也。”湛顿首谢曰：“臣自惟言辞不如伍被远矣，然始终不易，窃谓过之。但臣与宝夤周旋契阔，言得尽心，而不能令其守节，此臣之罪也。”孝庄大悦，加授散骑侍郎。寻迁中书侍郎。

孝武初，以疾还乡里，终于家。赠散骑常侍、镇西将军、雍州刺史。湛弟让，字景恕。幼聪敏，好学，颇有人伦鉴识。初为本州主簿，稍迁别驾、武都郡守、镇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及太祖为丞相，引为府属，甚见亲待。出为卫将军、南汾州刺史。治有善政。寻卒官。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泾州刺史。

柳虬字仲蟠，司会庆之兄也。年十三，便专精好学。时贵游子弟就学者，并车服华盛，唯虬不事容饰。遍〔授〕〔受〕五经，略通大义，兼博涉子史，雅好属文。孝昌中，扬州刺史李宪举虬秀才，兖州刺史冯隼引虬为府主簿。既而樊子鹄为吏部尚书，其兄义为扬州。治中，加镇远将军，非其好也，遂弃官还洛阳。属天下丧乱，乃退耕于阳城，有终焉之志。

大统三年，冯翊王元季海、领军独孤信镇洛阳。于时旧京荒废，人物罕极，唯有虬在阳城，裴诩在颍川。信等乃俱征之，以虬为行台郎中，诩为都督府属，并掌文翰。时人为之语曰：“北府裴诩，南省柳虬。”时军旅务殷，虬励精从事，或通夜不寝。季海尝云：“柳郎中判事，我不复重看。”四年，入朝，太祖欲官之，虬辞母老，乞侍医药。太祖许焉。久之为独孤信开府从事中郎。信出镇陇右，因为秦州刺史，以虬为二府司马。虽处僚僚，不综府事，唯在信左右谈论而已。因使见太祖，被

留为丞相府记室。追论归朝功，封美阳县男，邑二百户。

虬以史官密书善恶，未足惩劝。乃上疏曰：

古者人君立史官，非但记事而已，盖所以为监诫也。动则左史书之，言则右史书之，彰善瘅恶，以树风声。故南史抗节，表崔杼之罪；董狐书法，明赵盾之愆。是知直笔于朝，其来久矣。而汉魏已还，密为记注，徒闻后世，无益当时，非所谓将顺其美，匡救其恶者也。且著述之人，密书其事，纵能直笔，人莫之知。何止物生横议，亦自异端互起。故班固致受金之名，陈寿有求米之论。着汉魏者，非一氏；造晋史者，至数家。后代纷纭，莫知准的。

伏惟陛下则天稽古，劳心庶政。开诽谤之路，纳忠谏之言。诸史官记事者，请皆当朝显言其状，然后付之史阁。庶令是非明着，得失无隐。使闻善者日修，有过者知惧。敢以愚管，轻冒上闻。乞以瞽言，访之众议。事遂施行。

十四年，除秘书丞。秘书虽领著作，不参史事，自虬为丞，始令监掌焉。十六年，迁中书侍郎，修起居注，仍领丞事。时人论文体者，有古今之异。虬又以为时有今古，非文有今古，乃为文质论。文多不载。魏废帝初，迁秘书监，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虬脱略人间，不事小节，弊衣疏食，未尝改操。人或讥之。虬曰：“衣不过适体，食不过充饥。孜孜营求，徒劳思虑耳。”魏恭帝元年冬，卒，时年五十四。赠兖州刺史。谥曰孝。有文章数十篇行于世。子鸿渐嗣。

吕思礼，东平寿张人也。性温润，不杂交游。年十四，受学于徐遵明。长于论难。诸生为之语曰：“讲书论易，其锋难敌。”十九，举秀才，对策高第。除相州功曹参军。葛荣围邺，思礼有守御勋，赐爵平陆县伯，除栳城令。普泰中，仆射司马

子如荐为尚书二千石郎中。寻以地寒被出，兼国子博士。乃求为关西大。行台贺拔岳所重。专掌机密，甚得时誉。

岳为侯莫陈悦所害，赵贵等议遣赫连达迎太祖，思礼预其谋。及太祖为关西大都督，以思礼为府长史，寻除行台右丞。以迎魏孝武功，封汝阳县子，邑四百户，加冠军将军，拜黄门侍郎。魏文帝即位，领著作郎，除安东将军、都官尚书，兼七兵、殿中二曹事。从擒窦泰，进爵为侯，邑八百户。大统四年，以谤讪朝政，赐死。

思礼好学，有文才。虽务兼军国，而手不释卷。昼理政事，夜则读书。令苍头执烛，烛烬夜有数升。沙苑之捷，命为露布，食顷便成。太祖叹其工而且速。所为碑诔表颂，并传于世。七年，追赠车骑大将军、定州刺史。子亶嗣。大象末，位至驾部下大夫。

时有博陵崔腾、新蔡董绍并早有名誉，历职清显。腾为丞相府长史，绍为御史丞。俱以投书谤议，赐死。

薛愷字景猷，河东汾阴人也。曾祖弘敞，值赫连之乱，率宗人避地襄阳。

愷早丧父，家贫，躬耕以养祖母，有暇则览文籍。时人未之奇也。江表取人，多以世族。愷既羁旅，不被擢用。然负才使气，未尝趣世禄之门。左中郎将京兆韦潜度谓愷曰：“君门地非下，身材不劣，何不愷裾数参吏部？”愷曰：“世胄躐高位，英俊沉下僚”，古人以为叹息。窃所未能也。”潜度告人曰：“此年少极慷慨，但不遭时耳。”

孝昌中，杖策还洛阳。先是，愷从祖真度与族祖安都拥徐、兖归魏，其子怀隼见愷，甚相亲善。属尔朱荣废立，遂还河东，止怀隼家。不交人物，终日读书，手自抄略，将二百卷。唯郡守元袭，时相要屈，与之抗礼。怀隼每曰：“汝还乡里，不营

产业，不肯取妻，岂复欲南乎？”愷亦恬然自处，不改其旧。普泰中，拜给事中，加伏波将军。

及齐神武起兵，愷乃东游陈、梁间，谓族人孝通曰：“高欢阻兵陵上，丧乱方始。关中形胜之地，必有霸王居之。”乃与孝通俱游长安。侯莫陈悦闻之，召为行台郎中，除镇远将军、步兵校尉。及悦害贺拔岳，军人咸相庆慰。愷独谓所亲曰：“悦才略本寡，辄害良将，败亡之事，其则不远。吾属今即为人所虏，何庆慰之有乎！”闻者以愷言为然，乃有忧色。寻而太祖平悦，引愷为记室参军。魏孝武西迁，授征虏将军、中散大夫，封夏阳县男，邑二百户。魏文帝即位，拜中书侍郎，加安东将军，增邑百户，进爵为伯。

大统四年，宣光、清徽殿初成，愷为之颂。魏文帝又造二欹器。一为二仙人共持一钵，同处一盘，钵盖有山，山有香气，一仙人又持金瓶以临器上，以水灌山，则出于瓶而注乎器，烟气通发山中，谓之仙人欹器。一为二荷同处一盘，相去盈尺，中有莲下垂器上，以水注荷，则出于莲而盈乎器，为鳧鴈蟾蜍以饰之，谓之水芝欹器。二盘各处一床，钵圆而床方，中有人，言三才之象也。皆置清徽殿前。器形似觥而方，满则平，溢则倾。愷各为作颂。

大统初，仪制多阙。太祖令愷与卢辩、檀翥等参定之。自以流离世故，不听音乐。虽幽室独处，尝有戚容。后坐事死。子舒嗣，官至礼部下大夫、仪同大将军、聘陈使副。

薛寘，河东汾阴人也。祖遵彦，魏平远将军、河东郡守、安邑侯。父义，尚书吏部郎、清河广平二郡守。

寘幼览典籍，好属文。年未弱冠，为州主簿、郡功曹。起家奉朝请。稍迁左将军、太中大夫。从魏孝武西迁，封合阳县子，邑四百户，进号中军将军。魏废帝元年，领著作佐郎，修

国史。寻拜中书侍郎，修起居注。迁中书令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燕公于谨征江陵，以寘为司录。军中谋略，寘并参之。江陵平，进爵为伯，增邑五百户。朝廷方改物创制，欲行周礼，乃令寘与小宗伯卢辩斟酌古今，共详定之。六官建，授内史下大夫。

孝闵帝践阼，进爵为侯，增邑五百户，转御正中大夫。时前中书监卢柔，学业优深，文藻华赡，而寘与之方驾，故世号曰卢、薛焉。久之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出为浙州刺史。卒于位。吏民哀惜之。赠虞州刺史，谥曰理。所着文笔二十余卷，行于世。又撰西京记三卷，引据该洽，世称其博闻焉。寘性至孝，虽年齿已衰，职务繁广，至于温清之礼，朝夕无违。当时以此称之。子明嗣。大象末，仪同大将军、清水郡守。

李昶，顿丘临黄人也，小名那。祖彪，名重魏朝，为御史中尉。父游，亦有才行，为当世所称。游兄志，为南荆州刺史，游随从至州。属尔朱之乱，与志俱奔江左。

昶性峻急，不杂交游。幼年已解属文，有声洛下。时洛阳创置明堂，昶年十数岁，为明堂赋。虽优洽未足，而才制可观。见者咸曰“有家风矣”。初谒太祖，太祖深奇之，厚加资给，令入太学。太祖每见学生，必问才行于昶。昶神情清悟，应对明辨，太祖每称叹之。绥德公陆通盛选僚案，请以昶为司马，太祖许之。昶虽年少，通特加接待，公私之事，咸取决焉。又兼二千石郎中，典仪注。累迁都官郎中、相州大中正、丞相府东合祭酒、中军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。昶虽处郎官，太祖恒欲以书记委之。于是以昶为丞相府记室参军、著作郎，修国史。转大行台郎中、中书侍郎。顷之，转黄门侍郎，封临黄县伯，邑五百户。

太祖尝谓昶曰：“卿祖昔在中朝，为御史中尉。卿操尚贞固，理应不坠家风。但孤以中尉弹劾之官，爱憎所在，故未即授卿耳。然此职久旷，无以易卿。”乃奏昶为御史中尉。岁余，加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赐姓宇文氏。六官建，拜内史下大夫，进爵为侯，增邑五百户，迁内史中大夫。世宗初，行御伯中大夫。武成元年，除中外府司录。保定初，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二年，转御正中大夫。时以近侍清要，盛选国华，乃以昶及安昌公元则、中都公陆逞、临淄公唐瑾等并为纳言。寻进爵为公，增邑通前一千三百户。五年，出为昌州刺史。在州遇疾，启求入朝，诏许之。还未至京，卒于路。时年五十。赠相瀛二州刺史。

昶于太祖世已当枢要，兵马处分，专以委之，诏册文笔，皆昶所作也。及晋公护执政，委任如旧。昶常曰：“文章之事，不足流于后世，经邦致治，庶及古人。”故所作文笔，了无藁草。唯留心政事而已。又以父在江南，身寓关右，自少及终，不饮酒听乐。时论以此称焉。子丹嗣。

时有高平檀翥，字凤翔。好读书，善属文，能鼓瑟。早为琅邪王诵所知。年十九，为魏孝明帝挽郎。其后司州牧、城阳王元徽以翥为从事，非其好也。寻谢病，客游三辅。时毛（邈）〔遐〕为行台，镇北雍州，表翥为行台郎中。会尔朱天光东拒齐神武，翥随赴洛。除西兖州录事参军，历司空田曹参军，加镇远将军，兼殿中侍御史。台中表奏，皆翥为之。寻副毛鸿宾镇潼关，加前将军、太中大夫。魏孝武西迁，赐爵高唐县子，兼中书舍人，修国史，加镇军将军。后坐谈论轻躁，为黄门侍郎徐招所驳，死于廷尉狱。

元伟字猷道，河南洛阳人也。魏昭成之后。曾祖忠，尚书左仆射，城阳王。祖盛，通直散骑常侍，城阳公。父顺，以左

卫将军从魏孝武西迁，拜中书监、雍州刺史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封濮阳王。

伟少好学，有文雅。弱冠，授员外散骑侍郎。以侍从之劳，赐爵高阳县伯。大统初，拜伏波将军、度支郎中，领太子舍人。十一年，迁太子庶子，领兵部郎中。寻拜东南道行台右丞。十六年，进位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以魏氏宗室，进爵南安郡王，邑五百户。十七年，除幽州都督府长史。及尉迟迥伐蜀，以伟为司录。书檄文记，皆伟之所为。蜀平，以功增邑五百户。六官建，拜师氏下大夫，爵随例降，改封淮南县公。

孝闵帝践祚，除晋公护府司录。世宗初，拜师氏中大夫。受诏于麟趾殿刊正经籍。寻除陇右总管府长史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保定二年，迁成州刺史。伟政尚清静，百姓悦附，流民复业者三千余口。天和元年，入为匠师中大夫，转司宗中大夫。六年，出为随州刺史。伟辞以母老，不拜。还为司宗。寻以母忧去职。建德二年，复为司宗，转司会中大夫，兼民部中大夫，迁小司寇。四年，以伟为使主，报聘于齐。是秋，高祖亲戎东讨，伟遂为齐人所执。六年，齐平，伟方见释。高祖以其久被幽繫，加授上开府。大象二年，除襄州刺史，进位大将军。

伟性温柔，好虚静。居家不治生业。笃学爱文，政事之暇，未尝弃书。谨慎小心，与物无忤。时人以此称之。初自邺还也，庾信赠其诗曰：“虢亡垂棘反，齐平宝鼎归。”其为辞人所重如此。后以疾卒。

太祖天纵宽仁，性罕猜忌。元氏戚属，并保全之，内外任使，布于列职。孝闵践祚，无替前绪。明、武纘业，亦遵先志。虽天厌魏德，鼎命已迁，枝叶荣茂，足以逾于前代矣。然简牍散亡，事多湮没。今录其名位可知者，附于此云。

柱国大将军、太傅、大司徒、广陵王元欣。

柱国大将军、特进、尚书令、少师、义阳王元子孝。

尚书仆射、冯翊王元季海。

七兵尚书、陈郡王元玄，

大将军、淮安王元育，

大将军、梁王元俭。

大将军、尚书令、少保、小司徒、广平郡公元赞。

大将军、纳言、小司空、荆州总管、安昌郡公元则。

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少师、韩国公元罗。

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吏部尚书、鲁郡公元

正。

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中书监、洵州刺史、
宜都郡公元颜子。

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鄆州刺史、安乐县公
元寿。

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武卫将军、遂州刺史、
房陵县公元审。

史臣曰：太祖除暴宁乱，创业开基，晨食求贤，共康庶政。既焚林而访阮，亦榜道以求孙，可谓野无遗才，朝多君子。苏亮等并学称该博，文擅雕龙，或挥翰凤池，或著书麟阁，咸居禄位，各逞琳琅。拟彼陈、徐，惭后生之可畏；论其境遇，实当时之良选也。魏文帝有言：“古今文人，类不护细行。”其吕思礼、薛澄之谓也？

周书卷三十九

列传第三十一

韦瑱 梁昕 皇甫璠 辛庆之
族子昂 王子直 杜杲

韦瑱字世珍，京兆杜陵人也。世为三辅着姓。曾祖惠度，姚泓尚书郎。随刘义真过江，仕宋为镇西府司马、顺阳太守，行南雍州事。后于襄阳归魏，拜中书侍郎，赠安西将军、洛州刺史。祖千雄，略阳郡守。父英，代郡守，赠兖州刺史。

瑱幼聪敏，有夙成之量，闾里咸敬异之。笃志好学，兼善骑射。魏孝昌三年，起家太尉府法曹参军。稍迁直后，除明威将军、雍州治中，假镇远将军、防城州将。累迁谏议大夫、冠军将军。

太祖为丞相，加前将军、太中大夫，封长安县男，食邑三百户。转行台左丞，加抚军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，迁使持节、都督南郢州诸军事、南郢州刺史。复入为行台左丞。瑱明察有干局，再居左辖，时论荣之。从复弘农，战沙苑，加卫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又从战河桥，进爵为子，增邑二百户。大统八年，齐神武侵汾、绛，瑱从太祖御之。军还，令瑱以本官镇蒲津关，带中潭城主。寻除蒲州总管府长史。顷之，征拜鸿胪卿。以望族，兼领乡兵，加帅都督。迁大都督、通直散骑常侍，行京兆

郡事，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。

魏恭帝二年，赐姓宇文氏。三年，除瓜州诸军事、瓜州刺史。州通西域，蕃夷往来，前后刺史，多受赂遗。胡寇犯边，又莫能御。瑱雅性清俭，兼有武略。蕃夷赠遗，一无所受。胡人畏威，不敢为寇。公私安静，夷夏怀之。

孝闵帝践阼，进爵平齐县伯，增邑五百户。秩满还京，吏民恋慕，老幼追送，留连十数日，方得出境。世宗嘉之，进授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武成三年，卒，时年六十一。赠岐宜二州刺史。谥曰惠。天和二年，又追封为公，增邑通前三千户。仍诏其子峻袭。

峻后位至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峻弟师，起家中外府记室，历兵部小府下大夫。建德末，蒲州总管府中郎，行河东郡事。

梁昕字符明，安定乌氏人也。世为关中着姓。其先因官，徙居京兆之盩厔焉。祖重耳，漳县令。父劝儒，州主簿、冠军将军、中散大夫，赠泾州刺史。

昕少温恭，见称州里。正光五年，秦陇构乱，萧宝夤为大都督，统兵出讨，以昕为行台参军。孝昌初，拜荡寇将军，稍迁骠威将军、给事中。仍从宝夤征万俟丑奴。相持二年，前后数十战，以功（封）〔进〕征西将军。尔朱天光入关，复引为外兵参军。从天光征讨，拜右将军、太中大夫。

太祖迎魏孝武，军次雍州。昕以三辅望族上谒。太祖见昕容貌瑰伟，深赏异之。即授右府长流参军。大统初，加镇南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转丞相府户曹参军。从复弘农，战沙苑，皆有功。除车骑将军、丞相府主簿。出为洛安郡守，征拜大将军行台兵部郎中，加帅都督。十二年，除河南郡守，镇大坞。寻又移镇阎韩。式遏边垒，甚着诚信。迁东荆州刺史。昕抚以

仁惠，蛮夷悦之，流民归附者，相继而至。封安定县子，邑三百户。累迁大都督、车骑大将军、散骑常侍、仪同三司。

孝闵帝践阼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世宗初，进爵胡城县伯，邑五百户。三年，除九曲城主。保定元年，迁中州刺史，增邑八百户，转邵州刺史。

二年，以母丧去职。寻起复本任。天和初，征拜工部中大夫。出为陕（西）〔州〕总管府长史。昕性温裕，有干能。历官内外，咸着声称。寻卒于位。赠大将军，谥曰贞。

昕弟荣，历位匠师下大夫，中外府中郎，蕃部、郡伯、司仓、计部下大夫，开府仪同三司，朝那县伯，赠泾宁豳三州刺史，谥曰静。

皇甫璠字景瑜，安定三水人也。世为西州着姓，后徙居京兆焉。父和，本州治中。大统末，追赠散骑常侍、仪同三司、泾州刺史。

璠少忠谨，有干略。永安中，辟州都督。太祖为牧，补主簿。以勤事被知，每蒙褒赏。大统四年，引为丞相府行参军。寻转田曹参军、东合祭酒，加散骑侍郎。稍迁兼太常少卿、都水使者，历蕃部、兵部、虞部、民部、吏部等诸曹郎中。六官建，拜计部下大夫。

孝闵帝践阼，转守庙下大夫。以选为东道大使，抚巡州防。寻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封长乐县子，邑五百户。出为玉壁总管府长史。保定中，迁鸿州刺史，入为小纳言。俄除陇右总管府司马，转陕州总管府长史。征拜蕃部中大夫，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复出为陇右总管府长史。璠性平和，小心奉法，安分守志，恒以清白自处。当时号为善人。

建德元年，除民部中大夫。三年，授随州刺史。政存简惠，百姓安之。其年，增邑并前二千户。六年，卒于位。赠交渭二

州刺史。谥曰恭。子谅，少知名。大象中，位至吏部下大夫。

辛庆之字庆之，陇西狄道人也。世为陇右着姓。父显崇，冯翊郡守，赠雍州刺史。

庆之少以文学征诣洛阳，对策第一，除秘书郎。属尔朱氏作乱，魏孝庄帝令司空杨津为北道行台，节度山东诸军以讨之。津启庆之为行台左丞，典参谋议。至邺，闻孝庄帝暴崩，遂出兖、冀间，谋结义徒，以赴国难。寻而节闵帝立，乃还洛阳。普泰二年，迁平北将军、太中大夫。及贺拔岳为行台，复启庆之为行台吏部郎中、开府掾。寻除雍州别驾。

大统初，加车骑将军，俄迁卫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后太祖东讨，为行台左丞。时初复河东，以本官兼盐池都将。四年，东魏攻正平郡，陷之，遂欲经略盐池，庆之守御有备，乃引军退。河桥之役，大军不利，河北守令弃城走，庆之独因盐池，抗拒强敌。时论称其仁勇。六年，行河东郡事。九年，入为丞相府右长史，兼给事黄门侍郎，除度支尚书。复行河东郡事。迁通直散骑常侍、南荆州刺史，加仪同三司。

庆之位遇虽隆，而率性俭素，车马衣服，亦不尚华侈。志量淹和，有儒者风度。特为当时所重。又以其经明行修，令与卢诞等教授诸王。魏废帝二年，拜秘书监。寻卒于位。子加陵，主寝上士。庆之族子昂。

昂字进君。年数岁，便有成人志行。有善相人者，谓其父仲略曰：“公家虽世载冠冕，然名德富贵，莫有及此儿者。”仲略亦重昂志气，深以为然。年十八，侯景辟为行台郎中，加镇远将军。景后来附，昂遂入朝。除丞相府行参军。大统十四年，追论归朝之勋，封襄城县男，邑二百户，转丞相府田曹参军。及尉迟迥伐蜀，昂召募从军。蜀平，以功授辅国将军，魏都督。迥仍表昂为龙州长史，领龙安郡事。州带山谷，旧俗生梗。昂

威惠洽着，吏民畏而爱之。成都一方之会，风俗舛杂。迥以昂达于从政，复表昂行成都令。昂到县，即与诸生祭文翁学堂，因共欢宴。谓诸生曰：“子孝臣忠，师严友信，立身之要，如斯而已。若不事斯语，何以成名。各宜自勉，克成令誉。”昂言切理至，诸生等并深感悟，归而告其父老曰：“辛君教诫如此，不可违之。”于是井邑肃然，咸从其化。迁梓潼郡守，进位帅都督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。六官建，入为司隶上士，袭爵繁昌县公。

世宗初，授天官府上士，加大都督。武成二年，授小职方下大夫，治小兵部。

保定二年，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转小吏部。四年，大军东讨，昂与大将军权景宣下豫州，以功赏布帛二百匹。

时益州殷阜，军国所资。经涂艰险，每苦劫盗。诏昂使于梁、益，军民之务，皆委决焉。昂抚导荒梗，安置城镇，数年之中，颇得宁静。天和初，陆腾讨信州群蛮，历时未克。高祖诏昂便于通、渠等诸州运粮馈之。时临、信、楚、合等诸州民庶，亦多从逆。昂谕以祸福，赴者如归。乃令老弱负粮，壮夫拒战，咸愿为用，莫有怨者。使还，属巴州万荣郡民反叛，包围郡城，遏绝山路。昂谓其同侣曰：“凶奴狂悖，一至于此！若待上闻，或淹旬月，孤城无援，必沦寇党。欲救近溺，宁暇远求越人。苟利百姓，专之可也。”于是遂募开、通二州，得三千人，倍道兼行，出其不意。又令其众皆作中国歌，直趣贼垒。贼既不以为虞，谓有大军赴救，于是望风瓦解，郡境获宁。朝廷嘉其权以济事，诏梁州总管、杞国公亮即于军中赏昂奴婢二十口、缯彩四百匹。亮又以昂威信布于宕渠，遂表为渠州刺史。俄转通州刺史。昂推诚布信，甚得夷獠欢心。秩满还京，首领皆随昂诣阙朝覲。以昂化洽夷华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

仪同三司。

时晋公护执政，昂稍被护亲待，高祖以是颇衔之。及护诛，加之捶楚，因此遂卒。

昂族人仲景，好学，有雅量。其高祖钦，后赵吏部尚书、雍州刺史，子孙因家焉。父欢，魏陇州刺史、宋阳公。仲景年十八，举文学，对策高第。拜司空府主簿，迁员外散骑侍郎。建德中，位至内史下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卒于官。子衡。

王子直字孝正，京兆杜陵人也。世为郡右族。父琳，州主簿、东雍州长史。

子直性节俭，有干能。魏正光中，州辟主簿，起家奉朝请。除太尉府水曹行参军，加明威将军。时梁人围寿春，临淮王元或率军赴援，子直以本官参或军事。与梁人战，斩其军主夏侯景超，梁人乃退。淮南民庶因兵寇之后，犹聚为盗。或令子直招抚之，旬日之间，咸来复业，自合肥以北，安堵如旧。永安初，拜员外散骑常侍、鸿胪少卿。普泰初，进后军将军、太中大夫。贺拔岳入关，以子直为开府主簿，迁行台郎中。魏孝武西迁，封山北县男，邑二百户。

大统初，汉炽屠各阻兵于南山，与陇东屠各共为唇齿。太祖令子直率泾州步骑五千讨破之，南山平。太祖嘉之，赐书劳问。除尚书左外兵郎中。三年，进车骑将军，兼中书舍人。四年，从太祖解洛阳围，经河桥战，兼尚书左丞，出为秦州总管府司马。时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据州逆命，子直从陇右大都督独孤信讨平之。复入为大行台郎中，兼丞相府记室。吐谷浑寇西平，以子直兼尚书兵部郎中，出陇右经略之，大破浑众于长宁川，浑贼遁走。十五年，进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，除太子中庶子，领齐王友。寻行冯翊郡事。十六年，魏齐王廓出牧秦陇，复以子直为秦州别驾，仍领王友。随、陆初平，授安州长史，

领别驾，加帅都督。转并州长史。

魏废帝元年，拜使持节、大都督，行瓜州事。子直性清静，务以德政化民，西土悦附。魏恭帝初，征拜黄门侍郎。卒于位。子宣礼，柱国府参军事。

杜杲字子暉，京兆杜陵人也。祖建，魏辅国将军，赠豫州刺史。父皎，仪同三司、武都郡守。

杲学涉经史，有当世干略。其族父瓚，清贞有识鉴，深器重之。常曰：“吾家千里驹也。”瓚时仕魏为黄门侍郎，兼度支尚书、卫大将军、西道行台，尚孝武妹新丰公主，因荐之于朝廷。永熙三年，起家奉朝请，累迁辅国将军、成州长史、汉阳郡守。世宗初，转修城郡守。属凤州人仇周贡等构乱，攻逼修城，杲信洽于民，部内遂无叛者。寻而开府赵昶诸军进讨，杲率郡兵与昶合势，遂破平之。入为司（命）〔会〕上士。

初，陈文帝弟安成王瑛为质于梁，及江陵平，瑛随例迁长安。陈人请之，太祖许而未遣。至是，帝欲归之，命杲使焉。陈文帝大悦，即遣使报聘，并赂黔中数州之地。仍请画野分疆，永敦邻好。以杲奉使称旨，进授都督，治小御伯，更往分界焉。陈人于是以鲁山归我。帝乃拜瑛柱国大将军，诏杲送之还国。陈文帝谓杲曰：“家弟今蒙礼遣，实是周朝之惠。然不还彼鲁山，亦恐未能及此。”杲答曰：“安成之在关中，乃咸阳一布衣耳。然是陈之介弟，其价岂止一城。本朝亲睦九族，恕己及物，上遵太祖遗旨，下思继好之义。所以发德音者，盖为此也。”

若知止侔鲁山，固当不贪一镇。况鲁山梁之旧地，梁即本朝蕃臣，若以始末言之，鲁山自合归国。云以寻常之士，易己骨肉之亲，使臣犹谓不可，何以闻诸朝廷。”陈文帝惭恧久之，乃曰：“前言戏之耳。”自是接遇有加常礼。及杲还，命引升殿，亲降御座，执手以别。朝廷嘉之，授大都督、小载师下大夫，

治小纳言，复聘于陈。中山公训为蒲州总管，以杲为府司马、州治中，兼知州府事。加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及华皎来附，诏令卫公直督元定等援之。与陈人交战，我师不利，元定等并没。自是，连兵不息，东南骚动。高祖患之，乃授杲御正中大夫，〔使于陈，论保境息民之意。陈宣〕〔帝遣其黄门侍郎徐陵谓杲曰：“两国通好，本欲救患分灾，彼朝受我叛人，何也？”杲答曰：“陈主昔在本朝，非慕义而至，上授以柱国，位极人臣，子女玉帛，备礼将送，遂主社稷，孰谓非恩。郝烈之徒，边民狂狡，曾未报德，而先纳之。今受华氏，正是相报。过自彼始，岂在本朝。”陵曰：“彼纳华皎，志图吞噬。此受郝烈，容之而已。且华皎方州列将，窃邑叛亡。郝烈一百许户，脱身逃窜。大小有异，岂得同年而语乎？”杲曰：“大小虽殊，受降一也。若论先后，本朝无失。”陵曰：“周朝送主上还国，既以为恩；卫公共元定渡江，敦云非怨。计恩之与怨，亦足相埒。”杲曰：“元定等兵败身囚，其怨已灭。陈主负宸冯玉，其恩犹在。且怨繇彼国，恩起本朝，以怨酬恩，未之闻也。”陵乃笑而不答。杲因谓之曰：“今三方鼎立，各图进取，苟有衅隙，实启敌心。本朝与陈，日敦邻睦，輶轩往返，积有岁年。比为疆场之事，遂为仇敌，构怨连兵，略无宁岁，鹬蚌狗兔，势不俱全。若使齐寇乘之，则彼此危矣。孰与心忿悔祸，迁虑改图，陈国息争桑之心，本朝弘灌瓜之义，张旃拭玉，修好如初，共为掎角，以取齐氏。非唯两主之庆，实亦兆庶赖之。”陵具以闻，陈宣帝许之。遂遣使来聘。〕

〔武帝建德初，为司城中大夫，使于陈。陈宣帝谓杲曰：“长湖公军人等虽筑馆处之，然恐不能无北风之恋。王褒、庾信之徒既羁旅关中，亦当有南枝之思耳。”杲揣陈宣意，欲以元定军将士易王褒等。乃答之曰：“长湖总戎失律，临难苟免，

既不死节，安用以为。〕〔且犹牛之一毛，何能损益。本朝之议，初未及此。”陈宣帝乃止，杲还至石头，又遣谓之曰：“若欲合从，共图齐氏，能以樊、邓见与，方可表信。”杲答曰：“合从图齐，岂唯弊邑之利。必须城镇，宜待之于齐。先索汉南，使者不敢闻命。”还，除司仓中大夫。〕后四年，迁温州刺史，赐爵义兴县伯。大象元年，征拜御正中大夫，复使于陈。二年，除申州刺史，加开府仪同大将军，进爵为侯，邑一千三百户。除同州司会。隋开皇元年，以杲为同州总（管）〔监〕，进爵为公。俄迁工部尚书。二年，除西南道行台兵部尚书。寻以疾卒。子运，大象末，宣纳上士。杲兄长晖，位至仪同三司。

史臣曰：韦、辛、皇甫之徒，并关右之旧族也。或纡组登朝，获当官之誉；或张旃出境，有专对之才。既茂国猷，克隆家业。美矣夫！

周书卷四十

列传第三十二

尉迟运 王轨 宇文神举
宇文孝伯 颜之仪 乐运

尉迟运，大司空、吴国公纲之子也。少强济，志在立功。魏大统十六年，以父勋封安喜县侯，邑一千户。孝闵帝践阼，授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俄而帝废，朝议欲尊立世宗，乃令运奉迎于岐州。以预定策勋，进爵周城县公，增邑五百户。保定元年，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三年，从杨忠攻齐之并州，以功别封第二子端保城县侯，邑一千户。四年，出为陇州刺史。地带汧、渭，民俗难治。运垂情抚纳，甚得时誉。天和五年，入为小右武伯。六年，迁左武伯中大夫。寻加军司马，武伯如故。运既职兼文武，甚见委任。齐将斛律明月寇汾北，运从齐公宪御之，攻拔其伏龙城。进爵广业郡公，增邑八百户。

建德元年，授右侍伯，转右司卫。时宣帝在东宫，亲狎谄佞，数有罪失。高祖于朝臣内选忠谅鲠正者以匡弼之。于是以运为右宫正。（二）年，帝幸云阳宫，又令运以本官兼司武，与长孙览辅皇太子居守。俄而卫刺王直作乱，率其党袭肃章门。览惧，走行在所。运时偶在门中，直兵奄至，不暇命左右，乃

手自阖门。直党与运争门，斫伤运手指，仅而得闭。直既不得入，乃纵火烧门。运惧火尽，直党得进，乃取宫中材木及床等以益火，更以膏油灌之，火势转炽。久之，直不得进，乃退。运率留守兵，因其退以击之，直大败而走。是日微运，宫中已不守矣。高祖嘉之，授大将军，赐以直田宅、妓乐、金帛、车马及什物等，不可胜数。

四年，出为同州、蒲津、潼关等六防诸军事、同州刺史。高祖将伐齐，召运参议。东夏底定，颇有力焉。五年，拜柱国，进爵卢国公，邑五千户。宣政元年，转司武上大夫，总宿卫军事。高祖崩于云阳宫，秘未发丧，运总侍卫兵还京师。

宣帝即位，授上柱国。运之为官正也，数进谏于帝。帝不能纳，反疏忌之。时运又与王轨、宇文孝伯等皆为高祖所亲待，轨屡言帝失于高祖。帝谓运预其事，愈更衔之。及轨被诛，运惧及于祸，问计于宇文孝伯。语在孝伯传。寻而得出为秦州总管，秦渭等六州诸军事、秦州刺史。然运至州，犹惧不免。大象元年二月，遂以忧薨于州，时年四十一。赠大后丞、秦渭河鄯成洮文等七州诸军事、秦州刺史。谥曰（忠）〔中〕。子靖嗣。大象末，仪同大将军。

王轨，太原祁人也，小名沙门，汉司徒允之后。世为州郡冠族。累叶仕魏，赐姓乌丸氏。父光，少雄武，有将帅才略。每从征讨，频有战功。太祖知其勇决，遇之甚厚。位至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平原县公。

轨性质直，慷慨有远量。临事强正，人不敢干。起家事辅城公。及高祖即位，授前侍下士。俄转左侍上士，颇被识顾。累迁内史上士、内史下大夫，加授仪同三司。自此亲遇弥重，遂处腹心之任。时晋公护专政，高祖密欲图之。以轨沉毅有识度，堪属以大事，遂问以可否。轨赞成之。

建德初，转内史中大夫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，又拜上开府

仪同大将军，封上黄县公，邑一千户，军国之政，皆参预焉。五年，高祖总戎东伐，六军围晋州。刺史崔景嵩守城北面，夜中密遣送款。诏令轨率众应之，未明，士皆登城鼓噪。齐人骇惧，因即退走。遂克晋州，擒其城主特进、海昌王尉相贵，俘甲士八千人。于是遂从平并、邺。以功进位上大将军，进爵郟国公，邑三千户。

及陈将吴明彻入寇吕梁，徐州总管梁士彦频与战不利，乃退保州城，不敢复出。明彻遂堰清水以灌之，列船舰于城下，以图攻取。诏以轨为行军总管，率诸军赴救。轨潜于清水入淮口，多竖大木，以铁锁贯车轮，横截水流，以断其船路。方欲密决其堰以毙之，明彻知之，惧，乃破堰遽退，冀乘决水之势，以得入淮。比至清口，川流已阔，水势亦衰，船舰并碍于车轮，不复得过。轨因率兵围而蹙之。唯有骑将萧摩诃以二千骑先走，得免。明彻及将士三万余人，并器械辎重，并就俘获。陈之锐卒，于是歼焉。高祖嘉之，进位柱国，仍拜徐州总管、七州十五镇诸军事。轨性严重，多谋略，兼有吕梁之捷，威振敌境。陈人甚惮之。

宣帝之征吐谷浑也，高祖令轨与宇文孝伯并从，军中进取，皆委轨等，帝仰成而已。时宫尹郑译、王端等并得幸帝。帝在军中，颇有失德，译等皆预焉。军还，轨等言之于高祖。高祖大怒，乃挾帝，除译等名，仍加捶楚。帝因此大衔之。轨又尝与小内史贺若弼言及此事，且言皇太子必不克负荷。弼深以为然，劝轨陈之。轨后因侍坐，乃谓高祖曰：“皇太子仁孝无闻，复多凉德，恐不了陛下家事。

愚臣短暗，不足以论是非。陛下恒以贺若弼有文武奇才，识度宏远，而弼比每对臣，深以此事为虑。”高祖召弼问之。弼乃诡对曰：“皇太子养德春宫，未闻有过。未审陛下，何从

得闻此言？”既退，轨谓弼曰：“平生言论，无所不道，今者对扬，何得乃尔翻覆？”弼曰：“此公之过也。皇太子，国之储副，岂易攸言。事有蹉跌，便至灭门之祸。本谓公密陈臧否，何得遂至昌言。”轨默然久之，乃曰：“吾专心国家，遂不存私计。向者对众，良寔非宜。”后轨因内宴上寿，又捋高祖须曰：“可爱好老公，但恨后嗣弱耳。”高祖深以为然。但汉王次长，又不才，此外诸子并幼，故不能用其说。

及宣帝即位，追郑译等复为近侍。轨自知必及于祸，谓所亲曰：“吾昔在先朝，寔申社稷至计。今日之事，断可知矣。此州控带淮南，邻接强寇，欲为身计，易同反掌。但忠义之节，不可亏违。况荷先帝厚恩，每思以死自效，岂以获罪于嗣主，便欲背德于先朝。止可于此待死，义不为他计。冀千载之后，知吾此心。”

大象元年，帝令内史杜虔信就徐州杀轨。御正中大夫颜之仪切谏，帝不纳，遂诛之。轨立朝忠恕，兼有大功，忽以无罪被戮，天下知与不知，无不伤惜。

宇文神举，太祖之族子也。高祖晋陵、曾祖求男，仕魏，位并显达。祖金殿，魏镇远将军、兖州刺史、安吉县侯。

父显和，少而袭爵，性矜严，颇涉经史，膂力绝人，弯弓数百斤，能左右驰射。魏孝武之在藩也，显和早蒙眷遇。时属多难，尝问计于显和。显和具陈宜杜门晦迹，相时而动。孝武深纳焉。及即位，擢授冠军将军、合内都督，封城阳县公，邑五百户。孝武以显和藩邸之旧，遇之甚厚。时显和所居宅隘陋，乃撤殿省，赐为寝室。其见重如此。

及齐神武专政，帝每不自安。谓显和曰：“天下汹汹，将若之何？”对曰：“当今之计，莫若择善而从之。”因诵诗云：

“彼美人兮，西方之人兮。”帝曰：“是吾心也。”遂定入关之策。帝以显和母老，家累又多，令预为计。对曰：“今日之事，忠孝不可并立。然臣不密则失身，安敢预为私计。”帝怆然改容曰：“卿即我之王陵也。”迁朱衣直合、合内大都督，改封长广县公，邑一千五百户。

从帝入关。至溱水，太祖素闻其善射而未之见也。俄而水傍有一小鸟，显和射而中之。太祖笑曰：“我知卿工矣。”其后，引为帐内大都督。俄出为持节、卫将军、东夏州刺史。以疾去职，深为吏民所怀。寻进位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加散骑常侍。魏恭帝元年，卒，时年五十七。太祖亲临之，哀动左右。建德二年，追赠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延丹绥三州诸军事、延州刺史。

神举早岁而孤，有夙成之量。族兄安化公深器异之。及长，神情倜傥，志略英贍，眉目疏朗，仪貌魁梧。有识钦之，莫不许以远大。世宗初，起家中侍上士。世宗留意翰林，而神举雅好篇什。帝每有游幸，神举恒得侍从。保定元年，袭爵长广县公，邑二千三百户。寻授帅都督，迁大都督、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拜右大夫。四年，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治小宫伯。天和元年，迁右宫伯中大夫，进爵清河郡公，增邑一千户。高祖将诛晋公护也，神举得预其谋。建德元年，迁京兆尹。三年，出为熊州刺史。神举威名素重，齐人甚惮之。五年，攻拔齐陆浑等五城。

及高祖东伐，诏神举从军。并州平，即授并州刺史，加上开府仪同大将军。州既齐氏别都，控带要重。平定甫尔，民俗浇讹，豪右之家，多为奸猾。神举励精为治，示以威恩，旬月之间，远迩悦服。寻加上大将军，改封武德郡公，增邑二千户。俄进柱国大将军，改封东平郡公，增邑通前六千九百户。所部

东寿阳县土人，相聚为盗，率其党五千人，来袭州城。神举以州兵讨平之。

宣政元年，转司武上大夫。高祖亲戎北伐，令神举与原国公（如）〔姬〕愿等率兵五道俱入。高祖至云阳，疾甚，乃班师。幽州人卢昌期、祖英伯等聚众据范阳反，诏神举率兵擒之。齐黄门侍郎卢思道亦在反中，贼平见获，解衣将伏法。神举素钦其才名，乃释而礼之，即令草露布。其待士礼贤如此。属稽胡反叛，入寇西河。神举又率众与越王盛讨平。时突厥与稽胡连和，遣骑赴救。神举以奇兵击之，突厥败走，稽胡于是款服。即授并潞肆石等四州十二镇诸军〔事〕、并州总管。

初，神举见待于高祖，遂处心腹之任。王轨、宇文孝伯等屡言皇太子之短，神举亦颇与焉。及宣帝即位，荒淫无度，神举惧及于祸，怀不自安。初定范阳之后，威声甚振。帝亦忌其名望，兼以宿憾，遂使人赍鸩酒赐之，薨于马邑。时年四十八。

神举伟风仪，善辞令，博涉经史，性爱篇章，尤工骑射。临戎对寇，勇而有谋。莅职当官，每着声绩。兼好施爱士，以雄豪自居。故得任兼文武，声彰中外。百僚无不仰其风则，先辈旧齿至于今而称之。子同嗣。位至仪同大将军。

神举弟神庆，少有壮志，武艺绝伦。大象末，位至柱国、汝南郡公。

宇文孝伯字胡三，吏部安化公深之子也。其生与高祖同日，太祖甚爱之，养于第内。及长，又与高祖同学。武成元年，拜宗师上士。时年十六。孝伯性沉正讷谔，好直言。高祖即位，欲引置左右。时政在冢臣，不得专制，乃托言少与孝伯同业受经，思相启发。由是晋公护弗之猜也，得入为右侍上士，恒侍读书。

天和元年，迁小宗师，领右侍仪同。及遭父忧，诏令于服

中袭爵。高祖尝从容谓之曰：“公之于我，犹汉高之与卢绾也。”乃赐以十三环金带。自是恒侍左右，出入卧内，朝之机务，皆得预焉。孝伯亦竭诚尽力，无所回避。至于时政得失，及外间细事，皆以奏闻。高祖深委信之，当时莫与为比。及高祖将诛晋公护，密与卫王直图之。唯孝伯及王轨、宇文神举等颇得参预。护诛，授开府仪同三司，历司会中大夫、左右小宫伯、东宫左宫正。

建德之后，皇太子稍长，既无令德，唯昵近小人。孝伯白高祖曰：“皇太子四海所属，而德声未闻。臣忝宫官，寔当其责。且春秋尚少，志业未成，请妙选正人，为其师友，调护圣质，犹望日就月将。如或不然，悔无及矣。”帝敛容曰：“卿世载鯁直，竭诚所事。观卿此言，有家风矣。”孝伯拜谢曰：“非言之难，受之难也。深愿陛下思之。”帝曰：“正人岂复过君。”于是以尉迟运为右宫正，孝伯仍为左宫正。寻拜宗师中大夫。及吐谷浑入寇，诏皇太子征之。军中之事，多决于孝伯。俄授京兆尹，入为左宫伯，转右宫伯。尝因侍坐，帝问之曰：“我儿比来渐长进不？”答曰：“皇太子比惧天威，更无罪失。”及王轨因内宴捋帝须，言太子之不善，帝罢酒，责孝伯曰：“公常语我，云太子无过。今轨有此言，公为诳矣。”孝伯再拜曰：“臣闻父子之际，人所难言。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爱，遂尔结舌。”帝知其意，默然久之，乃曰：“朕已委公矣，公其勉之。”

五年，大军东讨，拜内史下大夫，令掌留台事。军还，帝曰：“居守之重，无忝战功。”于是加授大将军，进爵广陵郡公，邑三千户，并赐金帛及女妓等。

六年，复为宗师。每车驾巡幸，常令居守。其后高祖北讨，至云阳宫，遂寝疾。驿召孝伯赴行在所。帝执其手曰：“吾自量必无济理，以后事付君。”是夜，授司卫上大夫，总宿卫兵

马事。又令驰驿入京镇守，以备非常。

宣帝即位，授小冢宰。帝忌齐王宪，意欲除之。谓孝伯曰：“公能为朕图齐王，当以其官位相授。”孝伯叩头曰：“先帝遗诏，不许滥诛骨肉。齐王，陛下之叔父，戚近功高，社稷重臣，栋梁所寄。陛下若妄加刑戮，微臣又顺旨曲从，则臣为不忠之臣，陛下为不孝之子也。”帝不恚，因渐疏之。乃与于智、王端、郑译等密图其事。后令智告宪谋逆，遣孝伯召宪入，遂诛之。

帝之西征也，在军有过行，郑译时亦预焉。军还，孝伯及王轨尽以白，高祖怒，挞帝数十，仍除译名。至是，译又被帝亲昵。帝既追憾被杖，乃问译曰：“我脚上杖痕，谁所为也？”译答曰：“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轨。”译又因说王轨捋须事。帝乃诛轨。尉迟运惧，私谓孝伯曰：“吾徒必不免祸，为之奈何？”孝伯对曰：“今堂上有老母，地下有武帝，为臣为子，知欲何之。且委质事人，本徇名义，谏而不入，将焉逃死。足下若为身计，宜且远之。”于是各行其志。运寻出为秦州总管。然帝荒淫日甚，诛戮无度，朝章弛紊，无复纲纪。孝伯又频切谏，皆不见从。由是益疏斥之。后稽胡反，令孝伯为行军总管，从越王盛讨平之。及军还，帝将杀之，乃托以齐王之事，诮之曰：“公知齐王谋反，何以不言？”孝伯对曰：“臣知齐王忠于社稷，为群小媒孽，加之以罪。臣以言必不用，所以不言。且先帝付嘱微臣，唯令辅导陛下，今谏而不从，寔负顾托。以此为罪，是所甘心。”帝大惭，俛首不语。乃命将出，赐死于家。时年三十六。

及隋文帝践极，以孝伯及王轨忠而获罪，并令收葬，复其官爵。又尝谓高颎曰：“宇文孝伯寔有周之良臣，若使此人在朝，我辈无措手处也。”子歆嗣。颜之仪字子升，琅邪临沂人

也，晋侍中含九世孙。祖见远，齐御史治书。正色立朝，有当官之称。及梁武帝执政，遂以疾辞。寻而齐和帝暴崩，见远恸哭而绝。梁武帝深恨之，谓朝臣曰：“我自应天从人，何预天下人事，而颜见远乃至于此。”当时嘉其忠烈，咸称叹之。父协，以见远蹈义忤时，遂不仕进。梁元帝为湘东王，引协为其府记室参军。协不得已，乃应命。梁元帝后着怀旧志及诗，并称赞其美。

之仪幼颖悟，三岁能读孝经。及长，博涉群书，好为词赋。尝献神州颂，辞致雅贍。梁元帝手敕报曰：“枚乘二叶，俱得游梁；应贞两世，并称文学。我求才子，鳃慰良深。”

江陵平，之仪随例迁长安。世宗以为麟趾学士，稍迁司书上士。高祖初建储宫，盛选师傅，以之仪为侍读。太子后征吐谷浑，在军有过行，郑译等并以不能匡弼坐谴，唯之仪以累谏获赏。即拜小宫尹，封平阳县男，邑二百户。宣帝即位，迁上仪同大将军、御正中大夫，进爵为公，增邑一千户。帝后刑政乖僻，昏纵日甚，之仪犯颜骤谏，虽不见纳，终亦不止。深为帝所忌。然以恩旧，每优容之。及帝杀王轨，之仪固谏。帝怒，欲并致之于法。后以其谅直无私，乃舍之。

宣帝崩，刘昉、郑译等矫遗诏，以隋文帝为丞相，辅少主。之仪知非帝旨，拒而弗从。昉等草诏署记，逼之仪连署。之仪厉声谓昉等曰：“主上升遐，嗣子冲幼，阿衡之任，宜在宗英。方今贤戚之内，赵王最长，以亲以德，合膺重寄。公等备受朝恩，当思尽忠报国，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！之仪有死而已，不能诬罔先帝。”于是昉等知不可屈，乃代之仪署而行之。隋文帝后索符玺，之仪又正色曰：“此天子之物，自有主者，宰相何故索之？”于是隋文帝大怒，命引出，将戮之，然以其民之望也，乃止。出为西疆郡守。

隋文帝践极，诏征还京师，进爵新野郡公。开皇五年，拜集州刺史。在州清静，夷夏悦之。明年代还，遂优游不仕。十年正月，之仪随例入朝。隋文帝望而识之，命引至御坐，谓之曰：“见危授命，临大节而不可夺，古人所难，何以加卿。”乃赐钱十万、米一百石。十一年冬，卒，年六十九。有文集十卷行于世。时京兆郡丞乐运亦以直言数谏于帝。

运字承业，南阳涪阳人，晋尚书令广之八世孙。祖文素，齐南郡守。父均，梁义阳郡守。

运少好学，涉猎经史，而不持章句。年十五而江陵灭，运随例迁长安。其亲属等多被籍，而运积年为人佣保，皆赎免之。又事母及寡嫂甚谨。由是以孝义闻。梁故都官郎琅邪王澄美之，为次其行事，为孝义传。性方直，未尝求媚于人。

天和初，起家夏州总管府仓曹参军，转柱国府记室参军。寻而临淄公唐瑾荐为露门学士。前后犯颜屡谏高祖，多被纳用。建德二年，除万年县丞。抑挫豪右，号称强直。高祖嘉之，特许通籍，事有不便于时者，令巨细奏闻。高祖尝幸同州，召运赴行在所。既至，高祖谓运曰：“卿来日见太子不？”运曰：“臣来日奉辞。”高祖曰：“卿言太子何如人？”运曰：“中人也。”时齐王宪以下，并在帝侧。高祖顾谓宪等曰：“百官佞我，皆云太子聪明睿知，唯运独云中人，方验运之忠直耳。”于是因问运中人之状。运对曰：“班固以齐桓公为中，管仲相之则霸，竖貂辅之则乱。谓可与为善，亦可与为恶也。”高祖曰：“我知之矣。”遂妙选宫官，以匡弼之。仍超拜运京兆郡丞。太子闻之，意甚不悦。

及高祖崩，宣帝嗣位。葬讫，诏天下公除。帝及六宫，便议即吉。运上疏曰：“三年之丧，自天子达于庶人。先王制礼，安可诬之。礼，天子七月而葬，以俟天下毕至。今葬期既促，

事讫便除，文轨之内，奔赴未尽；邻境远闻，使犹未至。若以丧服受吊，不可既吉更凶；如以玄冠对使，未知此出何礼。进退无据，愚臣窃所未安。”书奏，帝不纳。

自是德政不修，数行赦宥。运又上疏曰：“臣谨案周官曰：“国君之过市，刑人赦。”此谓市者交利之所，君子无故不游观焉。若游观，则施惠以悦之也。尚书曰：“眚灾肆赦。”此谓过误为害，罪虽大，当缓赦之。吕刑云：“五刑之疑，有赦。”此谓（赦）〔刑〕疑从罚，罚疑从免。论语曰：“赦小过，举贤才。”谨寻经典，未有罪无轻重，溥天大赦之文。逮兹末叶，不师古始，无益于治，未可则之。故管仲曰：“有赦者，奔马之委辔。不赦者，痼疽之砺石。”又曰：“惠者，民之仇讎。法者，民之父母。”吴汉遗言，犹云“唯愿无赦”。王符着论，亦云“赦者非明世之所宜”。岂可数施非常之惠，以肆奸宄之恶乎。”帝亦不纳，而昏暴滋甚。

运乃舆棹诣朝堂，陈帝八失。

一曰：内史御正，职在弼谐，皆须参议，共治天下。大尊比来小大之事，多独断之。尧舜至圣，尚资辅弼，比大尊未为圣主，而可专恣己心？凡诸刑罚爵赏，爰及军国大事，请参诸宰辅，与众共之。

二曰：内作色荒，古人重诫。大尊初临四海，德惠未洽，先搜天下美女，用实后宫；又诏仪同以上女，不许辄嫁。贵贱同怨，声溢朝野。请姬媵非幸御者，放还本族。欲嫁之女，勿更禁之。

三曰：天子未明求衣，日旰忘食，犹恐万机不理，天下拥滞。大尊比来一入后宫，数日不出。所须闻奏，多附内竖。传言失实，是非可惧。事由宦者，亡国之征。请准高祖，居外听政。

四曰：变故易常，乃为政之大忌；严刑酷罚，非致治之弘规。若罚无定刑，则天下皆惧；政无常法，则民无适从。岂有削严刑之诏未及半祀，便即追改，更严前制？政令不定，乃至于是。今宿卫之官，有一人夜不直者，罪至削除；因而逃亡者，遂便籍没。此则大逆之罪，与十杖同科。虽为法愈严，恐人情愈散。一人心散，尚或可止，若天下皆散，将如之何。秦网密而国亡，汉章疏而祚永。请遵轻典，并依大律。则亿兆之民，手足有所措矣。

五曰：高祖斲雕为朴，本欲传之万世。大尊朝夕趣庭，亲承圣旨。岂有崩未逾年，而遽穷奢丽，成父之志，义岂然乎。请兴造之制，务从卑俭。雕文刻镂，一切勿营。

六曰：都下之民，徭赋稍重。必是军国之要，不敢惮劳。岂容朝夕征求，唯供鱼龙烂漫，士民从役，祇为俳優角抵。纷纷不已，财力俱竭，业业相顾，无复聊生。凡此无益之事，请并停罢。

七曰：近见有诏，上书字误者，即治其罪。假有忠讷之人，欲陈时事，尺有所短，文字非工，不密失身，义无假手，脱有舛谬，便陷严科。婴径尺之鳞，其事非易，下不讳之诏，犹惧未来，更加刑戮，能无钳口！大尊纵不能采诽谤之言，无宜杜献书之路。请停此诏，则天下幸甚。

八曰：昔桑谷生朝，殷王因之获福。今玄象垂诫，此亦兴周之祥。大尊虽减膳撤悬，未尽销谴之理。诚愿谏诤善道，修布德政，解兆民之愠，引万方之罪，则天变可除，鼎业方固。大尊若不革兹八事，臣见周庙不血食矣。帝大怒，将戮之。内史元岩给帝曰：“乐运知书奏必死，所以不顾身命者，欲取后世之名。陛下若杀之，乃成其名也。”帝然之，因而获免。翌日，帝颇感悟。召运谓之曰：“朕昨夜思卿所奏，寔是忠臣。”

先皇明圣，卿数有规谏。朕既昏暗，卿复能如此。”乃赐御食以赏之。朝之公卿，初见帝盛怒，莫不为运寒心。后见获宥，皆相贺以为幸免虎口。

内史郑译尝以私事请托运而弗之许，因此衔之。及隋文帝为丞相，译为长史，遂左迁运为广州滢阳令。开皇五年，转毛州高唐令。频历二县，并有声绩。运常愿处一谏官，从容讽议。而性讦直，为人所排抵，遂不被任用。乃发愤，录夏殷以来谏诤事，集而部之，凡六百三十九条，合四十一卷，名曰谏苑。奏上之。隋文帝览而嘉焉。

史臣曰：士有不因学艺而重，不待爵禄而贵者何？亦云忠孝而已。若乃竭力以奉其亲者，人子之行也；致身以事其君者，人臣之节也。斯固弥纶三极，囊括百代。当宣帝之在东朝，凶德方兆，王轨、宇文孝伯、神举志惟无隐，尽言于父子之间。淫刑既逞，相继夷灭。隋文之将登庸，人怀去就。颜之仪风烈懍然，正辞以明节，崎岖雷电之下，仅而获济。斯数子者，岂非社稷之臣欤。或人以为不忠，则天下莫之信也。自古以外戚而居重任，多藉一时之恩，至若尉迟运者，可谓位以才升，爵由功进。美矣哉。

周书卷四十一

列传第三十三

王褒 庾信

王褒字子渊，琅邪临沂人也。曾祖俭，齐侍中、太尉、南昌文宪公。祖骞，梁侍中、金紫光禄大夫、南昌安侯。父规，梁侍中、左民尚书、南昌章侯。并有重名于江左。

褒识量渊通，志怀沉静。美风仪，善谈笑，博览史传，尤工属文。梁国子祭酒萧子云，褒之姑夫也，特善草隶。褒少以姻戚，去来其家，遂相模范。俄而名亚子云，并见重于世。梁武帝喜其才艺，遂以弟鄱阳王恢之女妻之。起家秘书郎，转太子舍人，袭爵南昌县侯。稍迁秘书丞。宣成王大器，简文帝之冢嫡，即褒之姑子也。于时盛选僚佐，乃以褒为文学。寻迁安成郡守。及侯景渡江，建业扰乱，褒辑宁所部，见称于时。

梁元帝承制，转智武将军、南平内史。及嗣位于江陵，欲待褒以不次之位。褒时犹在郡，敕王僧辩以礼发遣。褒乃将家西上。元帝与褒有旧，相得甚欢。拜侍中，累迁吏部尚书、左仆射。褒既世胄名家，文学优赡，当时咸相推挹，故旬月之间，位升端右。宠遇日隆，而褒愈自谦虚，不以位地矜人，时论称之。

初，元帝平侯景及擒武陵王纪之后，以建业雕残，方须修

复；江陵殷盛，便欲安之。又其故府臣寮，皆楚人也，并愿即都荆郢。尝召群臣议之。领军将军胡僧佑、吏部尚书宗懔、太府卿黄罗汉、御史中丞刘钰等曰：“建业虽是旧都，王气已尽。且与北寇邻接，止隔一江。若有不虞，悔无及矣。臣等又尝闻之，荆南之地，有天子气。今陛下龙飞纘业，其应斯乎。天时人事，征祥如此。臣等所见，迁徙非宜。”元帝深以为然。时褒及尚书周弘正咸侍座。乃顾谓褒等曰：“卿意以为何如？”褒性谨慎，知元帝多猜忌，弗敢公言其非。当时唯唯而已。后因清闲密谏，言辞甚切。元帝颇纳之。然其意好荆、楚，已从僧佑等策。明日，乃于众中谓褒曰：“卿昨日劝还建业，不为无理。”褒以宣室之言，岂宜显之于众。知其计之不用也，于是止不复言。

及大军征江陵，元帝授褒都督城西诸军事。褒本以文雅见知，一旦委以总戎，深自勉励，尽忠勤之节。被围之后，上下猜惧，元帝唯于褒深相委信。朱买臣率众出宣阳之西门，与王师战，买臣大败。褒督进不能禁，乃贬为护军将军。王师攻其外栅，城陷，褒从元帝入子城，犹欲固守。俄而元帝出降，褒遂与众俱出。见柱国于谨，谨甚礼之。褒曾作燕歌行，妙尽关塞寒苦之状，元帝及诸文士并和之，而竟为凄切之词。至此方验焉。

褒与王克、刘钰、宗懔、殷不害等数十人，俱至长安。太祖喜曰：“昔平吴之利，二陆而已。今定楚之功，群贤毕至。可谓过之矣。”又谓褒及王克曰：“吾即王氏甥也，卿等并吾之舅氏。当以亲戚为情，勿以去乡介意。”于是授褒及克、殷不害等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常从容上席，资饷甚厚。褒等亦并荷恩眚，忘其羁旅焉。

孝闵帝践阼，封石泉县子，邑三百户。世宗即位，笃好文

学。时褒与庾信才名最高，特加亲待。帝每游宴，命褒等赋诗谈论，常在左右。寻加开府仪同三司。保定中，除内史中大夫。高祖作象经，令褒注之。引据该洽，甚见称赏。褒有器局，雅识治体。既累世在江东为宰辅，高祖亦以此重之。建德以后，颇参朝议。凡大诏册，皆令褒具草。东宫既建，授太子少保，迁小司空，仍掌纶诰。乘舆行幸，褒常侍从。

初，褒与梁处士汝南周弘让相善。及弘让兄弘正自陈来聘，高祖许褒等通亲知音问。褒赠弘让诗，并致书曰：

嗣宗穷途，杨朱歧路。征蓬长逝，流水不归。舒惨殊方，炎凉异节，木皮春厚，桂树冬荣。想摄卫惟宜，动静多豫。贤兄入关，敬承款曲。犹依杜陵之水，尚保池阳之田，铲迹幽蹊，销声穹谷。何期愉乐，幸甚！幸甚！

弟昔因多疾，亟览九仙之方；晚涉世途，常怀五岳之举。同夫关令，物色异人；譬彼客卿，服膺高士。上经说道，屡听玄牝之谈；中药养神，每禀丹沙之说。顷年事道尽，容发衰谢，芸其黄矣，零落无时。还念生涯，繁忧总集。视阴愒日，犹赵孟之徂年；负杖行吟，同刘琨之积惨。河阳北临，空思巩县；霸陵南望，还见长安。所冀书生之魂，来依旧壤；射声之鬼，无恨他乡。白云在天，长离别矣，会见之期，邈无日矣。援笔揽纸，龙钟横集。

弘让复书曰：甚矣悲哉！此之为别也。云飞泥沉，金铄兰灭，玉音不嗣，瑶华莫因。家兄至自镐京，致书于穹谷。故人之迹，有如对面，开题申纸，流脸沾膝。江南燠热，橘柚冬青；渭北互寒，杨榆晚叶。土风气候，各集所安，餐卫适时，寝兴多福。甚善！甚善！

与弟分袂西陲，言反东区，虽保周陵，还依蒋径，三姜离榭，二仲不归。麋鹿为曹，更多悲绪。丹经在握，贫病莫谐；

芝术可求，恒为采掇。昔吾壮日，及弟富年，俱值邕熙，并欢衡泌。南风雅操，清商妙曲，弦琴促坐，无乏名晨。玉沥金华，冀获难老。不虞一旦，翻覆波澜。吾已愒阴，弟非茂齿。禽、尚之契，各在天涯，永念生平，难为胸臆。且当视阴数箭，排愁破涕。人生乐耳，忧戚何为。岂能遽悲次房，游魂不反。远〔伤金〕〔产〕〔彦〕，骸枢无托。但愿爱玉体，珍金箱，保期颐，享黄发。犹冀苍〔鹰〕〔雁〕〔頰〕鲤，时传尺素，清风朗月，俱寄相思。子渊，子渊，长为别矣！握管操觚，声泪俱咽。

寻出为〔宣〕〔宜〕州刺史。卒于位，时年六十四。子勳嗣。

庾信字子山，南阳新野人也。祖易，齐征士。父肩吾，梁散骑常侍、中书令。信幼而俊迈，聪敏绝伦。博览群书，尤善春秋左氏传。身長八尺，腰带十围，容止颓然，有过人者。起家湘东国常侍，转安南府参军。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，掌管记。东海徐摛为左卫率。摛子陵及信，并为抄撰学士。父子在东宫，出入禁闥，恩礼莫与比隆。既有盛才，文并绮艳，故世号为徐、庾体焉。当时后进，竞相模范。每有一文，京都莫不传诵。累迁尚书度支郎中、通直正员郎。出为郢州别驾。寻兼通直散骑常侍，聘于东魏。文章辞令，盛为邺下所称。还为东宫学士，领建康令。

侯景作乱，梁简文帝命信率宫中文武千余人，营于朱雀航。及景至，信以众先退。台城陷后，信奔于江陵。梁元帝承制，除御史中丞。及即位，转右卫将军，封武康县侯，加散骑常侍，来聘于我。属大军南讨，遂留长安。江陵平，拜使持节、抚军将军、右金紫光禄大夫、大都督，寻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孝闵帝践阼，封临清县子，邑五百户，除司水下大夫。出为弘农郡守，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司宪中大夫，进

爵义城县侯。俄拜洛州刺史。信多识旧章，为政简静，吏民安之。时陈氏与朝廷通好，南北流寓之士，各许还其旧国。陈氏乃请王褒及信等十数人。高祖唯放王克、殷不害等，信及褒并留而不遣。寻征为司宗中大夫。

世宗、高祖并雅好文学，信特蒙恩礼。至于赵、滕诸王，周旋款至，有若布衣之交。群公碑志，多相请托。唯王褒颇与信相埒，自余文人，莫有逮者。

信虽位望通显，常有乡关之思。乃作哀江南赋以致其意云。其辞曰：

粤以戊辰之年，建亥之月，大盗移国，金陵瓦解。余乃窜身荒谷，公私涂炭。华阳奔命，有去无归，中兴道消，穷于甲戌。三日哭于都亭，三年囚于别馆。天道周星，物极不反。傅燮之但悲身世，无所求生；袁安之每念王室，自然流涕。昔桓君山之志事，杜元凯之生平，并有著书，咸能自序。潘岳之文彩，始述家风；陆机之词赋，多陈世德。信年始二毛，即逢丧乱，藐是流离，至于暮齿。燕歌远别，悲不自胜；楚老相逢，泣将何及。畏南山之雨，忽践秦庭；让东海之滨，遂餐周粟。下亭漂泊，皋桥羁旅，楚歌非取乐之方，鲁酒无忘忧之用。追（惟）〔为〕此赋，聊以记言，不无危苦之辞，唯以悲哀为主。

日暮途远，人间何世。将军一去，大树飘零；壮士不还，寒风萧瑟。荆璧睨柱，受连城而见欺；载书横阶，捧珠盘而不定。钟仪君子，入就南冠之囚；季孙行人，留守西河之馆。申包胥之顿地，碎之以首；蔡威公之泪尽，加之以血。钓台移柳，非玉关之可望；华亭唳鹤，岂河桥之可闻。

孙策以天下为三分，众裁一旅；项羽用江东之子弟，人唯八千。遂乃分裂山河，宰割天下。岂有百万义师，一朝卷甲，芟夷斩伐，如草木焉。江、淮无涯岸之阻，亭壁无藩篱之固。

头会箕敛者，合从缔交；鉏耰棘矜者，因利乘便。将非江表王气，应终三百年乎？是知并吞六合，不免轶道之灾；混一车书，无救平阳之祸。呜呼！山岳崩颓，既履危亡之运；春秋迭代，必有去故之悲。天意人事，可以凄怆伤心者矣。况复舟楫路穷，星汉非乘槎可上；风飙道阻，蓬莱无可到之期。穷者欲达其言，劳者须歌其事。陆士衡闻而抚掌，是所甘心；张平子见而陋之，固其宜矣。

我之掌庾承周，以世功而为族；经邦佐汉，用论道而当官。稟嵩、华之玉石，润河、洛之波澜。居负洛而重世，邑临河而晏安。逮永嘉之艰虞，始中原之乏主。民枕倚于墙壁，路交横于豺虎。值五马之南奔，逢三星之东聚。彼凌江而建国，此播迁于吾祖。分南阳而赐田，裂东岳而胙土。诛茅宋玉之宅，穿径临江之府。水木交运，山川崩竭。家有直道，人多全节。训子见于纯深，事君彰于义烈。新野有生祠之庙，河南有胡书之碣。况乃少微真人，天山逸民。阶庭空谷，门巷蒲轮。移谈讲树，就简书筠。降生世德，载诞贞臣。文词高于甲观，模楷盛于漳滨。嗟有道而无凤，叹非时而有麟。既奸回之黷匿，终不悦于仁人。

王子洛滨之岁，兰成射策之年，始含香于建礼，仍矫翼于崇贤。游游雷塘于江浦。东门则鞭石成桥，南极则铸铜为柱。树则园植万株，竹则家封千户。西赙浮玉，南琛没羽。吴歊越吟，荆艳楚舞。草木之藉春阳，鱼龙之得风雨。五十年中，江表无事。王歊为和亲之侯，班超为定远之使。马武无预于兵甲，冯唐不论于将帅。岂知山岳闇然，江湖潜沸。渔阳有闾左戍卒，离石有将兵都尉。天子方删诗书，定礼乐。设重云之讲，开士林之学。谈劫烬之灰飞，辩常星之夜落。地平鱼齿，城危兽角。卧刁斗于滎阳，绊龙媒于平乐。宰衡以干戈为儿戏，缙绅以清

谈为庙略。乘渍水而胶船，馭奔驹以朽索。小人则将及水火，君子则方成沐鹤。弊箠不能救盐池之咸，阿胶不能止黄河之浊。既而鲂鱼頰尾，四郊多垒。殿狎江鸥，宫鸣野雉。湛卢去国，舂皇失水。见被发于伊川，知其时为戎矣。

彼奸逆之炽盛，久游魂而放命。大则有鲸有鲛，小则为梟为獍。负其牛羊之力，凶其水草之性。非玉烛之能调，岂璇玑之可正。值天下之无为，尚有欲于羈縻。饮其琉璃之酒，赏其虎豹之皮。见胡桐于大夏，识鸟卵于条支。豺牙密厉，虺毒潜吹。轻九鼎而欲问，闻三川而遂窥。

始则王子召戎，奸臣介冑。既官政而离逃，遂师言而泄漏。望廷尉之逋囚，反淮南之穷寇。飞狄泉之苍鸟，起横江之困兽。地则石鼓鸣山，天则金精动宿。北阙龙吟，东陵麟斗。尔乃桀黠构扇，凭陵畿甸。拥狼望于黄图，填卢山于赤县。青袍如草，白马如练。天子履端废朝，单于长围高宴。两观当戟，千门受箭。白虹贯日，苍鹰击殿。竟遭夏台之祸，遂视尧城之变。官守无奔问之人，干戚非平戎之战。陶侃则空装米船，顾荣则虚摇羽扇。将军死绥，路绝重围。烽随星落，书逐鸢飞。遂乃韩分赵裂，鼓卧旗折。失群班马，迷轮乱辙。猛士婴城，谋臣卷舌。昆阳之战象走林，常山之阵蛇奔穴。五郡则兄弟相悲，三州则父子离别。

护军慷慨，忠能死节。三世为将，终于此灭。济阳忠壮，身参末将。兄弟三人，义声俱唱。主辱臣死，名存身丧。狄人归元，三军凄怆。尚书多算，守备是长。云梯可拒，地道能防。有齐将之闭壁，无燕师之卧墙。大事去矣，人之云亡。申子奋发，勇气咆勃。实总元戎，身先士卒。胄落鱼门，兵填马窟。屡犯通中，频遭刮骨。功业夭枉，身名埋没。或以隼翼鷃披，虎威狐假。沾渍锋镝，脂膏原野。兵弱虏强，城孤气寡。闻鹤

喉而虚惊，听胡笳而泪下。据神亭而亡戟，临横江而弃马。崩于钜鹿之沙，碎于长平之瓦。于是桂林颠覆，长洲麋鹿。溃溃沸腾，茫茫惨黩。天地离阻，人神怨酷。晋郑靡依，鲁卫不睦。竞动天关，争回地轴。探雀鷲而未饱，待熊蹯而讷熟。乃有车侧郭门，筋悬庙屋。鬼同曹社之谋，人有秦庭之哭。

余乃假刻玺于关塞，称使者之训对。逢鄂阪之讥嫌，值彰门之征税。乘白马而不前，策青骊而转碍。吹落叶之扁舟，飘长飏于上游。彼锯牙而勾爪，又巡江而习流。排青龙之战舰，斗飞燕之船楼。张辽临于赤壁，王浚下于巴丘。乍风惊而射火，或箭重而回舟。未辨声于黄盖，已先沈于杜侯。落帆黄鹤之浦，藏船鹦鹉之洲。路已分于湘汉，星犹看于斗牛。若乃阴陵失路，钓台斜趣。望赤岸而沾衣，舣乌江而不度。雷池栅浦，鹊陵焚戍。旅舍无烟，巢禽失树。谓荆、衡之杞梓，庶江、汉之可恃。淮海维扬，三千余里。过漂渚而寄食，托芦中而度水。届于七泽，滨于十死。嗟天保之未定，见殷忧之方始。本不达于危行，又无情于禄仕。谬掌卫于中军，滥尸丞于御史。

信生世等于龙门，辞亲同于河洛。奉立身之遗训，受成书之顾托。昔三世而无惭，今七叶而始落。泣风雨于梁山，惟枯鱼之衔索。入欹斜之小径，掩蓬藿之荒扉。就汀洲之杜若，待芦苇之单衣。

于时西楚霸王，剑及繁阳。麇兵金匱，校战玉堂。苍鹰赤雀，铁触牙樯。沈白马而誓众，负黄龙而度湘。海潮迎舰，江萍送王。戎车屯于石城，戈船掩乎淮、泗。诸侯则郑伯前驱，盟主则荀瑩暮至。剖巢熏穴，奔魑走魅。埋长狄于驹门，斩蚩尤于中冀。然腹为灯，饮头为器。直虹贯垒，长星属地。昔之虎据龙盘，加以黄旗紫气，莫不随狐兔而窟穴，与风尘而殄瘁。

西瞻博望，北临玄圃。月榭风台，池平树古。倚弓于玉女

窗扉，系马于凤凰楼柱。仁寿之镜徒悬，茂陵之书空聚。若夫立德立言，谟明夤亮。声超于系表，道高于河上。既不遇于浮丘，遂无言于师旷。指爱子而托人，知西陵而谁望。非无北阙之兵，犹有云台之仗。司徒之表里经纶，狐偃之惟王实勤。横琯戈而对霸主，执金鼓而问贼臣。平吴之功，壮于杜元凯；王室是赖，深于温太真。始则地名全节，终以山称枉人。南阳校书，去之已远。上蔡逐猎，知之何晚。镇北之负誉矜前，风飙慄然。水神遭箭，山灵见鞭。是以蝥熊伤马，浮蛟没船。才子并命，俱非百年。

中宗之夷凶静乱，大雪冤耻。去代邸而承基，迁唐郊而纂祀。反旧章于司隶，归余风于正始。沉猜则方逞其欲，藏疾则自矜于己。天下之事没焉，诸侯之心摇矣。既而齐交北绝，秦患西起。况背关而怀楚，异端委而开吴。驱绿林之散卒，拒骊山之叛徒。营军梁涿，搜乘巴渝。问诸淫昏之鬼，求诸厌劾之巫。荆门遭廩延之戮，夏首滥逵泉之诛。蔑因亲于教爱，忍和乐于弯弧。慨无谋于肉食，非所望于论都。未深思于五难，先自擅于二端。登阳城而避险，卧底柱而求安。既言多于忌刻，实志勇于刑残。但坐观于时变，本无情于急难。地为黑子，城犹弹丸。其怨则黠，其盟则寒。岂冤禽之能塞海，非愚叟之可移山。况以沴气朝浮，妖精夜殒。赤鸟则三朝夹日，苍云则七重围軫。亡吴之岁既穷，入郢之年斯尽。周含郑怒，楚结秦冤。有南风之不竞，值西邻之责言。俄而梯冲乱舞，冀马云屯。棧秦车于畅毂，沓汉鼓于雷门。下陈仓而连弩，度临晋而横船。虽复楚有七泽，人称三户。箭不丽于六麋，雷无惊于九虎。辞洞庭兮落木，去涔阳兮极浦。炽火兮焚旗，贞风兮害蛊。乃使玉轴扬灰，龙文斫柱。下江余城，长林故营。徒思箝马之秣，未见烧牛之兵。章曼支以毂走，宫之奇以族行。河无冰而马度，

关未晓而鸡鸣。忠臣解骨，君子吞声。章华望祭之所，云梦伪游之地。荒谷缢于莫敖，冶父囚乎群帅。砮阱折拉，鹰鹞批拂。冤霜夏零，愤泉秋沸。城崩杞妇之哭，竹染湘妃之泪。

水毒秦泾，山高赵陁。十里五里，长亭短亭。饥随螽燕，闇逐流萤。秦中水黑，关上泥青。于时瓦解冰泮，风飞电散。浑然千里，淄、澠一乱。雪暗如沙，冰横似岸。逢赴洛之陆机，见离家之王粲。莫不闻陇水而掩泣，向关山而长叹。况复君在交河，妾在清波。石望夫而逾远，山望子而逾多。才人之忆代郡，公主之去清河。栩阳亭有离别之赋，临江王有愁思之歌。别有飘飘武威，羁旅金微。班超生而望反，温序死而思归。李陵之双凫永去，苏武之一鴈空飞。

昔江陵之中否，乃金陵之祸始。虽借人之外力，实萧墙之内起。拨乱之主忽焉，中兴之宗不祀。伯兮叔兮，同见戮于犹子。荆山鹊飞而玉碎，随岸蛇生而珠死。鬼火乱于平林，殇魂惊于新市。梁故丰徙，楚实秦亡。不有所废，其何以昌。有妣之后，遂育于姜。输我神器，居为让王。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圣人之大宝曰位。用无赖之子孙，举江东而全弃。惜天下之一家，遭东南之反气。以鹑首而赐秦，天何为而此醉！

且夫天道回旋，民生预焉。余烈祖于西晋，始流播于东川。泊余身而七叶，又遭时而北迁。提挈老幼，关河累年。死生契阔，不可问天。况复零落将尽，灵光巍然。日穷于纪，岁将复始。逼切危虑，端忧暮齿。践长乐之神皋，望宣平之贵里。渭水贯于天门，骊山回于地市。幕府大将军之爱客，丞相平津侯之待士。见钟鼎于金、张，闻弦歌于许、史。岂知灞陵夜猎，犹是故时将军；咸阳布衣，非独思归王子。

大象初，以疾去职，卒。隋文帝深悼之，赠本官，加荆淮二州刺史。子立嗣。史臣曰：两仪定位，日月扬晖，天文彰矣；

八卦以陈，书契有作，人文详矣。若乃坟索所纪，莫得而云，典慕以降，遗风可述。是以曲阜多才多艺，鉴二代以正其本；阙里性与天道，修六经以维其末。故能范围天地，纲纪人伦。穷神知化，称首于千古；经邦纬俗，藏用于百代。至矣哉！斯固圣人之述作也。

逮乎两周道丧，七十义乖。淹中、稷下，八儒三墨，辩博之论蜂起；漆园、黍谷，名法兵农，宏放之词雾集。虽雅诰奥义，或未尽善，考其所长，盖贤达之源流也。

其后逐臣屈平，作离骚以叙志，宏才艳发，有恻隐之美。宋玉，南国词人，追逸轡而亚其迹。大儒荀况，赋礼智以陈其情，含章郁起，有讽论之义。贾生，洛阳才子，继清景而奋其晖。并陶铸性灵，组织风雅，词赋之作，实为其冠。自是著述滋繁，体制匪一。孝武之后，雅尚斯文，扬葩振藻者如林，而二马、王、杨为之杰；东京之朝，兹道愈扇，咀征含商者成市，而班、傅、张、蔡为之雄。当涂受命，尤好虫篆；金行勃兴，无替前烈。曹、王、陈、阮，负宏衍之思，挺栋干于邓林；潘、陆、张、左，擅侈丽之才，饰羽仪于凤穴。斯并高视当世，连衡孔门。虽时运推移，质文屡变，譬犹六代并协，易俗之用无爽；九流竞逐，一致之理同归。历选前英，于兹为盛。

既而中州版荡，戎狄交侵，僭伪相属，士民涂炭，故文章黜焉。其潜思于战争之间，挥翰于锋镝之下，亦往往而间出矣。若乃鲁徽、杜广、徐光、尹弼之畴，知名于二赵；宋谚、封奕、朱彤、梁说之属，见重于燕、秦。然皆迫于仓卒，牵于战争。竞奏符檄，则粲然可观；体物缘情，则寂寥于世。非其才有优劣，时运然也。至朔漠之地，蕞尔夷俗，胡义周之颂国都，足称宏丽；区区河右，而学者埒于中原，刘延明之铭酒泉，可谓清典。子曰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”，岂徒言哉。

洎乎有魏，定鼎沙朔，南包河、淮，西吞关、陇。当时之士，有许谦、崔宏、崔浩、高允、高间、游雅等，先后之间，声实俱茂，词义典正，有永嘉之遗烈焉。及太和之辰，虽复崇尚文雅，方骏并路，多乖往辙，涉海登山，罕值良宝。其后袁翻才称澹雅，常景思摽沉郁，彬彬焉，盖一时之俊秀也。

周氏创业，运属陵夷。纂遗文于既丧，聘奇士如弗及。是以苏亮、苏绰、卢柔、唐瑾、元伟、李昶之徒，咸奋鳞翼，自致青紫。然绰建言务存质朴，遂糠粃魏、晋，宪章虞、夏。虽属词有师古之美，矫枉非适时之用，故莫能常行焉。

既而革车电迈，渚宫云撤。尔其荆、衡杞梓，东南竹箭，备器用于庙堂者众矣。唯王褒、庾信奇才秀出，牢笼于一代。是时，世宗雅词云委，滕、赵二王雕章间发。咸筑宫虚馆，有如布衣之交。由是朝廷之人，间阎之士，莫不忘味于遗韵，眩精于末光。犹丘陵之仰嵩、岱，川流之宗溟、渤也。

然则子山之文，发源于宋末，盛行于梁季。其体以淫放为本，其词以轻险为宗。故能夸目侈于红紫，荡心逾于郑、卫。昔杨子云有言：“诗人之赋，丽以则；词人之赋，丽以淫。”若以庾氏方之，斯又词赋之罪人也。

原夫文章之作，本乎情性。覃思则变化无方，形言则条流遂广。虽诗赋与奏议异轡，铭诔与书论殊涂，而撮其指要，举其大抵，莫若以气为主，以文传意。考其殿最，定其区域，摭六经百氏之英华，探屈、宋、卿、云之秘奥。其调也尚远，其旨也在深，其理也贵当，其辞也欲巧。然后莹金璧，播芝兰，文质因其宜，繁约适其变，权衡轻重，斟酌古今，和而能壮，丽而能典，焕乎若五色之成章，纷乎犹八音之繁会。夫然，则魏文所谓通才足以备体矣，士衡所谓难能足以逮意矣。

周书卷四十二

列传第三十四

萧撝 萧世怡 萧圆肃
萧大圜 宗懔 刘璠 柳霞

萧撝字智遐，兰陵人也。梁武帝弟安成王秀之子也。性温裕，有仪表。年十二，入国学，博观经史，雅好属文。在梁，封永丰县侯，邑一千户。初为给事中，历太子洗马、中舍人。东魏遣李谐、卢元明使于梁，梁武帝以撝辞令可观，令兼中书侍郎，受币于宾馆。寻迁黄门侍郎。出为宁远将军、宋宁宋兴二郡守，转轻车将军、巴西梓潼二郡守。

及侯景作乱，武陵王纪承制授撝使持节、忠武将军。又迁平北将军、散骑常侍，领益州刺史军防事。纪称尊号于成都，除侍中、中书令，封秦郡王，邑三千户，给鼓吹一部。纪率众东下，以撝为（中）〔尚〕书令、征西大将军、都督益梁秦潼安泸青戎宁华信渠万江新邑楚义十八州诸军事、益州刺史，守成都。又令梁州刺史杨干运守潼州。

太祖知蜀兵寡弱，遣大将军尉迟迥总众讨之。及迥入剑阁，干运以州降。蜀中因是大骇，无复抗拒之志。迥长驱至成都，撝见兵不满万人，而仓库空竭，军无所资，遂为城守之计。迥围之五旬，撝屡遣其将出城挑战，多被杀伤。外援虽至，又为

迥所破。语在迥传。搆遂请降，迥许之。搆于是率文武于益州城北，共迥升坛，歃血立盟，以城归国。

魏恭帝元年，授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封归善县公，邑一千户。孝闵帝践阼，进爵黄台郡公，增邑一千户。武成中，世宗令诸文儒于麟趾殿校定经史，仍撰世谱，搆亦预焉。寻以母老，兼有疾疹，五日番上，便隔晨昏，请在外著书。有诏许焉。保定元年，授礼部中大夫。又以搆有归款之功，别赐食多陵县五百户，收其租赋。

三年，出为上州刺史。为政仁恕，以礼让为本。尝至元日，狱中所有囚系，悉放归家，听三日，然后赴狱。主者固执不可。搆曰：“昔王长、虞延见称前史，吾虽寡德，窃怀景行。导民以信，方自此始。以之获罪，弥所甘心，幸勿虑也。”诸囚荷恩，并依限而至。吏民称其惠化。秩满当还，部民李漆等三百余人上表，乞更留两载。诏虽弗许，甚嘉美之。

及搆入朝，属置露门学。高祖以搆与唐瑾、元伟、王褒等四人俱为文学博士。搆以母老，表请归养私门，曰：“臣闻出忠入孝，理深人纪；昏定晨省，事切天经。伏惟陛下握镇临朝，垂衣御宇，孝治天下，仁覃草木。是以微臣冒陈至愿。臣母妾褚年过养礼，乞解今职，侍奉私庭。伏愿天慈，特垂矜许。臣披款归朝，十有六载，恩深海岳，报浅涓埃。肆师掌礼，竟无称职；浙隈督察，空妨能官。方辞违阙庭，屏迹闾里，低徊系慕，恋悚兼深。”高祖未许，诏曰：“开府梁之宗英，今则任等三事。所谓楚虽有材，周实用之。方藉谋猷，匡朕不逮。然进思尽忠，退安侍养者，义在公私兼济。岂容全欲徇己，亏此至公，乖所望也。”寻以母忧去职。

天和六年，授少保。建德元年，转少傅。后改封蔡阳郡公，增邑通前三千四百户。二年卒，时年五十九。高祖举哀于正武

殿，赐谷麦三百石、布帛三百匹，赠使持节、大将军、大都督、少傅、益新始信四州诸军事、益州刺史，谥曰襄。搆善草隶，名亚于王褒。算数医方，咸亦留意。所着诗赋杂文数万言，颇行于世。子济嗣。

济字德成，少仁厚，颇好属文。萧纪承制，授贞威将军、蜀郡太守，迁东中郎将。从纪东下。至巴东，闻迥围成都，纪命济率所部赴援。比至，搆已降。仍从搆入朝。孝闵帝践阼，除中外府记室参军。后至蒲阳郡守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萧世怡，梁武帝弟鄱阳王恢之子也。以名犯太祖讳，故称字焉。幼而聪慧，颇涉经史。梁大同元年，封丰城县侯，邑五百户。除给事中，转太子洗马。寻入直殿省，转太子中舍人。出为持节、仁威将军、谯州刺史。及侯景为乱，路由城下，袭而陷之，世怡遂被执。寻遁逃得免，至于江陵。

梁元帝承制授侍中。及平侯景，以世怡为兼太宰、太常卿，与中卫长史乐子云拜谒山陵。承圣二年，授使持节、平西将军、临川内史。既以陆纳据湘川，道路拥塞，改授平南将军、桂阳内史。未至郡，属于谨平江陵，遂随兄修在郢州。及修卒，即以世怡为刺史。湘州刺史王琳率舟师袭世怡，世怡以州输琳。时陈武帝执政，征为侍中。世怡疑而不就，乃奔于齐。除车骑大将军、散骑常侍。寻出为永州刺史。

保定四年，晋公护东伐，大将军权景宣略地河南。世怡闻豫州刺史王士良已降，遂来归款。五年，拜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封义兴郡公，邑一千三百户。天和二年，授蔡州刺史。政存简惠，不尚苛察，深为吏民所安。三年，卒于州。赠本官、加并洛永三州刺史。子子宝嗣。

子宝美风仪，善谈笑，年未弱冠，名重一时。隋文帝辅政，引为丞相府典签，深被识遇。开皇中，官至吏部侍郎。后坐事

被诛。

萧圆肃字明恭，梁武帝之孙，武陵王纪之子也。风度淹雅，敏而好学。纪称尊号，封宜都郡王，邑三千户，除侍中、宁远将军。纪率兵下峡，令萧摛守成都，以圆肃为之副。及尉迟迥至，圆肃与摛俱降。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，封安化县公，邑一千户。

世宗初，进封棘城郡公，增邑一千户。以圆肃有归款之勋，别赐食思君县五百户，收其租赋。保定三年，除畿伯中大夫。五年，拜咸阳郡守。圆肃宽猛相济，甚有政绩。天和四年，迁陵州刺史，寻诏令随卫国公直镇襄阳，遂不之部。

建德三年，授太子少傅，增邑九百户。圆肃以任当师傅，调护是职。乃作少傅箴曰：

惟王建国，辨方正位。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。莫不援立太子，为皇之贰。是以易称明两，礼云上嗣。东序养德，震方主器。束发就学，宵雅更肄。朝读百篇，乙夜乃寐。爱日惜力，寸阴不弃。视膳再饭，寝门三至。小心翼翼，大孝蒸蒸。谋谟计虑，问对疑丞。安乐必敬，无忘战兢。夫天道益谦，人道恶盈。汉嗣不绝乎驰道，魏储回环于邺城。前史攸载，后世扬名。三善既备，万国以贞。姬周长久，实赖元良。嬴秦短祚，诚由少阳。虽卜年七百，有德过历而昌；数世万（一），无德不及而亡。敬之敬之，天惟显思。光副皇极，永固洪基。观德审谕，授告职司。太子见而悦之，致书劳问。

六年，授丰州刺史，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户。寻进位上开府仪同大将军。宣政元年，入为司宗中大夫，俄授洛州刺史。大象末，进位大将军。隋开皇初，授贝州刺史。以母老请归就养，隋文帝许之。四年，卒，时年四十六。有文集十卷，又撰时人诗笔为文海四十卷，广堪十卷，淮海乱离志四卷，行于世。

萧大圜字仁显，梁简文帝之子也。幼而聪敏，神情俊悟。年四岁，能诵三都赋及孝经、论语。七岁居母丧，便有成人之性。梁大宝元年，封乐梁郡王，邑二千户，除宣惠将军、丹阳尹。属侯景肆虐，简文见弑，大圜潜遁获免。明年，景平，大圜归建康。时既丧乱之后，无所依托，乃寓居善觉佛寺。人有以告王僧辩者。僧辩乃给船饩，得往江陵。梁元帝见之甚悦，赐以越衫胡带等。改封晋熙郡王，邑二千户，除宁远将军、琅邪彭城二郡太守。

时梁元帝既有克复之功，而大圜兄汝南王大封等犹未通谒。梁元帝性既忌刻，甚恨望之。乃谓大圜曰：“汝两兄久不出，汝可以意召之。”大圜即日晓谕两兄，相继出谒，元帝乃安之。大圜以世多故，恐谗愬生焉，乃屏绝人事。门客左右不过三两人，不妄游狎。兄姊之间，止笺疏而已。恒以读诗、礼、书、易为事。元帝尝自问五经要事数十条，大圜辞约指明，应答无滞。元帝甚叹美之。因曰：“昔河间好学，尔既有之，临淄好文，尔亦兼之。然有东平为善，弥高前载，吾重之爱之，尔当效焉。”及于谨军至，元帝乃令大封充使请和，大圜副焉，其实质也。出至军所，信宿，元帝降。

魏恭帝二年，客长安，太祖以客礼待之。保定二年，诏曰：“梁汝南王萧大封、晋熙王萧大圜等，梁国子孙，宜存优礼，式遗茅土，寔允旧章。大封可封晋陵县公，大圜封始宁县公，邑各一千户。”寻加大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并赐田宅、奴婢、牛马、粟帛等。俄而开麟趾殿，招集学士。大圜预焉。梁武帝集四十卷，简文集九十卷，各止一本，江陵平后，并藏秘合。大圜既入麟趾，方得见之。乃手写二集，一年并毕。识者称叹之。

大圜深信因果，心安闲放。尝言之曰：

拂衣褰裳，无吞舟之漏网；挂冠悬节，虑我志之未从。悦获展禽之免，有美慈明之进。如蒙北叟之放，实胜济南之征。其故何哉？夫闾阎者有优游之美，朝廷者有簪佩之累，盖由来久矣。留侯追踪于松子，陶朱成术于辛文，良有以焉。况乎智不逸群，行不高物，而欲辛苦一生，何其僻也。

岂如知足知止，萧然无累。北山之北，弃绝人间，南山之南，超踰世网。面修原而带流水，倚郊甸而枕平皋，筑蜗舍于丛林，构环堵于幽薄。近瞻烟雾，远睇风云。藉纤草以荫长松，结幽兰而援芳桂。仰翔禽于百仞，俯泳鳞于千浚。果园在后，开窗以临花卉；蔬圃居前，坐檐而看灌畦。二顷以供饘粥，十亩以给丝麻。侍儿五三，可充纺织；家僮数四，足代耕耘。沽酪牧羊，协潘生之志；畜鸡种黍，应庄叟之言。获菽寻泛氏之书，露葵征尹君之录。烹羔豚而介春酒，迎伏腊而候岁时。披良书，探至蹟，歌纂纂，唱乌乌，可以娱神，可以散虑。有朋自远，扬摧古今。田峻相过，剧谈稼穡。斯亦足矣，乐不可支。永保性命，何畏忧责。岂若蹙足入绊，申脰就羈，游帝王之门，趋宰衡之势。不知飘尘之少选，宁觉年祀之斯须。万物营营，靡存其意，天道昧昧，安可问哉。

嗟乎！人生若浮云朝露，宁俟长绳系景，寔不愿之。执烛夜游，惊其迅迈。百年何几，擎蹠曲拳，四时如流，俛眉蹠足。出处无成，语默奚当。非直丘明所耻，抑亦宣尼耻之。

建德四年，除滕王道友。道尝问大圜曰：“吾闻湘东王作梁史，有之乎？余传乃可抑扬，帝纪奚若？隐则非实，记则攘羊。”对曰：“言者之妄也。如使有之，亦不足怪。昔汉明为世祖纪，章帝为显宗纪，殷鉴不远，足为成例。且君子之过，如日月之蚀，彰于四海，安得而隐之？如有不彰，亦安得而不隐？盖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；讳国之恶，抑又礼也。”道乃大笑。

其后大军东讨，攻拔晋州。或问大圜曰：“齐遂克不？”对曰：“高欢昔以晋州肇基伪迹，今本既拔矣，能无亡乎。所谓以此始者必以此终也。”居数日，齐氏果灭。闻者以为知言。宣政元年，增邑通前二千二百户。隋开皇初，拜内史侍郎，出为西河郡守。寻卒。

大圜性好学，务于著述。撰梁旧事三十卷，寓记三卷、士丧仪注五卷、要决两卷，并文集二十卷。大封位至开府仪同三司。大象末，为陈州刺史。

宗懔字符懔，南阳涅阳人也。八世祖承，永嘉之乱，讨陈敏有功，封柴桑县侯，除宜都郡守。寻卒官，子孙因居江陵。父高之，梁山阴令。

懔少聪敏，好读书，昼夜不倦。语辄引古事，乡里呼为小儿学士。梁普通六年，举秀才，以不及二宫元会，例不对策。及梁元帝镇荆州，谓长史刘之遴曰：“贵乡多士，为举一有意少年。”之遴以懔应命。即日引见，令兼记室。尝夕被召宿省，使制龙川庙碑，一夜便就，诘朝呈上。梁元帝叹美之。及移镇江州，以懔为刑狱参军，兼掌书记。历临汝、建成、广晋三县令。遭母忧去职。哭辄呕血，两旬之内，绝而复苏者三。每有群鸟数千，集于庐舍，候哭而来，哭止而去。时论称之，以为孝感所致。

梁元帝重牧荆州，以懔为别驾、江陵令。及帝即位，擢为尚书侍郎。又手诏曰：“昔扶柳开国，止曰故人，西乡胙土，本由宾客。况事涉勋庸，而无爵赏？尚书侍郎宗懔，亟有帷幄之谋，诚深股肱之寄。从我于迈，多历岁时。可封信安县侯，邑一千户。”累迁吏部郎中、五兵尚书、吏部尚书。初侯景平后，梁元帝议还建业，唯懔劝都渚宫，以其乡里在荆州故也。

及江陵平，与王褒等入关。太祖以懔名重南土，甚礼之。

孝闵帝践阼，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世宗即位，又与王褒等在麟趾殿刊定群书。数蒙宴赐。保定中卒，年六十四。有集二十卷，行于世。

刘璠字宝义，沛国沛人也。六世祖敏，以永嘉丧乱，徙居广陵。父臧，性方正，笃志好学，居家以孝闻。梁天监初，为著作郎。

璠九岁而孤，居丧合礼。少好读书，兼善文笔。年十七，为上黄侯萧晔所器重。范阳张绾，梁之外戚，才高口辩，见推于世。以晔之懿贵，亦假借之。璠年少未仕，而负才使气，不为之屈。绾尝于新渝侯坐，因酒后诟京兆杜骞曰：“寒士不逊。”璠厉色曰：“此坐谁非寒士？”璠本意在绾，而晔以为属己，辞色不平。璠曰：“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也！”遂拂衣而去。晔辞谢之，乃止。后随晔在淮南，璠母在建康遘疾，璠弗之知。尝忽一日举身楚痛，寻而家信至，云其母病。璠即号泣戒道，绝而又苏。当身痛之辰，即母死之日也。居丧毁瘠，遂感风气。服阕后一年，犹杖而后起，及晔终于毗陵，故吏多分散，璠独奉晔丧还都，坟成乃退。梁简文时在东宫，遇晔素重，诸不送者皆被劾责，唯璠独被优赏。解褐王国常侍，非其好也。

璠少慷慨，好功名，志欲立事边城，不乐随牒平进。会宜丰侯萧循出为北徐州刺史，即请为其轻车府主簿，兼记室参军，又领刑狱。循为梁州，除信武府记室参军，领南郑令。又板为中记室，补华阳太守。属侯景度江，梁室大乱，循以璠有才略，甚亲委之。时寇难繁兴，未有所定。璠乃喟然赋诗以见志。其末章曰：“随会平王室，夷吾匡霸功。虚薄无时用，徒然慕昔风。”循开府，置佐史，以璠为谏议参军，仍领记室。梁元帝承制，授树功将军、镇西府谏议参军。赐书曰：“邓禹文学，尚或执戈；葛洪书生，且云破贼。前修无远，属望良深。”梁

元帝寻又以循绍鄱阳之封，且为雍州刺史，复以璠为循平北府司马。

及武陵王纪称制于蜀，以璠为中书侍郎，屡遣召璠，使者八返，乃至蜀。又以为黄门侍郎，令长史刘孝胜深布腹心。使工画陈平度河归汉图以遗之。璠苦求还。中记室韦登私曰：“殿下忍而蓄憾，足下不留，将（至）〔致〕大祸。脱使盗遮于葭萌，则卿殆矣。孰若共构大厦，使身名俱美哉。”璠正色曰：“卿欲缓颊于我耶？我与府侯，分义已定。岂以宠辱夷险，易其心乎？丈夫立志，当死生以之耳。殿下方布大义于天下，终不逞志于一人。”纪知必不为己用，乃厚其赠而遣之。临别，纪又解其佩刀赠璠曰：“想见物思人。”璠对曰：“敢不奉扬威灵，克剪奸宄。”纪于是遣使就拜循为益州刺史，封随郡王，以璠为循府长史，加蜀郡太守。

还至白马西，属达奚武军已至南郑，璠不得入城，遂降于武。太祖素闻其名，先诫武曰：“勿使刘璠死也。”故武先令璠赴阙。璠至，太祖见之如旧。谓仆射申徽曰：“刘璠佳士，古人何以过之。”徽曰：“昔晋主灭吴，利在二陆。明公今平梁汉，得一刘璠也。”时南郑尚拒守未下，达奚武请屠之，太祖将许焉，唯令全璠一家而已。璠乃请之于朝，太祖怒而不许。璠泣而固请，移时不退。柳仲礼侍侧曰：“此烈士也。”太祖曰：“事人当如此。”遂许之。城竟获全，璠之力也。

太祖既纳萧循之降，又许其反国。循至长安累月，未之遣也。璠因侍宴，太祖曰：“我于古谁比？”对曰：“常以公命世英主，汤、武莫逮；今日所见，曾齐桓、晋文之不若。”太祖曰：“我不得比汤、武，望与伊、周为匹，何桓、文之不若乎？”对曰：“齐桓存三亡国，晋文不失信于伐原。”语未终，太祖抚掌曰：“我解尔意，欲激我耳。”于是即命遣循。循请与璠俱还，

太祖不许。以璠为中外府记室，寻迁黄门侍郎、仪同三司。

尝卧疾居家，对雪兴感，乃作雪赋以遂志云。其词曰：

天地否闭，凝而成雪。应乎玄冬之辰，在于沍寒之节。苍云暮同，严风晓别。散乱徘徊，霏霏皎洁。违朝阳之暄煦，就陵阴之惨烈。

若乃雪山峙于流沙之右，雪宫建于碣石之东。混二仪而并色，覆万有而皆空。埋没河山之上，笼罩寰宇之中。日驭潜于蒙泛，地险失于华、嵩。既夺朱而成素，实矫异而为同。

始飘飏而稍落，遂纷糅而无穷。萦回兮琐散，曷皓兮溟蒙。绥绥兮飒飒，漉漉兮泐泐。因高兮累仞，藉少兮成丰。晓分光而映净，夜合影而通胧。似北荒之明月，若西昆之阊风。

尔乃凭集异区，遭随所适。遇物沦形，触途湮迹。何净秽之可分，岂高卑之能择。体不常消，质无定白。深谷夏凝，小山春积。偶仙宫而为绛，值河滨而成赤。广则弥纶而交四海，小则淅沥而缘间隙。浅则不过二寸，大则平地一尺。乃为五谷之精，寔长众川之魄。大壑所以朝宗，洪波资其消释。家有赵王之璧，人聚汉帝之金。既藏牛而没马，又冰木而凋林。已堕白登之指，实怆黄竹之心。楚客埋魂于树里，汉使迁饥于海阴。毙云中之狡兽，落海上之惊禽。庚辰有七尺之厚，甲子有一丈之深。无复垂囊与云合，唯有变白作泥沉。

本为白雪唱，翻作白头吟。吟曰：昔从天山来，忽与狂风阅。逆河阴而散漫，望衡阳而委绝。朝朝自消尽，夜夜空凝结。徒云雪之可赋，竟何赋之能雪。

初，萧循在汉中与萧纪笺及答国家书、移襄阳文，皆璠之辞也。

世宗初，授内史中大夫，掌纶诰。寻封平阳县子，邑九百户。在职清白简亮，不合于时，左迁同和郡守。璠善于抚御，

莅职末期，生羌降附者五百余家。前后郡守多经营以致资产，唯璠秋毫无所取，妻子并随羌俗，食麦衣皮，始终不改。洮阳、洪和二郡羌民，常越境诣璠讼理焉。其德化为他界所归仰如此。蔡公广时镇陇右，嘉璠善政。及迁镇陕州，欲取璠自随，羌人乐从者七百人。闻者莫不叹异。陈公纯作镇陇右，引为总管府司录，甚礼敬之。天和三年卒，时年五十九。着梁典三十卷，有集二十卷，行于世。子祥嗣。

祥字休征。幼而聪慧，占对俊辩，宾客见者，皆号神童。事嫡母以至孝闻。其伯父黄门郎璆有名江左，在岭南，闻而奇之，乃令名祥字休征。后以字行于世。年十岁能属文，十二通五经。解褐梁宜丰侯主簿，迁记室参军。

江陵平，随例入国。齐公宪以其善于词令，召为记室。府中书记，皆令掌之。寻授都督，封汉安县子，食邑七百户，转从事中郎。宪进爵为王，以休征为王友。俄除内史上士。高祖东征，休征陪侍帷幄。平齐露布，即休征之文也。累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大将军。寻以去官，领万年令，未期月，转长安令。频宰二县，颇获时誉。大象二年，卒于官，时年四十七。

初，璠所撰梁典始就，未及刊定而卒。临终谓休征曰：“能成我志，其在此书乎。”休征（始）〔治〕定缮写，勒成一家，行于世。

柳霞字子升，河东解人也。曾祖卓，晋汝南太守，始自本郡徙居襄阳。祖叔珍，宋员外散骑常侍、义阳内史。父季远，梁临川王谔议参军、宜都太守。霞幼而爽迈，神彩嶷然，髻岁便有成人之量。笃好文学，动合规矩。其世父庆远特器异之。谓霞曰：“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，尝语吾云：“我昨梦汝登一楼，楼甚峻丽，吾以坐席与汝。汝后名宦必达，恨吾不及见耳。”吾向聊复昼寝，又梦将昔时座席还以赐汝。汝之官位，当复及

吾。特宜勉励，以应嘉祥也。”梁西昌侯深藻镇雍州，霞时年十二，以民礼修谒，风仪端肃，进止详雅。深藻美之，试遣左右践霞衣裾，欲观其举措。霞徐步稍前，曾不顾眄。庐陵王续为雍州刺史，辟霞为主簿。起家平西邵陵王纶府法曹参军，仍转外兵，除尚书工部郎。谢举时为仆射，引霞与语，甚嘉之。顾谓人曰：“江汉英灵，见于此矣。”

岳阳王萧察莅雍州，选为治中，寻迁别驾。及察于襄阳承制，授霞吏部郎、员外散骑常侍。俄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大都督，赐爵闻喜县公。寻进位持节、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及萧察践帝位于江陵，以襄阳归于我。

霞乃辞察曰：“陛下中兴鼎运，龙飞旧楚。臣昔因幸会，早奉名节，理当以身许国，期之始终。自晋氏南迁，臣宗族盖寡。从祖太尉、世父仪同、从父司空，并以位望隆重，遂家于金陵。唯留先臣，独守坟柏。常诫臣等，使不违此志。今襄阳既入北朝，臣若陪随銮辂，进则无益尘露，退则有亏先旨。伏愿曲垂照鉴，亮臣此心。”察重违其志，遂许之。因留乡里，以经籍自娱。

太祖、世宗频有征命，霞固辞以疾。及察殂，霞举哀，行旧君之服。保定中又征之，霞始入朝。授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霍州诸军事、霍州刺史。霞导民务先以德，再三不用命者，乃微加贬异，示之耻而已。其下感而化之，不复为过。咸曰：“我君仁惠如此，其可欺乎！”天和中，卒，时年七十二。宣政初，赠金、安二州刺史。

霞有志行。初为州主簿，其父卒于扬州，霞自襄阳奔赴，六日而至。哀感行路，毁瘠殆不可识。后奉丧泝江西归，中流风起，舟中之人，相顾失色。霞抱棺号恸，愬天求哀，俄顷之间，风浪止息。其母尝乳间发疽，医云：“此病无可救之理，

唯得人吮脓，或望微止其痛。”霞应声即吮，旬日遂瘳。咸以为孝感所致。性又温裕，略无喜愠之容。弘奖名教，未尝论人之短。尤好施与，家无余财。临终遗诫薄葬，其子等并奉行之。有十子，靖、庄最知名。

靖字思休。少方雅，博览坟籍。梁大同末，释褐武陵王国左常侍，转法曹行参军。大定初，除尚书度支郎，迁正员郎。随霞入朝，授大都督，历河南、德广二郡守。靖雅达政事，所居皆有治术，吏民畏而爱之。然性爱闲素，其于名利澹如也。及秩满还，便有终焉之志。

隋文帝践极，特诏征之，靖遂以疾固辞。优游不仕，闭门自守，所对惟琴书而已。足不历园庭，殆将十载。子弟等奉之，若严君焉。其有过者，靖必下帷自责，于是长幼相率拜谢于庭，靖然后见之，勸以礼法。乡里亦慕而化之。或有不善者，皆曰：“唯恐柳德广知也。”时论方之王烈。前后总管到官，皆亲至靖家问疾，遂以为故事。秦王俊临州，赉以几杖，并致衣物。靖唯受几杖，余并固辞。其为当时所重如此。开皇中，以寿终。

庄字思敬。器量贞固，有经世之才。初仕梁，历中书舍人、尚书右丞、给事黄门侍郎、尚书吏部郎中、鸿胪太府卿。入隋，位至开府仪同三司、给事黄门侍郎、饶州刺史。

史臣曰：萧搆、世怡、圆肃、大圜并有梁之令望也。虽羁旅异国，而终享荣名。非有兹基，夙怀文质，亦何能至于此乎。方武陵拥众东下，任搆以萧何之事，君臣之道既笃，家国之情亦隆。金石不足比其心，河山不足盟其誓。及魏安之至城下，旬日而智力俱竭。委金汤而不守，举庸蜀而来王。若乃见机而作，诚有之矣。守节没齿，则未可焉。

宗懔干局才辞见称于梁元之世。逮乎俘囚楚甸，播越秦中，属太祖思治之辰，遇世宗好士之日，在朝不预政事，就列纒忝

戎章。岂怀道图全，优游卒岁，将用与不用，留滞当年乎？

梁氏据有江东，五十余载。挟策纪事，勒成不朽者，非一家焉。刘璠学思通博，有著述之誉，虽传疑传信，颇有详略，而属辞比事，足为清典。盖近代之佳史欤。

柳霞立身之道，进退有节。观其眷恋坟陇，其孝可移于朝廷；尽礼旧主，其忠可事于新君。夫能推此类以求贤，则知人几于易矣。

周书卷四十三

列传第三十五

李延孙 韦佑 韩雄 陈忻 魏玄

李延孙，伊川人也。祖伯扶，魏太和末，从征悬瓠有功，为汝南郡守。父长寿，性雄豪，有武艺。少与蛮酋结托，屡相招引，侵灭关南。孝昌中，朝议恐其为乱，乃以长寿为防蛮都督，给其鼓节，以慰其意。长寿冀因此遂得任用，亦尽其智力，防遏群蛮。伊川左右，寇盗为之稍息。永安之后，盗贼蜂起，长寿乃招集叛亡，徒侣日盛。魏帝藉其力用，因而抚之。乃授持节、大都督，转镇张白坞。后为河北郡守，转河内郡守。所历之处，咸以猛烈闻。讨捕诸贼，频有功。授卫大将军、北华州刺史，赐爵清河郡公。及魏孝武西迁，长寿率励义士拒东魏。孝武嘉之，复授颍川郡守，迁广州刺史。东魏遣行台侯景率兵攻之，长寿众少，城陷，遂遇害。大统元年，追赠太尉、使持节、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冀定等十二州诸军事、定州刺史。

延孙亦雄武有将帅才略。少从长寿征讨，以勇敢闻。初为直合将军。贺拔胜为荆州刺史，表延孙为都督。肃清鸦路，颇有功力焉。及长寿被害，延孙乃还，收集其父之众。

自魏孝武西迁之后，朝士流亡。广陵王欣、录尚书长孙稚、颍川王斌之、安昌王子均及建宁、江夏、陇东诸王并百官等携

持妻子来投延孙者，延孙即率众卫送，并赠以珍玩，咸达关中。齐神武深患之，遣行台慕容绍宗等数道攻之。延孙奖励所部出战，遂大破之，临阵斩其扬州刺史薛喜。于是义军更振。乃授延孙京南行台、节度河南诸军事、广州刺史。寻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大都督，赐爵华山郡公。延孙既荷重委，每以克清伊、洛为己任。频以少击众，威振敌境。

大统四年，为其长史杨伯兰所害。后赠司空、冀定等六州刺史。子人杰，有祖、父风。官至开府仪同三司、和州刺史，改封颖川郡公。延孙弟义孙，亦官至开府仪同三司。

韦佑字法保，京兆山北人也。少以字行于世。世为州郡着姓。祖骈，雍州主簿。举秀才，拜中书博士。父义，前将军、上洛郡守。魏大统时，以法保着勋，追赠秦州刺史。

法保少好游侠，而质直少言。所与交游，皆轻猾亡命。人有急难投之者，多保存之。虽屡被追捕，终不改其操，父没，事母兄以孝敬闻。慕李长寿之为人，遂娶长寿女，因寓居关南。正光末，四方云扰。王公被难者或依之，多得全济，以此为贵游所德。乃拜员外散骑侍郎，加轻车将军。及魏孝武西迁，法保从山南赴行在所。除右将军、太中大夫，封固安县男，邑二百户。

及长寿被害，其子延孙收长寿余众，守御东境。朝廷恐延孙兵少不能自固，乃除法保东洛州刺史，配兵数百人，以援延孙。法保至潼关，弘农郡守韦孝宽谓法保曰：“恐子此役，难以吉还也。”法保曰：“古人称不入虎穴，不得虎子。

安危之事，未可预量。纵为国殒身，亦非所恨。”遂倍道兼行。东魏陕州刺史刘贵以步骑千余邀之。法保命所部为圆阵，且战且前。数日，得与延孙兵接，乃并势置栅于伏流。未几，太祖追法保与延孙率众还朝，赏劳甚厚。乃授法保大都督。四

年，除河南尹。及延孙被害，法保乃率所部，据延孙旧栅。频与敌人交兵，每身先士卒，单马陷阵，是以战必被伤。尝至关南，与东魏人战，流矢中颈，从口中出，当时气绝。舆至营，久之乃苏。九年，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镇九曲城。

及侯景以豫州来附，法保率兵赴景。景欲留之，法保疑其有贰心，乃固辞还所镇。十五年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寻进爵为公。会东魏遣军送粮馈宜阳，法保潜邀之。转战数十里，兵少不敌，为流矢所中，卒于阵。谥曰庄。子初嗣。建德末，位至开府仪同大将军、阎韩防主。

韩雄字木兰，河南东垣人也。祖景，魏孝文时为赭阳郡守。

雄少敢勇，膂力绝人，工骑射，有将率材略。及魏孝武西迁，雄便慷慨有立功之志。大统初，遂与其属六十余人于洛西举兵，数日间，众至千人。与河南行台杨琚共为犄角。每抄掠东魏，所向克获。徒众日盛，州县不能御之。东魏洛州刺史韩贤以状闻，邴乃遣其军司慕容绍宗率兵与贤合势讨雄。战数十合，雄兵略尽，兄及妻子皆为贤所获，将以为戮。乃遣人告雄曰：“若雄至，皆免之。”雄与其所亲谋曰：“奋不顾身以立功名者，本望上申忠义，下荣亲戚。今若忍而不赴，人谓我何。既免之后，更思其计，未为晚也。”于是，遂诣贤军，即随贤还洛。乃潜引贤党，谋欲袭之。事泄，遁免。

时太祖在弘农，雄至上谒。太祖嘉之，封武阳县侯，邑八百户。遣雄还乡里，更图进取。雄乃招集义众，进逼洛州。东魏洛州刺史元湛委州奔河阳，其长史孟彦举城款附。俄而领军独孤信大军继至，雄遂从信入洛阳。时东魏将侯景等围蓼坞，雄击走之。又从太祖战于河桥。军还，仍镇洛西。拜假平东将军、东郡守，迁北中郎将。邙山之役，太祖命雄率众邀齐神武于隘道。神武怒，命三军并力取雄。雄突围得免。除东徐州刺

史。太祖以雄劬劳积年，乃征入朝，屡加赏劳。复遣还州。

东魏东雍州刺史郭叔略与雄接境，颇为边患。雄密图之，乃轻将十骑，夜入其境，伏于道侧。遣都督韩仕于略城东，服东魏人衣服，诈若自河阳叛投关西者。略出驰之，雄自后射之，再发咸中，遂斩略首。除河南尹，进爵为公，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大都督、散骑常侍。寻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、河南邑中正。孝闵帝践阼，进爵新义郡公，增邑通前三千八百户，赐姓宇文氏。世宗二年，除使持节、都督、中徐虞洛四州诸军事、中州刺史。雄久在边，具知敌人虚实。每率众深入，不避艰难。前后经四十五战，虽时有胜负，而雄志气益壮。东魏深惮之。天和三年，卒于镇。赠大将军、中华宣义和五州诸军事、中州刺史。谥曰威。子禽嗣。

陈忻字永怡，宜阳人也。少骁勇，有气侠，姿貌魁岸，同类咸敬惮之。魏孝武西迁之后，忻乃于辟恶山招集勇敢少年数十人，寇掠东魏，仍密遣使归附。大统元年，授持节、伏波将军、羽林监、立义大都督，赐爵霸城县男。三年，太祖复弘农，东魏扬州刺史段琛拔城遁走。忻率义徒于九曲道邀之，杀伤甚众，擒其新安令张祗。太祖嘉其忠款，使行新安县事。及独孤信入洛，忻举李延孙为前锋，仍从信守金墉城。及河桥战不利，随军西还，复行新安县事。东魏遣土人牛道恒为（扬）〔阳〕州刺史，忻率兵击破之，进爵为子。常随崤东诸将镇遏伊、洛间，每有功效。九年，与李远迎高仲密，仍从战邙山。及大军西还，复与韩雄等依山合势，破东魏三城，斩其金门郡守方台洛。增邑六百户。寻行宜阳郡事。东魏复遣刘盆生为金门郡守，忻又斩之。除镇远将军、魏郡守。俄授使持节、平东将军、显州刺史。太祖以忻威着敌境，仍留静边，弗令之任。十年，侯景筑九曲城，忻率众邀之，擒其宜阳郡守赵嵩、金门郡守乐敬

宾。十三年，从李远平九曲城，授帅都督。东魏将尔朱浑愿率精骑三千来向宜（城）〔阳〕，忻与诸将轻兵邀之，愿遂退走。十五年，除宜阳郡守，加大都督、抚军将军。十六年，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。与齐将东方老战于石泉，破之，俘获甚众。时东魏每岁遣兵送米馈宜阳，忻辄与诸军邀击之，每多克获。

魏恭帝元年，又与开府斛斯珽等，共齐将段孝先战于九曲，大破之。二年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。其年，授宜阳邑大中正，赐姓尉迟氏。太祖以忻着绩累载，赠其祖昆及父兴孙俱为仪同三司，昆齐州刺史，兴孙徐州刺史。东魏洛州刺史独孤永业号有智谋，往来境上，倚伏难测。忻与韩雄等恒令间谍觇其动静，齐兵每至，辄击破之。故永业深惮忻等，不敢为寇。

孝闵帝践阼，征忻入朝，进爵为伯，寻又进爵许昌（郡）〔县〕公，增邑一千户。武成元年，除熊州刺史，增邑通前二千六百户。又与开府敕勒庆破齐将王鸞嵩。仍从柱国陆通复石泉城。天和元年，卒于位。

忻与韩雄里闲姻娅，少相亲昵。俱总兵境上三十余载，每有御扞，二人相赴，常若影响。故得数对勅敌，而常保功名。虽并有武力，至于挽强射中，忻不如雄；散财施惠，得士众心，则雄不如忻。身死之日，将吏荷其恩德，莫不感恻焉。子万敌嗣。朝廷以忻雅得士心，还令万敌领其部曲。

魏玄字僧智，任城人也。六世祖休，仕晋为鲁郡守。永嘉南迁，遂居江左。父承祖，魏景明中，自梁归魏，家于新安。

玄少慷慨，有胆略。普泰中，除奉朝请。频从军与梁人交战。永安初，以功授征虏将军、中散大夫。及魏孝武西迁，东魏北徙，人情骚动，各怀去就。玄遂率募乡曲，立义于关南，

即从韦法保与东魏司徒高敖曹战于关口。及独孤信入洛阳，隶行台杨琚防马渚。复与高敖曹接战。自是每率乡兵，抗拒东魏。前后十余战，皆有功。

邙山之役，大军不利，宜阳、洛州皆为东魏守。崤东立义者，咸怀异望。而玄母及弟并在宜阳。玄以为忠孝不两立，及率义徒还关南镇抚。太祖手书劳之，除洛阳令，封广宗县子，邑四百户。十三年，与开府李义孙攻拔伏流城，又克孔城，即与义孙镇之。寻移镇伏流。十四年，授帅都督、东平郡守，转河南郡守，加大都督。十六年，洛安民雍方隗据郡外叛，率步骑一千，自号行台，攻破郡县，囚执守令。玄率弘农、九曲、孔城、伏流四城士马讨平之。魏恭帝二年，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孝闵帝践阼，进爵为伯，增邑通前九百户。保定元年，移镇蛮谷。四年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徙镇阎韩。仍从尉迟迥围洛阳。天和元年，陕（西）〔州〕总管尉迟纲遣玄率仪同宇文能、赵干等步骑五百于鹿卢交南，邀击东魏洛州刺史独孤永业。永业有众二万余人，玄轻将五骑行前覘之，卒与之遇，便即交战，杀伤数十人，获马并甲矛等，永业遂退。二年，进爵为侯。除白超防主。三年，迁熊州刺史。政存简惠，百姓悦之。四年，转和州刺史、伏流防主，进爵为公。五年，齐将斛律明月率众向宜阳，兵威甚盛，玄率兵御之，每战辄克。后以疾卒于位。

史臣曰：二国争强，四郊多垒，镇守要害，义属武臣。李延孙等以勇略之姿，受扞城之寄。灌瓜赠药，虽有愧于昔贤；御侮折冲，足方驾于前烈。用能观兵伊、洛，保据崤、函，齐人沮西略之谋，周朝缓东顾之忧，皆数将之力也。

周书卷四十四

列传第三十六

泉企 李迁哲 杨干运
扶猛 阳雄 席固 任果

泉企字思道，上洛丰阳人也。世雄商洛。曾祖景言，魏建节将军，假宜阳郡守，世袭本县令，封丹水侯。父安志，复为建节将军、宜阳郡守，领本县令，降爵为伯。

企九岁丧父，哀毁类于成人。服阕袭爵。年十二，乡人皇平、陈合等三百余人诣州请企为县令。州为申上，时吏部尚书郭祚以企年少，未堪宰民，请别选遣，终此一限，令企代之。魏宣武帝诏曰：“企向成立，且为本乡所乐，何为舍此世袭，更求一限。”遂依所请。企虽童幼，而好学恬静，百姓安之。寻以母忧去职。县中父老复表请殷勤，诏许之。起复本任，加讨寇将军。

孝昌初，又加龙骧将军、假节、防洛州别将，寻除上洛郡守。及萧宝夤反，遣其党郭子恢袭据潼关。企率乡兵三千人拒之，连战数日，子弟死者二十许人，遂大破子恢。以功拜征虜将军。宝夤又遣兵万人趣青泥，诱动巴人，图取上洛。上洛豪族泉、杜二姓密应之。企与刺史董绍宗潜兵掩袭，二姓散走，宝夤军亦退。迁左将军、浙州刺史，别封泾阳县伯，邑五百户。

永安中，梁将王玄真入寇荆州。加企持节、都督，率众援之。遇玄真于顺阳，与战，大破之。除抚军将军、使持节，假镇南将军、东雍州刺史，进爵为侯。部民杨羊皮，太保椿之从弟，恃托椿势，侵害百姓。守宰多被其凌侮，皆畏而不敢言。企收而治之，将加极法，于是杨氏惭惧，宗族诣合请恩。自此豪右屏迹，无敢犯者。性又清约，纤毫不扰于民。在州五年，每于乡里运米以自给。梁魏兴郡与洛州接壤，表请与属。诏企为行台尚书以抚纳之。大行台贺拔岳以企昔莅东雍，为吏民所怀，乃表企复为刺史，诏许之。蜀民张国隼聚党剽劫，州郡不能制，企命收而戮之，阖境清肃。魏孝武初，加车骑（大）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

及齐神武专政，魏帝有西顾之心，欲委企以山南之事，乃除洛州刺史、当州都督。未几，帝西迁，齐神武率众至潼关，企遣其子元礼督乡里五千人，北出大谷以御之。齐神武不敢进。上洛人都督泉岳、其弟猛略与（顺）〔拒〕阳人杜窋等谋翻洛州，以应东军。企知之，杀岳及猛略等，传首诣阙，而窋亡投东魏。录前后勋，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大统初，加开府仪同三司，兼尚书右仆射，进爵上洛郡公，增邑通前千户。企志尚廉慎，每除一官，忧见颜色。至是频让，魏帝手诏不许。

三年，高敖曹率众围逼州城，杜窋为其乡导。企拒守旬余，矢尽援绝，城乃陷焉。企谓敖曹曰：“泉企力屈，志不服也。”及窦泰被擒，敖曹退走，遂执企而东，以窋为刺史。企临发，密诫子元礼、仲遵曰：“吾生平志愿，不过令长耳。幸逢圣运，位亚台司。今爵禄既隆，年齿又暮，前途夷险，抑亦可知。汝等志业方强，堪立功效。且忠孝之道，不可两全，宜各为身计，勿相随寇手。但得汝等致力本朝，吾无余恨。不得以我在东，遂亏臣节也。尔其勉之！”乃挥涕而诀，余无所言，闻者莫不

愤叹。寻卒于邺。

元礼少有志气，好弓马，颇闲草隶，有士君子之风。释褐奉朝请、本州别驾。累迁员外散骑侍郎、洛州大中正、员外散骑常侍、安东将军、持节、都督，赐爵临洮县伯，进征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加散骑常侍。及洛州陷，与企俱被执而东。元礼于路逃归。时杜窋虽为刺史，然巴人素轻杜而重泉。及元礼至，与仲遵相见，感父临别之言，潜与豪右结托。信宿之间，遂率乡人袭州城，斩窋，传首长安。朝廷嘉之，拜卫将军、车骑大将军，世袭洛州刺史。从太祖战于沙苑，为流矢所中，遂卒。子贞嗣，官至仪同三司。

仲遵少谨实，涉猎经史。年十三，州辟主簿。十四，为本县令。及长，有武艺。遭世离乱，每从父兄征讨，以勇决闻。高敖曹攻洛州，企令仲遵率五百人出战。时以众寡不敌，乃退入城，复与企力战拒守。矢尽，以杖棒扞之，遂为流矢中目，不堪复战。及城陷，士卒叹曰：“若二郎不伤，岂至于此。”企之东也，仲遵以被伤不行。后与元礼斩窋，以功封丰阳县伯，邑五百户。加授征东将军、豫州刺史。及元礼于沙苑战没，复以仲遵为洛州刺史。仲遵宿称干略，为乡里所归。及为本州，颇得嘉誉。

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举成皋入附，太祖率军应之，别遣仲遵随于谨攻柏谷坞。仲遵力战先登，擒其将王显明。柏谷既拔，复会大军战于邙山。十三年，王思政改镇颍川，以仲遵行荊州刺史事。十五年，加授大都督，俄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梁司州刺史柳仲礼每为边寇，太祖令仲遵率乡兵从开府杨忠讨之。梁随郡守桓和拒守不降。忠谓诸将曰：“本图仲礼，不在随郡。如即攻守，恐引日劳师。今若先取仲礼，则桓和可

不攻自服。诸君以为何如？”仲遵对曰：“蜂蚕有毒，何可轻也。若弃和深入，遂擒仲礼，和之降不，尚未可知。如仲礼未获，和为之援，首尾受敌，此危道也。若先攻和，指麾可克。克和而进，更无反顾之忧。”忠从之。仲遵以计由己出，乃率先登城，遂擒和。仍从忠击仲礼，又获之。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领本州大中正，复为三荆二广南雍平信江随二郢浙等十三州诸军事，行荆州刺史。寻遭母忧，请终丧制，不许。

大将军王雄南征上津、魏兴，仲遵率所部兵从雄讨平之。遂于上津置南洛州，以仲遵为刺史。仲遵留情抚接，百姓安之，流民归附者，相继而至。初，蛮帅杜清和自称巴州刺史，以州入附。朝廷因其所据授之，仍隶东梁州都督。清和以仲遵善于抚御，请隶仲遵。朝议以山川非便，弗之许也。清和遂结安康酋帅黄众宝等，举兵共围东梁州。复遣王雄讨平之。改巴州为洵州，隶于仲遵。先是，东梁州刺史刘孟良在职贪婪，民多背叛。仲遵以廉简处之，群蛮率服。

仲遵虽出自巴夷，而有方雅之操，历官之处，皆以清白见称。朝廷又以其父临危抗节，乃令袭爵上洛郡公，旧封听回授一子。魏恭帝初，征拜左卫将军。寻出为都督金兴等六州诸军事、金州刺史。武成初，卒官，时年四十五。赠大将军、华洛等三州刺史。谥曰庄。

子端嗣。起家本县令，入为左侍上士。保定中，授帅都督，累迁仪同三司，出为纯州防主。建德末，位至开府仪同大将军。

李迁哲字孝彦，安康人也。世为山南豪族，仕于江左。祖方达，齐末，为本州治中。父元真，仕梁，历东宫左卫率、东梁衡二州刺史、散骑常侍、沌阳侯。迁哲少修立，有识度，慷慨善谋画。起家文德主帅，转直合将军、武贲中郎将。及其父为衡州，留迁哲本乡，监统部曲事。时年二十，抚驭群下，甚

得其情。大同二年，除安康郡守。三年，加超武将军。太清二年，移镇魏兴郡，都督魏兴、上庸等八郡诸军事，袭爵沌阳侯，邑一千五百户。四年，迁持节、信武将军、散骑常侍、都督东梁洵兴等七州诸军事、东梁州刺史。及侯景篡逆，诸王争帝，迁哲外御边寇，自守而已。

大统十七年，太祖遣达奚武、王雄等略地山南，迁哲率其所部拒战，军败，遂降于武。然犹意气自若。武乃执送京师。太祖谓之曰：“何不早归国家，乃劳师旅。今为俘虏，不亦愧乎？”答曰：“世荷梁恩，未有报效，又不能死节，实以此为愧耳。”太祖深嘉之，即拜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散骑常侍，封沌阳县伯，邑千户。

魏恭帝初，直州人乐炽、洋州人田越、金州人黄国等连结为乱。太祖遣鴈门公田弘出梁汉，开府贺若敦趣直谷。炽闻官军至，乃烧绝栈道，据守直谷，敦众不得前。太祖以迁哲信着山南，乃令与敦同往经略。炽等或降或获，寻并平荡。仍与贺若敦南出狗地。迁哲先至巴州，入其郛郭。梁巴州刺史牟安民惶惧，开门请降。安民子宗彻等犹据琵琶城，招谕不下。迁哲攻而克之，斩获九百余人。军次鹿城，城主遣使请降。迁哲谓其众曰：“纳降如受敌，吾观其使视瞻犹高，得无诈也？”遂不许之。梁人果于道左设伏以邀迁哲，迁哲进击，破之，遂屠其城，虏获千余口。自此巴、濮之民，降款相继。军还，太祖嘉之，以所服紫袍玉带及所乘马以赐之，并赐奴婢三十口。加授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除直州刺史，即本州也。仍给军仪鼓节。令与田弘同讨信州。

魏恭帝三年正月，军次并州。梁并州刺史杜满各望风送款。进围叠州，克之，获刺史冉助国等。迁哲每率骁勇为前锋，所在攻战，无不身先士卒，凡下十八州，拓地三千余里。时信州

为蛮酋向五子王等所围，弘又遣迁哲赴援。比至，信州已陷。五子王等闻迁哲至，狼狈遁走。迁哲入据白帝。贺若敦等复至，遂共追击五子王等，破之。及田弘旋军，太祖令迁哲留镇白帝，更配兵千人、马三百匹。信州先无仓储，军粮匮乏。迁哲乃收葛根造粉，兼米以给之。迁哲亦自取供食。时有异膳，即分赐兵士。有疾患者，又亲加医药。以此军中感之，人思效命。黔阳蛮田乌度、田都唐等每抄掠江中，为百姓患。迁哲随机出讨，杀获甚多。由是诸蛮畏威，各送粮饩。又遣子弟入质者，千有余家。迁哲乃于白帝城外筑城以处之。并置四镇，以静峡路。自此寇抄颇息，军粮赡给焉。

世宗初，授都督信临等七州诸军事、信州刺史。时蛮酋蒲微为邻州刺史，举兵反。迁哲将讨之，诸将以途路阻远，并不欲行。迁哲怒曰：“蒲微蕞尔之贼，势何能为。擒获之略，已在吾度中矣。诸君见此小寇，便有恇心，后遇大敌，将何以战！”遂率兵七千人进击之，拔其五城，虏获二千余口。二年，进爵西城县公，增邑通前二千五百户。武成元年，朝于京师。世宗甚礼之，赐甲第一区及庄田等。保定中，授平州刺史。

天和三年，进位大将军。四年，诏迁哲率金、上等诸州兵镇襄阳。五年，陈将章昭达攻逼江陵。梁主萧岿告急于襄州，卫公直令迁哲往救焉。迁哲率其所部守江陵外城，与陈将程文季交战，兵稍却，迁哲乃亲自陷阵，手杀数人。会江陵总管陆腾出助之，陈人乃退。陈人又因水泛长，坏龙川宁朔堤，引水灌城。城中惊扰。迁哲乃先塞北堤以止水，又募骁勇出击之，频有斩获，众心稍定。俄而敌入郭内，焚烧民家。迁哲自率骑出南门，又令步兵自北门出，两军合势，首尾邀之，陈人复败，多投水而死。是夜，陈人又窃于城西堞以梯〔登城〕，登者已数百人。迁哲又率骁勇扞之，陈人复溃。俄而大风暴起，迁哲

乘闇出兵击其营，陈人大乱，杀伤甚众。陆腾复破之于西堤，陈人乃遁。建德二年，进爵安康郡公。三年，卒于襄州，时年六十四。赠金州总管。谥曰壮武。

迁哲累世雄豪，为乡里所率服。性复华侈，能厚自奉养。妾媵至有百数，男女六十九人。缘汉千余里间，第宅相次。姬人之有子者，分处其中，各有僮仆、侍婢、奄阉守之。迁哲每鸣笳导从，往来其间。纵酒饮燕，尽生平之乐。子孙参见，或忘其年名者，披簿以审之。

长子敬仁，先迁哲卒。第六子敬猷嗣，还统父兵，起家大都督。建德六年，从谯王讨稽胡有功，进爵仪同大将军。迁哲弟显，位至上仪同大将军。杨干运字玄邈，傥城兴势人也。为方隅豪族。父天兴，齐安康郡守。干运少雄武，为乡闾所信服。弱冠，州辟主簿。孝昌初，除宣威将军、奉朝请，寻为本州治中，转别驾，除安康郡守。大统初，梁州民皇甫圆、姜晏聚众南叛，梁将兰钦率兵应接之。以是汉中遂陷，干运亦入梁。梁大同元年，除飘武将军、西益潼刺史，寻转信武将军、黎州刺史。太清末，迁潼南梁二州刺史，加鼓吹一部。

及达奚武围南郑，武陵王萧纪遣干运率兵援之，为武所败。纪时已称尊号，以干运威服巴、渝，欲委方面之任，乃拜车骑将军、十三州诸军事、梁州刺史，镇潼州，封万春县公，邑四千户。

时纪与其兄湘东王绎争帝，遂连兵不息。干运兄子略说干运曰：“自侯景逆乱，江左沸腾。今大贼初平，生民离散，理宜同心戮力，保国宁民。今乃兄弟亲寻。取败之道也。可谓朽木不雕，世衰难佐。古人有言“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”，又云“见机而作，不俟终日”，今若适彼乐土，送款关中，必当功名两全，贻庆于后。”干运深然之，乃令略将二千人镇剑阁。

又遣其婿乐广镇安州。仍诫略等曰：“吾欲归附关中，但未有由耳。若有使来，即宜尽礼迎接。”会太祖令干运孙法洛及使人牛伯友等至，略即夜送〔之〕。干运乃令使人李若等入关送款。太祖乃密赐干运铁券，授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、梁州刺史、安康郡公。及尉迟迥令开府侯吕陵始为前军，至剑南，略即退就乐广，谋欲翻城。恐其军将任电等不同，先执之，然后出城见始。始乃入据安州，令广、略等往报干运。干运遂降迥。迥因此进军成都，数旬克之。

魏废帝三年，干运至京师。太祖嘉其忠款，礼遇隆渥。寻卒于长安，赠本官，加直巴集三州刺史、尚书右仆射。

子端嗣。朝廷以干运归附之功，即拜端梁州刺史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略亦以归附功，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频从征讨。建德末，位至开府仪同大将军，封上庸县伯。乐广亦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安州刺史，封安康县公，邑一千户。

扶猛字宗略，上甲黄土人也。其种落号〔白〕〔白〕兽蛮，世为渠帅。猛，梁大同中以直后出为持节、厉锋将军、青州刺史，转上庸新城二郡守、南洛北司二州刺史，封宕渠县男。及侯景作乱，猛乃拥众自守，未有所从。

魏大统十七年，大将军王雄拓定魏兴，猛率其众据险为堡，时遣使微通饷馈而已。魏废帝元年，魏兴叛，雄击破之，猛遂以众降。太祖以其世据本乡，乃厚加抚纳，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加散骑常侍，复爵宕渠县男。割二郡为罗州，以猛为刺史。令率所部千人，从开府贺若敦南讨信州。敦令猛别道直趣白帝。所由之路，人迹不通。猛乃梯山扞葛，备历艰阻。雪深七尺，粮运不继，猛奖励士卒，兼夜而行，遂至白帝城。刺史向镇侯列阵拒猛。猛与战，破之，乘胜而进，遂入白帝城。

抚慰民夷，莫不悦附。谯淹与官军战败，率舟师浮江东下，欲归于梁。猛与敦等邀击，破之。语在敦传。师还，以功进开府仪同三司。俄而信州蛮反，猛复从贺若敦讨平之。又率水军破蛮帅文子荣于汶阳。进爵临江县公，增邑一千户。

武成中，陈将侯瑱等逼湘州，又从贺若敦赴救，除武州刺史。后随敦自拔还，复为罗州刺史。保定三年，转绥州刺史，从卫公直援陈将华皎。时大军不利，唯猛所部独全。又从田弘破汉南诸蛮，前后十余战，每有功。进位大将军。后以疾卒。

阳雄字符略，上洛邑阳人也。世为豪族。祖斌，上庸太守。父猛，魏正光中，万俟丑奴作乱关右，朝廷以猛商洛首望，乃擢为襄威将军、大谷镇将，带胡城令，以御丑奴。及元颢入洛，魏孝庄帝度河，范阳王海脱身投猛，猛保藏之。及孝庄反正，由是知名。俄而广陵王恭伪瘖疾，复来归猛，猛亦深相保护。魏孝武即位，甚嘉之，授征虏将军，行河北郡守，寻转安西将军、华山郡守。频典（三）郡，颇有声绩。

及孝武西迁，猛率所领，移镇潼关。封合阳县伯，邑七百户。俄而潼关不守，猛于善渚谷立栅，收集义徒。授征东将军、扬州刺史、大都督、武卫将军，仍镇善渚。大统三年，为窦泰所袭，猛脱身得免。太祖以众寡不敌，弗之责也。仍配兵千人，守牛尾堡。寻而太祖擒窦泰，猛亦别获东魏弘农郡守淳于业。后以疾卒。赠华、洛、扬三州刺史。

雄起家奉朝请，累迁至都督、直后、明威将军、积射将军。从于谨攻盘豆栅，复从李远经沙苑阵，并力战有功。封安平县侯，邑八百户，加冠军将军、中散大夫，赏赐甚厚。后入洛阳，战河桥，解玉壁围，迎高仲密，援侯景，并预有战功。前后增邑四百五十户，世袭邑阳郡守。从大将军宇文虬攻克上津，迁通直散骑常侍、大都督，进仪同三司。陈将侯方儿、潘纯陀寇

江陵，雄从豆卢宁击走之。除洵州刺史。俗杂賸、渝，民多轻猾。雄威惠相济，夷夏安之。蛮帅文子荣窃据荆州之汶阳郡，又侵陷南郡之当阳、临沮等数县。诏遣开府贺若敦、潘招等讨平之。即以其地置平州，以雄为刺史。进爵玉城县公，增邑通前一千六百户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时寇乱之后，户多逃散，雄在所慰抚，民并安辑。征为戟师中大夫，迁西宁州总管，以疾不拜。除通洛防主。

雄处疆场，务在保境息民，接待敌人，必推诚仗信。齐洛州刺史独孤永业深相钦尚，移书称美之。入为京兆尹，寻拜民部中大夫，进位大将军，俄转中外府长史。迁江陵总管、四州五防诸军事，改封鲁阳县公。宣政元年，卒于镇。大象初，追封鲁阳郡公，邑三千五百户，赠陈曹莒汴四州刺史。谥曰怀。雄善附会，能自谋身，故得任兼出纳，保全爵禄。子长宽嗣。官至仪同大将军。

席固字子坚，其先安定人也。高祖衡，因后秦之乱，寓居于襄阳。仕晋，为建威将军，遂为襄阳着姓。

固少有远志，内明敏而外质朴。梁大同中，为齐兴郡守。属侯景渡江，梁室大乱，固久居郡职，士多附之，遂有亲兵千余人。

梁元帝嗣位江陵，迁兴州刺史。于是军民慕从者，至五千余人。固遂欲自据一州，以观时变。后惧王师进讨，方图内属。密谓其腹心曰：“今梁氏失政，扬都覆没，湘东不能复讎雪耻，而骨肉相残。宇文丞相创启霸基，招携以礼。吾欲决意归之，与卿等共图富贵。”左右闻固言，未有应者。固更谕以祸福，诸人然后同之。

魏大统十六年，以地来附。是时太祖方欲南取江陵，西定蜀、汉，闻固之至，甚礼遇之。乃遣使就拜使持节、骠骑大将

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大都督、侍中、丰州刺史，封新丰县公，邑二千户。后转湖州刺史。固以未经朝谒，遂蒙荣授，心不自安，启求入觐。太祖许之。及固至，太祖与之欢燕，赏赐甚厚。进爵静安郡公，增邑并前三千三百户。寻拜昌归宪三州诸军事、昌州刺史。固居家孝友，为州里所称，莅官之处，颇有声绩。保定四年，卒于州，时年六十一。赠大将军、襄唐丰郢复五州刺史，谥曰肃。仍敕襄州赐其墓田。子世雅嗣。

世雅字彦文。性方正，少以孝闻。初以固功，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除赞城郡守。累迁开府仪同三司、顺直二州刺史。大象末，位至大将军。世雅弟世英，亦以固功授仪同三司。后至上开府仪同大将军。

任果字静鸾，南安人也。世为方隅豪族，仕于江左。祖安东，梁益州别驾、新巴郡守、阆中伯。父褒，龙骧将军、新巴南安广汉三郡守、沙州刺史、新巴县公。

果性勇决，志在立功。魏废帝元年，率所部来附。太祖嘉其远至，待以优礼。果因面陈取蜀之策，太祖深纳之。乃授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大都督、散骑常侍、沙州刺史、南安县公，邑一千户。

及尉迟迥伐蜀，果时在京师，乃遣其弟岱及子俊从军。太祖以益州未下，复令果乘传归南安，率乡兵二千人，从迥征蜀。寻进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萧纪遣赵拔扈等率众三万来援成都，果从大军击破之。及成都平，除始州刺史。在任未久，果请入朝，太祖许之。以其方隅首望，早立忠节，乃进爵安乐郡公，赐以铁券，听世相传袭。并赐路车、驷马及仪卫等以光宠之。寻为刺客所害，时年五十六。

史臣曰：古人称仁义岂有常，蹈之则为君子，背之则为小人，信矣。泉企长自山谷，素无月旦之誉，而临难慷慨，有人

臣之节，岂非蹈仁义欤。元礼、仲遵聿遵其志，卒成功业，庶乎克负荷矣。李迁哲、杨干运、席固之徒，属方隅扰攘，咸翻然而委质，遂享爵位，以保终始。观迁哲之对太祖，有尚义之辞；干运受任武陵，乖事人之道。若乃校长短，比优劣，故不可同年而语矣。阳雄任兼文武，声着中外，抑亦志能之士乎。

周书卷四十五

列传第三十七

儒林 卢诞 卢光
沉重 樊深 熊安生 乐逊

自书契之兴，先哲可得而纪者，莫不备乎经传。若乃选君德于列辟，观遗烈于风声，帝莫高于尧、舜，王莫显于文、武。是以圣人祖述其道，垂文于六学；宪章其教，作范于百王。自兹以降，三微骤迁，五纪递袭，损益异术，治乱殊涂。秦承累世之基，任刑法而殄灭；汉无尺土之业，崇经术而长久。雕虫是贵，魏道所以陵夷；玄风既兴，晋纲于焉大坏。考九流之殿最，校四代之兴衰，正君臣，明贵贱，美教化，移风俗，莫尚于儒。故皇王以之致刑措而反淳朴，贤达以之镂金石而雕竹素。儒之时义大矣哉！

自有魏道消，海内版荡，彝伦攸斁，戎马生郊。先王之旧章，往圣之遗训，扫地尽矣。

及太祖受命，雅好经术。求阙文于三古，得至理于千载，黜魏、晋之制度，复姬旦之茂典。卢景宣学通群艺，修五礼之缺；长孙绍远才称洽闻，正六乐之坏。由是朝章渐备，学者向风。世宗纂历，敦尚学艺。内有崇文之观，外重成均之职。握素怀鈿重席解颐之士，间出于朝廷；圆冠方领执经负笈之生，

着录于京邑。济济焉足以踰于向时矣。洎高祖保定三年，乃下诏尊太傅燕公为三老。帝于是服衮冕，乘碧辂，陈文物，备礼容，清跸而临太学。袒割以食之，奉觞以醕之。斯固一世之盛事也。其后命輶轩以致玉帛，征沉重于南荆。及定山东，降至尊而劳万乘，待熊生以殊礼。是以天下慕向，文教远覃。衣儒者之服，挟先王之道，开黉舍延学徒者比肩；励从师之志，守专门之业，辞亲戚甘勤苦者成市。虽遗风盛业，不逮魏、晋之辰，而风移俗变，抑亦近代之美也。

其儒者自有别传及终于隋之中年者，则不兼录。自余撰于此篇云。

卢诞，范阳涿人也，本名恭祖。曾祖晏，博学善隶书，有名于世。仕燕为给事黄门侍郎、营丘成周二郡守。祖寿，太子洗马。燕灭入魏，为鲁郡守。父叔仁，年十八，州辟主簿。举秀才，除员外郎。以亲老，乃辞归就养。父母既歿，哀毁六年，躬营坟垄，遂有终焉之志。魏景明中，被征入洛，授威远将军、武贲中郎将，非其好也。寻除镇远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，并称疾不朝。乃出为幽州司马，又辞归乡里。当时咸称其高尚焉。

诞幼而通亮，博学有词彩。郡辟功曹，州举秀才，不行。起家侍御史，累迁辅国将军、太中大夫、幽州别驾、北豫州都督府长史。时刺史高仲密以州归朝，朝廷遣大将军李远率军赴援，诞与文武二千余人奉候大军。以功授镇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封固安县伯，邑五百户。寻加散骑侍郎，拜给事黄门侍郎。魏帝诏曰：“经师易求，人师难得。朕诸儿稍长，欲令卿为师。”于是亲幸晋王第，敕晋王以下，皆拜之于帝前。因赐名曰诞。加征东将军、散骑常侍。太祖又以诞儒宗学府，为当世所推，乃拜国子祭酒。进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魏恭帝二年，除秘书监。后以疾卒。

卢光字景仁，小字伯，范阳公辩之弟也。性温谨，博览群书，精于三礼，善阴阳，解钟律，又好玄言。孝昌初，释褐司空府参军事，稍迁明威将军、员外侍郎。及魏孝武西迁，光于山东立义，遥授大都督、晋州刺史、安西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。

大统六年，携家西入。太祖深礼之，除丞相府记室参军，赐爵范阳县伯。俄拜行台郎中，专掌书记。十年，改封安息县伯，邑五百户。迁行台右丞，出为华州长史，寻征拜将作大匠。魏废帝元年，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除京兆郡守，迁侍中。六官建，授小匠师下大夫，进授开府仪同三司、匠师中大夫，进爵为侯，增邑五百户，转工部中大夫。大司马贺兰祥讨吐谷浑，以光为长史，进爵燕郡公。武成二年，诏光监营宗庙，既成，增邑四百户。出为虞州刺史，寻治陕州总管府长史。重论讨浑之功，增邑并前一千九百户。天和二年卒，时年六十二。高祖少时，尝受业于光，故赠賻有加恒典。赠少傅。谥曰简。

旋光性崇佛道，至诚信敬。尝从太祖狩于檀台山。时猎围既合，太祖遥指山上谓群公等曰：“公等有所见不？”咸曰：“无所见。”光独曰：“见一桑门。”太祖曰：“是也。”即解围而还。令光于桑门立处造浮图，掘基一丈，得瓦钵、锡杖各一。太祖称叹，因立寺焉。及为京兆，而郡舍先是数有妖怪，前后郡将无敢居者。光曰：“吉凶由人，妖不妄作。”遂入居之。未几，光所乘马忽升厅事，登床南首而立；又食器无故自破。光并不以介怀。其精诚守正如此。撰道德经章句，行于世。子贲嗣。大象中，开府仪同大将军。

沉重字德厚，吴兴武康人也。性聪悟，有异常童。弱岁而孤，居丧合礼。及长，专心儒学，从师不远千里，遂博览群书，尤明诗、礼及左氏春秋。梁大通三年，起家王国常侍。梁武帝欲高置学官，以崇儒教。中大通四年，乃革选，以重补国子助

教。大同二年，除五经博士。梁元帝之在藩也，甚叹异之。及即位，乃遣主书何武迎重西上。及江陵平，重乃留事梁主萧察，除中书侍郎，兼中书舍人。累迁员外散骑侍郎、廷尉卿，领江陵令。还拜通直散骑常侍、都官尚书，领羽林监。察又令重于合欢殿讲周礼。

高祖以重经明行修，乃遣宣纳上士柳裘至梁征之。仍致书曰：

皇帝问梁都官尚书沉重。观夫八圣六君，七情十义，殊方所以会轨，异代于是率由。莫不趣大顺之遥涂，履中和之盛致。及青缙起焰，素篆从风，文逐世疏，义随运舛，大礼存于玉帛之间，至乐形于钟鼓之外。虽分蛇、聚纬，郁郁之辞盖阙；当涂、典午，抑抑之旨无闻。有周开基，爰踪圣哲，拯苍生之已沦，补文物之将坠。天爵具修，人纪咸理。

朕寅奉神器，恭惟宝阙。常思复礼殷周之年，迁化唐虞之世。惧三千尚乖于治俗，九变未协于移风。欲定画一之文，思杜二家之说。知卿学冠儒宗，行标士则。卞宝复润于荆阴，随照更明于汉浦。是用寤寐增劳，瞻望轸念。爰致束帛之聘，命翘车之招。所望凤举鸿翻，俄而萃止。明斯隐滞，合彼异同。上庠弗坠于微言，中经罔阙于逸义。近取无独善之讥，远应有兼济之美。可不盛欤。昔申涪鲐背，方辞东国；公孙黄发，始造西京。遂使道为艺基，功参治本。今者一征，谅兼其二。若居形声而去影响，尚迷邦而忘观国，非所谓也。又敕襄州总管、卫公直敦喻遣之，在途供给，务从优厚。保定末，重至于京师。诏令讨论五经，并校定钟律。天和中，复于紫极殿讲三教义。朝士、儒生、桑门、道士至者二千余人。重辞义优洽，枢机明辩，凡所解释，咸为诸儒所推。六年，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露门博士。仍于露门馆为皇太子讲论。

建德末，重自以入朝既久，且年过时制，表请还梁。高祖优诏答之曰：“开府汉南杞梓，每轸虚衿；江东竹箭，亟疲延首。故束帛聘申，蒲轮征伏。加以梁朝旧齿，结绶三世，沐浴荣光，祇承宠渥，不忘恋本，深足嘉尚。而楚材晋用，岂无先哲。方事求贤，义乖来肃。”重固请，乃许焉。遣小司门上士杨（注）〔汪〕送之。梁主萧岿拜重散骑常侍、太常卿。大象二年，来朝京师。开皇三年，卒，年八十四。隋文帝遣舍人萧子宝祭以少牢，赠使持节、上开府仪同三司、许州刺史。

重学业该博，为当世儒宗。至于阴阳图纬，道经释典，靡不毕综。又多所撰述，咸得其指要。其行于世者，周礼义三十一卷、仪礼义三十五卷、礼记义三十卷、毛诗义二十八卷、丧服经义五卷、周礼音一卷、仪礼音一卷、礼记音二卷、毛诗音二卷。

樊深字文深，河东猗氏人也。早丧母，事继母甚谨。弱冠好学，负书从师于三河，讲习五经，昼夜不倦。魏永安中，随军征讨，以功除荡寇将军，累迁伏波、征虏将军，中散大夫。尝读书见吾丘子，遂归侍养。

魏孝武西迁，樊、王二姓举义，为东魏所诛。深父保周、叔父欢周并被害。深因避难，坠崖伤足，绝食再宿。于后遇得一箪饼，欲食之；然念继母年老患痹，或免虏掠，乃弗食。夜中匍匐寻母，偶得相见，因以馈母。还复遁去，改易姓名，游学于汾、晋之间，习天文及算历之术。后为人所告，囚送河东。属魏将韩轨长史张曜重其儒学，延深至家，因是更得逃隐。

太祖平河东，赠保周南郢州刺史，欢周仪同三司。深归葬其父，负土成坟。寻而于谨引为其府参军，令在馆教授子孙。除抚军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，迁开府属，转从事中郎。谨拜司空，以深为谏议。大统十五年，行下邳县事。

太祖置学东馆，教诸将子弟，以深为博士。深经学通赡，每解书，尝多引汉、魏以来诸家义而说之。故后生听其言者，不能晓悟。皆背而讥之曰：“樊生讲书多门户，不可解。”然儒者推其博物。性好学，老而不怠。朝暮还往，常据鞍读书，至马惊坠地，损折支体，终亦不改。后除国子博士，赐姓万纽于氏。六官建，拜大学助教，迁博士，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天和二年，迁县伯中大夫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。建德元年，表乞骸骨，诏许之。朝廷有疑议，常召问焉。后以疾卒。

深既专经，又读诸史及苍雅、篆籀、阴阳、卜筮之书。学虽博赡，讷于辞辩，故不为当时所称。撰孝经、丧服问疑各一卷，撰七经异同说三卷、义（经）〔纲〕略论并（月）〔目〕录三十一卷，并行于世。

熊安生字植之，长乐阜城人也。少好学，励精不倦。初从陈达受三传，又从房虬受周礼，并通大义。后事徐遵明，服膺历年。东魏天平中，受礼于李宝鼎。遂博通五经。然专以三礼教授。弟子自远方至者，千余人。乃讨论图纬，摭摭异闻，先儒所未悟者，皆发明之。齐河清中，阳休之特奏为国子博士。

时朝廷既行周礼，公卿以下多习其业，有宿疑磳滞者数十条，皆莫能详辨。天和三年，齐请通好，兵部尹公正使焉。与齐人语及周礼，齐人不能对。乃令安生至宾馆与公正言。公正有口辩，安生语所未至者，便撮机要而骤问之。安生曰：“礼义弘深，自有条贯。必欲升堂睹奥，宁可汨其先后。但能留意，当为次第陈之。”公正于是具问所疑，安生皆为一一演说，咸究其根本。公正深所嗟服，还，具言之于高祖。高祖大钦重之。

及高祖入邺，安生遽令扫门。家人怪而问之，安生曰：“周帝重道尊儒，必将见我矣。”俄而高祖幸其第，诏不听拜，亲执其手，引与同坐。谓之曰：“朕未能去兵，以此为愧。”安生

曰：“黄帝尚有阪泉之战，况陛下龚行天罚乎。”

高祖又曰：“齐氏赋役繁兴，竭民财力。朕救焚拯溺，思革其弊。欲以府库及三台杂物散之百姓，公以为何如？”安生曰：“昔武王克商，散鹿台之财，发钜桥之粟。陛下此诏，异代同美。”高祖又曰：“朕何如武王？”安生曰：“武王伐纣，县首白旗；陛下平齐，兵不血刃。愚谓圣略为优。”高祖大悦，赐帛三百匹、米三百石、宅一区，并赐象笏及九环金带，自余什物称是。又诏所司给安车驷马，随驾入朝，并敕所在供给。至京，敕令于大乘佛寺参议五礼。宣政元年，拜露门学博士、下大夫，其时年已八十余。寻致仕，卒于家。

安生既学为儒宗，当时受其业擅名于后者，有马荣伯、张黑奴、窦士荣、孔笼、刘焯、刘炫等，皆其门人焉。所撰周礼义疏二十卷、礼记义疏四十卷、孝经义疏一卷，并行于世。

乐逊字遵贤，河东猗氏人也。年在幼童，便有成人之操。弱冠，为郡主簿。魏正光中，闻硕儒徐遵明领徒赵、魏，乃就学孝经、丧服、论语、诗、书、礼、易、左氏春秋大义。寻而山东寇乱，学者散逸，逊于扰攘之中，犹志道不倦。永安中，释褐安西府长流参军。大统七年，除子都督。九年，太尉李弼请逊教授诸子。既而太祖盛选贤良，授以守令。相府户曹柳敏、行台郎中卢光、河东郡丞辛粲相继举逊，称有牧民之才。弼请留不遣。十六年，加授建忠将军、左中郎将，迁辅国将军、中散大夫、都督，历弼府西合祭酒、功曹谘议参军。

魏废帝二年，太祖召逊教授诸子。在馆六年，与诸儒分授经业。逊讲孝经、论语、毛诗及服虔所注春秋左氏传。魏恭帝二年，授太学助教。孝闵帝践阼，以逊有理务材，除秋官府上士。其年，治太学博士，转治小师氏下大夫。自谯王俭以下，并束修行弟子之礼。逊以经术教授，甚有训导之方。及卫公直

镇蒲州，以逊为直府主簿，加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

武成元年六月，以霖雨经时，诏百官上封事。逊陈时宜一十四条，其五条切于政要。

其一，崇治方，曰：窃惟今之在官者，多求清身克济，不至惠民爱物。何者？比来守令年期既促，岁责有成。盖谓猛济为贤，未甚优养。此政既代，后者复然。夫政之于民，过急则刻薄，伤缓则弛慢。是以周失舒缓，秦败急酷。民非赤子，当以赤子遇之。宜在舒疾得衷，不使劳扰。顷承魏之衰政，人习逋违。先王朝宪备行，民咸识法。但可宣风正俗，纳民轨训而已。自非军旅之中，何用过为迫切。至于兴邦致治，事由德教，渐以成之，非在仓卒。窃谓姬周盛德，治兴文、武，政穆成、康。自斯厥后，不能无事。昔申侯将奔，楚子诲之曰“无适小国”。言以政狭法峻，将不汝容。敬仲入齐，称曰“幸若获宥，及于宽政”。然关东诸州，沦陷日久，人在涂炭，当慕息肩。若不布政优优，闻诸境外，将何以使彼劳民，归就乐土。

其二，省造作，曰：顷者魏都洛阳，一时殷盛，贵势之家，各营第宅，车服器玩，皆尚奢靡。世逐浮竞，人习浇薄，终使祸乱交兴，天下丧败。比来朝贡，器服稍华，百工造作，务尽奇巧。臣诚恐物逐好移，有损政俗。如此等事，颇宜禁省。记言“无作淫巧，以荡上心”。传称“宫室崇侈，民力雕弊”。汉景有云：“黄金珠玉，饥不可食，寒不可衣。”“雕文刻镂，伤农事者也。锦绣纂组，害女功者也。”以二者为饥寒之本源矣。然国家非为军戎器用、时事要须而造者，皆徒费功力，损国害民。未如广劝农桑，以衣食为务，使国储丰积，大功易举。

其三，明选举，曰：选曹赏录勋贤，补拟官爵，必宜与众共之，有明扬之授。使人得尽心，如睹白日。其材有升降，其功有厚薄，禄秩所加，无容不审。即如州郡选置，犹集乡闾，

况天下选曹，不取物〔望。若方〕州〔列〕郡，自可内除。此外付曹铨者，既非机事，何足可密。人生处世，以荣禄为重，修身履行，以纂身为名。然逢时既难，失时为易。其选置之日，宜令众心明白，然后呈奏。使功勤见知，品物称悦。

其四，重战伐，曰：魏祚告终，天睽在德。而高洋称僭，先迷未败，拥逼山东，事切肘腋。譬犹棋劫相持，争行先后。若一行非当，或成彼利。诚应舍小营大，先保封域，不宜贪利在边，轻为兴动。捷则劳兵分守，败则所损已多。国家虽强，洋不受弱。诗云：“德则不竞，何惮于病！”唯德可以庇民，非恃强也。夫力均势敌，则进德者胜。君子道长，则小人道消。故昔之善战者，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。彼行暴戾，我则宽仁。彼为刻薄，我必惠化。使德泽旁流，人思有道。然后观衅而作，可以集事。

其五，禁奢侈，曰：按礼，人有贵贱，物有等差，使用之有节，品类之有度。马后为天下母，而身服大练，所以率下也。季孙相三君矣，家无衣帛之妾，所以励俗也。比来富贵之家，为意稍广，无不资装婢隶，作车后容仪，服饰华美，眩曜街衢。仍使行者辍足，路人倾盖。论其输力公家，未若介冑之士；然其坐受优赏，自踰攻战之人。纵令不惜功费，岂不有亏厥德。必有储蓄之余，孰与务恤军士。鲁庄公有云：“衣食所安，不敢爱也，必以分人。”诗言：“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袍。”皆所以取人力也。

又陈事上议之徒，亦应不少，当有上彻天听者。未闻是非。陛下虽念存物议，欲尽天下之情，而天下之情犹为未尽。何者？取人受言，贵在显用。若纳而不显，是而不用，则言之者或寡矣。

保定二年，以训导有方，频加赏赐。迁遂伯中大夫，授驃

骑将军、大都督。四年，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五年，诏鲁公赟、毕公贤等，俱以束修之礼，同受业焉。天和元年，岐州刺史、陈公纯举逊为贤良。五年，逊以年在悬车，上表致仕，优诏不许。于是赐以粟帛及钱等，授湖州刺史，封安邑县子，邑四百户。民多蛮左，未习儒风。逊劝励生徒，加以课试，数年之间，化洽州境。蛮俗生子，长大多与父母别居。逊每加劝导，多革前弊。在任数载，频被褒锡。秩满还朝，拜皇太子谏议，复在露门教授皇子，增邑一百户。宣政元年，进位上仪同大将军。大象初，进爵崇业郡公，增邑通前二千户，又为露门博士。二年，进位开府仪同（三司）大将军，出为汾阴郡守。逊以老病固辞，诏许之。乃改授东扬州刺史，仍赐安车、衣服及奴婢等。又于本郡赐田十顷。儒者以为荣。隋开皇元年，卒于家，年八十二。赠本官，加蒲、陕二州刺史。逊性柔谨，寡于交游。立身以忠信为本，不自矜尚。每在众中，言论未尝为人之先。学者以此称之。所着孝经、论语、毛诗、左氏春秋序论十余篇。又着春秋序义，通贾、服说，发杜氏违，辞理并可观。

史臣曰：前世通六艺之士，莫不兼达政术，故云拾青紫如地芥。近代守一经之儒，多暗于时务，故有贫且贱之耻。虽通塞有命，而大抵皆然。

尝论之曰：夫金之质也至刚，铸之可以成器；水之性也柔弱，壅之可以坏山。况乎肖天地之貌，含五常之德，朱蓝易染，熏莸可变，固以随邹俗而好长纓，化齐风而贵紫服。若乃进趣矜尚，中庸之常情；高秩厚礼，上智之所欲。是以两汉之朝，重经术而轻律令。其聪明特达者，咸励精于专门。以通贤之质，挟黼藻之美，大则必至公卿，小则不失守令。近代之政，先法令而后经术。其沉默孤微者，亦笃志于章句，以先王之道，饰

腐儒之姿，达则不过侍讲训胄，穷则终于弊衣箠食。由斯言之，非两汉栋梁之所育，近代薪樗之所产哉，盖好尚之道殊，遭遇之时异也。

史臣每闻故老，称沉重所学，非止六经而已。至于天官、律历、阴阳、纬候，流略所载，释老之典，靡不博综，穷其幽蹟。故能驰声海内，为一代儒宗。虽前世徐广、何承天之俦，不足过也。

周书卷四十六

列传第三十八

孝义	李棠	柳桧	杜叔毗
荆可	秦族	皇甫遐	张元

夫塞天地而横四海者，其唯孝乎；奉大功而立显名者，其唯义乎。何则？孝始事亲，惟后资于致治；义在合宜，惟人赖以成德。上智禀自然之性，中庸有企及之美。其大也，则隆家光国，盛烈与河海争流；授命灭亲，峻节与竹（帛）〔柏〕俱茂。其小也，则温枕扇席，无替于晨昏；损己利物，有助于名教。是以尧舜汤武居帝王之位，垂至德以敦其风；孔墨荀孟禀圣贤之资，弘正道以励其俗。观其所由，在此而已矣。

然而淳源既往，浇风愈扇。礼义不树，廉让莫修。若乃缩银黄，列钟鼎，立于朝廷之间，非一族也，其出忠入孝，轻生蹈节者，则盖寡焉。积龟贝，实仓廩，居于闾巷之内，非一家也，其悦礼敦诗，守死善道者，则又鲜焉。斯固仁人君子所以兴叹，哲后贤宰所宜属心。如令明教化以救其弊，优爵赏以劝其善，布恳诚以诱其进，积岁月以求其终，则今之所谓少者可以为多矣，古之所谓为难者可以为易矣。故博采异闻，网罗遗逸，录其可以垂范方来者，为孝义篇云。

李棠字长卿，勃海蓟人也。祖伯贵，魏宣武时官至鲁郡守。

有孝行，居父丧，哀戚过礼，遂以毁卒。宣武嘉之，赠勃海相。父元胄，员外散骑侍郎。

棠幼孤，好学，有志操。年十七，属尔朱之乱，与司空高干兄弟，举兵信都。魏中兴初，辟卫军府功曹参军。太昌中，以军功除征虏将军，行东莱郡事。魏孝武西迁，棠时在凹北，遂仕东魏。

及高仲密为北豫州刺史，请棠为掾。先是，仲密与吏部郎中崔暹有隙。暹时被齐文襄委任，仲密恐其构己，每不自安，将图来附。时东魏又遣镇城奚寿兴典兵事，仲密但知民务而已。既至州，遂与棠谋执寿兴以成其计。仲密乃置酒延寿兴，阴伏壮士，欲因此执之。寿兴辞而不赴。棠遂往见之曰：“君与高公，义符昆季。今日之席，以公为首。岂有宾客总萃，而公无事不行？将恐远近闻之，窃有疑怪。”寿兴遂与俱赴，便发伏执之。乃帅其士众据城，遣棠诣阙归款。太祖嘉之，拜棠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，封广宗县公，邑一千户。棠固辞曰：“臣世荷朝恩，义当奉国。而往者见拘逆命，不获陪驾西巡。今日之来，免罪为幸，何敢以此微庸，冒受天爵。”如此者再三，优诏不许。俄迁给事黄门侍郎，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。

魏废帝二年，从魏安公尉迟迥伐蜀。蜀人未即降，棠乃应募，先使谕之。既入成都，萧撝问迥军中委曲，棠不对。撝乃苦笞辱之，冀获其实。棠曰：“尔亡国余烬，不识安危。奉命谕尔，反见蹶顿。我王者忠臣，有死而已，义不为尔移志也。”撝不能得其要指，遂害之。子敞嗣。

柳桧字季华，秘书监虬之次弟也。性刚简任气，少文，善骑射，果于断决。年十八，起家奉朝请。居父丧，毁瘠骨立。服阕，除阳城郡丞、防城都督。大统四年，从太祖战于河桥，

先登有功。授都督，镇鄴州。八年，拜湟河郡守，仍典军事。寻加平东将军、太中大夫。吐谷浑入寇郡境，时桧兵少，人怀忧惧。桧抚而勉之，众心乃安。因率数十人先击之，溃乱，余众乘之，遂大败而走。以功封万年县子，邑三百户。时吐谷浑强盛，数侵疆场。自桧镇鄴州，屡战必破之。数年之后，不敢为寇。十四年，迁河州别驾，转帅都督。俄拜使持节、抚军将军、大都督。居三载，征还京师。

时桧兄虬为秘书丞，弟庆为尚书左丞。桧尝谓兄弟曰：“兄则职典简牍，褒贬人伦；弟则管辖群司，股肱朝廷。可谓荣宠矣。然而四方未静，车书不一，桧唯当蒙矢石，履危难，以报国恩耳。”顷之，太祖谓桧曰：“卿昔在鄴州，忠勇显著。今西境肃清，无劳经略。九曲，国之东鄙，当劳君守之。”遂令桧镇九曲。寻从大将军王雄讨上津、魏兴，平之，即除魏兴、华阳二郡守。安康人黄众宝谋反，连结党与，攻围州城。乃相谓曰：“尝闻柳府君勇悍，其锋不可当。今既在外，方为吾徒腹心之疾也，不如先击之。”遂围桧郡。郡城卑下，士众寡弱，又无守御之备。连战积十余日，士卒仅有存者，于是力屈城陷，身被十数创，遂为贼所获。既而众宝等进围东梁州，乃缚桧置城下，欲令桧诱说城中。桧乃大呼曰：“群贼乌合，粮食已罄，行即退散，各宜勉之！”众宝大怒，乃临桧以兵曰：“速更汝辞！不尔，便就戮矣。”桧守节不变。遂害之，弃尸水中。城中人皆为之流涕。众宝解围之后，桧兄子止戈方收桧尸还长安。赠东梁州刺史。子斌嗣。斌字伯达。年十七，齐公宪召为记室。早卒。

斌弟雄亮，字信诚。幼有志节，好学不倦。年十二，遭父艰，几至灭性。终丧之后，志在复讎。柱国、蔡国公广钦其名行，引为记室参军。年始弱冠，府中文笔，颇亦委之。后竟手

刃众宝于京城。朝野咸重其志节，高祖特恕之。由是知名。大象末，位至宾部下大夫。

杜叔毗字子弼。其先，京兆杜陵人也，徙居襄阳。祖干光，齐司徒右长史。父渐，梁边城太守。

叔毗早岁而孤，事母以孝闻。性慷慨有志节。励精好学，尤善左氏春秋。仕梁，为宜丰侯萧循府中直兵参军。大统十七年，太祖令大将军达奚武经略汉州。明年，武围循于南郑。循令叔毗诣阙请和。太祖见而礼之。使未反，而循中直兵参军曹策、参军刘晓谋以城降武。时叔毗兄君锡为循中记室参军，从子映录事参军，映弟晰中直兵参军，并有文武材略，各领部曲数百人。策等忌之，惧不同己，遂诬以谋叛，擅加害焉。循寻讨策等，擒之，斩晓而免策。及循降，策至长安。叔毗朝夕号泣，具申冤状。朝议以事在归附之前，不可追罪。叔毗内怀愤惋，志在复讎。然恐违朝宪，坐及其母，遂沉吟积时。母知其意，谓叔毗曰：“汝兄横罹祸酷，痛切骨髓。若曹策朝死，吾以夕歿，亦所甘心。汝何疑焉。”叔毗拜受母言，愈更感励。后遂白日手刃策于京城，断首剖腹，解其肢体。然后面缚，请就戮焉。太祖嘉其志气，特命赦之。

寻拜都督、辅国将军、中散大夫。遭母忧，哀毁骨立，殆不胜丧。服阕，晋公护辟为中外府乐曹参军，加授大都督，迁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行义归郡守。自君锡及宗室等为曹策所害，犹殡梁州，至是表请迎丧归葬。高祖许之，葬事所须，诏令官给。在梁旧田宅经外配者，并追还之，仍赐田二百顷。寻除硤州刺史。

天和二年，从卫国公直南讨，军败，为陈人所擒。陈人将降之，叔毗辞色不挠，遂被害。子廉卿。

荆可，河东猗氏人也。性质朴，容止有异于人。能苦身勤

力，供养其母，随时甘旨，终无匮乏。及母丧，水浆不入口三日。悲号擗踊，绝而复苏者数四。葬母之后，遂庐于墓侧。昼夜悲哭，负土成坟。蓬发不栉沐，菜食饮水而已。然可家旧墓，莹域极大，榛芜至深，去家十余里。而可独宿其中，与禽兽杂处。哀感远近，邑里称之。

大统中，乡人以可孝行之至，足以劝励风俗，乃上言焉。太祖令州县表异之。及服终之后，犹若居丧。大冢宰、晋公护闻可孝行，特引见焉。与可言论，时有会于护意。而护亦至孝，其母阎氏没于敌境，不测存亡。每见可，自伤久乖膝下。重可至性。及可卒之后，护犹思其纯孝，收可妻子于京城，恒给其衣食。秦族，上郡洛川人也。祖白、父藿，并有至性，闻于闾里。魏太和中，板白颍州刺史。大统中，板藿郟城郡守。

族性至孝，事亲竭力，为乡里所称。及其父丧，哀毁过礼，每一痛哭，酸感行路。既以母在，恒抑割哀情，以慰其母意。四时珍羞，未尝匮乏。与弟荣先，复相友爱，闺门之中，怡怡如也。寻而其母又没，哭泣无时，唯饮水食菜而已。终丧之后，犹蔬食，不入房室二十许年。乡里咸叹异之。其邑人王元达等七十余人上其状，有诏表其门闾。

荣先亦至孝。遭母丧，哀慕不已，遂以毁卒。邑里化其孝行。世宗嘉之，乃下诏曰：“孝为政本，德乃化先，既表天经，又明地义。荣先居丧致疾，至感过人，穷号不反，迄乎灭性。行标当世，理镜幽明。此而不显，道将何述。可赠沧州刺史，以旌厥异。”

皇甫遐字永览，河东汾阴人也。累世寒微，而乡里称其和睦。遐性纯至，少丧父，事母以孝闻。保定末，又遭母丧，乃庐于墓侧，负土为坟。后于墓南作一禅窟，阴雨则穿窟，晴霁则营墓，晓夕勤力，未尝暂停。积以岁年，坟高数丈，周回五

十余步。禅窟重台两匝，总成十有二室，中间行道，可容百人。遐食粥枕块，栉风沐雨，形容枯悴，家人不识。当其营墓之初，乃有鸱乌各一，徘徊悲鸣，不离墓侧，若助遐者，经月余日乃去。远近闻其至孝，竞以米面遗之。遐皆受而不食，悉以营佛斋焉。郡县表上其状，有诏旌异之。

张元字孝始，河北芮城人也。祖成，假平阳郡守。父延隼，仕州郡，累为功曹、主簿。并以纯至，为乡里所推。

元性谦谨，有孝行。微涉经史，然精修释典。年六岁，其祖以夏中热甚，欲将元就井浴。元固不肯从。祖谓其贪戏，乃以杖击其头曰：“汝何为不肯洗浴？”元对曰：“衣以盖形，为覆其褻。元不能褻露其体于白日之下。”祖异而舍之。南邻有二杏树，杏熟，多落元园中。诸小儿竞取而食之；元所得者，送还其主。村陌有狗子为人所弃者，元见，即收而养之。其叔父怒曰：“何用此为？”将欲更弃之。元对曰：“有生之类，莫不重其性命。若天生天杀，自然之理。今为人所弃而死，非其道也。若见而不收养，无仁心也。是以收而养之。”叔父感其言，遂许焉。未几，乃有狗母衔一死兔，置元前而去。

及元年十六，其祖丧明三年，元恒忧泣，昼夜读佛经，礼拜以祈福佑。后读药师经，见盲者得视之言，遂请七僧，然七灯，七日七夜，转药师经行道。每言：“天人师乎！元为孙不孝，使祖丧明。今以灯光普施法界，愿祖目见明，元求代闇。”如此经七日。其夜，梦见一老公，以金鑱治其祖目。谓元曰：“勿忧悲也，三日之后，汝祖目必差。”元于梦中喜跃，遂即惊觉，乃遍告家人。居三日，祖果目明。

其后祖卧疾再周，元恒随祖所食多少，衣冠不解，旦夕扶持。及祖歿，号踊，绝而复苏。复丧其父，水浆不入口三日。乡里咸叹异之。县博士杨轨等二百余人上其状，有诏表其门闾。

史臣曰：李棠、柳桧并临危不挠，视死如归，其壮志贞情可与青松白玉比质也。然桧恩隆加等，棠礼阙饰终，有周之政，于是乎偏矣。雄亮衔戴天之痛，叔毗切同气之悲，援白刃而不顾，雪家冤于辇毂。观其志节，处死固为易也。荆可、秦族之徒，生自陇亩，曾无师资之训，因心而成孝友，乘理而蹈礼节。如使举世若兹，则羲、农何远之有。若乃诚感天地，孝通神明，见之于张元矣。

周书卷四十七

列传第三十九

艺术

冀隼 蒋升 姚僧垣
子最 黎景熙 赵文深 褚该

太祖受命之始，属天下分崩，于时戎马交驰，而学术之士盖寡，故曲艺末技，咸见引纳。至若冀隼、蒋升、赵文深之徒，虽才愧昔人，而名著当世。及克定鄢、郢，俊异毕集。乐茂雅、萧吉以阴阳显，庾季才以天官称，史元华相术擅奇，许爽、姚僧垣方药特妙，斯皆一时之美也。茂雅、元华、许爽，史失其传。季才、萧吉，官成于隋。自余纪于此篇，以备遗阙云尔。

冀隼字僧隼，太原阳邑人也。性沉谨，善隶书，特工模写。魏太昌初，为贺拔岳墨曹参军。及岳被害，太祖引为记室。时侯莫陈悦阻兵陇右，太祖志在平之。乃令隼伪为魏帝敕书与费也头，令将兵助太祖讨悦。隼依旧敕模写，及代舍人、主书等署，与真无异。太祖大悦。费也头已曾得魏帝敕书，及见此敕，不以为疑。遂遣步骑一千，受太祖节度。

大统初，除丞相府城局参军，封长安县男，邑二百户。从复弘农，战沙苑，进爵为子，出为华州中正。十三年，迁襄乐

郡守。寻征教世宗及宋献公等隶书。时俗入书学者，亦行束修之礼，谓之谢章。隳以书字所兴，起自苍颉，若同常俗，未为合礼。遂启太祖，释奠苍颉及先圣、先师。除黄门侍郎、本州大中正。累迁抚军将军、右金紫光禄大夫、都督、通直散骑常侍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世宗二年，以本官为大使，巡历州郡，察风俗，理冤滞。还，拜小御正。寻出为湖州刺史。性退静，每以清约自处，前后所历，颇有声称。寻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改封昌乐县伯。又进爵为侯，增邑并前一千六百户。后以疾卒。

蒋升字凤起，楚国平河人也。父隳，魏南平王府从事中郎、赵兴郡守。

升性恬静，少好天文玄象之学。太祖雅信待之，常侍左右，以备顾问。大统三年，东魏将窦泰入寇，济自风陵，顿军潼关。太祖出师马牧泽。时西南有黄紫气抱日，从未至酉。太祖谓升曰：“此何祥也？”升曰：“西南未地，主土。土王四季，秦之分也。今大军既出，喜气下临，必有大庆。”于是进军与窦泰战，擒之。自后遂降河东，克弘农，破沙苑。由此愈被亲礼。

九年，高仲密以北豫州来附。太祖欲遣兵援之，又以问升。升对曰：“春王在东，荧惑又在井、鬼之分，行军非便。”太祖不从，军遂东行。至邙山，不利而还。太师贺拔胜怒，白太祖曰：“蒋升罪合万死。”太祖曰：“蒋升固谏，云出师不利。此败也，孤自取之，非升过也。”

魏恭帝元年，以前后功，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封高城县子，邑五百户。保定二年，增邑三百户，除河东郡守。寻入为太史中大夫。以老请致仕，诏许之。加定州刺史。卒于家。

姚僧垣字法卫，吴兴武康人，吴太常信之八世孙也。曾祖郢，宋员外散骑常侍、五城侯。父菩提，梁高平令。尝婴疾历

年，乃留心医药。梁武帝性又好之，每召菩提讨论方术，言多会意，由是颇礼之。

僧垣幼通洽，居丧尽礼。年二十四，即传家业。梁武帝召入禁中，面加讨试。僧垣酬对无滞。梁武帝甚奇之。大通六年，解褐临川嗣王国左常侍。大同五年，除骠骑庐陵王府田曹参军。九年，还领殿中医师。时武陵王所生葛修华，宿患积时，方术莫效。梁武帝乃令僧垣视之。还，具说其状，并记增损时候。梁武帝叹曰：“卿用意绵密，乃至于此，以此候疾，何疾可逃。朕常以前代名人，多好此术，是以每恒留情，颇识治体。今闻卿说，益开人意。”十一年，转领太医正，加文德主帅、直合将军。梁武帝尝因发热，欲服大黄。僧垣曰：“大黄乃是快药。然至尊年高，不宜轻用。”帝弗从，遂至危笃。梁简文帝在东宫，甚礼之。四时伏腊，每有赏赐。太清元年，转镇西湘东王府中记室参军。僧垣少好文史，不留意于章句。时商略今古，则为学者所称。

及侯景围建业，僧垣乃弃妻子赴难。梁武帝嘉之，授戎昭将军、湘东王府记室参军。及宫城陷，百官逃散。僧垣假道归，至吴兴，谒郡守张（嶠）〔崦〕。崦见僧垣流涕曰：“吾过荷朝恩，今报之以死。君是此邦大族，又朝廷旧臣。今日得君，吾事办矣。”俄而景兵大至，攻战累日，郡城遂陷。僧垣窜避久之，乃被拘执。景将侯子鉴素闻其名，深相器遇，因此获免。及梁简文嗣位，僧垣还建业，以本官兼中书舍人。子鉴寻镇广陵，僧垣又随至江北。

梁元帝平侯景，召僧垣赴荆州，改授晋安王府谘议。其时虽克平大乱，而任用非才，朝政混淆，无复纲纪。僧垣每深忧之。谓故人曰：“吾观此形势，祸败不久。今时上策，莫若近关。”闻者皆掩口窃笑。梁元帝尝有心腹疾，乃召诸医议治疗

之方。咸谓至尊至贵，不可轻脱，宜用平药，可渐宣通。僧垣曰：“脉洪而实，此有宿食。非用大黄，必无差理。”梁元帝从之，进汤讫，果下宿食，因而疾愈。梁元帝大喜。时初铸钱，一当十，乃赐钱十万，实百万也。

及大军克荆州，僧垣犹侍梁元帝，不离左右。为军人所止，方泣涕而去。寻而中山公护使人求僧垣。僧垣至其营。复为燕公于谨所召，大相礼接。太祖又遣使驰驿征僧垣，谨（故）〔固〕留不遣。谓使人曰：“吾年时衰暮，疹疾婴沉。今得此人，望与之偕老。”太祖以谨勋德隆重，乃止焉。明年，随谨至长安。武成元年，授小畿伯下大夫。

金州刺史伊娄穆以疾还京，请僧垣省疾。乃云：“自腰至脐，似有三缚，两脚缓纵，不复自持。”僧垣为诊脉，处汤三剂。穆初服一剂，上缚即解；次服一剂，中缚复解；又服一剂，三缚悉除。而两脚疼痛，犹自挛弱。更为合散一剂，稍得屈伸。僧垣曰：“终待霜降，此患当愈。”及至九月，遂能起行。大将军、襄乐公贺兰隆先有气疾，加以水肿，喘息奔急，坐卧不安。或有劝其服决命大散者，其家疑未能决，乃问僧垣。僧垣曰：“意谓此患不与大散相当。若欲自服，不烦赐问。”因而委去。其子殷勤拜请曰：“多时抑屈，今日始来。竟不可治，意实未尽。”僧垣知其可差，即为处方，劝使急服。便即气通，更服一剂，诸患悉愈。

天和元年，加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大将军、乐平公竦集暴感风疾，精神瞽乱，无所觉知。诸医先视者，皆云已不可救。僧垣后至，曰：“困则困矣，终当不死。若专以见付，相为治之。”其家忻然，请受方术。僧垣为合汤散，所患即瘳。大将军、永世公叱伏列椿苦利积时，而不废朝谒。燕公谨尝问僧垣曰：“乐平、永世俱有痼疾，若如仆意，永世差轻。”对曰：

“夫患有深浅，时有克杀。乐平虽困，终当保全。永世虽轻，必不免死。”谨曰：“君言必死，当在何时？”对曰：“不出四月。”果如其言。谨叹异之。六年，迁遂伯中大夫。

建德三年，文宣太后寝疾，医巫杂说，各有异同。高祖御内殿，引僧垣同坐，曰：“太后患势不轻，诸医并云无虑。朕人子之情，可以意得。君臣之义，言在无隐。公为何如？”对曰：“臣无听声视色之妙，特以经事已多，准之常人，窃以忧惧。”帝泣曰：“公既决之矣，知复何言！”寻而太后崩。其后复因召见，帝问僧垣曰：“姚公为仪同几年？”对曰：“臣忝荷朝恩，于兹九载。”帝曰：“勤劳有日，朝命宜隆。”乃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又敕曰：“公年过县车，可停朝谒。若非别敕，不劳入见。”

四年，高祖亲戎东讨，至河阴遇疾。口不能言；(脸)(脸)垂覆目，不复瞻视；一足短缩，又不得行。僧垣以为诸藏俱病，不可并治。军中之要，莫先于语。乃处方进药，帝遂得言。次又治目，目疾便愈。未乃治足，足疾亦瘳。比至华州，帝已痊愈。即除华州刺史，仍诏随入京，不令在镇。宣政元年，表请致仕，优诏许之。是岁，高祖行幸云阳，遂寝疾。乃诏僧垣赴行在所。内史柳(升)(昂)私问曰：“至尊贬膳日久，脉候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天子上应天心，或当非愚所及。若凡庶如此，万无一全。”寻而帝崩。

宣帝初在东宫，常苦心痛。乃令僧垣治之，其疾即愈。帝甚悦。及即位，恩礼弥隆。常从容谓僧垣曰：“常闻先帝呼公为姚公，有之乎？”对曰：“臣曲荷殊私，实如圣旨。”帝曰：“此是尚齿之辞，非为贵爵之号。朕当为公建国开家，为子孙永业。”乃封长寿县公，邑一千户。册命之日，又赐以金带及衣服等。

大象二年，除太医下大夫。帝寻有疾，至于大渐。僧垣宿直侍。帝谓随公曰：“今日性命，唯委此人。”僧垣知帝诊候危殆，必不全济。乃对曰：“臣荷恩既重，思在效力。但恐庸短不逮，敢不尽心。”帝颔之。及静帝嗣位，迁上开府仪同大将军。隋开皇初，进爵北绛郡公。三年卒，时年八十五。遗诫衣白衾入棺，朝服勿敛。灵上唯置香奁，每日设清水而已。赠本官，加荆、湖二州刺史。僧垣医术高妙，为当世所推。前后效验，不可胜记。声誉既盛，远闻边服。至于诸蕃外域，咸请托之。僧垣乃搜采奇异，参校征效者，为集验方十二卷，又撰行记三卷，行于世。长子察在江南。

次子最，字士会，幼而聪敏，及长，博通经史，尤好著述。年十九，随僧垣入关。世宗盛聚学徒，校书于麟趾殿，最亦预为学士。俄授齐王宪府水曹参军，掌记室事。特为宪所礼接，赏赐隆厚。宣帝嗣位，宪以嫌疑被诛。隋文帝作相，追复官爵。最以陪游积岁，恩顾过隆，乃录宪功绩为传，送上史局。

最幼在江左，迄于入关，未习医术。天和中，齐王宪奏高祖，遣最习之。宪又谓最曰：“尔博学高才，何如王褒、庾信。王、庾名重两国，吾视之蔑如。接待资给，非尔家比也。尔宜深识此意，勿不存心。且天子有敕，弥须勉励。”最于是始受家业。十许年中，略尽其妙。每有人造请，效验甚多。隋文帝践极，除太子门大夫。以父忧去官，哀毁骨立。既免丧，袭爵北绛郡公，复为太子门大夫。俄转蜀王秀友。秀镇益州，迁秀府司马。及平陈，察至。最自以非嫡，让封于察，隋文帝许之。秀后阴有异谋，隋文帝令公卿穷治其事。开府庆整、郝伟等并推过于秀。最独曰：“凡有不法，皆最所为，王实不知也。”拷讯数百，卒无异辞。最竟坐诛。时年六十七。论者义之。撰梁后略十卷，行于世。

黎景熙字季明，河间（郑）〔鄭〕人也，少以字行于世。曾祖嶷，魏太武时，从破平凉，有功，赐爵容城县男，加鹰扬将军。后为燕郡守。祖镇，袭爵，为员外散骑侍郎。父琼，太和中，袭爵，历员外郎、魏县令，后至鄜城郡守。

季明少好读书，性强记默识，而无应对之能。其从祖广，太武时为尚书郎，善古学。尝从吏部尚书清河崔玄伯受字义，又从司徒崔浩学楷篆，自是家传其法。季明亦传习之，颇与许氏有异。又好占玄象，颇知术数。而落魄不事生业。有书千余卷。虽穷居独处，不以饥寒易操。与范阳卢道源为莫逆之友。

永安中，道源劝令入仕，始为威烈将军。魏孝武初，迁镇远将军，寻除步兵校尉。及孝武西迁，季明乃寓居伊、洛。侯景徇地河外，召季明从军。寻授银青光禄大夫，加中军将军，拜行台郎中，除黎阳郡守。季明从至悬瓠，察景终不足恃，遂去之。客于颍川，以世路未清，欲优游卒岁。时王思政镇颍川，累使召。季明不得已，出与相见。留于内馆月余。太祖又征之，遂入关。乃令季明正定古今文字于东阁。

大统末，除安西将军，寻拜著作佐郎。于时伦辈，皆位兼常伯，车服华盛。唯季明独以贫素居之，而无愧色。又勤于所职，著述不怠。然性尤专固，不合于时。是以一为史官，遂十年不调。魏恭帝元年，进号平南将军、右银青光禄大夫。六官建，为外史上士。孝闵帝践阼，加征南将军、右金紫光禄大夫。时大司马贺兰祥讨吐谷浑，诏季明从军。还，除骠骑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武成末，迁外史下大夫。

保定三年，盛营宫室。春夏大旱，诏公卿百寮，极言得失。季明上书曰：臣闻成汤遭旱，以六事自陈。宣王太甚，而珪璧斯竭。岂非远虑元元，俯哀兆庶。方今农要之月，时雨犹愆，率土之心，有怀渴仰。陛下垂情万类，子爱群生，覲礼百神，

犹未丰洽者，岂或作事不节，有违时令，举措失中，傥邀斯旱。

春秋，君举必书，动为典礼，水旱阴阳，莫不应行而至。孔子曰：“言行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，可不慎乎。”春秋庄公三十一年冬，不雨。五行传以为是岁一年而三筑台，奢侈不恤民也。僖公二十一年夏，大旱。五行传以为时作南门，劳民兴役。汉惠帝二年夏，大旱。五年夏，大旱，江河水少，溪涧水绝。五行传以为先是发民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。汉武帝元狩三年夏，大旱。五行传以为是岁发天下故吏穿昆明池。然则土木之功，动民兴役，天辄应之以异。典籍作诫，傥或可思。上天谴告，改之则善。今若息民省役，以答天谴，庶灵泽时降，嘉谷有成，则年登可觐，子来非晚。诗云：“民亦劳止，迄可小康。惠此中国，以绥四方。”或恐极阳生阴，秋多雨水，年复不登，民将无觐。如又荐饥，为虑更甚。时豪富之家，竞为奢丽。季明又上书曰：

臣闻宽大所以兼覆，慈爱所以怀众。故天地称其高厚者，万物得其容养焉。四时着其寒暑者，庶类资其忠信焉。是以帝王者，宽大象天地，忠信则四时。招摇东指，天下识其春。人君布德，率土怀其惠。伏惟陛下资干御宇，品物咸亨，时乘六龙，自强不息，好问受规，天下幸甚。

自古至治之君，亦皆广延博访，询采刍蕘，置喜树木，以求其过。顷年亢旱踰时，人怀望岁。陛下爰发明诏，广求人瘼。同禹、汤之罪己，高宋景之守正。澍雨应时，年谷斯稔。克己节用，慕质恶华，此则尚矣。然而朱紫仍耀于衢路，绮縠犹侈于豪家；短褐未充于细民，糟糠未厌于编户。此则劝导之理有所未周故也。今虽导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风俗固难以一矣。昔文帝集上书之囊，以作帷帐；惜十家之产，不造露台；后宫所幸，衣不曳地，方之今日富室之饰，曾不如婢隶之服。然而以

身率下，国富刑清，庙称太宗，良有以也。臣闻圣人久于其道，而天下化成。今承魏氏丧乱之后，贞信未兴。宜先“遵五美，屏四恶”，革浮华之俗，抑流竞之风，察鸿都之小艺，焚雉头之异服，无益之货勿重于时，亏德之器勿陈于侧，则民知德矣。

臣又闻之，为治之要，在于选举。若差之毫厘，则有千里之失。后来居上，则致积薪之讥。是以古之善为治者，贯鱼以次，任必以能。爵人于朝，不以私爱。简材以授其官，量能以任其用。官得其材，用当其器，六辔既调，坐致千里。虞、舜选众，不仁者远。则庶事康哉，民知其化矣。帝览而嘉之。

时外史廨宇屡移，未有定所。季明又上言曰：“外史之职，汉之东观，仪等石渠，司同天禄。是乃广内秘府，藏言之奥。帝王所宝，此焉攸在。自魏及周，公馆不立。臣虽愚瞽，犹知其非，是以去年十一月中，敢冒陈奏。将降中旨，即遣修营。荏苒一周，未加功力。臣职思其忧，敢不重请。”帝纳焉。于是廨宇方立。

天和三年，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后以疾卒。

赵文深字德本，南阳宛人也。父遐，以医术进，仕魏为尚药典御。

文深少学楷隶，年十一，献书于魏帝。立义归朝，除大丞相府法曹参军。文深雅有钟、王之则，笔势可观。当时碑榜，唯文深及冀隼而已。大统十年，追论立义功，封白石县男，邑二百户。太祖以隶书纒繆，命文深与黎季明、沉遐等依说文及字林刊定六体，成一万余言，行于世。

及平江陵之后，王褒入关，贵游等翕然并学褒书。文深之书，遂被遐弃。文深惭恨，形于言色。后知好尚难反，亦攻习褒书，然竟无所成，转被讥议，谓之学步邯郸焉。至于碑榜，余人犹莫之逮。王褒亦每推先之。宫殿楼阁，皆其迹也。迁县

伯下大夫，加仪同三司。世宗令至江陵书景福寺碑，汉南人士，亦以为工。梁主萧察观而美之，赏遗甚厚。天和元年，露寝等初成，文深以题榜之功，增邑二百户，除赵兴郡守。文深虽外任，每须题榜，辄复追之。后以疾卒。

褚该字孝通，河南阳翟人也。晋末，迁居江左。祖长乐，齐竟陵王录事参军。父义昌，梁鄱阳王中记室。

该幼而谨厚，有誉乡曲。尤善医术，见称于时。仕梁，历武陵王府参军。随府西上。后与萧搆同归国，授平东将军、左银青光禄大夫，转骠骑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武成元年，除医正上士。自许爽死后，该稍为时人所重，宾客迎候，亚于姚僧垣。天和初，迁县伯下大夫。五年，进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该性淹和，不自矜尚，但有请之者，皆为尽其艺术。时论称其长者焉。后以疾卒。子士则，亦传其家业。

时有强练，不知何许人，亦不知其名字。魏时有李顺兴者，语默不恒，好言未然之事，当时号为李练。世人以强类练，故亦呼为练焉。容貌长壮，有异于人。神情傲侃，莫之能测。意欲有所论说，逢人辄言。若值其不欲言，纵苦加祈请，亦不相酬答。初闻其言，略不可解。事过之后，往往有验。恒寄住诸佛寺，好游行民家，兼历造王公邸第。所至之处，人皆敬而信之。

晋公护未诛之前，曾手持一大瓠，到护第门外，抵而破之。乃大言曰：“瓠破子苦。”时柱国、平高公侯伏侯龙恩早依随护，深被任委。强练至龙恩宅，呼其妻元氏及其妾媵并婢仆等，并令连席而坐。诸人以逼夫人，苦辞不肯。强练曰：“汝等一例人耳，何有贵贱。”遂逼就坐。未几而护诛，诸子并死。龙恩亦伏法，仍籍没其家。

建德中，每夜上街衢边树，大哭释迦牟尼佛，或至申旦，

如此者累日，声甚哀怜。俄而废佛、道二教。

大象末，又以一无底囊，历安市肆告乞，市人争以米麦遗之。强练张囊投之，随即漏之于地。人或问之曰：“汝何为也？”强练曰：“此亦无余，但欲使诸人见盛空耳。”至隋开皇初，果移都于龙首山，长安城遂空废。后亦莫知其所终。

又有蜀郡卫元嵩者，亦好言将来之事，盖江左宝志之流。天和中，着诗预论周、隋废兴及皇家受命，并有征验。性尤不信释教，尝上疏极论之。史失其事，故不为传。

史臣曰：仁义之于教，大矣，术艺之于用，博矣。狗于是者，不能无非，厚于利者，必有其害。诗、书、礼、乐所失也浅，故先王重其德。方术技巧，所失也深，故往哲轻其艺。夫能通方术而不诡于俗，习技巧而必蹈于礼者，岂非大雅君子乎。姚僧垣诊候精审，名冠于一代，其所全济，固亦多焉。而弘兹义方，皆为令器，故能享眉寿，縻好爵。老聃云“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”，于是信矣。

周书卷四十八

列传第四十

萧察

萧察字理孙，兰陵人也，梁武帝之孙，昭明太子统之第三子。幼而好学，善属文，尤长佛义。特为梁武帝所嘉赏。梁普通六年，封曲江县公。中大通三年，进封岳阳郡王。历官宣惠将军，知石头戍事，琅邪、彭城二郡太守，东扬州刺史。初，昭明卒，梁武帝舍察兄弟而立简文，内常愧之，宠亚诸子，以会稽人物殷阜，一都之会，故有此授，以慰其心。察既以其昆弟不得为嗣，常怀不平。又以梁武帝衰老，朝多秕政，有败亡之渐，遂蓄聚货财，交通宾客，招募轻侠，折节下之。其勇敢者多归附，左右遂至数千人，皆厚加资给。

中大同元年，除持节，都督雍梁东益南北秦五州、郢州之竟陵、司州之随郡诸军事，西中郎将，领宁蛮校尉，雍州刺史。察以襄阳形胜之地，又是梁武创基之所，时平足以树根本，世乱可以图霸功，遂克己励节，树恩于百姓，务修刑政，志存绥养。乃下教曰：

昔之善为政者，不独师所见。藉听众贤，则所闻自远；资鉴外物，故在瞩致明。是以庞参恤民，盖访言于高逸；马援居政，每责成于掾史；王沉爱加厚赏；吕虔功有所由：故能显美

政于当年，流芳尘于后代。

吾以陋识，来牧盛藩。每虑德不被民，政道或紊。中宵拊枕，对案忘饥，思纳良谏，以匡弗逮。雍州部内有不便于民，不利于政，长吏贪残，戎将懦弱，关市恣其哀刻，豪猾多所苞藏，并密以名闻，当加厚正。若刺史治道之要，弛张未允，循酷乖理，任用违才，或爱狎邪佞，或斥废忠謇，弥思启告，用祛未悟。盐梅舟楫，允属良规，苦口恶石，想勿余隐。并广示乡间，知其款意。于是境内称治。

太清二年，梁武帝以察兄河东王誉为湘州刺史，徙湘州刺史张缵为雍州以代察。缵恃其才望，志气矜骄，轻誉少年，州府迎候有阙。誉深衔之。及至镇，遂托疾不与缵相见。后闻侯景作乱，颇凌蹙缵。缵惧为所擒，乃轻舟夜遁，将之雍部，复虑察拒之。梁元帝时镇江陵，与缵有旧，缵将因之以毙察兄弟。会梁元帝与誉及信州刺史、桂阳王攄各率所领，入援金陵。攄下峡至江津，誉次江口，梁元帝届郢州之武成。属侯景已请和，梁武帝诏罢援军。誉自江口将旋湘镇，攄欲待梁元帝至，谒督府，方还州。缵时在江陵，乃贻梁元帝书曰：“河东戴檣上水，欲袭江陵。岳阳在雍，共谋不逞。”江陵游军主朱荣又遣使报云：“桂阳住此，却应誉、察。”梁元帝信之，乃凿船沉米，斩缵而归。至江陵，收攄杀之。令其子方等、王僧辩等相继攻誉于湘州。誉又告急于察。察闻之大怒。

初，梁元帝将援建业，令所督诸州，并发兵下赴国难。察遣府司马刘方贵领兵为前军，出汉口。及将发，元帝又使谘议参军刘钰喻察，令自行。察辞颇不顺，元帝又怒。而方贵先与察不协，潜与元帝相知，克期袭察。未及发，会察以他事召方贵，方贵疑谋泄，遂据樊城拒命。察遣使魏益德、杜岸等众军攻之。方贵窘急，令其子迁超乞师于江陵。元帝乃厚资遣缵，

若将述职，而密援方贵。纘次大堤，樊城已陷。察擒方贵兄弟及党与，并斩之。

纘因进至州。察迁延不受代，乃以西城居之，待之以礼。军民之政，犹归于察。察以构其兄弟，事始于纘，将密图之。纘惧，请元帝召之。元帝乃征纘于察，察留不遣。杜岸兄弟绐纘曰：“民观岳阳殿下，势不仰容。不如且往西山，以避此祸。使君既得物情，远近必当归集，以此义举，事无不济。”纘深以为然，因与岸等结盟誓。纘又要雍州人席引等于西山聚众。纘乃服妇人衣，乘青布輦，与亲信十余人出奔。引等与杜岸驰告察。察令中兵参军尹正共岸等率兵追讨，并擒之。纘惧不免，因请为沙门。

察时以誉危急，乃留谘议参军蔡大宝守襄阳，率众二万、骑千匹伐江陵以救之。于时江陵立栅，周遶郭邑，而北面未就。察因攻之。元帝大惧，乃遣参军庾奂谓察曰：“正德肆乱，天下崩离。汝复效尤，将欲何谓？吾蒙先（帝）〔宫〕爱顾，以汝兄弟见属。今以侄伐叔，逆顺安在？”察谓奂曰：“家兄无罪，累被攻围。同气之情，岂可坐观成败。七父若顾先恩，岂应若是。如能退兵湘水，吾便旋旆襄阳。”

察既攻栅不克，退而筑城。又尽锐攻之。会大雨暴至，平地水四尺，察军中沾渍，众颇离心。其将杜岸、岸弟幼安及其兄子龕，惧察不振，以其属降于江陵。察众大骇，其夜遁归襄阳，器械輜重，多没于澧水。初，察囚张纘于军，至是，先杀纘而后退焉。

杜岸之降也，请以五百骑袭襄阳。去城三十里，城中觉之。蔡大宝乃辅察母保林龚氏，登陴闭门拒战。会察夜至，龚氏不知其败，谓为贼也，至晓见察，乃纳之。岸等以察至，遂奔其兄龕于广平。察遣将尹正、薛晖等攻拔之，获龕、岸等，并其

母妻子女，并于襄阳北门杀之。尽诛诸杜宗族亲者，其幼稚疏属下蚕室。又发掘其坟墓，烧其骸骨，灰而扬之。

察既与江陵构隙，恐不能自固，大统十五年，乃遣使称藩，请为附庸。太祖令丞相府东合祭酒荣权使焉。察大悦。是岁，梁元帝令柳仲礼率众进图襄阳。察惧，乃遣其妻王氏及世子寮为质以请救。太祖又令荣权报命，仍遣开府杨忠率兵援之。十六年，杨忠擒仲礼，平汉东，察乃获安。时朝议欲令察发丧嗣位，察以未有玺命，辞不敢当。荣权时在察所，乃驰还，具言其状。太祖遂令假散骑常侍郑穆及荣权持节策命察为梁王。察乃于襄阳置百官，承制封拜。十七年，察留蔡大宝居守，乃自襄阳来朝。太祖谓察曰：“王之来此，颇由荣权，王欲见之乎？”察曰：“幸甚。”太祖乃召权与察相见。仍谓之曰：“荣权，吉士也，寡人与之从事，未尝见其失信。”察曰：“荣常侍通二国之言无私，故察今者得归诚魏阙耳。”

魏恭帝元年，太祖令柱国于谨伐江陵，察以兵会之。及江陵平，太祖立察为梁主，居江陵东城，资以江陵一州之地。其襄阳所统，尽归于我。察乃称皇帝于其国，年号大定。追尊其父统为昭明皇帝，庙号高宗，统妃蔡氏为昭德皇后。又尊其所生母龚氏为皇太后，立妻王氏为皇后，子岿为皇太子。其庆赏刑威，官方制度，并同王者。唯上疏则称臣，奉朝廷正朔。至于爵命其下，亦依梁氏之旧。其戎章勋级，则又兼用柱国等官。又追赠叔父邵陵王纶太宰，谥曰壮武。赠兄河东王誉丞相，谥曰武桓。太祖乃置江陵防主，统兵居于西城，名曰助防。外示助察备御，内实兼防察也。

初，江陵灭，梁元帝将王琳据湘州，志图匡复。及察立，琳乃遣其将潘纯陀、侯方儿来寇。察出师御之，纯陀等退归夏口。察之四年，察遣其大将军王操率兵略取王琳之长沙、武陵、

南平等郡。五年，王琳又遣其将雷又柔袭陷监利郡，太守蔡大有死之。寻而琳与陈人相持，称藩乞师于察。察许之。师未出而琳军败，附于齐。是岁，其太子岍来朝京师。察之六年夏，震，其前殿崩，压杀二百余人。

初，江陵平，察将尹德毅说察曰：“臣闻人主之行，与匹夫不同。匹夫者，饰小行，竞小廉，以取名誉。人主者，定天下，安社稷，以成大功。今魏虏贪恠，罔顾吊民伐罪之义，必欲肆其残忍，多所诛夷，俘囚士庶，并为军实。然此等戚属，咸在江东，念其充饥豺狼，见拘异域，痛心疾首，何日能忘！殿下清宇宙，绍兹鸿绪。悠悠之人，不可门到户说。其涂炭至此，咸谓殿下为之。殿下既杀人父兄，孤人子弟，人尽讎也，谁与为国。但魏之精锐，尽萃于此。犒师之礼，非无故事。若殿下为设享会，因请于谨等为欢。彼无我虞，当相率而至，预伏武士，因而毙之。分命果毅，掩其营垒，斩馘逋丑，俾无遣噍。江陵百姓，抚而安之，文武官寮，随即诠授。既荷更生之惠，孰不忻戴圣明。魏人摄息，未敢送死。王僧辩之徒，折简可致。然后朝服济江，入践皇极，缙尧复禹，万世一时。晷刻之间，大功可立。古人云：“天与不取，反受其咎，时至不行，反受其殃。”愿殿下恢弘远略，勿怀匹夫之行。”察不从，谓德毅曰：“卿之此策，非不善也。然魏人待我甚厚，未可背德。若遽为卿计，则邓（祈）〔祁〕侯所谓人将不食吾余也。”

既而阖城长幼，被虏入关，又失襄阳之地。察乃追悔曰：“恨不用尹德毅之言，以于是。”又见邑居残毁，干戈日用，耻其威略不振，常怀忧愤。乃着愍时赋以见意。其词曰：嗟余命之舛薄，实赋运之逢屯。既殷忧而弥岁，复坎壈以相邻。昼营营而至晚，夜耿耿而通晨。望否极而云泰，何杳杳而无津。悲晋玺之迁赵，痛汉鼎之移新。无田、范之明略，愧夷、齐之

得仁。遂胡颜而苟免，谓小屈而或申。岂妖沴之无已，何国步之长沦。

恨少生而轻弱，本无志于爪牙。谢两章之雄勇，恧二东之英华。岂三石于杜鄠，异五马于琅邪。直受性而好善，类蓬生之在麻。冀无咎而沾庆，将保静而蠲邪。何昊穹之弗惠，值上帝之纡奢。神州鞠为茂草，赤县遶于长蛇。徒仰天而太息，空抚衿而咨嗟。

惟古人之有怀，尚或感于知己。况托萼于霄极，宠渥流于无已。或小善而必褒，时片言而见美。昔待罪于禹川，历三考而无纪。获免戾于明时，遂超隆于宗子。始解印于稽山，即驱传于湘水。彼南阳之旧国，实天汉之嘉祉。既川岳之形胜，复龙跃之基趾。此首赏之谬及，谓维城之足恃。值诸侯之携贰，遂留滞于樊川。等勾践之绝望，同重耳之终焉。望南枝而洒泣，或东顾而潺湲。归欤之情何极，首丘之思邈然。

忽值魏师入讨，于彼南荆。既车徒之艳赫，遂一鼓而陵城。同寤生之舍许，等小白之全邢。伊社稷之不泯，实有感于恩灵。矧吾人之固陋，迥飘薄于流萍。忽沉滞于兹土，复期月而无成。昔方千而畿甸，今七里而盘萦。寡田邑而可赋，阙丘井而求兵。无河内之资待，同荥阳之未平。夜骚骚而击柝，昼子子而扬旌。烽凌云而迴照，马伏枥而悲鸣。既有怀于斯日，亦焉得而云宁。

彼云梦之旧都，乃标奇于昔者。验往记而瞻今，何名高而实寡。寂寥井邑，荒凉原野。徒揄扬于宋玉，空称嗟于司马。南方卑而叹屈，长沙湿而悲贾。余家国之一匡，庶兴周而祀夏。忽萦忧而北屈，岂年华之天假。

加以狗盗鼠窃，蜂蚕狐狸。群圉隶而为寇，聚臧获而成师。窥觊津渚，跋扈江眉。屡征肇于殷岁，频战起于轩时。有扈兴于夏典，采虬着于周诗。方叔振于蛮貊，伯禽捷于淮夷。在逋

稷其能几，会斩馘而攀旗。彼积恶之必稔，岂天灵之我欺。交川路之云拥，理惆怅而未怡。

察在位八载，年四十四，保定二年二月，薨。其群臣等葬之于平陵，谥曰宣皇帝，庙号中宗。

察少有大志，不拘小节。虽多猜忌，而知人善任使，抚将士有恩，能得其死力。性不饮酒，安于俭素，事其母以孝闻。又不好声色，尤恶见妇人，虽相去数步，遥闻其臭。经御妇人之衣，不复更着。又恶见人发，白事者必方便以避之。其在东扬州颇放诞，省览（薄）〔簿〕领，好为戏论之言，以此获讥于世。笃好文义，所着文集十五卷，内典华严、般若、法华、金光明义疏四十六卷，并行于世。察疆土既狭，居常怏怏。每诵“老马伏枥，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”，未尝不盱衡扼腕，叹咤者久之。遂以忧愤发背而殁。高祖又命其太子岍嗣位，年号天保。

岍字仁远，察之第三子也。机辩有文学。善于抚御，能得其下欢心。嗣位之元年，尊其祖母龚太后曰太皇太后，嫡母王皇后曰皇太后，所生曹贵嫔曰皇太妃。其年五月，其太皇太后薨，谥曰元太后。九月，其太妃又薨，谥曰孝皇太妃。二年，皇太后薨，谥曰宣静皇后。

五年，陈湘州刺史华皎、巴州刺史戴僧朔并来附。皎送其子玄响为质于岍，乃请兵伐陈。岍上言其状。高祖诏卫公直督荆州总管权景宣、大将军元定等赴之。岍亦遣其柱国王操率水军二万，会皎于巴陵。既而与陈将吴明彻等战于沌口，直军不利，元定遂没。岍大将军李广等亦为陈人所虏，长沙、巴陵并陷于陈。卫公直乃归罪于岍之柱国殷亮。岍虽以退败不独在亮，然不敢违命，遂诛之。吴明彻乘胜攻克岍河东郡，获其守将许孝敬。明年，明彻进寇江陵，引江水灌城。岍出顿纪南以避其

锐。江陵副总管高琳与其尚书仆射王操拒守。岍马军主马武、吉彻等击明彻，败之。明彻退保公安。岍乃还江陵。

岍之八年，陈又遣其司空章昭达来寇。江陵总管陆腾及岍之将士击走之。昭达又寇章陵之青泥。岍令其大将军许世武赴援，大为昭达所破。

初，华皎、戴僧朔从卫公直与陈人战败，率其麾下数百人归于岍。岍以皎为司空，封江夏郡公。以僧朔为车骑将军，封吴兴县侯。岍之十年，皎来朝。至襄阳，请卫公直曰：“梁主既失江南诸郡，民少国贫。朝廷兴亡继绝，理宜资贍，岂使齐桓、楚庄独擅救卫复陈之美。望借数州，以裨梁国。”直然之，乃遣使言状高祖。高祖许之，诏以基、平、都三州归之于岍。

及高祖平齐，岍朝于邺。高祖虽以礼接之，然未之重也。岍知之，后因宴承间，乃陈其父荷太祖拯救之恩，并叙二国艰难，唇齿倚角之事。词理辩畅，因涕泗交流。高祖亦为之歔歔。自是大加赏异，礼遇日隆。后高祖复与之宴，齐氏故臣咤列长釜亦预焉。高祖指谓岍曰：“是登陴骂朕者也。”岍曰：“长釜未能辅桀，飞敢吠尧。”高祖大笑。及酒酣，高祖又命琵琶自弹之。仍谓岍曰：“当为梁主尽欢。”岍乃起，请舞。高祖曰：“梁主乃能为朕舞乎？”岍曰：“陛下既亲抚五弦，臣何敢不同百兽。”高祖大悦，赐杂缯万段、良马数十匹，并赐齐后主妓妾，及常所乘五百里骏马以遗之。

及隋文帝执政，尉迟迥、王谦、司马消难等各起兵。时岍将帅皆密请兴师，与迥等为连衡之势，进可以尽节于周氏，退可以席卷山南。岍固以为不可。俄而消难奔陈，迥等相次破灭。

隋文帝既践极，恩礼弥厚。遣使赐金三百两、银一千两、布帛万段、马五百匹。开皇二年，隋文帝备礼纳岍女为晋王妃。又欲以其子场尚兰陵公主。由是罢江陵总管，岍专制其国。四

年，岿来朝长安，隋文帝甚敬待之。诏岿位在王公之上，赐缣万匹，珍玩称是。及还，亲执其手谓之曰：“梁主久滞荆、楚，未复旧都，故乡之念，良轸怀抱。朕当振旅长江，相送旋反耳。”

岿在位二十三载，年四十四，五年五月薨。其群臣葬之于显陵，谥曰孝（文）〔明〕皇帝，庙号世宗。

岿孝悌慈仁，有君人之量。四时祭享，未尝不悲慕流涕。性尤俭约，御下有方，境内称治。所着文集及孝经、周易义记及大小乘幽微，并行于世。隋文帝又命其太子萧琮嗣位，年号广运。

琮字温文。性倜傥不羁，博学有文义，兼善弓马。初封东阳王，寻立为皇太子。及嗣位，隋文帝征琮叔父岑入朝，因留不遣。复置江陵总管以监之。

琮之二年，隋文帝又征琮入朝。琮率其臣下二百余人朝于长安。隋文帝仍遣武乡公崔弘度将兵戍江陵。军至都州，琮叔父岩及弟（巘）〔巘〕等惧弘度掩袭之，遂虏居民奔于陈。隋文帝于是废梁国，曲赦江陵死罪，给民复十年。梁二主各给守墓十户。寻拜琮为柱国，封莒国公。

自察初即位，岁在乙亥，至是，岁在丁未，凡三十有三岁矣。

察子寮，追谥孝惠太子；岩，封安平王；岌，东平王；岑，河间王，后改封吴郡王。岿子巘，义兴王；瑒，晋陵王；璟，临海王；珣，南海王；瑒，义安王；瑒，新安王。

察之在藩及居帝位，以蔡大宝为股肱，王操为腹心，魏益德、尹正、薛暉、许孝敬、薛宣为爪牙，甄玄成、刘盈、岑善方、傅准、褚珪、蔡大业典众务。张绾以旧齿处显位，沉重以儒学蒙厚礼。自余多所奖拔，咸尽其器能。及岿纂业，亲贤并用，将相则华皎、殷亮、刘忠义，宗室则萧欣、萧翼，民望则

萧确、谢温、柳洋、王湜、徐岳，外戚则王凝、王诵、殷琰，文章则刘孝胜、范迪、沈君游、君公、柳信言，政事则袁敞、柳庄、蔡延寿、甄诩、皇甫兹。故能保其疆土，而和其民人焉。

今载察子寮等及蔡大宝以下尤著者，附于左。其在梁、陈、隋已有传，及岿诸子未任职者，则不兼录。

寮字道远，寮之长子也。母曰宣静皇后。幼聪敏，有成人之量。寮之为梁主，立为世子。寻病卒。及寮称帝，追谥焉。

岩字义远，寮第五子也。性仁厚，善于抚接。历侍中、荆州刺史、尚书令、太尉、太傅。入陈，授平东将军、东扬州刺史。及陈亡，百姓推岩为主，以御隋师。为总管宇文述所破，伏法于长安。

岿，寮第六子也。性淳和，幼而好学。位至侍中、中卫将军。岿之五年，卒，赠侍中、司空。谥曰孝。

岑字智远，寮第八子也。位至太尉。性简贵，御下严整。及琮嗣位，自以望重属尊，颇有不法，故隋文征入朝。拜大将军，封怀义郡公。

璿字钦文，岿第三子也。幼有令誉，能属文，特为岿所爱。位至荆州刺史。

初，隋师至郢州，梁之百寮咸恐惧，计无所出。唯璿建议南奔。入陈，授侍中、安东将军、吴州刺史。及陈亡，吴人推为主以御隋师。战而败，与岩同时伏法。

蔡大宝字敬位，济阳考城人。祖履，齐尚书祠部郎。父点，梁尚书仪曹郎、南兖州别驾。

大宝少孤，而笃学不倦，善属文。初以明经对策第一，解褐武陵王国左常侍。尝以书干仆射徐勉，大为勉所赏异。乃令与其子游处，所有坟籍，尽以给之。遂博览群书，学无不综。

寮初出第，勉仍荐大宝为侍读，兼掌记室。寻除尚书仪曹

郎。出镇会稽，大宝为记室，领长流。察莅襄阳，迁谘议参军。及梁元帝与河东王誉结隙，察令大宝使江陵以观之。梁元帝素知大宝，见之甚悦。乃示所制玄览赋，令注解焉。三日而毕。元帝大嗟赏之，赠遗甚厚。大宝还白察云：“湘东必有异图，祸乱将作，不可下援台城。”察纳之。及为梁主，除中书侍郎，兼吏部，掌大选事，领襄阳太守，迁员外散骑常侍、吏部郎，俄转吏部尚书。军国之事，咸委决焉。加授大将军，迁尚书仆射，进号辅国将军。又除使持节、宣惠将军、雍州刺史。察于江陵称帝，征为侍中、尚书令，参掌选事，又加云麾将军，荆州刺史。进位柱国、军师将军，领太子少傅，转安前将军，封安丰县侯，邑一千户。从岿入朝，领太子少傅。岿嗣位，册授司空、中书监、中权大将军，领吏部尚书。固让司空，许之。加特进。岿之三年，卒。岿哭之恸，自卒及葬，三临其丧。赠司徒，进爵为公。谥曰文凯。配食察庙。

大宝性严整，有智谋，雅达政事，文词贍速。察之章表书记教令诏册，并大宝专掌之。察推心委任，以为谋主。时人以察之有大宝犹刘先主之有孔明焉。所着文集三十卷，及尚书义疏并行于世。有四子。

次子延寿，有器识，博涉经籍，尤善当世之务。尚察女宣成公主。历中书郎、尚书右丞、吏部郎、御史中丞。从琮入隋，授开府仪同三司，秘书丞。终于成州刺史。大宝弟大业。

大业字敬道。有至行，父没，居丧过礼。性宽恕，学涉经史，有将命材，屡充使诣阙。初以西中郎府参军随察之镇。察称帝，历尚书左丞、开远将军、监利郡守、散骑常侍、卫尉卿。岿嗣位，迁都官尚书，除贞毅将军、漳川太守。入为左民尚书、太常卿。岿之七年，卒，赠金紫光禄大夫。谥曰简。有五子，允恭最知名。起家著作佐郎、太子舍人。梁灭入陈，拜尚书库

部郎。陈亡入隋，授起居舍人。

王操字子高。其先，太原晋阳人也。察母龚氏之外弟也。祖灵庆，海盐令。父景休，临川内史。

操性敦厚，有筹略，博涉经史，在公恪勤。初为察外兵参军，亲任亚于蔡大宝。察承制，除尚书左丞。及称帝，迁五兵尚书、大将军、郢州刺史。寻进位柱国，封新康县侯。岿嗣位，授镇右将军、尚书仆射。

及吴明彻为寇，岿出顿纪南，操抚循将士，莫不用命。明彻既退，江陵获全，操之力也。迁侍中、中卫将军、尚书令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参掌选事，领荆州刺史。操既位居朝右，每自挹损，深得当时之誉。岿之十四年，卒。岿举哀于朝堂，流涕谓其群臣曰：“天不使吾平荡江表，何夺吾贤相之速也。”及葬，亲祖于瓦官门。赠司空，进爵为公。谥曰康节。有七子。次子衡最知名。有才学，起家秘书郎。历太子洗马、中书、黄门侍郎。

魏益德，襄阳人也。有才干，胆勇过人。数从军征讨，以功累迁至郡守。察莅襄阳，以益德为其府司马。察承制，拜将军。寻加大将军。及察称帝，进位柱国，封上黄县侯，邑千户，加车骑将军。察之二年，卒，赠司空。谥曰忠壮。进爵为公。岿之五年，以益德配食察庙。

尹正，其先天水人。察莅雍州，正为其府中兵参军。擒张纘，获杜岸，皆正之力。察承制，以为将军。寻拜大将军。及称帝，除护军将军，进位柱国，封新野县侯，邑千户。察之三年，卒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。谥曰刚。岿之五年，以正配食察庙。子德毅，多权略，位至大将军。后以见疑赐死。

薛晖，河东人也。有才略。身長八尺，形貌甚伟。尝督禁旅，为察爪牙，当御侮之任。与尹正攻获杜岸于南阳。察承制，

拜将军。寻加大将军，进位柱国，除领军将军。岿之二年，卒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。有六子，子建、子尚知名。

许孝敬，吴人，小名嗣儿。劲勇过人，为察骁将。以大将军守河东。既无救援，为吴明彻所擒，遂戮于建康市。赠车骑大将军。子世武嗣。少袭父大将军，好勇不拘行检。重宾客，施与不节。资产既尽，郁郁不得志，遂谋奔陈。事觉，伏诛。

又有大将军李广，会稽人。早事察，以敢勇闻。沌口之役，先登力战。及华皎军败，为吴明彻所擒。将降之，广辞色不屈，遂被害。赠太尉，追封建兴县公。谥曰忠武。

甄玄成字敬平，中山人。博达经史，善属文。少为简文所知。以录事参军随察镇襄阳。转中记室参军，掌书记，颇参政事。以江陵甲兵殷盛，遂怀贰心。密书与梁元帝，申其诚款。遂有得其书者，进之于察。察深信佛法，常愿不杀诵法华经人。玄成素诵法华经，遂以此获免。察后见之，常曰：“甄公好得法华经力。”历位中书侍郎、御史中丞、祠部尚书、吏部尚书。察之六年，卒，赠侍中、护军将军。有文集二十卷。子诩，少沉敏，闲习政事。历中书舍人、尚书右丞。从琮入隋，授开府仪同三司，终于太府少卿。

刘盈，彭城人，以西中郎府录事参军随察之镇。有器度，勤于在公。察之军国经谋，颇得参预。历黄门郎、中书监、雍州刺史、尚书仆射。岿之七年，卒，赠本官。第三子然，于时颇知名。隋鹰击郎将。

岑善方字思义，南阳棘阳人，汉征南大将军彭之后也。祖惠甫，给事中。父昶，散骑侍郎。

善方有器局，博综经史，善于辞令。以刑狱参军随察至襄阳。察初请内附，以善方兼记室，充使诣阙。应对闲敏，深为太祖所嘉。自此往来，凡数十反。魏恭帝二年，授骠骑大将军、

开府仪同三司，封长宁县公。察之承制也，授中书舍人，迁襄阳郡守。及称帝，征为太（府）〔舟〕卿，领中书舍人，转太府，领舍人如故。寻迁散骑常侍、起部尚书。善方性清慎，有当世干能，故察委以机密。察之七年，卒，赠太常卿。谥曰敬。所着文集十卷。

有七子，并有操行。之元、之利、之象最知名。之元，太子舍人，早卒。高祖录善方充使之功，追之利、之象入朝。授之利帅都督、代王记室参军。后仕隋，历安固令、郴义江三州司马、零陵郡丞。之象掌式中士，隋文帝相府参军事。后仕隋，历尚书虞部员外郎、邵陵上宜渭南邯鄲四县令。

傅准，北地人。祖照，金紫光禄大夫。父谓，湘东王外兵参军。准有文才，善词赋。以西中郎参军随察之镇。官至度支尚书。岿之七年，卒，赠太常卿。谥曰敬康。所着文集二十卷。有二子，曰秉曰执，并材兼文史。秉，尚书右丞。执，中书舍人、尚书左丞。

宗如周，南阳人。有才学，容止详雅。以府僚随察，历黄门、散骑、列卿，后至度支尚书。岿之九年，卒。如周面狭长，以法华经云“闻经随喜，面不狭长”，尝戏之曰：“卿何为谤经？”如周蹶蹶，自陈不谤。察又谓之如初。如周惧，出告蔡大宝。大宝知其旨，笑谓之曰：“君当不谤余经，政应不信法华耳。”如周乃悟。又尝有人诉事于如周，谓为经作如州官也，乃曰：“某有屈滞，故来诉如州官。”如周曰：“尔何小人，敢呼我名！”其人惭谢曰：“祇言如州官作如州，不知如州官名如周。早知如州官名如周，不敢唤如州官作如周。”如周乃笑曰：“命卿自责，见侮反深。”众咸服其宽雅。有七子。希颜、希华知名。希颜有文学，仕至中书舍人。希华博通经术，为荆楚儒宗。

萧欣，梁武帝弟安成康王秀之孙，炀王机之子也。幼聪警，

博综坟籍，善属文。察践位，以欣袭机封。历侍中、中书令、尚书仆射、尚书令。岿之二十三年，卒，赠司空。欣与柳信言，当岿之世，俱为一时文宗。有集三十卷。又着梁史百卷，遭乱失本。

柳洋，河东解人。祖愔，尚书左仆射。父昭，中书侍郎。洋少有文学，以礼度自拘，与王湜俱以风范方正为当时所重。位至吏部尚书，出为上黄郡守。梁国废，以郡归隋，授开府仪同三司。寻卒。

徐岳，东海人，尚书左仆射、开府仪同三司、简肃公勉之少子也。少方正，博通经史。初为东阳王琮师。琮为皇太子，授詹事。及嗣位，除侍中、左民尚书，俄迁尚书仆射。从琮入隋，授上开府仪同三司。终于陈州刺史。子凯，秘书郎。岳兄矩，有文学，善吏事。颇黷于货贿。位至度支尚书。子敬，鸿胪卿。

王漩，琅邪临沂人。祖琳，侍中、太府卿。父锡，侍中。漩少有令誉，尚察妹庐陵长公主。历秘书郎、太子舍人、宣成王友、庐陵内史。察践位，授侍中、吏部尚书。岿之四年，使诣阙，卒于宾馆。赠侍中、右光禄大夫。子瓘，有文词，黄门侍郎。漩弟湜，方雅有器识。位至都官尚书。岿之二十年，卒。子怀，秘书郎，隋沔阳令。

范迪，顺阳人。祖缜，尚书左丞。父胄，鄱阳内史。迪少机辩，善属文。历中书黄门侍郎、尚书右丞、散骑常侍。岿之十七年，卒。有文集十卷。子裒。迪弟邈，文采劣于迪，而经术过之。位至中卫、东平王长史。

沈君游，吴兴人。祖僧叟，左民尚书。父巡，东阳太守。君游博学有词采，位至散骑常侍。岿之十二年，卒。有文集十卷。

弟君公，有干局，美风仪，文章典正，特为岿所重。历中书黄门侍郎、御史中丞。自都官尚书为义兴王瓛师。从瓛奔陈，授侍中、太子詹事。隋平陈，以瓛同谋度江，伏诛。

袁敞，陈郡人。祖昂，司空。父士俊，安成内史。敞少有器量，博涉文史。以吏部郎使诣阙。时主者以敞班在陈使之后，敞固不从命。主者诘之，敞对曰：“昔陈之祖父乃梁诸侯之下吏也，弃忠与义，盗有江东。今大周朝宗万国，招携以礼，若使梁之行人在陈人之后，便恐彝伦失序。岂使臣之所望焉。”主者不能屈，遂以状奏。高祖善之，乃诏敞与陈使异日而进。还，以称旨，迁侍中，转左民尚书。从琮入隋，授开府仪同三司。终于谯州刺史。子谧、谦。

史臣曰：梁主任术好谋，知贤养士，盖有英雄之志，霸王之略焉。及淮海版荡，骨肉猜贰，拥众自固，称藩内款，终能据有全楚，中兴颓运。虽土宇殊于旧邦，而位号同于曩日。貽厥自远，享国数世，可不谓贤哉。嗣子纂承旧业，增修遗构，赏罚得衷，举厝有方。密迩寇讎，则威略具举；朝宗上国，则声猷远振。岂非继世之令主乎。

周书卷四十九

列传第四十一

异域上

高丽 百济 蛮 獠 宕昌
邓至 白兰 氏 稽胡 库莫奚

盖天地之所覆载，至大矣；日月之所临照，至广矣。然则万物之内，民人寡而禽兽多；两仪之间，中土局而庶俗旷。求之邹说，诡怪之迹实繁；考之山经，奇譎之词匪一。周、孔存而不论，是非纷而莫辩。秦皇鞭笞天下，黠武于遐方；汉武士马强盛，肆志于远略。匈奴既却，其国已虚；犬马既来，其民亦困。是知鴈海龙堆，天所以绝夷夏也；炎方朔漠，地所以限内外也。况乎时非秦、汉，志甚嬴、刘，违天道以求其功，殫民力而从所欲，颠坠之衅，固不旋踵。是以先王设教，内诸夏而外夷狄；往哲垂范，美树德而鄙广地。虽禹迹之东渐西被，不过海及流沙；王制之自北徂南，裁称穴居交趾。岂非道贯三古，义高百代者乎。

有周承丧乱之后，属战争之日，定四表以武功，安三边以权道。赵、魏尚梗，则结婚于北狄；厩库未实，则通好于西戎。由是德刑具举，声名遐洎。卉服毡裘，辐协于属国；商胡贩客，

填委于旗亭。虽东略漏三吴之地，南巡阻百越之境，而国威之所肃服，风化之所覃被，亦足为弘矣。其四夷来朝聘者，今并纪之于后。至于道路远近，物产风俗，详诸前史，或有不同。斯皆录其当时所记，以备遗阙云尔。

高丽者，其先出于夫余。自言始祖曰朱蒙，河伯女感日影所孕也。朱蒙长而有材略，夫余人恶而逐之。土于纥斗骨城，自号曰高句丽，仍以高为氏。其孙莫来渐盛，击夫余而臣之。莫来裔孙璉，始通使于后魏。

其地，东至新罗，西渡辽水二千里，南接百济，北邻靺鞨千余里。治平壤城。其城，东西六里，南临浪水。城内唯积仓储器备，寇贼至日，方入固守。王则别为宅于其侧，不常居之。其外有国内城及汉城，亦别都也，复有辽东、玄菟等数十城，皆置官司，以相统摄。

大官有大对卢，次有太大兄、大兄、小兄、意俟奢、乌拙、太大使者、大使者、小使者、褥奢、翳属、仙人并褥萨凡十三等，分掌内外事焉。其大对卢，则以强弱相陵，夺而自为之，不由王之署置也。其刑法：谋反及叛者，先以火焚爇，然后斩首，籍没其家。盗者，十余倍征赃。若贫不能备，及负公私债者，皆听评其子女为奴婢以偿之。

丈夫衣同袖衫、大口裤、白韦带、黄革履。其冠曰骨苏，多以紫罗为之，杂以金银为饰。其有官品者，又插二鸟羽于其上，以显异之。妇人服裙襦，裾袖皆为袂。书籍有五经、三史、三国志、晋阳秋。兵器有甲弩弓箭戟捎矛铤。赋税则绢布及粟，随其所有，量贫富差等输之。土田瘠薄，居处节俭。然尚容止。多诈伪，言辞鄙秽，不简亲疏，乃至同川而浴，共室而寝。风俗好淫，不以为愧。有游女者，夫无常人。婚娶之礼，略无财币，若受财者，谓之卖婢，俗甚耻之。父母及夫丧，其服制同

于华夏。兄弟则限以三月。敬信佛法，尤好淫祀。又有神庙二所：一曰夫余神，刻木作妇人之象；一曰登高神，云是其始祖夫余神之子。并置官司，遣人守护。盖河伯女与朱蒙云。

璉五世孙成，大统十二年，遣使献其方物。成死，子汤立。建德六年，汤又遣使来贡。高祖拜汤为上开府仪同大将军、辽东郡开国公、辽东王。

百济者，其先盖马韩之属国，夫余之别种。有仇台者，始国于带方。故其地界东极新罗，北接高句丽，西南俱限大海。东西四百五十里，南北九百余里。治固麻城。其外更有五方：中方曰古沙城，东方曰得安城，南方曰久知下城，西方曰刀先城，北方曰熊津城。

王姓夫余氏，号于罗瑕，民呼为鞬吉支，夏言并王也。妻号于陆，夏言妃也。官有十六品。左平五人，一品；达率三十人，二品；恩率三品；德率四品；扞率五品；柰率六品。六品已上，冠饰银华。将德七品，紫带；施德八品，皂带；固德九品，赤带；(李)[季]德十品，青带；对德十一品，文督十二品，皆黄带；武督十三品，佐军十四品，振武十五品，克虞十六品，皆白带。自恩率以下，官无常员，各有部司，分掌众务。内官有前内部、谷部、肉部、内掠部、外掠部、马部、刀部、功德部、药部、木部、法部、后官部。外官有司军部、司徒部、司空部、司寇部、点口部、客部、外舍部、绸部、日官部、都市部。都下有万家，分为五部，曰上部、前部、中部、下部、后部，统兵五百人。五方各有方领一人，以达率为之；郡将三人，以德率为之。方统兵一千二百人以下，七百人以上。城之内外民庶及余小城，咸分(肄)[隶]焉。

其衣服，男子略同于高丽。若朝拜祭祀，其冠两厢加翅，戎事则不。拜谒之礼，以两手据地为敬。妇人衣(以)[似]

袍，而袖微大。在室者，编发盘于首，后垂一道为饰；出嫁者，乃分为两道焉。兵有弓箭刀矛。俗重骑射，兼爱坟史。其秀异者，颇解属文。又解阴阳五行。用宋元嘉历，以建寅月为岁首。亦解医药卜筮占相之术。有投壶、樗蒲等杂戏，然尤尚奕棋。僧尼寺塔甚多，而无道士。赋税以布绢丝麻及米等，量岁丰俭，差等输之。其刑罚：反叛、退军及杀人者，斩；盗者，流，其赃两倍征之；妇人犯奸者，没入夫家为婢。婚娶之礼，略同华俗。父母及夫死者，三年治服；余亲，则葬讫除之。土田下湿，气候温暖。五谷杂果菜蔬及酒醴肴饌药品之属，多同于内地。唯无驼驴骡羊鹅鸭等。其王以四仲之月，祭天及五帝之神。又每岁四祠其始祖仇台之庙。

自晋、宋、齐、梁据江左，后魏宅中原，并遣使称藩，兼受封拜。齐氏擅东夏，其王隆亦通使焉。隆死，子昌立。建德六年，齐灭，昌始遣使献方物。宣政元年，又遣使来献。

蛮者，盘瓠之后。族类〔番〕〔蕃〕衍，散处江、淮之间，汝、豫之郡。凭险作梗，世为寇乱。逮魏人失驭，其暴滋甚。有冉氏、向氏、田氏者，隩落尤盛。余则大者万家，小者千户。更相崇树，僭称王侯，屯据三峡，断遏水路，荆、蜀行人，至有假道者。太祖略定伊、瀍，声教南被，诸蛮畏威，靡然向风矣。

大统五年，蔡阳蛮王鲁超明内属，以为南雍州刺史，仍世袭焉。十一年，蛮首梅勒特来贡其方物。寻而蛮帅田杜清及沔、汉诸蛮扰动，大将军杨忠击破之。其后蛮帅杜青和自称巴州刺史，以州入附。朝廷因其所称而授之。青和后遂反，攻围东梁州。其唐州蛮田鲁嘉亦叛，自号豫州伯。王雄、权景宣等前后讨平之。语在泉仲遵及景宣传。

魏废帝初，蛮酋樊舍举落内附，以为淮北三州诸军事、淮

州刺史、淮安郡公。于谨等平江陵，诸蛮骚动，诏豆卢宁、蔡佑等讨破之。

魏恭帝二年，蛮酋宜民王田兴彦、北荆州刺史梅季昌等相继款附。以兴彦、季昌并为开府仪同三司，加季昌洛州刺史，赐爵石台县公。其后巴西人譙淹扇动群蛮，以附于梁。蛮帅向镇侯、向（日）〔白〕彪等应之。向五子王又攻陷信州。田乌度、田都唐等抄断江路。文子荣复据荆州之汶阳郡，自称仁州刺史。并邻州刺史蒲微亦举兵逆命。诏田弘、贺若敦、潘招、李迁哲讨破之。语在敦及迁哲、（杨）〔阳〕雄等传。

武成初，文州蛮叛，州选军讨定之。寻而冉令贤、向五子王等又攻陷白帝，杀开府杨长华，遂相率作乱。前后遣开府元契、赵刚等总兵出讨，虽颇剪其族类，而元恶未除。

天和元年，诏开府陆腾督王亮、司马裔等讨之。腾水陆俱进，次于汤口，先遣喻之。而令贤方增浚城池，严设扞御。遣其长子西黎、次子南王领其支属，于江南险要之地置立十城，远结涪阳蛮为其声援。令贤率其精卒，固守水逻城。腾乃总集将帅，谋其进趣。咸欲先取水逻，然后经略江南。腾言于众曰：“令贤内恃水逻金汤之险，外托涪阳辅车之援，兼复资粮充实，器械精新。以我悬军攻其严垒，脱一战不克，更成其气。不如顿军汤口，先取江南，剪其羽毛，然后进军水逻。此制胜之计也。”众皆然之。乃遣开府王亮率众渡江，旬日攻拔其八城，凶党奔散。获贼帅冉承公并生口三千人，降其部众一千户。遂简募骁勇，数道入攻水逻。路经石壁城。此城峻险，四面壁立，故以名焉。唯有一小路，缘梯而上。蛮蛮以为峭绝，非兵众所行。腾被甲先登，众军继进，备经危阻，累月乃得旧路。且腾先任隆州总管，雅知蛮帅冉伯犁、冉安西与令贤有隙。腾乃招诱伯犁等，结为父子，又多遗其金帛。伯犁等悦，遂为乡导。

水逻侧又有石胜城者，亦是险要。令贤使兄子龙真据之。腾又密诱龙真云，若平水逻，使其代令贤处。龙真大悦，密遣其子诣腾。腾乃厚加礼接，赐以金帛。蛮贪利既深，仍请立效。乃谓腾曰：“欲翻所据城，恐人力寡少。”腾许以三百兵助之。既而遣二千人衔枚夜进。龙真力不能御，遂平石胜城。晨至水逻，蛮众大溃，斩首万余级，虏获一万口。令贤遁走，追而获之，并其子弟等皆斩之。司马裔又别下其二十余城，获蛮帅冉三公等。腾乃积其骸骨于水逻城侧，为京观。后蛮蛮望见，辄大号哭。自此狼戾之心辍矣。

时向五子王据石默城，令其子宝胜据双城。水逻平后，频遣喻之，而五子王犹不从命。腾又遣王亮屯牢坪，司马裔屯双城以图之。腾虑双城孤峭，攻未易拔。贼若委城奔散，又难追讨。乃令诸军周回立栅，遏其走路。贼乃大骇。于是纵兵击破之，擒五子王于石默，获宝胜于双城，悉斩诸向首领，生擒万余口。信州旧治白帝。腾更于刘备故宫城南，八阵之北，临江岸筑城，移置信州。又以巫县、信陵、秭归并是峡中要险，于是筑城置防，以为襟带焉。

天和六年，蛮渠冉祖喜、冉龙骧又反，诏大将军赵闇讨平之。自此群蛮偃息，不复为寇矣。

獠者，盖南蛮之别种，自汉中达于邛、笮，川洞之间，在所皆有之。俗多不辨姓氏，又无名字，所生男女，唯以长幼次第呼之。其丈夫称阿谟、阿段，妇人阿夷、阿第之类，皆其语之次第称谓也。喜则群聚，怒则相杀，虽父子兄弟，亦手刃之。递相掠卖，不避亲戚。被卖者号叫不服，逃窜避之，乃将买人指搗捕逐，若追亡叛，获便缚之。但经被缚者，即服为贱隶，不敢更称良矣。俗畏鬼神，尤尚淫祀巫祝，至有卖其昆季妻孥尽者，乃自卖以祭祀焉。往往推一酋帅为王，亦不能远相统摄。

自江左及中州递有巴、蜀，多恃险不宾。太祖平梁、益之后，令所在抚慰。其与华民杂居者，亦颇从赋役。然天性暴乱，旋至扰动。每岁命随近州镇出兵讨之，获其口以充贱隶，谓之为压獠焉。后有商旅往来者，亦资以为货，公卿逮于民庶之家，有獠口者多矣。

魏恭帝三年，陵州木笼獠反，诏开府陆腾讨破之，俘斩万五千人。保定二年，铁山獠又反，抄断江路。陆腾复攻拔其三城，虏获三千人，降其种三万落。语在腾传。

天和三年，梁州恒棱獠叛，总管长史赵文表讨之。军次巴州，文表欲率众径进。军吏等曰：“此獠旅拒日久，部众甚强。讨之者皆四面攻之，以分其势。今若大军直进，不遣奇兵，恐并力于我，未可制胜。”文表曰：“往者既不能制之，今须别为进趣。若四面遣兵，则獠降走路绝，理当相率以死拒战。如从一道，则吾得示威恩，分遣使人以理晓谕。为恶者讨之，归善者抚之。善恶既分，易为经略。事有变通，奈何欲遵前辙也。”文表遂以此意遍令军中。时有从军熟獠，多与恒棱亲识，即以实报之。恒棱獠相与聚议，犹豫之间，文表军已至其界。獠中先有二路，一路稍平，一路极险。俄有生獠酋帅数人来见文表曰：“我恐官军不悉山川，请为乡导。”文表谓之曰：“此路宽平，不须导引，卿但先去，好慰谕子弟也。”乃遣之。文表谓其众曰：“向者，獠帅语吾从宽路而行，必当设伏要我。若从险路，出其不虞，獠众自离散矣。”于是勒兵从险道进，其有不通之处，随即治之。乘高而望，果见其伏兵。獠既失计，争携妻子，退保险要。文表顿军大蓬山下，示以祸福，遂相率来降。文表皆慰抚之，仍征其税租，无敢动者。后除文表为蓬州刺史，又大得獠和。

建德初，李暉为梁州总管，诸獠亦并从附。然其种类滋蔓，

保据岩壑，依林走险，若履平地，虽屡加兵，弗可穷讨。性又无知，殆同禽兽，诸夷之中，最难以道义招怀者也。

宕昌羌者，其先盖三苗之胤。周时与庸、蜀、微、卢等八国从武王灭商。汉有先零、烧当等，世为边患。其地，东接中华，西通西域，南北数千里。姓别自为部落，各立酋帅，皆有地分，不相统摄。宕昌即其一也。俗皆土著，居有栋宇。其屋织牦牛尾及羴羊毛覆之。国无法令，又无徭赋。唯征伐之时，乃相屯聚；不然，则各事生业，不相往来。皆衣裘褐，牧养牦牛羊豕，以供其食。父子伯叔兄弟死者，即以其继母、世叔母、及嫂（姊妹）〔弟妇〕等为妻。俗无文字，但候草木荣落，以记岁时。三年一相聚，杀牛羊以祭天。

有梁（勒）〔勤〕者，世为酋帅，得羌豪心，乃自称王焉。其界自仇池以西，东西千里，（带）〔席〕水以南，南北八百里。地多山阜，部众二万余落。勤孙弥忽，始通使于后魏。太武因其所称而授之。

自弥忽至企定九世，每修职贡不绝。后见两魏分隔，遂怀背诞。永熙末，企定乃引吐谷浑寇金城。大统初，又率其种人入寇。诏行台赵贵督仪同侯莫陈顺等击破之。企定惧，称藩请罪。太祖舍之，拜抚军将军。四年，以企定为南洮州刺史、要安蕃王。后改洮州为岷州，仍以企定为刺史。是岁，秦州洮水羌反，州军讨平之。七年，企定又举兵入寇。独孤信时镇陇右，诏信率众便讨之。军未至而企定为其下所杀。信进兵破其余党。朝廷方欲招怀殊俗，乃更以其弟弥定为宕昌王。

十六年，弥定宗人獠甘袭夺其位，弥定来奔。先是，羌酋傍乞铁勿等因企定反叛之际，遂拥众据渠林川，与渭州民郑五丑扇动诸羌，阻兵逆命。至是诏大将军宇文贵、豆卢宁、凉州刺史史宁等率兵讨獠甘等，并擒斩之，纳弥定而还。语在贵等

传。其后羌酋东念姐、巩廉俱和等反，大将军豆卢宁、王勇等前后讨平之。

保定初，弥定遣使献方物。三年，又遣使献生猛兽。四年，弥定寇洮州，总管李贤击走之。是岁，弥定又引吐谷浑寇石门戍，贤复破之。高祖怒，诏大将军田弘讨灭之，以其地为宕州。

邓至羌者，羌之别种也。有像舒治者，世为白水酋帅，自称王焉。其地北与宕昌相接，风俗物产亦与宕昌略同。自舒治至檐桁十一世。魏恭帝元年，檐桁失国来奔，太祖令章武公导率兵送复之。

白兰者，羌之别种也。其地东北接吐谷浑，西北至利模徒，南界那鄂，风俗物产与宕昌略同。保定元年，遣使献犀甲铁铠。

氐者，西夷之别种。三代之际，盖自有君长，而世一朝见。故诗称“自彼氐、羌，莫敢不来王”也。汉武帝灭之，以其地为武都郡。自汧、渭抵于巴、蜀，种类实繁。汉末，有氐帅杨驹，始据仇池百顷，最为强族。其后渐盛，乃自称王。至裔孙篡，为（符）〔苻〕坚所灭。坚败，其族人定又自称王。定为乞伏干归所杀。定从弟盛，代有其国。世受魏氏封拜，亦通使于江左。然其种落分散，叛服不恒，陇、汉之间，屡被其害。

盛之苗裔曰集始，魏封为武兴王。集始死，子绍先立，遂僭称大号。魏将傅竖眼灭之，执绍先归诸京师，以其地为武兴镇。魏氏洛京未定，天下乱，绍先奔还武兴，复自立为王。太祖定秦、陇，绍先称藩，送妻子为质。大统元年，绍先请其妻女，太祖奏魏帝还之。绍先死，子辟邪立。四年，南岐州氐苻安寿反，攻陷武都，自号太白王。诏大都督侯莫陈顺与渭州刺史长孙澄讨破之。安寿以其众降。九年，清水氐酋李鼠仁据险作乱，氐帅梁道显叛攻南由，太祖遣典签赵昶慰谕之，鼠仁等相继归附。语在昶传。十一年，于武兴置东益州，以辟邪为刺

史。十五年，安夷氏复叛，赵昶时为郡守，收其首逆者二十余人斩之，余众乃定。于是以昶行南秦州事。氏帅盖闹等相率作乱，闹据北谷，其党覃洛聚洮中，杨兴德、苻双围平氏城，姜樊唵乱武阶，西结宕昌羌獠甘，共推盖闹为主。昶分道遣使宣示祸福，然后出兵讨之，擒盖闹，散其余党。兴州叛氏复侵逼南岐州，刺史叱罗协遣使告急，昶率兵赴救，又大破之。

先是，氏首杨法深据阴平自称〔王〕，亦盛之苗裔也。魏孝昌中，举众内附。自是职贡不绝。废帝元年，以法深为黎州刺史。二年，杨辟邪据州反，群氏复与同逆。诏叱罗协与赵昶讨平之。太祖乃以大将军宇文贵为大都督、六州诸军事、兴州刺史。贵威名先着，群氏颇畏服之。是岁，杨法深从尉迟迥平蜀，军回，法深旋镇。寻与其种人杨崇集、杨陈坐各拥其众，递相攻讨。赵昶时督成武沙三州诸军事、成州刺史，遣使和解之。法深等从命。乃分其部落，更置州郡以处之。魏恭帝末，武兴氏反，围利州。凤州固道氏魏天王等亦聚众响应。大将军豆卢宁等讨平之。

世宗时，兴州人〔段〕咤及下辩、柏树二县民反，相率破兰皋戍。氏酋姜多复率厨中氏、蜀攻陷落丛郡以应之。赵昶率众讨平二县，并斩段咤。而阴平、卢北二郡氏复往往屯聚，与厨中相应。昶乃简择精骑，出其不意，径入厨中。至大竹坪，连破七栅，诛其渠率，二郡并降。及昶还，厨中主氏复为寇掠。昶又遣仪同刘崇义、宇文琦率兵入厨中讨之，大破氏众，斩姜多及苻肆王等。于是群氏并平。及王谦举兵，沙州氏帅开府杨永安又据州应谦，大将军达奚儒讨平之。稽胡一曰步落稽，盖匈奴别种，刘元海五部之苗裔也。或云山戎赤狄之后。自离石以西，安定以东，方七八百里，居山谷间，种落繁炽。其俗土著，亦知种田。地少桑蚕，多麻布。其丈夫衣服及死亡

殡葬，与中夏略同。妇人则多贯蜃贝以为耳及颈饰。又与华民错居，其渠帅颇识文字。然语类夷狄，因译乃通。蹲踞无礼，贪而忍害。俗好淫秽，处女尤甚。将嫁之夕，方与淫者叙离，夫氏闻之，以多为贵。既嫁之后，颇亦防闲，有犯奸者，随事惩罚。又兄弟死，皆纳其妻。虽分统郡县，列于编户，然轻其徭赋，有异齐民。山谷阻深者，又未尽役属。而凶悍恃险，数为寇乱。

魏孝昌中，有刘蠡升者，居云阳谷，自称天子，立年号，署百官。属魏氏政乱，力不能讨。蠡升遂分遣部众，抄掠居民，汾、晋之间，略无宁岁。齐神武迁邺后，始密图之。伪许以女妻蠡升太子，蠡升信之，遂遣其子诣邺。齐神武厚为之礼，缓以婚期。蠡升既恃和亲，不为之备。大统元年三月，齐神武潜师袭之。蠡升率轻骑出外征兵，为其北部王所杀，斩首送于齐神武。其众复立蠡升第三子南海王为主，率兵拒战。齐神武击灭之，获其伪主，及其弟西海王，并皇后夫人王公以下四百余人，归于邺。

居河西者，多恃险不宾。时方与齐神武争衡，未遑经略。太祖乃遣黄门郎杨（忠）〔摽〕就安抚之。五年，黑水部众先叛。七年，别帅夏州刺史刘平伏又据上郡反。自是北山诸部，连岁寇暴。太祖前后遣李远、于谨、侯莫陈崇、李弼等相继讨平之。武成初，延州稽胡郝阿保、郝狼皮率其种人附于齐氏。阿保自署丞相，狼皮自署柱国，并与其别部刘桑德共为影响。柱国豆卢宁督诸军与延州刺史高琳击破之。二年，狼皮等余党复叛。诏大将军韩（杲）〔果〕讨之，俘斩甚众。保定中，离石生胡数寇汾北，勛州刺史韦孝宽于险要筑城，置兵粮，以遏其路。及杨忠与突厥伐齐，稽胡等复怀旅拒，不供粮饩。忠乃诈其酋帅，云与突厥欲回兵讨之。酋帅等惧，乃相率供馈焉。

语在忠传。其后丹州、绥州、银州等部内诸胡，与蒲川别帅郝三郎等又频年逆命。复诏达奚震、辛威、于寔等前后穷讨，散其种落。天和二年，延州总管宇文盛率众城银州，稽胡白郁久同、乔是罗等欲邀袭盛军，盛并讨斩之。又破其别帅乔三勿同等。五年，开府刘雄出绥州，巡检北边，川路稽胡帅乔白郎、乔素勿同等度河逆战，雄复破之。

建德五年，高祖败齐师于晋州，乘胜逐北，齐人所弃甲仗，未暇收敛，稽胡乘闲窃出，并盗而有之。乃立纛升孙没铎为主，号圣武皇帝，年曰石平。六年，高祖定东夏，将讨之，议欲穷其巢穴。齐王宪以为种类既多，又山谷阻绝，王师一举，未可尽除。且当剪其魁首，余加慰抚。高祖然之，乃以宪为行军元帅，督行军总管赵王招、谯王俭、滕王逌等讨之。宪军次马邑，乃分道俱进。没铎遣其党天柱守河东，又遣其大帅穆支据河西，规欲分守险要，犄角宪军。宪命谯王俭攻天柱，滕王逌击穆支，并破之，斩首万余级。赵王招又擒没铎，余众尽降。

宣政元年，汾州稽胡帅刘受罗干复反，越王盛督诸军讨擒之。自是寇盗颇息。库莫奚，鲜卑之别种也。其先为慕容晃所破，窜于松漠之间。后种类渐多，分为五部：一曰辱纥主，二曰莫贺弗，三曰契个，四曰木昆，五曰室得。每部置俟（斥）〔斤〕一人。有阿会氏者，最为豪帅，五部皆受其节度。役属于突厥，而数与契丹相攻。虏获财畜，因而行赏。死者则以苇薄裹尸，悬之树上。大统五年，遣使献其方物。

史臣曰：凡民肖形天地，稟灵阴阳，愚智本于自然，刚柔系于水土。故雨露所会，风流所通，九川为纪，五岳作镇，此之谓诸夏。生其地者，则仁义出焉。昧谷、嵎夷、孤竹、北户，限以丹徼紫塞，隔以沧海交河，此之谓荒裔。感其气者，则凶德成焉。若夫九夷八狄，种落繁炽；七戎六蛮，充牣边鄙。虽

风土殊俗，嗜欲不同，至于贪而无厌，狠而好乱，强则旅拒，弱则稽服，其揆一也。斯盖天之所命，使其然乎。

周书卷五十

列传第四十二

异域下

突厥	吐谷浑	高昌	鄯善
焉耆	龟兹	于阗	献哒
粟特	安息	波斯	

突厥者，盖匈奴之别种，姓阿史那氏。别为部落。后为邻国所破，尽灭其族。有一儿，年且十岁，兵人见其小，不忍杀之，乃刖其足，弃草泽中。有牝狼以肉饲之，及长，与狼合，遂有孕焉。彼王闻此儿尚在，重遣杀之。使者见狼在侧，并欲杀狼。狼遂逃于高昌国之北山。山有洞穴，穴内有平壤茂草，周回数百里，四面俱山。狼匿其中，遂生十男。十男长大，外托妻孕，其后各有一姓，阿史那即一也。子孙蕃育，渐至数百家。经数世，相与出穴，臣于茹茹。居金山之阳，为茹茹铁工。金山形似兜鍪，其俗谓兜鍪为“突厥”，遂因以为号焉。

或云突厥之先出于索国，在匈奴之北。其部落大人曰阿谤步，兄弟十七人。其一曰伊质泥师都，狼所生也。谤步等性并愚痴，国遂被灭。泥师都既别感异气，能征召风雨。娶二妻，云是夏神、冬神之女也。一孕而生四男。其一变为白鸿；其一

国于阿辅水、剑水之间，号为契骨；其一国于处折水；其一居践斯处折施山，即其大儿也。山上仍有阿谤步种类，并多寒露。大儿为出火温养之，咸得全济。遂共奉大儿为主，号为突厥，即讷都六设也。讷都六有十妻，所生子皆以母族为姓，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。讷都六死，十母子内欲择立一人，乃相率于大树下，共为约曰，向树跳跃，能最高者，即推立之。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者，诸子遂奉以为主，号阿贤设。此说虽殊，然终狼种也。

其后曰土门，部落稍盛，始至塞上市缿絮，愿通中国。大统十一年，太祖遣酒泉胡安诺盘陀使焉。其国皆相庆曰：“今大国使至，我国将兴也。”十二年，土门遂遣使献方物。时铁勒将伐茹茹，土门率所部邀击，破之，尽降其众五万余落。恃其强盛，乃求婚于茹茹。茹茹主阿那瑰大怒，使人骂辱之曰：“尔是我锻奴，何敢发是言也？”土门亦怒，杀其使者。遂与之绝，而求婚于我。太祖许之。十七年六月，以魏长乐公主妻之。是岁，魏文帝崩，土门遣使来吊，赠马二百匹。

魏废帝元年正月，土门发兵击茹茹，大破之于怀荒北。阿那瑰自杀，其子庵罗辰奔齐，余众复立阿那瑰叔父邓叔子为主。土门遂自号伊利可汗，犹古之单于也。号其妻为可贺敦，亦犹古之阏氏也。土门死，子科罗立。科罗号乙息记可汗。又破叔子于沃野北木赖山。二年三月，科罗遣使献马五万匹。科罗死，弟俟斤立，号木汗可汗。

俟斤一名燕都，状貌多奇异，面广尺余，其色甚赤，眼若琉璃。性刚暴，务于征伐。乃率兵击邓叔子，灭之。叔子以其余烬来奔。俟斤又西破献哒，东走契丹，北并契骨，威服塞外诸国。其地东自辽海以西，西至西海万里，南自沙漠以北，北至北海五六千里，皆属焉。

其俗被发左衽，穹庐毡帐，随水草迁徙，以畜牧射猎为务。贱老贵壮，寡廉耻，无礼义，犹古之匈奴也。其主初立，近侍重臣等舆之以毡，随日转九回，每一回，臣下皆拜。拜讫，乃扶令乘马，以帛绞其颈，使纒不至绝，然后释而急问之曰：“你能作几年可汗？”其主既神情瞽乱，不能详定多少。臣下等随其所言，以验修短之数。大官有叶护，次（没）〔设〕，次特（勒）〔勤〕，次俟利发，次吐屯发，及余小官凡二十八等，皆世为之。兵器有弓矢鸣镝甲矛刀剑，其佩饰则兼有伏突。旗纛之上，施金狼头。侍卫之士，谓之附离，夏言亦狼也。盖本狼生，志不忘旧。其征发兵马，科税杂畜，辄刻木为数，并一金镞箭，蜡封印之，以为信契。其刑法：反叛、杀人及奸人之妇、盗马绊者，皆死；奸人女者，重责财物，即以其女妻之；斗伤人者，随轻重输物；盗马及杂物者，各十余倍征之。死者，停尸于帐，子孙及诸亲属男女，各杀羊马，陈于帐前，祭之。绕帐走马七匝，一诣帐门，以刀髡面，且哭，血泪俱流，如此者七度，乃止。择日，取亡者所乘马及经服用之物，并尸俱焚之，收其余灰，待时而葬。春夏死者，候草木黄落，秋冬死者，候华叶荣茂，然始坎而瘞之。葬之日，亲属设祭，及走马髡面，如初死之仪。葬讫，于墓所立石建标。其石多少，依平生所杀人数。又以祭之羊马头，尽悬挂于标上。是日也，男女咸盛服饰，会于葬所。男有悦爱于女者，归即遣人聘问，其父母多不违也。父〔兄〕伯叔死者，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、世叔母及嫂，唯尊者不得下淫。虽移徙无常，而各有地分。可汗恒处于都斤山，牙帐东开，盖敬日之所出也。每岁率诸贵人，祭其先窟。又以五月中旬，集他人水，拜祭天神。于都斤四五百里，有高山迥出，上无草树，谓其为勃登凝黎，夏言地神也。其书字类胡，而不知年历，唯以草青为记。

俟斤部众既盛，乃遣使请诛邓叔子等。太祖许之。收叔子以下三千人，付其使者，杀之于青门外。三年，俟斤袭击吐谷浑，破之。语在吐谷浑传。明帝二年，俟斤遣使来献方物。保定元年，又三辈遣使贡其方物。

时与齐人交争，戎车岁动，故每连结之，以为外援。初，魏恭帝世，俟斤许进女于太祖，契未定而太祖崩。寻而俟斤又以他女许高祖，未及结纳，齐人亦遣求婚，俟斤贪其币厚，将悔之。至是，诏遣凉州刺史杨荐、武伯王庆等往结之。庆等至，谕以信义。俟斤遂绝齐使而定婚焉。仍请举国东伐。语在荐等传。三年，诏随公杨忠率众一万，与突厥伐齐。忠军度崆岭，俟斤率骑十万来会。明年正月，攻齐主于晋阳，不克。俟斤遂纵兵大掠而还。忠言于高祖曰：“突厥甲兵恶，爵赏轻，首领多而无法令，何谓难制驭。正由比者使人妄道其强盛，欲令国家厚其使者，身往重取其报。朝廷受其虚言，将士望风畏慑。但虏恣诈健，而实易与耳。今以臣观之，前后使人皆可斩也。”高祖不纳。是岁，俟斤复遣使来献，更请东伐。诏杨忠率兵出沃野，晋公护趣洛阳以应之。会护战不利，俟斤引还。五年，诏陈公纯、大司徒宇文贵、神武公窦毅、南安公杨荐等往逆女。天和二年，俟斤又遣使来献。陈公纯等至，俟斤复贰于齐。会有风雷变，乃许纯等以后归。语在皇后传。四年，俟斤又遣使献马。

俟斤死，弟他钵可汗立。自俟斤以来，其国富强，有凌轹中夏志。朝廷既与和亲，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。突厥在京师者，又待以优礼，衣锦食肉者，常以千数。齐人惧其寇掠，亦倾府藏以给之。他钵弥复骄傲，至乃率其徒属曰：“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孝顺，何忧无物邪。”建德二年，他钵遣使献马。

及齐灭，齐定州刺史、范阳王高绍义自马邑奔之。他钵立

绍义为齐帝，召集所部，云为之复讎。宣政元年四月，他钵遂入寇幽州，杀略居民。柱国刘雄率兵拒战，兵败，死之。高祖亲总六军，将北伐，会帝崩，乃班师。是冬，他钵复寇边，围酒泉，大掠而去。大象元年，他钵复请和亲。帝册赵王招女为千金公主以嫁之，并遣执绍义送阙。他钵不奉诏，仍寇并州。大象二年，始遣使奉献，且逆公主，而绍义尚留不遣。帝又令贺若谊往谕之，始送绍义云。

吐谷浑，本辽东鲜卑慕容廆之庶兄也。初，吐谷浑马与廆马斗而廆马伤，廆遣让之。吐谷浑怒，率其部落去之，止于枹罕，自为君长。及孙叶延，颇视书传。以古有王父字为氏，遂以吐谷浑为氏焉。

自吐谷浑至伏连筹一十四世。伏连筹死，子夸吕立，始自号为可汗。治伏俟城，在青海西十五里。虽有城郭，而不居之，恒处穹庐，随水草畜牧。其地东西三千里，南北千余里。官有王公、仆射、尚书及郎中、将军之号。夸吕椎髻、眊、珠，以皂为帽，坐金师子床。号其妻为恪尊，衣织成裙，披锦大袍，辫发于后，首戴金花。

其俗丈夫衣服略同于华夏，多以毳罗为冠，亦以缁为帽。妇人皆贯珠束发，以多为贵。兵器有弓刀甲矛。国无常赋，须则税富室商人以充用焉。其刑罚，杀人及盗马者死，余则征物，量事决杖。刑人必以毡蒙头，持石从高击杀之。父兄亡后，妻后母及嫂等，与突厥俗同。至于婚姻，贫不能备财物者，辄盗女将去。死者亦皆埋殡。其服制，葬讫则除之。性贪婪，忍于杀害。好射猎，以肉酪为粮。亦知种田，然其北界，气候多寒，唯得芜菁、大麦。故其俗贫多富少。青海周回千余里，海内有小山。每冬冰合后，以良牝马置此山，至来冬收之，马皆有孕，所生得驹，号为龙种，必多骏异，世传青海（骏）〔骠〕者也。

土出牦牛，鸟多鸚鵡。

大统中，夸吕再遣使献马及羊牛等。然犹寇抄不止，缘边多被其害。魏废帝二年，太祖勒大兵至姑臧，夸吕震惧，遣使贡方物。是岁，夸吕又通使于齐氏。凉州刺史史宁觐知其还，率轻骑袭之于州西赤泉，获其仆射乞伏触扳、将军翟潘密、商胡二百四十人，驼骡六百头，杂彩丝绢以万计。魏恭帝二年，史宁又与突厥木汗可汗袭击夸吕，破之，虏其妻子，大获珍物及杂畜。语在史宁传。武成初，夸吕复寇凉州，刺史是云宝战没。诏贺兰祥、宇文贵率兵讨之。夸吕遣其广定王、钟留王拒战，祥等破之，广定等遁走。又攻拔其洮阳、洪和二城，置洮州以还。保定中，夸吕前后三辈遣使献方物。天和初，其龙涸王莫昌率众降，以其地为扶州。二年五月，复遣使来献。

建德五年，其国大乱。高祖诏皇太子征之，军渡青海，至伏俟城。夸吕遁走，虏其余众而还。明年，又再遣奉献。宣政初，其赵王他娄屯来降。自是朝献遂绝。高昌者，车师前王之故地。东去长安四千九百里，汉西域长史及戊己校尉，并治于此。晋以其地为高昌郡。张轨、吕光、沮渠蒙逊据河西，皆置太守以统之。其后有阚爽及沮渠无讳，并自署为太守。无讳死，茹茹杀其弟安周，以阚伯周为高昌王。高昌之称王，自此始也。伯周之从子首归，为高车所灭。次有张孟明、马儒相继王之，并为国人所害。乃更推立曲嘉为王。嘉字灵凤，金城榆中人，本为儒右长史。魏太和末立。嘉死，子（竖）〔坚〕立。

其地东西三百里，南北五百里。国内总有城一十六。官有令尹一人，比中夏相国；次有公二人，皆其王子也，一为交河公，一为田地公；次有左右卫；次有八长史，曰吏部、祠部、库部、仓部、主客、礼部、民部、兵部等长史也；次有建武、威远、陵江、殿中、伏波等将军；次有八司马，长史之副也；

次有侍郎、校书郎、主簿、从事，阶位相次，分掌诸事；次有省事，专掌导引。其大事决之于王，小事则世子及二公随状断决。平章录记，事讫即除。籍书之外，无久掌文校。官人虽有列位，并无曹府，唯每旦集于牙门评议众事。诸城各有户曹、水曹、田曹。每城遣司马、侍郎相监检校，名为城令。服饰，丈夫从胡法，妇人略同华夏。兵器有弓箭刀楯甲矛。文字亦同华夏，兼用胡书。有毛诗、论语、孝经，置学官弟子，以相教授。虽习读之，而皆为胡语。赋税则计输银钱，无者输麻布。其刑法、风俗、婚姻、丧葬，与华夏小异而大同。地多石碛，气候温暖，谷麦再熟，宜蚕，多五果。有草曰羊刺，其上生蜜焉。

自嘉以来，世修蕃职于魏。大统十四年，诏以其世子玄喜为王。恭帝二年，又以其田地公茂嗣位。武成元年，其王遣使献方物。保定初，又遣使来贡。自炖煌向其国，多沙碛，道里不可准记，唯以人畜骸骨及驼马粪为验，又有魍魎怪异。故商旅来往，多取伊吾路云。

鄯善，古楼兰国也。东去长安五千里。所治城方一里。地多沙鹵，少水草。北即白龙堆路。魏太武时，为沮渠安周所攻，其王西奔且末。西北有流沙数百里，夏日有热风，为行旅之患。风之欲至，唯老驼知之，即鸣而聚立，埋其口鼻于沙中。人每以为候，亦即将毡拥蔽鼻口。其风迅驶，斯须过尽。若不防者，必至危毙。

大统八年，其〔王〕兄鄯米率众内附。焉耆国在白山之南七十里，东去长安五千八百里。其王姓龙，即前凉张轨所（封）〔讨〕龙熙之胤。所治城方二里。部内凡有九城。国小民贫，无纲纪法令。兵有弓刀甲矛。婚姻略同华夏。死亡者皆焚而后葬，其服制满七日则除之。丈夫并剪发以为首饰。文字与婆罗

门同。俗事天神，并崇信佛法。尤重二月八日、四月八日。是日也，其国咸依释教，斋戒行道焉。气候寒，土田良沃。谷有稻粟菽麦。畜有驼马牛羊。养蚕不以为丝，唯充绵纩。俗尚蒲桃酒，兼爱音乐。南去海十余里，有鱼盐蒲苇之饶。

保定四年，其王遣使献名马。龟兹国在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，东去长安六千七百里。其王姓白，即后凉吕光所立白震之后。所治城方五六里。其刑法，杀人者死，劫贼则断其一臂，并刖一足。赋税，准地征租，无田者则税银钱。婚姻、丧葬、风俗、物产与焉支略同。唯气候少温为异。又出细毡、麋皮、毡毯、铙（多）〔沙〕、盐绿、雌黄、胡粉及良马、封牛等。东有轮台，即汉贰师将军李广利所屠。其南三百里有大水东流，号计戍水，即黄河也。

保定元年，其王遣使来献。于阗国在葱岭之北二百余里，东去长安七千七百里。所治城方八九里。部内有大城五，小城数十。其刑法，杀人者死，余罪各随轻重惩罚之。自外风俗物产与龟兹略同。俗重佛法，寺塔僧尼甚众。王尤信向，每设斋日，必亲自洒扫馈食焉。城南五十里有赞摩寺，即昔罗汉比丘比卢旃为其王造覆盆浮图之所。石上有辟支佛趺处，双迹犹存。自高昌以西，诸国人等多深目高（昌以东）〔鼻，唯〕此一国，貌不甚胡，颇类华夏。城东二十里有大水北流，号树枝水，即黄河也。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，名达利水，与树枝俱北流，同会于计戍。

建德三年，其王遣使献名马。

献哒国，大月氏之种类，在于阗之西，东去长安一万百里。其王治拔底延城，盖王舍城也。其城方十余里。刑法、风俗，与突厥略同。其俗又兄弟共娶一妻。夫无兄弟者，其妻戴一角帽；若有兄弟者，依其多少之数，更加帽角焉。其人凶悍，能

战斗。于阗、安息等大小二十余国，皆役属之。

大统十二年，遣使献其方物。魏废帝二年，明帝二年，并遣使来献。后为突厥所破，部落分散，职贡遂绝。粟特国在葱岭之西，盖古之庵蔡，一名温那沙。治于大泽，在康居西北。保定四年，其王遣使献方物。

安息国在葱岭之西，治蔚搜城。北与康居、西与波斯相接，东去长安一万七百余里。

天和二年，其王遣使来献。波斯国，大月氏之别种，治苏利城，古条支国也。东去长安一万五千三百里。城方十余里，户十余万。王姓波斯氏。坐金羊床，戴金花冠，衣锦袍、织成帔，皆饰以珍珠宝物。其俗：丈夫剪发，戴白皮帽，贯头衫，两厢近下开之，并有巾帔，缘以织成；妇女服大衫，披大帔，其发前为髻，后被之，饰以金银华，仍贯五色珠，络之于膊。

王于其国内别有小牙十余所，犹中国之离宫也，每年四月出游处之，十月乃还。王即位以后，择诸子内贤者，密书其名，封之于库，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。王死，乃众共发书视之，其封内有名者，即立以为王，余子各出就边任。兄弟更不相见也。国人号王曰翳曩，妃曰防步率，王之诸子曰杀野。大官有摸胡坛，掌国内狱讼；泥忽汗，掌库藏关禁；地卑勃，掌文书及众务。次有遏罗诃地，掌王之内事；萨波勃，掌四方兵马。其下皆有属官，分统其事。兵器有甲矛圆排剑弩弓箭。战并乘象，每象百人随之。其刑法：重罪悬诸竿上，射而杀之；次则系狱，新王立乃释之；轻罪则劓、刖若髡，或翦半须，及系排于项上，以为耻辱；犯强盗者，禁之终身；奸贵人妻者，男子流，妇人割其耳鼻。赋税则准地输银钱。俗事火袄神。婚合亦不择尊卑，诸夷之中，最为丑秽矣。民女年十岁以上有姿貌者，王收养之，有功勋人，即以分赐。死者多弃尸于山，一月治服。

城外有人别居，唯知丧葬之事，号为不净人。若入城市，摇铃自别。以六月为岁首，尤重七月七日、十二月一日。其日，民庶以上，各相命召，设会作乐，以极欢娱。又以每年正月二十日，各祭其先死者。

气候暑热，家自藏冰。地多沙磧，引水溉灌。其五谷及禽兽等，与中夏略同，唯无稻及黍稷。土出名马及驼，富室至有数千头者。又出白象、师子、大鸟卵、珍珠、离珠、颇黎、珊瑚、琥珀、琉璃、玛瑙、水晶、瑟瑟、金、银、俞石、金刚、火齐、镔铁、铜、锡、朱沙、水银、绫、锦、白叠、氍毹、毼毼、口儻、赤鹿皮，及熏六、郁金、苏合、青木等香，胡椒、荜拔、石蜜、干（牛）〔年〕枣、香附子、诃灾勒、无食子、盐绿、雌黄等物。

魏废帝二年，其王遣使来献方物。史臣曰：四夷之为中国患也久矣，而北狄尤甚焉。昔严尤、班固咸以周及秦汉未有得其上策，虽通贤之宏议，而史臣尝以为疑。夫步骤之来，绵自今古；浇淳之变，无隔华戎。是以反道德，弃仁义，凌（口）〔晋〕之风岁广；至泾阳，入北地，充斥之衅日深。爰自金行，逮乎水运，戎夏离错，风俗混并。夷裔之情伪，中国毕知之矣；中国之得失，夷裔备闻之矣。若乃不与约誓，不就攻伐，来而御之，去而守之；夫然则敌有余力，我无宁岁，将士疲于奔命，疆场苦其交侵。欲使偃伯灵台，（欧）〔驱〕世仁寿，其可得乎。是知秩宗之雅旨，护军之诚说，实有会于当时，而未允于后代也。

然则易称“见几而作”，传云“相时而动”。夫时者，得失之所系；几者，吉凶之所由。况乎诸夏之朝，治乱之运代有；戎狄之地，强弱之势无恒。若使臣畜之与羁縻，和亲之与征伐，因其时而制变，观其几而立权，则举无遗策，谋多上算，兽心

之虜，革面匪難，沙幕之北，云撤何遠。安有周、秦、漢、魏
優劣在其間哉。